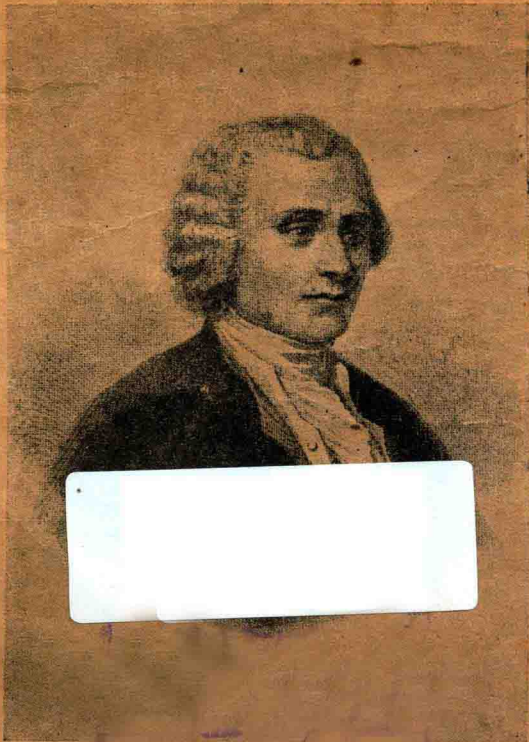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錄悔懺騷盧

著 騷 盧
譯 焜 炳 汪





明啓

三 角

二 分 半

另 加 八 分

第一章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年)

我着手做一件工作，這工作過去是無例可援，將來呢，也沒有能模仿的人。我要將完完全全一個人寫給世人看，這個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一個人吧。我不解我的心，我會把人類研究過。我跟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相像，也許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和我相像。我雖然不一定比旁人好，可是至少與衆不同。大自然造我這個人，是好的，壞的，卻是要看完這本書再判斷了。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最後的喇叭一響，我就要手裏拿着這本書，站到那至高無上的主宰面前，大聲說道：這是我的行爲，這是我的思想，這就是我。無論是好事惡事，我都一樣自由地大膽地敘述出來；我不隱瞞什麼罪惡，也不加添什麼功德。如果我有時候用一點詞藻，那是因爲我記憶不上，只好加幾句話來墊補空白了。我也許自以爲某件事情似乎是可能的，然而我決不將明知是假的東西認爲真有。我宣言這就是我；有時候卑劣可鄙，有時候卻有德，大度，而高尚——簡直如你看到我最深的靈魂一樣，永生的神！無數的我的同類環繞着你的寶座，請他們聽我的自白，讓他們爲我的受辱而傷懷，讓他們爲我的不幸而紅臉，讓他們每一個人和我一樣忠誠地輪流在你的座前將他們的心事說出，如果他膽敢，那麼讓他說：『我比那人好。』

我一七二二年生於日內瓦。父名以撒·盧騷 (Isaac Rousseau)，母名須桑·貝那，都是公民。祖上傳下的相當的資產，被十五個孩子一分，父親所得的實在很少很少了。他的職業是鐘錶匠，技能的確很精，這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母親是牧師的女兒，很有錢，並且賢慧端莊。我父親盡牛虎之力才得和她結合，他倆的愛情彷彿從小就萌芽了，八九歲時即已兩小無猜同游共步，直到了十歲他倆就如膠似漆形影不離了，這全是一種真情的流露，由親密的往來而形成了同情的結合。他倆自幼好像就溫柔多情的，因靈感的一致而生出愛慕，

因愛慕而愈堅他倆的信守。這種精神的諧合，與其說人定的，倒還不如說是天定的來得確切些。無情的社會，雖常阻礙着有情人的維繫，可是正因困難愈多，而愈增加有情人的真摯的愛情呢！少年情郎爲愛人而魂夢無主，肌肉也瘦削了。愛人爲稍免他的結縭起見，就勸他駕言出游，藉解憂愁。他雖聽了她的話而旅行去了，可是眼思夢想，一日未能去諸懷，也許先見前更多情呢！他倆自經過了這番思想，愈覺得頃刻不能相離，大有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之慨，而彼蒼者天，也似在默佑他倆的好合呢！

而且我母親的弟克伯貝那也同我父親的妹妹有了愛情呢，但我的姑母卻要我的父親和他的妹妹訂婚後才允許他倆成爲膩友，結果天從人願，花好月圓，兩對少年愛侶，愛情達到了頂點時，便同在一天結婚了。因此我的舅舅就是姑丈了，而雙方的子女也就親上加親，而成爲雙料的姑表兄妹了。婚後一年雙方都抱了小孩，但不久雙方的丈夫又因事不能不捨棄了他們的甜蜜伴侶了！

我的舅舅是一個工程師，曾替希臘王國及匈牙利做過事，而且在勃格特的那一役立了戰績。至於我父親自生了我的哥哥以後，便到土耳其京城君士坦丁堡去做御用的鐘匠了。在這段離別中，我那個端莊賢慧，以及才幹的母親，很受了世人的崇慕呢，尤其法國公爵克羅對她極獻殷勤，甚至在三十年後碰到我時還對我提起她的一切。可是我的母親愛情專一，對她男人矢志艱貞。她催我父親回家，他就棄了一切不久回來了。我是在這段時期內所醞釀的孽障，十月之後，就生下我這個病弱的軀體，而我的母親也就因婉難而永離人間。從此我的一生的悲劇也就此發端了。

我雖不知道我父親如何忍受這種悲哀，我只感到他的鬱鬱寡歡，忽忽如有所失，他一想起她，也就看見我，他永不會忘卻我是換了她的生命的人，他抱着我親嘴時，我幾乎常感到他的悲吁歎息，寄怨恨悽苦於無窮的溫柔撫愛中，我因更感覺他的撫愛的溫善和悲哀了，他常對我說：『傑克呀，我們來談你母親吧。』我也就答着：『父親呀，不過我們要傷心的哩！』就只這一句話，就已打動他的心緒而淚下如綆了。『唉！』他歎息地向我說：『把她交還給我，好叫我的心靈得到慰藉，我疼愛你難道就因爲你是我的兒子之故嗎？』他的愛

妻死了雖已四十年了可是他對於她印像極爲深刻談話之中老是念念不忘她呢！

我的主宰者就是如此的一種人。彼蒼賦與他們一切，他們只遺下給我一個多感的心情，而這個多感的心情，在他們看是快樂的原泉，而以我看卻是一切苦惱的端緒了。

我自呱呱墜地就帶來了祕尿病，幾瀕於危，很難有發育的希望的了。它雖時發時愈，可是有時甚且會變成旁的病症，如今還受着它的苦痛呢！我寫到這兒，我真要感謝我的姑母，她費盡了心血纔把我撫養大了，她那時是一個端莊幹練的少婦，她如今尚健在，雖已八十多歲的高齡了，可是仍服事她的年紀較少而嗜酒的丈夫哩。親愛的姑母啊，你救我的生命，我不怪你呀，只恨我不能在你邁年報你以前鞠育的恩惠呀！我還有我的親愛的乳母茄克令也還健在，我既爲她的手而啓了我的眼睛，死時也得靠它抵合着的呀！

人類的本能大多是先有感覺面後產生思想，而我尤其如此，我記不起五六歲前的往事了，我如何去念書也已茫然，如今不過稍稍憶得那時的念書和效果罷了。自此之後，我便開始認識了。我的母親遺留下的很多小說，父親常同我在晚飯後共看着，其始只爲着學習字句而已，可是後來我對它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了。如此我和父親每晚廣續着看念，不終卷必不肯罷手，有時竟達天曙，父親聽見小鳥啾啾必慚愧地說着：『我們該睡了，我比你更小孩哩！』

如此短時期內，因了不適合的方法，我對於看讀固已日漸精練，而且在我這小小的年紀，竟給無謂的情慾把持了。對於一切，我未有真知灼見，就是所謂情慾，也何嘗了解呢。實際上我只有感覺。這種冒昧的情慾，因在理性發生之前，尚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因此它漸漸成爲一種異樣的情操，覺得人生就和小說中的人物荒怪一樣。以後我雖備經閱歷和反省，總難糾正我這個人生觀念了。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在一七一九年的夏天，我把那些小說都看完了。到了冬天，便換了旁的讀物了，我母親所僅留的書籍已全看過，於是就到外公那邊去借讀他的書籍了。真幸運我得到了許多珍貴的書籍，那是一個風雅好學的牧師所收集的，其時風氣如此。李瑟的教會和帝國史，樸氏的世界全史，白爾的偉

人列傳、娜尼的威尼斯史乘、奧密的變態論、馬特兒的世界及死的對話、及莫利哀的幾種。我在父親工作時，常念給他聽的，我尤其愛看白翎的偉人列傳，我不時看它，我的小說癮也就稍稍減少一些了，自後我就漸漸愛看阿日來的、亞里斯多德的、亞耳門等人的著作，我也常和父親辯論着一切。從此我的自由觀念和共和精神，遂深深植根了，我那高傲，以及不肯低首事人的品性，更加堅深了。我在腦中所縈迴者全是希臘、羅馬的偉人們。我既稟賦着自由公民和愛國的父親的遺傳，深覺偉人們是我的最好的榜樣，我甚至言之間也會自視爲那些歷史中的人物，高談着，怒目着，一天我在手舞足蹈的演述將難的浪漫行徑時，大家見我的手正勇敢的放在火爐上去了，不免嚇了一跳呢！

我的那個惟一的哥哥，比我大七歲，他是學的父親的手藝。因爲大家對我不免偏愛，對他似乎忽略點，因爲沒有多讀書，他就不很循規蹈矩，而日墜下流了！我父親就把他送到人家去習藝，可是，仍是在家一樣的躲懶，我有時遇見他，他雖未能深知我，但我看他的愛我，全是頑孩的一時的高興呢。我記得有一回，父親憤怒了，打他一頓，我即去排勸，並以身遮住哥哥，替他受罰；我父親終因我的悲哭及勸解，和怕傷了我的肉體而終於放手了。自此，哥哥便逃之夭夭，有人說他是在德國，不過他始終未有信給我們，存亡莫卜，所以我真的是一個獨養兒了。

我的不幸的哥哥，可算沒受什麼教育，我就相反：我小時養尊處優，就是公子皇孫也怕不及呢！但我在小時從沒有獨自到街頭和那些頑兒玩嬉，家人對我這個怪習氣也不加什麼說話。小孩們的那種好說，貪嘴，以及打誑的缺點，我當然不能獨外，我有時也去偷竊菓物，糖餅，和別的東西，但從沒有去損壞物件，和冤誣旁人，就是傷害生物我也不會的。只有一回我在鄰家的那個老太太去做禱告時，在飯鍋內撒了一泡小便，如此想起這事還覺好笑，那個老太太克拉是一個好人，不過她的嘴總是非常喜歡噘咕的，我不很贊成。這是我在小時的一點壞事。

我怎會變成壞人呢！我的眼所接者是溫柔的事情，我的四週又全是良善的人物。我的父親，姑母，乳母，親

戚朋友鄰居，多是愛我而非故意諂媚我的。我自己當然也只有以「愛」親近他們，一切不良的惡習固無由產生。蓋意志既不會受有刺激，行爲當然不敢放肆了。我除伴同我父親讀書寫字及和乳母散步之外，只有姑母我常和她相處，看她織錦，聽她唱歌，或侍坐她的身旁，我總是十分快樂的。她的樂天的心情，溫婉的品格，漂亮的面孔，婉轉的說話以及笑貌和姿態，至今猶彷彿如在目前。至於她的打扮和梳髮的時髦，我也還能憶起它的形式呢！

我以後好音樂的癖好，也是姑母所引起的，她懂得許多流行的歌曲，她每一引吭高歌，嬌柔婉轉餘音裊裊，聽者每爲之動容，憂愁和煩悶，每不覺溶化於無形了。那些所唱曲調的大概，使我深深地感到愉快，而且至今有些事情已忘記，而這事到此刻還能記起來呢！我雖已如此的衰老頹唐，但有時還會像小孩般的悲唱着那些調子咧！

以上是我初降世時所受到的溫柔和慈愛，其後漸漸養成了一種自大或曲從的情狀，和一種溫柔而帶剛愎的性格了；如此柔弱和剛愎中間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自我，遂使我的生活克己和智慧，既無所似，驕奢淫佚又復不能了。

我的教育後來因事中斷了，影響我一生的殊爲巨大。這是因我父親和一個法國的軍官哥突有了嫌隙，這位軍官平日頗不理於衆口，他無故誣害我父親持刀行劫，想使我父親入獄，但我父親反訴他挾嫌誣害，照例他也該坐牢的，後來此事總算無形擱置了，他樂得離了日內瓦保全他的名譽和自由，他就遠適異國終其天年了。

因此，我就得往依舅父的撫翼了，此時他恰好回來服務日內瓦的築城工作，他的大女兒已死，只有一個和我同庚的兒子。我倆就到柏塞去，寄居在楞伯先生家裏，去學習拉丁文和旁的雜亂的功課。

在柏塞過了二年的鄉村生活，卻糾正了我許多放蕩的習氣，彷彿又做着小孩子般的。以前在家裏，無拘無束，倒自動的會去念書。自到柏塞後，讀書雖爲日常的功課，但我卻常常逃學去找旁的遊戲。鄉村的風景，在

城裏的人看去是很新奇的，因此我遂深深的感到興趣，一生簡直沒有消滅過呢！如此醉心自然，在今日我常常自恨不能再領略此中的快樂了。說起楞伯先生他是很有智識的，對我們管教也極認真，也不使我們太辛苦，我們行動雖受拘束，讀書興趣，卻也能仍舊持續下去。在這邊我學到的東西雖不多，但卻不覺繁重，而且也沒有遺忘了，這我很自慰的。

我天天陶醉在自然環境中，我的心胸擴展了，尤其是養成了高尚的愛情，我以前所受的不過是些茫昧的感情吧了。如今既和表兄在恬靜的鄉間同住良久，我倆的感情就更覺摯切了。甚至我愛他比以前愛自己的哥哥還親密些，而且這種愛永遠不會消滅的，我的表兄瘦癯得很，心情既溫婉體質也柔弱，是一個軟弱的少年典型。我倆的工作，游嬉嗜好，都很相像，加之又是同庚，彼此都想得到一個好友，如果我倆有一人別離了，那別一人必會感人世的孤寂的。我們如此愛好，這個想像是無機會碰到的，但這個感覺卻是存在的。我們將永遠不會分離的。我倆，不論在遊戲或工作方面意見極為和諧，就是稍有不快之處，也會互相遷就的。在外表看，表兄是占先點，不過由我看來，卻也不下於他，恰恰平衡了。他書背不下時，我在旁暗示着，我文章已做好，就替他代做遊戲時，我又常是主動的，我倆的性情始終相得，在柏塞到日內瓦這五年間，我倆的親愛始終不貳，有時雖鬧翻了，卻不必調人，立刻就好的；我倆的反臉永不會超過一刻鐘的，而且我倆也從不曾互相詆讒過。這是小孩最易犯的，這是值得大書的一件事哩！

如果此種生活永久持續下去，就會無形間養成我不移的品性。那種溫柔恬靜的情緒，愉快的環境，都可使我奠定人生的根基。我想世人將沒一個比我更誠實的，有時我很感覺到樂趣，有時我又不覺悲從中來，但能為親近的人所愛，倒是我惟一的心願了。我品性溫良和我表兄一樣，就是我倆的先生柏楞也很和藹的。受教二年，簡直未受一次的厲色和呵斥過，我的心地，可說完全是受大自然的。看見大家愛我，和愛着一切自然的，同使我感到快樂，我常記得在教堂誦聖經時，有時柏楞師姊看見我誦不下時，她顯出困惱的狀態，真叫我難為情極了。我對於他人誇贊我的，並不注意，但是羞耻卻使我極為難堪呢，而楞柏師姊的困惱形狀，更叫我

受不了。

楞柏先生的妹妹對我們好像一個嚴母般的，管束我們也很嚴，她常以恫嚇的方法來處罰我們，我雖覺得難過，終不敢有什麼反抗的事，我最是怕人對我有什麼不悅的顏色的，因它是比笞罰我還難受呢。她如果見了我們的錯處，便立即板起臉孔，記得有一次她對我威嚇了，還加以笞罰呢！但責罰後我倒也不以為意，所以她的恫嚇實在使我害怕。她這回的打過我，我又覺得有一種快感在心內發生，這是因她真實的情感和我性情和平之故，我雖常願受她的責罰，可是實際上不能夠，這大概因我含有一「早熟」性的勃發，和與異性接觸的快樂等關係所致，他的哥哥如其笞責我，我也許感到一點無味呢。

當然再度受打是無法免的，我因無意的犯過，引起楞柏師姊第二回的處責。但以後她對於這種懲戒，覺得沒有教育上的意義，也就不再運用了，其實她責打時她也太辛苦了。後來我們還睡臥在她的寢室內，冬天並在她牀上睡呢！其後她把我們移到另一房間去睡，從此她待我猶如撫養一個大孩子般，我真覺三生有幸啊！

如此八歲年紀的小孩，受了三十歲的女人的懲罰，而能影響我以後的意志、願望、情緒，以及終身浪漫的人格，這事誰會相信呢！我那強烈的性感，常被我的意志和羞恥所壓制。我自始即說有強烈的性感，不過到了成年之時我還是保持純潔的，而未給這個早熟的性念所左右。雖常受那無謂的煩悶，如遇佳人而戀慕等，但我並不是如世俗人的亂來，我有理想中的對像，只要能像楞柏師姊那樣純潔的人我就滿足了。

當我發身期內，我非常地渴想女性，但我因受了教育的陶冶，始終未涉淫亂，我的教育，可說是比任何人都純潔些。我有三個姑母，雖不能譽為賢德，卻也不是隨俗浮沈的婦人，所可同日而語。我的父親雖跌蕩自恣，但對於婦人面前卻極有禮貌，見了女子，往往未說話，而已怕羞了。他對家人從未苟言色笑，對待小孩也極謹慎。在楞伯先生家也是很規矩的，有一回一個傭婦因同我們講了一句說笑而被辭去了。所以我一直到成人時，我尚不懂何謂「異性結合」，而且還覺得可憎呢。至於娼妓那些醜態我更厭惡了，有一次聽人說起桑間

濮上的苟且行爲，我也覺得太不像人們所幹的。

此種教育雖不近情理，但它能阻遏我這種劇烈的慾念，我心內雖是意馬心猿，但我只求如何能使我得到意淫的快樂，無論慾念怎樣沸騰，我只有忍耐克制，而形諸夢寐以求滿足罷了，我雖如何癡思妄想，怎樣受着刺激，終不敢有何舉動，最多不過在心目中假托一些女人聊以寄興而已。

此種早熟性，以及熱烈易刺激的情緒，不僅在我幼年時，對女子的渴慕，都和待楞師姊一樣的純正；就是在我成年後，也不會因早熟和熱烈的性情而使我對女子有放蕩的舉動。這種兒童式的興趣一直維持到永久，而且我的怕羞的癖性，懦性的舉止，極難得到女人的青睞的。在他人所急要求的，我只是最後的目的，心餘力拙，難怪一般女子不能瞭解我的心情了。當我愛慕着她時，但我愈不敢說出口來；外面既無所表示，就只有求諸於內心的滿足了。我覺得最快樂的便是屈身求愛時，受她的嬌詰瞋罵了。此種幻念刺激我的心血沸騰，但同時我更覺得柔性難爲情，如此的施用愛情當然不會有效力的，我自己雖不能常與女子親近，但我別有真樂，此種樂趣不在形色，而全在夢幻之中。由此可見我孱弱的氣質，純粹的情感以及浪漫的心情無形混合了，遂形成我這樣的情感和守禮的行爲。如果我以此熱烈心情感，稍稍越軌一點，那末流弊所及，真是不堪設想哩！

我如此先說出如此怪誕的懺悔，實則在我的一生，始終都是這類可笑可羞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惡罪可書。我至今雖已老耄，但這種小孩般的衝動猶方進未艾，如果我愛了一人，那種熱烈的情焰必至於目迷耳聰，一切知覺必全消失，並且全身肌肉也會引起了顫動，但我終不能對此人有什麼表白我這種熱情哩！除了一次在兒童時代，曾經有過一個同年的姑娘，雖然這還是她的意思呢！

我的此種最初的遺痕，外面看去，彷彿是矛盾不可解，其實也是勢所必然，因爲多情善感的關係，如不由同點上去觀察，往往會覺得奇怪的。例如我強烈的心靈和那懦弱的感覺之交戰，誰會相信我這個懦弱而又怕羞的孩子，會做出頑強的事情呢！

有一天，我一人在近廚房的一間房內看書，一個女傭把楞師姊的髮梳放在火爐上烘炙，她來拿時，已看到有一邊梳齒完全拆斷了。誰會做這個惡作劇，除了我來過此房，別無他人了，於是她們就來詰問我，我矢口不認，幹過此事。楞伯先生兄妹嚴詞誘迫着，恫嚇着，我仍是不承認。此事就漸顯嚴重了！因為她們以為這是我有心哄騙的行爲。楞師姊不好再打我了，不知誰寫信叫我舅舅來了。其時表兄也遭了一樁錯失，我倆就同受極嚴厲的處罰了。

迄今回憶此事已有五十年久了，我自然不會怕受這同樣的刑罰了，但我仍要矢口否認我是有罪的，我毫末去折斷梳齒，連碰也未碰到過，更沒有走近爐子附近了。有人問起這事的真相，我只有說不明白，我所知道只是我實在無罪罷了。

一個品格溫和而怕羞，有熱烈的情感而又傑傲不馴的兒童，他對於世事毫無所知，他一直給溫和和正直所薰染，如今當頭一棒受着的冤屈，而且這冤屈又是他所最親愛最敬重的人所出的，他的心緒、情感、智識、道德方面，是有着怎樣地攪亂呀！你想此種矯正兒童的方法是否適當。至於我是受冤屈的影響所及，至今猶有餘痛呵！

我對於旁人的誣毀，詆毀，雖還不會介意。但在內心上，我覺得此種莫須有的罪名妄加我身，實在太殘酷了。身體的痛苦雖很重，尚不覺怎樣，心上忿恨和失望，卻最難受的。我的表兄也在同樣的狀況中，我倆睡在同樣，互抱着身體在抽搐，潸泣。我倆柔弱的心有時也會把忿怒宣諸於口的，我們站起，不住的盡力喊着：劊子手！劊子手！

我述到這兒，尚覺筋脈憤張，此情此景永永不會磨滅的了，這第一次的受虐以及不公正已深深地鑄諸腦內，使我以後碰到此種事情，就會引起我這第一回一樣的反抗。這個反抗差不多形成我的第二個品性了。這並不是爲我自己的。我後來遇見世間那種橫暴的殘酷情形，彷彿是我身受般的。因此我看到君主的暴虐，以刁奸教士的行偽時，我就十分難過，每欲拔刀去之爲快。有時看見一隻雞，一頭牛，或一隻狗，受着同類的欺

悔時我往往氣喘汗流用石塊趕散它們，這雖是我的一種品性，但那第一次所受的不公正的事件，深刻印象永遠聯結着而不能去諸懷。

我的兒童期的恬靜生活至此已告段落。以後就不能再有這種天真的快樂了。我們以後也還在楞柏家住了好久，我們雖好像仍在天堂，可是實際上已不是那回事了。一切愛情，尊敬，親近，信仰，等等已不能連繫於師生之間了，我們也不像以前那樣的尊視他們了，他們也已不能瞭解我們的心情。我們做了錯事也不如以前那樣遮羞了。我們從此學會了遮飾反抗以及做假等事了，遊嬉也覺得不是我們的事了。一切隨年俱進的事已沾損我們純潔的質地，而且使我們失去了天真。這鄉村的風景，也已不能使我們留戀了；好像它是充滿荒蕪寂寞的色彩，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我們自己固也不願再如此過着，就是大家對我們也有厭倦之意了，舅舅就來把我們帶回家。因此我和楞伯先生兄妹的別離倒也沒有難捨難分的情景。

自從離柏塞已有三十年多了，可是我回憶那時許多的事情，至今尙覺高興。以後由中年而暮年，我這個兒童時代的回憶還覺愉快！彷彿老景無多，不得不追取少年時的歡樂以自娛呢！那時雖有一些瑣屑的往事，但回味着也足留戀。我極想追憶那些地方，那些人物，那些時候，想到那男女的僕役在做着工作，忽有一隻燕子從窗飛入，一個青蠅停在我手臂上，那房子的形式布置，楞伯先生的寫字檯旁邊，掛着一幀皇帝的像架，那個寒暑表，一個大日歷，滿園的荒草蕪徑，一一都在我的眼前浮動着。我明曉得讀者討厭看這種瑣屑的，敘述的，但我卻非說不可呢！還有種種佚事遺聞，至今想起了，猶覺生動有趣。但往事雖多，我只說了一樁也足慰情勝無了。

如爲讀者歡娛計，我必得先說楞伯師姊的一樁事。做個發端，她有一次在園後草地上滑跌了一交，我雖覺的好笑，而且以爲她如果在那菓樹上掉下來，將更可觀呢！但我因爲愛她如母子般，也許更進一步程度，不免替她擔心了。

諸位讀者也許要給我所說的那菓樹而引起興趣，那末且聽這個慘劇，你們或許要抖顫呢！悲傷！

在園門外邊，有一個高阜，是大家休息的地方，只恨沒有樹蔭，因此楞伯先生親在那邊種了一根胡桃樹。這種樹的典禮也不無可述，我們兩個小孩就是司儀者，當他們在把泥堆在樹根時，我和表兄手執着樹幹，口里唱起勝利的歌，爲澆水的方便起見，就於樹根周圍弄了一個凹潭。我倆就想去種一根小樹在高阜上好像旗子般的豎在戰野中，我倆就在預備着。

因此我們先折一段柳枝種在小阜上邊，離那胡桃樹約有八或十步的距離，並於樹根四圍也弄了一個凹潭。最困難的水源很遠，而且他們也不允我們去提水。我倆想盡腦袋，纔得到一點水，澆了幾天，它竟生了根，並且長出葉子，我倆就時時去量它，看它有多高了，以爲不久當可供我們憩息納涼了，你想癡也不癡，爲了這棵樹，我倆盡心極力地一天忙着這事，讀書也沒心緒了。他們見了這個情形，以爲我們在外邊一定做了什麼事了，嗣後就禁止我們向外邊跑，而那棵樹因爲缺水，也就只有奄奄待斃，這叫我們如何地悲傷呀！因爲需要，我們就因此想出一個使這樹不死的新法子，便是在地下掘一條暗溝，將灌溉胡桃樹的水引到這邊來。這個工作，很是麻煩吃力，其初沒有什麼成功，因所濬的暗溝高低不平，水源不能流暢，而泥土受了水也鬆懈了，以致閉塞了暗溝，入口地更是填塞着污物，事情完全失効，但我倆並不因此灰心，堅忍的努力，足以戰勝艱鉅。我們深信暗溝與凹潭再加深掘，水流便會通暢。於是又把許多盒子劈成小片，在暗溝旁砌成三角形的牆，在胡桃樹的旁邊處，再放些有小孔的薄片，做澄清泥沙的用處。然後極細心地將粘土遮蓋上面踏實了。在一天內一切事兒完成後，我倆便耐心希望灌溉胡桃樹之時，可以稍分潤一些給柳樹，澆溉時候已到，楞伯先生仍如平時一樣親來看管。我倆跟在他後邊，極力遮蔽楊樹，不令他看見，結果總算給蒙蔽過去了。

不過只有第一桶水澆下時，楊樹凹池稍得一些水分，我倆不禁狂喜叫喊，楞伯先生驚訝回視了一眼。他正在驚喜他的胡桃旁的泥土怎會鬆懈吸收這樣許多水量時，突然瞧見二個凹潭了，他不覺也狂喊了，他曉得我們別有用心，立刻拿了一把鋤頭，把暗溝上的薄片一起挑了開去，口裏喊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他不到一刻，那些木片，暗溝，凹潭，楊樹，一齊破壞無餘了。如此悲慘的蹂躪中，他還不住喊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一條水溝！」

我倆的一團興致給掃滅盡了。

大家必以我們要受懲罰了吧！事後毫沒什麼。楞伯先生對我們也沒說什麼。隔了好久祇聽見他在妹妹面前大笑，他的笑聲好像發自極遠的地方，我倆也就放心了，但我們仍想於他處再植別的樹木呢。而我們在這次事件中，往往叫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覺得自己很可以自傲，因為我會建立一條水溝的大工程呀。我真覺得有十分的光榮。

這點故事和那胡桃樹的種植的回憶，給我非常深刻的印像，我在一七五四年到日內瓦時，極想到柏塞看看那有了一世紀的胡桃樹呢！我對它的回想真十分有滋味，自身雖不能前往看看，心中卻未嘗一日忘。我很想找個機會去看看它。如果我還能看見那胡桃樹的話，我願以我的眼淚去灌溉它呀！

其後在日內瓦舅舅家住了二三年，只在等盼人家來決定我的將來。舅舅想叫兒子學工業，因此教他習繪畫和幾何學等。我隨着同學，深以繪畫投合我的心。至於我的前途，他們有主張習鐘錶業，有主張學法科的。但在我倒喜歡去做牧師，只資財缺乏，無法供給學費呀。又以我年紀尚小，不必急於找定什麼職業的必要，我也就樂得在舅家過着安靜的生活。

舅舅也和父親一樣的貪圖安逸，稍稍不如父親肯盡責而已，所以我們的教育從此鬆懈一點。舅姆是一個宗教中人，她一天到晚做禱告，不管束小孩的。我們就更自由自在了。我和表兄二人相處日久，頗得歡洽之樂，自無庸和外邊的頑童遊玩。而且家裏玩耍的東西很多，我們自製着鳥柙，笛，風箏，大鼓，小砲，箭袋等。又將外公留下的東西，拆散了改造鐘錶。尤其叫我們高興的，便是將紙改作圖畫了，塗上各種的顏色，真是樂意。那時有到日內瓦來的一個意大利的賣技人，我們去看過一次，以後就沒有再往了。他有一些木頭戲，我們照樣做造。他的木頭人會扮演各種戲劇，我們也照樣泡製，因為我們沒有學過，所以不很像樣。有一天，舅舅在家，對我們說了一個宗教上的小演講，我們也就跟着學習演說了。這些事情自然不是很有趣的，我和表兄二人親密得，不想結交別同伴，看見別處有兒童成羣，也不願參加去玩。我倆既友愛，雖有不關緊要的事，但一經我們

同做就覺得意義無窮了。

我倆既形影不離，難免引起別的兒童的注目了，又因我身裁很矮小，表兄則極高大，看去極不相稱，加之他的那條瘦削的臉，熟蘋果色的顏色，懶散的神情和服裝的隨便，在在足使小孩們驚奇。因為他常會口吟着拍拉得拉的一句土語，所以他們就給他一個綽號拍拉得拉了。我倆如出門，就只聽見滿街的拍拉得拉的聲音。他很能忍受，我卻忿忿不平，想和他們動武，這恰正中他們的心計了。剛一交手我就打敗了，表兄雖盡力替我幫助，終因他太懦弱了，一推就被倒在地下了。於是我更忿激，因此我的受打也較多。實際他們的目的是在拍拉得拉。後來我們只好在他們去讀書的時候纔敢出門了。

我如此地好抱不平，就不能沒有美人來旁襯，我有二個呢。我常到雷地去看我父親，那邊的人很愛他也就愛及他的兒子。我在那邊住了些時，大受人家的眷愛呢！尤其畏生太太最愛我了。並叫她的女兒作爲我的小情人看待呢。不過大家要知道這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作爲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子頑耍而已。而我卻認爲眞了。拿出誠心熱腸待她，我愛她的熱誠幾乎瘋狂了。這不免令人好笑。

我也曾嘗過二種戀愛的味兒。她們雖都很熱烈，但情形各有不同，和平常的友誼也不像。我一生給這兩種戀愛所糾纏。我有時愛畏生小姐，竟至會不許旁人親近她的。但同時我又愛上一個名叫格冬小姐，雖不很長久，愛情卻很熱烈。格冬小姐不過時來教我書，談話罷了；但我得到了十分快樂，並使我明瞭男女實際的神秘情形，我不曾對畏生小姐說及我和格冬小姐的情愛，猶如她有愛人而對我瞞着一樣。但雖怎樣緘秘，這事終給識破了，我們的戀情也就分散了。

那位格冬小姐可說是一位怪女子。她不很美，但有一個動人的面龐，使我如今這老還牢憶着。她的那雙秋波，身段和姿勢，彷彿和他年齡不相稱。她有一種威嚴尊重的態度，這是她引起我愛她的原因。她有的是果敢，而又深刻的心計，使人難以捉摸，但她對我，卻不很頂緊，她完全以小孩子般的看我，她若不是過了成年，那她就會像小孩般的，所以也不知此中危險，而當作戲嬉了。

我對這二位姑娘的愛情無分軒輊，但和其中的一個正在談得快樂時，我就會忘了另外那一個。她們在我眼睛中稍有不同，如果我得終身親近畏生小姐，我永不會厭棄她，親近她時，我所得的是一種閒靜愉快，沒有什麼感動。我最願和她同大家一起，好叫旁人對我們笑侮，甚至見妒，我就愈覺得她的可愛，愈覺其味無窮。她如果拒絕別個男人向她乞愛當兒，我更覺得自己的勝利的價值。我雖常受人家的侵凌，我倒喜歡如此的挫折。那些歡呼的拍手，鼓勵笑語的喧嚷，我愛她的熱度也會同時加厚哩。在大衆中，我對她的愛愈增強，所得愛的成績當然也加深。如果我倆獨在私語，也許不感興趣，甚至於悶人呢。真的，我相想着她，她害病了我憂愁而願以己身代她，祝她早日健康，我深覺病的苦和健康的美呀！我一離開她，便忽忽不樂。她的撫愛我的深厚使我永永不忘。我對她很謙恭有禮，她允許我一切不踰距的事，不過我如見她對人家也如此，那我就不能容忍。我如親姊妹般的愛她，可是我對她的妒忌，卻又像一位情人哩。

假如我幻想格冬小姐愛人家和愛我一樣，那我就會氣惱得無以復加，我覺得她的愛情是不可輕易許人的，因欲得她的愛當以我的膝頭跪出來的呀。我親慊畏生小姐時，我會感動，但不會過甚。不過我的眼光一遇到格冬小姐時，我就不能自持了。我和畏生小姐廝熟而不致於浪漫。而格冬小姐則不然了。如果我和她永相廝守，不知我會如何活着，恐怕連呼吸也不能呢。她倆的發脾氣我都有點怕，但對畏生小姐的惱怒，我不會有什麼感動；只有格冬小姐，她要怎樣命令我，赴湯蹈火，我也得服從了。

我和格冬小姐的愛情時間很短，這可說是雙方的利益。對畏生小姐，則因沒那樣的危險，故相處較久，也無極大的不安。這是很可玩味的。我和畏生小姐的相愛雖不見熱烈，可是極講得來，她的別離使我傷心流淚。別離後，我對她的相思簡直與日俱增，此種離愁真是苦痛，雖我不必專爲她一人而思念，她卻佔了大部份呢。我們互通情書聊解相思，信中的情愛是如火一般的熱烈。後來，我總算幸福獲了她的許可，親來日內瓦看我一次。當她來時，我差不多快樂得發瘋了。當她回去時，我恨不能跳下水跟她去，悲哭的聲音，天上也可聽見呢。過了八天，她由郵寄我許多果品及手套，可恨其時我已聽到她嫁人的消息了，而這回來看我不過是爲辦嫁

奮的便而來的。我一時的氣憤竟誓不再見這個不貞的女人，聊以懲罰她。她到底不會無疾而死。過了二十年後，有一次，我去看父親在遊日內瓦的湖時，看見那邊艇上的人兒，我問父親是誰，父親笑着，怎麼，『你心內還沒對你說嗎？這就是你以前的情人寇旦太太，也就是以前的畏生小姐呀！』我一聽見她的名字，心裏非常難過，立刻叫舟子轉舵他處回去。我一起想這四十多歲的婦人便引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好遊反給舊情惱，真是一個眼前報復呢！

一七二三——一七二八——如此的沒有決定我的前途，我把光陰全消磨在無聊的事上。最後把我送到馬倫先生處學做律師書記，這事非常不稱我心，舅舅卻望我由此弄點錢，而我實在不高興這種缺乏自尊心的事業。每天的零碎雜務弄得我頭昏腦脹，枯燥和束縛的工作叫我一天也不能過呢。而馬先生呢也似乎不歡迎我，有時且責備我懶怠，蠢笨，他對我說，我舅舅說他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孩子，那知不到一年竟是如此無能的笨東西。終因我的不稱職而辭退了出來，馬先生還對旁人說我祇好去做一個粗人呢。

後來我又換了一個職業，就到一個雕刻家去做事了。以前做書記的受人家的奚落，我對於新職業就不能不服從了，我的業師陀妄先生是性情暴戾的人，不多時他把我小孩子的精神和活潑的天性摧磨盡淨了。完全是一個藝徒的模樣了。我學過的拉丁文，歷史等早已丟諸腦後了，我毫記不得有什麼羅馬人的事了。我父親對我也不像先前那樣寵愛我了，當然女人們更不屑和我一塊了；我甚至怕再見楞伯先生和他妹妹，以免羞辱。此種卑劣的意趨以及不上進的志氣，我恬不為恥，反倒安之了。以前的好教育也不能阻止這時的惡慣的薰陶，教育完全環境所戰勝了，少年有為的凱撒也早已頹廢不振了。

這個雕刻的職業，我並不嫌棄它，因我嗜好繪畫，而用鋼鑽去劃刻，也覺得有趣呢！這個刻畫，只限於用鐘錶，所以手續極簡單，我很希望使牠成為造極的妙技。假使我的業師不很暴戾和壓迫過重，這個企望也許可以達到。有時我在業餘，做了幾個給我朋友留為紀念的騎士徽章，他一見了，以為我做私事並造假幣，便狠狠打我一頓。什麼叫銀幣，我完全不懂。我只知道古代羅馬的錢幣的形狀，目下的通用貨幣，形式如何，完全沒見過。

呢！

如此重重的壓迫，遂叫我厭棄我所願做的工作，而那我所反對的惡邪：說謊，懶惰，以及偷竊，等壞事，倒常犯了。我這時才了解以前那些變遷和此刻奴性所生的結果是十分不同了。本來懦怯和怕羞，至此更無動彈的自由了。後來竟至摧滅無餘。以前在家時非常活潑，在楞伯先生處也極自由，在舅舅那邊也很謹慎，如今在業師店裏則驚怖特甚。小孩們的生機全無了。以前我的生活極舒服，予取予求，無不隨心所欲。如今是有話難訴，食物不飽，纔捧起碗又應離開食桌了。無事做時，別的事情又來了，自己簡直是一個被征服者。凡事我最能做的，他們卻給我棄置不問。總之，凡事不能參加，一切都使我失望。一切歡快與幸福，都成再見了！一些靈敏的談話，而今也不知去向了。我記得有一次好笑的事。在父親家時，因我頑皮了，父親罰我一晚不給我吃東西。當我經過廚房手裏拿一塊麵包，見那烤肉正在爐上，大家圍着爐旁，我一面對他們行禮，一面偷看那烤肉的色香味，不覺放聲長歎：『再見呀，烤肉呀！』這個滑稽的穿插，大家不覺爲之闕堂笑了，而準我也就加入了晚餐。今在業師處，雖我有如此機敏，恐怕也無法表現哩！

我的生活既不行，希求又不得，於是我就慢慢學會秘密，欺瞞，說謊，等惡德了，而且也爲牠後來常向我侵襲的惡魔呢。凡此都是理所必然的，也不僅我一人而已，所以那些傭人們沒有不欺瞞和自私的，習工藝之學徒自亦不能例外。不過這些人達到長大時，自然享有同等的待遇的。我因爲沒有達到這年齡，所以得不到這種權利了。

小孩子的墮落，大多是因爲沒有好好訓導的關係。我在業師家一年多的受饑餓而沒竊取一點食物，後來我做了一次偷竊行爲，也是爲着別人的緣故，但此後的那些行爲則完全受這回的關係。

有一個業師的朋友，叫做威拉先生的，他和師父家爲鄰居，他因爲沒錢用，就起意去偷竊家園所種的龍鬚菜去賣掉，好弄得一頓點心，他自己不願冒這個險，因此遂叫我去代他去做。其初我不允許，但經他的甘言誘勸後，我就答應了。每天早晨我去偷了新鮮的龍鬚菜，便拿到小菜場去賣，因爲是不正當來的，價錢極低賤。

我賣了後把錢給威拉，他就請了一個朋友吃一頓，我也得到幾塊麵包算是報酬。他的酒我是不敢去喝一口的。

如此一連幾天，我誠懇地効忠於他，無非想得到他的歡心而已。假使我給人捉牢，我將不知如何的受打罵，而此主使者，必定諉給我頭上；我就不免要罪上加罪了。他是業師的朋友，我是學徒，怎敢去和他聲辯呢？凡事總是無辜的弱者做犧牲，而強橫者總是佔便宜的。

因了這次的經驗，覺得偷竊倒不算是十分可怕的事。而且更使我堅信我所要求的東西，可因我而取得的信念。我在業師家原不算枵腹，只因見了人家的好吃好用，就引起我的貪念和非分之思想了。那做賊的壞勾當，也從此養成了。我記得大半是完全成功的，也有時因驚慌而沒有好結果的。

有一回卻使我又好笑又痛心呢！便是因偷蘋果的失敗而遭難那事了。那蘋果是藏在飲食房的，那室有一扇開啓的窗子對着廚房。有一天家中沒人時，我就悄悄站在麵包箱上，用鐵鉤向窗裏勾取那個禁鬱的果子，勾了好久沒有得到，因為窗縫太小取不出。我於是將鐵鉤霸持好，再用一把長刀把蘋果割了兩半，再要用薄板去承接。不料鋼刀甫下，兩半的蘋果就同時落在飲食室的地上。同情的讀者，也許會替我傷心吧！

我自然不因此失敗而自餒，可是再去恐時間耽擱太久，被人看破，就想等待明天再去。我即勤事於工作了，卻沒有想到飲食室地上的那兩塊蘋果，是我做賊的鐵證呢！

第二天，機會一到，我再如法泡製，又重上檯子，正把鐵條去勾取時，不知那個死東西還未曾睡呢，那飲食室的門忽然開了，業師從裏面走出來了，兩手拱着向我說：「本事不錯呀！……結果大大地受了一頓慘打。」

我如此地受虐待，後來也慢慢不以為意了。但我既已偷竊過一回，我就企圖着再試。我不管怎樣地受打，我只預備日後的報復。他既以盜賊視我，那我也落得去做盜賊。偷竊和毒打原是相繫的東西，我偷他打，事所必至。自此，我做賊的本領更加精明了。我常自問着：「倒底如何呢？打吧，那末，我就再硬着頭皮好了！」

我是好吃的，但也沒有一定的目標，我是一個貪食者，但不至於過度，因還有別的嗜好，比吃還更重要呢。

我如無聊賴時，我便從事吃，但我心常有所繫念，所以對於口腹也馬馬虎虎了。這就可以解說我後來把偷竊食物的念頭移向別種舉動的理由了。所幸而我並不是真真的盜賊，我從不曾偷過錢。我業師有一只皮箱，鎖得很嚴緊。但我能够把它打開關閉而不會有痕跡。我偷那些最愛的器具，畫圖和印章，這是他不願給我使用的，我卻常想取來練習的。我得到這些時，很是歡喜，覺得我既取得好工具，那末這些工具的好技藝也全給我所學得了。但在皮箱的一邊藏有金銀首飾和錢幣，我卻不取一點，我袋內有四五個銅板已覺得很有錢了，對於那些東西簡直使我懼怕呢。當然，我不敢偷取金錢的，還是因我曉得這是極冒不韙的，也許還要坐牢呢！這些小竊是不很要緊的，實際上不過受了我業師的打罵罷了，金錢我是不敢妄有非分的。但是一張畫紙，在我看來，卻比金錢還更可貴呢！這是我的怪癖之一。

我是個感情很熱烈的人，當激動時，往往不能自制；此時，我既不知溫和謙虛，禮貌，恐懼，善意，等是何物；更不知驕傲，抵抗，橫暴，剛愎的來自何處。羞恥既不能壓止我的進行，危險也難使我害怕。一切的事情，全置之度外，我只是目注一處而已，但事後，我又不以為意了。假使我安靜時，我非常怕罪和羞怯的，一個青蠅飛過，我也害怕，一句話，一件事我都有些恐懼和怕羞。我寧願給人所譏笑，卻不願人們面前有所剖析，在工作時，我一心一意做事，說話時，我一心一意說話；但人如果注視我，那我會緘默不則一聲了。我惱怒了，我會無所不說；在平常的會晤，我又一句話也不會說了；人如果要強我所難能，在我看簡直是受了一件重刑。

再我最喜歡的事物是在它們的本身而非由金錢所獲得的。我要的是純粹的快樂，看金錢一文不值。例如飲食，我不願在什麼人多的宴會中或在酒店內吃，我所要的是雅靜的二三知己的小酌。而一個人獨樂，我也不贊成，如果孤獨無聊，我就想到別的事上，絕不會想到食欲方面的。如果熱情衝動，我就需要女人，但我所要的是愛情而不是形式，以金錢換得的女人，我同樣的討厭她，我絕不信此種女人會給我愉快的。凡某種快樂如要金錢去換，都覺得興味索然。我所需要的是在我一人對於此事的第一次的享用呀！

銀錢之為物原在致用，但是我則覺得金錢也不便利。牠的本身我看是等於零，若將牠兌換了，而後顯出

牠的利益；然而拿牠去賣東西，去講價錢，就要受欺，費了錢，而仍不得其利。我需要的本是很好的東西，如用錢去買，就不免有好物變壞的事了。我以高價買了一個新鮮的雞蛋，其實是壞的，買頂好水菓，原來是生的，就說女人吧，以錢去買的總是一些陳貨，我愛美酒，什麼地方去買，酒店裏的酒多是有害的。我有錢請客，更是麻煩極了，不是先去函約定，便要囑備人去請，又要等候，有時事情還不得好結果。錢這樣東西，真是無益費精神，我連飲酒也不願了。

我在做學徒後，常到街上去買物，可是總不得好東西吃，那些店內的婦見我老是在譏笑我的貪饞，經過水菓店，看見有好梨子，嗅到牠的香味，但有幾個惡少在注意我，又好像有熟人在店前，遠遠又彷彿見有女子，我懷疑她是家裏的女傭吧，因種種的麻煩都使我的興致大減。實際自己近視，往往看見人就以為是相識的，以為到處有熟人，到處都不敢放鬆。慾望和怕羞轉移我的意志，歸家時像一個獸子，不過望屠門而大嚼，錢在袋中而一物不得，無論如何，要叫我自己化錢或託人代用，都覺得麻煩無味：枯燥，怕羞，討厭，不便等，使我興趣索然。我也不用多說了。

看了這些就可瞭解我的矛盾，我愈輕視金錢，也就愈加吝嗇了。我覺得金錢彷彿一種不方便的器具；沒有它時我要想它，當其有時，我又不不知如何使用，只得留心保存着。假使遇到適意或有機會時，我便浪擲了。我非故意吝嗇的，也非專事粉飾外表。我化錢是無意中化的，以個人的舒服為前提，不是為人的。我自己不會化錢，所以有錢不以為榮，而用牠為可恥了。我敢說我如有家產，當然不會吝嗇的，我會把所獲的利息，全化用了的。只因我無恆產，不免有所顧忌。我愛自由，我惱束縛，苦惱，和奴隸。錢袋滿滿時，我是如何神氣，也不用去求別的生活保障了。因怕一旦用完而失去自由，我用錢極能節約。我明白金錢是自由和獨立的恩物，人們追求它卻是奴隸了，我有錢所以不肯輕化，卻也不是吝嗇。

我的不好金錢，實是懶惰性之故，我覺得牠的快樂不及我去求牠時的苦惱。我不愛錢實是懶惰，因我不善於化錢呀。我愛錢遠不如愛物，因錢和物中央，還有一種麻煩也。對於物和使用，卻無別的障礙了。我看見有

物可愛，就癡想，我要想盡方法纔能得到牠，那我就不必去想了。有時遇到一件不高貴的物，我也想去佔爲己有。其卑賤雖如此，可是不論怎樣，對於金錢卻一介不苟取，只有一次偷了七法郎十個小銅幣。這事且放下面再提，我自己會做出這樣無恥的事，至今想起，真難爲情呢。

有一天下午五點鐘在巴黎，我和勿郎格先生坐在皇家旅社閒話時，他提議說：「到戲院去吧。」我欣然贊可。他買了二張票，給我一張，從戲院門口進去，那時人多不易進去，我怕落在後面，我又想勿先生也以爲我失落了，就獨自出來，將票換回了票價，絕不想及我失信了。這回事，雖不能算是偷竊，但在情理上太違反了，失信事小，卑鄙的行爲卻是不可赦的。

在我做學徒時的怪僻行爲很多，我也不必去多說。總之我有時會比偉人還高貴，有時卻卑鄙得連小人不加呢。雖我不是有心爲惡的。有時店中夥友在玩耍時我討厭它。當工作很多時，我對於事情又覺麻煩。因此我又引起久已忘了的讀書興趣。這個興趣在這種環境下面，固然不能順利的。但因壓迫甚而我的興趣也愈高呢。脫爾皮是有名的借書供應社。書不論好壞，抓着便看。在工作時，在送物外邊時，甚至在大小洩處，我都不釋卷。除了書卷外，我甚至忘了時間。業師恫責我，敲打我，將書撕破丟了，燒了。他不會賠償我，只有自己把衣服送給借書社算是賠償損失。每週店裏給我的三個銅元津貼也全歸還賠償去了。

說到這兒，大家又必說錢的可貴了，是的，不過這是在我讀書熱時爲然。當讀書熱至頂點時，我腦中只有讀書一件事，一切卑陋行爲皆不去做了。這也是我怪行徑了。於此凡我心想的只是把抽斗內所藏書一氣看了。一見無人，我就拿出來看，我也不再去和業師的皮箱作祟了。先前偷牠這事也不覺忘了。我只是注意目前而不是未來。以至借書社借我書時只得暫時記帳，我只求有書看，負債只得聽它了。這時我的錢，差不多全給借書社所吸收了，及到不能還帳時，我纔去偷竊作償債之需。偷錢去看書，這事未免鴟突了。

經過了挨罵、受打、和被壞書影響的結果，我遂漸成爲一個緘默的野蠻的思想也逐漸變動，幾成爲一個猙獰的粗漢，但我雖爲不良的書所害，但淫褻的書，卻未入我眼簾。借書社的老板娘只求有利，當然願意供給

我這種書，但當她說起時，又故意誇說着，價格當然昂貴些，我對此不免起了厭憎和羞怯也不想看了。所以在三十歲前，沒有看到這種壞書，我所看見的書大多是正經的純潔的婦女看見也不會難爲情的。

不到一年，借書社的僅有的書籍差不多看完，我就感到無書可看的苦了。我在這些書中糾正了我很多的幼稚氣與許多不良的習氣。同時也提高了我的情感，覺得此時的環境和我不適宜。同時又覺得無人能够了解我的心情。悲哀。我的性慾本已發生，不過在事實上還不懂什麼。我對女性也不是怎樣看得重。如此情狀之下，全賴想像來解救我。並壓制我肉慾的滋長。我只是從書卷中獲美人的解慰。我於古人的佳人名媛中，隨我所好，我就鍾愛誰。這些想像，我很愉快，並且以此解除目前的悲愁。我既然在理想中的人物中混日子，對於現實的可厭惡的人物，倒不願與之交際了。因此漸漸養成我後此孤獨的品性。大家只見我後來如何恨世和怎樣頹廢，殊不知我的內心過於熱心一切，愛憐一切，以致事與願違，不得不借此空想以自慰藉了。如今所記不過是此事初次的傾向，無非使人曉得我的情緒的變化，和我的懶於入世，好妄想而已。

我在十六歲時，一切皆感到不快不滿，甚而覺得我的一生無意義，無情趣，有時無端而悲傷，有時不覺又哭了。星期日朋友們，找我去遊玩。我無意合羣的，但自加入他們的隊伍後，我又比他們放肆了。當我們到城外去遊時，我只是一直向前走，而不想回來，別人也不明我的意思，但我二次回來時都在城門未閉之前，可是在第三次時，我仍依時趕回，但那個衛兵長迷托立常在規定時刻的前半句鐘關門的，我在半路聽到關城門的角號。我和二個同學加快的走，甚至跑了，氣喘汗流，我一邊叫一面跑，可是已不及了，只見衛兵已把城門關閉了。相差不過二十步遠而已，我看吊橋已吊起，角聲淒厲，我的命運也就和這角聲一樣地不祥了。

如此地出了意外，我不覺倒在斜坡上邊，着急得打滾，那同行的二人，在想像郊外宿夜的樂趣，我卻計劃着不再入城到業師那邊去了。第二天晨，城門開後，他們就進城去，我對他們說了聲再見，並求他們暗地和我表兄通知一下，並希望他於我所約的地方相見一次。

我自去做學徒後，我和表兄不常見面，在星期日雖常碰到，但因各人職業和習慣的不同，不免有點隔閡

了。我想他的這種行動是他的母親慫恿的。她以為兒子是體面人，而我不過是一個卑賤的學徒，以為和他交往，不免辱沒了他的身分。我的表兄品性本是好的，他的母親雖有種種阻撓，但他有時仍依自己的意志做的。他一聽到報告，立刻如約來會。他來時並給我一些贖儀，以壯我的行色，此時我確是囊空如洗呢！他的贈品中有一把小刀我十分喜愛，我一直帶到杜耳，因為需要可換去了。所以不能使我長和此刀相隨。我那時想到此事，更見得他受母親的指使，我的舅舅也許在內的，因為他不會那樣漠然無動，既不會阻撓我的他去，又不來送我一程，而且還極端贊同我這樣做呢。我倆分手時，他也沒有悲傷之色，以後我們就不再通信和再見一面了。這是我很望念的，他本有好品性的。我們一向很相愛，而最後所得如此，不能不令人傷感吧。

於此我尚有幾句話。假使我遇見一個好業師的話，那末我的不幸決不會如此就碰到的，尤其當在日內瓦學雕刻的時代，自然這種職業是最沒出息的。但我也不至於另有企圖，我雖不會有什麼大野心，也決不至於自甘卑賤的，因為我有的是豐富的夢想，不管我所寄託的是什麼方面，只要有所寄託，我就也心安理得，不會再去旁鶩，而飄泊無所歸宿了。那最能給我快樂的是一個簡單的事業，一個安靜而不麻煩的職業，這便是和我品格最投合的雕刻業了！我在此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將過着永久安靜的幸福，我的宗教生活，祖國生活，和家族朋友的團體生活，那種安靜恬快的生活，定要和我的個性相合，我在那邊必然是一個好基督教徒，好公民，好父親，好朋友，好家長，好工人，不論何方面都成了好人了。我將愛我的職業，並給別人尊敬我的生活，雖然世人都是一邱之貉，但在平等和溫和下面使我安靜的死去，自然，世人不久就會和我相忘了。

代替着的……這是什麼圖畫我將去塗繪呢！我一生不要太過於悲傷，我不好再對讀者說着傷心不快的事情！

第二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二年)

關於這次的出走，一邊又愁一邊又喜，如此年少就離鄉棄家，遠離父母，無可依靠又缺資斧；中途又棄了職業將靠什麼爲生，一切艱鉅當前何以解脫；年輕識淺隨處可以墜落，一切不德，妄錯，貪倖，游浪生涯，在前誘惑必使我不能支撐，這些事都我此時要冒險去做的。但另外一想及別種情景，卻另有一個世界，自由自主最使我高興，我相信我是可以獨立的，我想什麼會成功的；我一發展，就會平安地昇騰了。只要我有才能問世，我想到處有美味珍羞，以及一切奇遇，和一些好友幫忙，一些情人歡迎，其所以如此，就是我自己另闢天地，可以支配一切，獲得親熱的社會；整個世界；我祇願有一個親熱的小社會。就可免除我的苦惱了。我只求一個小區域內，能够自主，得爲貴族或太太們的寵愛，姑娘們的情人，並爲他兄弟的朋友以及鄰居的擁護者，只要這些也就無他求了。

爲欲達到這個低小的希求，我就漂泊於日內瓦附近的相識農家，在那邊我受了相當的敬禮。城市人萬萬沒有的，他們衣我食我十分親熱而誠懇，絕不像那些富人施捨貧人那樣的傲慢呀！

我往來奔走，我就到了孔非村，離日內瓦只有四五里之遙。這裏的那位牧師朋得先生，他的先人曾有功國家，我聞名而去拜見，一親名人之後代是什麼人。他招待我很周到，他先談到日內瓦的異教，以及羅馬教的勢力消長，他並請我吃晚飯。他的意見自然沒什麼價值，但飲食的精美，卻是不易多得呢。我的聰明給他的盛饌阻止我的好談，他的琥珀佳釀非常名貴，席間他勸我改教，我一邊謙讓，一邊大喝，也沒辯駁什麼，人們也許以我是諂媚虛僞，其實也是年輕人應有的一種德行呢。朋得先生待我如此好，並希望我承受他的一切，我想他必以我是一個高尚卓絕的人，纔會如此對我重視款待呀！這使我非常感激他，他的好意是不該埋沒的，我自然不會變易我的宗教觀念的。但人家對我好意說時，我也不好違拂的。我如此的矛盾，猶如那貞婦對於愛

人的要求，半推半就，雙方面子總算顧到。

由一切理智、同情和倫理觀念，我此時如此離鄉飄蕩，人家就該勸我回去，這是道德家者的所當做的。但朋得先生雖是慈悲人，但他卻不是個道德家。他只不過是一個宗教的虔信者，看重禮拜唸經，他只求反抗日內瓦的牧師。所以他並非勸我回家並且希望我跑到遠處去。我怎麼憂愁前途，他毫無關係，他祇求我脫離新教去依舊教就好了。這種心理不僅基督教徒如此，一切宗教大抵然也。

我最怕交際，在外邊飄泊，又不能無人認識，於是他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叫我去見活良太太，可以得她的資助，我於是拿着他的信去拜見。我雖不願意去得一個慈善者的施助，尤其是一個婦女，在我實在不歡喜的。我雖不願，但朋得先生的敦促和內部饑餓的脅迫也就顧不得了，於是我就決定到恩南去了。本來只有一天路程，但我卻遲了三天。路上每看見一所華廈，我總徘徊其下，冀有所遇。我的懦弱當然不敢逕進其內，不過在門外窗下，彈奏我的美妙歌曲，但使我失望的，竟沒有一位太太小姐們來鑒賞呢。

不久達到了目的地，我見了活良太太，其時我是十六歲，雖不很漂亮，但我有一個細小身軀，適中的腳，貌清目秀，又極伶俐，黑的眉毛和頭髮，全身的充滿着熱血。我而且還有一種羞怯性格和一種能令人垂愛的地方。我雖聰明，但因與世相違，世故人情均多未諳，後來雖稍有經驗，我見人覺得有點靦覷呢！

因此我就自己寫了一封長的信，用了許多成語，無非要求活良太太對我發點慈悲。在信中又附上朋得先生的介紹信，但我去拜見時她不在家，說她是往教堂去了，那天恰是一七二八年的復活節。我就趕去見她，我和她談了：：只是這個可紀念的目的地！我後來竟爲它灑了多少熱淚和親吻了多少次。那圍繞着我的那地方真是幸福之宮呀，恨不得把世上所有讚譽去讚譽牠呢！不論誰有崇拜它的，到此也要屈膝呢！

那座房屋的後面是一個街窗，右邊有一小溪，溪邊有一座花園，左邊是圍牆，一直裏面有一扇假門，經過這門纔入教堂。將進這門時，活良太太已聽見我聲而回頭了，這一看使我十分詫異！我先前想她必是一個難看的老太太，卻不料她，滿臉風光，一雙溫柔藍色的眼睛，動人的身段，婉轉清亮的聲音，我竟給這一切打動我

的心，我立刻變成歸依她的了。所以宗教少不得教士的傳道，引入天堂的說話。她微笑着接了我顫抖的手所給她的信，她稍稍看朋得的，就注視到我的信了，仔細看完了，那時如沒有她的用人催她去禮拜的話。也許她還要再看一回呢。她對我說：「唉！小孩子你如此年紀就到處飄流，真是可惜呀。」她不等待我回答，當即廣說道：「到我家去候我，叫他們給你弄飯吃，到祈禱完畢後，我再回來和你談談。」我聽了她的話後，不覺受寵若驚般地抖起來了。

活良太太名叫路意士愛娜，是衛里城貴族家的小姐。她在年輕時便和活良結婚了。婚後並未生產，也不快樂，爲了家庭糾葛，離開了丈夫，家庭國家，獨身跑到瑞士湖來，投靠了當地維多王之下，皈依舊教，她和我正是一樣地情景，她不免時墜傷心之淚，維多王因她熱心天主教，於是熱心贊助她，並且每年給她一千五百元錢，他如此慷慨資助她這筆大費，人家難免有懷疑，他對她有戀愛的念頭。維多王爲解脫這個謠言計，就派兵護送她到恩南來，在日內瓦監教的監督轄下，她便正式在修道院內宣示入教了。

我到這邊時，她已住了六年了，這時她纔廿八歲呢，在如此年紀的婦女的美，而不僅只有外貌，而且還蘊蓄着一些品性之美呢，她有慈和可愛的面孔，那溫柔的眼神，仙女般的微笑，口嘴小得和我一樣，灰色髮挽了一個雲髻，更覺得嫵媚動人。嬌小玲瓏的體格，腰圍稍豐滿一點，但也不怎麼難看，她還有一個美的頭顱，美的胸脯，以及皓腕玉臂哩！

她所受的教育很複雜，也如我一樣，墜地時便失怙了，全是乳母撫養的，她的教育一半由她父親，一半也由於教師，但最多的是得自情人，尤其是那個叫做台衛先生爲最多，教她一些零星知識。這各種不同的教導，結果糅雜混亂，互相衝突，不能得到一些好效果。她雖懂得一點哲學和物理，但總帶點父親的迂腐氣味，因她做過什麼藥方，所以江湖人物利用她的弱點，全來麻煩她，把她的精神，財力，美麗全埋沒了。

那些卑諂者，誤施她不良的教育，並乘機詐騙，她的理智失了自主。只有她那個溫柔，和慈愛的性格，對於不幸者的同情，依然用永久的慈悲，樂善好施，卻是始終未變。她雖受了一切的污辱，誣害，和苦痛，但她的優美

的天良卻一直到死未曾給她一點不舒服。

她的缺點，就源於一種無限的活動力般的。她並沒有什麼企圖，無非想要藉此努力於創業上面，所以她生來就可說是幹大事的人。如果那時當權的龍各夫人，換了她的話，那真是相差很遠了。她如果大權在握，便能措施盡善政治清明了。可惜她才大而位卑，不能一展身手，她凡遇一事必仔細計劃，把牠弄到極大的範圍。她的理想力比實行的能力大得多，因此事情的難免缺少實力而失敗了，她自己損失當然甚大的，她在修道院中既不得有爲，她的寺院生活，總難慰解她的活動心情，不過她所信的宗教十分熱誠。她改教的理由是否正確，但一有新信心，她便信之極篤。她雖悔改教的謬誤，但既已信了也就聽之了。她不但是一個忠實的天主教徒，而且她從此永在這個信仰中了。她心中惟一的厭惡，就因要仿那些偽善的行爲，所以她看去不像虔心於宗教，但她有堅強的信心，信仰，這在後來再說吧！

那些否認心理感應的人試問我一見她之後，只聽她一句話，只在見她一瞬間，她怎會使我有那樣的感動呢！如果說是一種愛情的話，那末古往今來絕少有這種的例子，何以這樣愛會使我恬靜，誠懇，愉快，鎮定，把持到那個樣子。何我初見到如此和悅，謙恭，體面的女子，她的地位又比我高而我沒有什麼諂譽，怎麼我一見她後就決定我會得到她的愛戀，何以我這時不會羞怯，束縛和懼怯呢！生平本怕和人交際，而又是初次出見世人的人，怎麼我一見她就自在地會表出我的內心，如同久居的一樣親密呢！如說是愛情，固然是的，但何以會沒有嫉忌和掛念呢！這是一個難懂的事情，不知我是否真的愛她！我所明白的，只是我和她有一點很稀有的心情，我後來和她的特別關係如能看見，就可瞭解了。

第一次相見，她便留我用飯，在這回會食中我覺得第一次食而不知其味。她的女僕也說我這樣年齡，如此身體，怎麼吃得如此少。她覺得很詫異，這次會食一共六人，那個同桌的臃腫大漢，只有他覺得這句話深長意義，對於我此時的心情，完全另有所屬了，區區食欲，有什麼精神去計較呢！

當然活良太太先要明白我一生的經歷，我就把在業師處那些以往的憤慨對她重述着，這回我的談話

非常自然妥貼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時她也很同情憐憫我的遭際。她那種溫柔的同情心，在外貌，凝視，以及舉動上不時的流露，於是她不敢勸我回到日內瓦，以她的立場看，對於天主教已是違教條的了。所以她說話時極有分寸。她只從一種極感人的語調，對於我父親的憂慮我的失蹤，暗中提示我最好當回去安慰他。但她言詞中時有許多非她所應說的話。後來，她見我堅決不回去了，她就更加脫穎出她的口辯，她所說的十分使我心服，同時我自己也覺得她對我的愛憐難解難分。我想回日內瓦去，彷彿中間有一座牆隔着，勢有所不能了。那末我還是親近她，不再走了，但我滯留這裏，於她不見有利也許要遺害她呢，最後她很同情地對我說：「可憐的孩子，上帝叫你到什麼地方去你就去吧，不過你年紀大時，也許會想到我的話吧。」我想這些預言後來竟那樣應驗，她自己也不信呢！

但少年流落在外困難問題是很多的，怎樣過日是當前第一問題。我學的是雕刻畫職業當然不能吃飯，而且這個地方又很貧困，這個職業更不會受人光顧。那同桌吃飯的胖漢他的口唇停止工作後，忽然發出一個他說得自天上來的計劃，及由他所說看起來，實則還不如說是一句無聊話，他說我最好到時琅去到教徒所辦的救濟院去求援最好，如此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很有益。只要一到那邊，事業也許就跟着來了，至於川資，那末活良太太會叫那位男爵主教太太幫忙的，他一邊說，邊看着食物盆中，似慫慂，又似漠然的樣子。

而我呢，求助於人家，心裏未免不快，心雖悶悶不樂卻也沒說什麼，活良太太也沒有十分肯地有把握，須等她去對大主教才敢說。可是那個漢子以為有利可圖，便立刻到那些教徒方面去進行了，等到活良太太去時，一切多已弄好，川資也早籌措了。她當然不好意思固留我，因為我這個年齡的少年，論理不該在一個女人身旁的哪！

我的旅行就承各位的幫忙，我當然也很心感的，而且自己也樂得服從了。雖然時琅到恩南比到日內瓦還遠些，不過是首都，交通極便利，並且這次的出遊完全是活良太太的促成的，受她的指示，雖相隔較遠卻無異於比鄰呢。再者這次偉大的旅行和我的環遊的初志十分吻合。私幸像我這年紀而登亞耳布山，實在足以

傲視儕輩呢。而且遊歷這事，在日內瓦人看，簡直是了不得的偉業，所以這次旅行我十分高興，那胖漢同妻子也在二天內首途，活良太太就把我托付他，聽他指導。我的錢也交給他們保管，但私下又另給我一些錢，並吩咐了幾句話。我們就在星期三出發了。

當我出發的第二日，我父親和朋友李舌先生不知怎的也趕來了。李舌也是一個很有天才鐘表匠，他做的詩比莫脫女詩人還好，他又是個很公正的人，不過他的文學內容不見精采，他所做的祇能給他的後裔讀後成爲一個喜劇家而已。

這兩位先生會見了活良太太，他們不禁替我的命運惋惜，但我意已決，他們雖怎樣叫我回去也是無效了。此種情形正如我舅以前追我到肯非，知我已到恩南折回日內瓦如出一轍，我的親戚好像助成我飄泊的命運的。我哥哥以前失蹤了，也正是同樣的謬誤，後來他的情形如何，竟杳如黃鶴了，我父親是個要面子的人，又肯負責，因他是休休有容的人，又發出廣大的德行，換言之，是好父親，尤其對我愛到無以復加，但他也愛快樂，自從和我別後，他給別的興趣所移，愛我之心不免減少一點。他後來在電地續娶了新婦，這位婦人雖已年老不能生男育女，但她尚有父母自成一個家庭，我父親雙方負有家庭的膽養和別種麻煩，對我的愛情自然減去了些了。我父年老了，他沒有什麼產業自娛老境。我和哥哥有點母親的遺產，我們出遊後，利息歸我父收用，這些雖不會影響他的不盡父職的，但這個觀念在他心中，自不免要減少他對我們的熱忱了。如沒此種關係，他對我也許會慈愛些呢！我想理由就在他們不該趕到恩南去了，又者，我以後幾次去看視他時，覺得他對我的慈愛，然而已不如以前那樣摯切了，這也是一個原因！

因父親的慈愛和有德行的行爲，我每每反省着，因此我得到一個道德的教訓，惟一的就在日常習慣上，免除因利益的關係，而消滅了我們的責任，和在別人患難時，激起我們的天良，但在不久，又會慢慢的感覺不到。因此在天良上，不斷的存在，可是在極高的道德上卻已不免於貶低了。

我心內深深地印進這種教訓，實際上也見諸實行，於是在大衆當中尤其朋友們不免要大驚小怪了。他

們疑忌我想造成古怪的品性故意和人立異。實則，我也不想和人相同，也不願標新立異，我只是一心向善，我十分反對的就在害人利己的心理，這雖潛藏我的心內，然對那對象者已是損害他了。

兩年之前，英爵士馬塞把我的名字記在遺囑上想給我遺書，我當時極力反對，並寫信對他說，不管什麼遺書，尤其是他的，我絕不願繼承，他後來寫信給我，說他要給我終身年金，我就沒有反對了，大家說是我選擇較有利的所爲，也許是，不過我的善人和我的父親呵！如果我不幸而跟你們而生存，你們有了損害了，我全沒希望了，我什麼也不取了。

這個教訓是從我發出來的頂好哲理，也是人人所欲言的。時間過得日久，我也更參透其中的奧妙，我將這事曾用各種方法描寫在以前的著述中，可惜讀者沒有留心忽略了，若果看過我的愛彌兒，也就可見到一個教訓，做一個極顯明的例子，希望讀者稍稍留意這些，這些回想對於我這樣旅行者已經够了，如今該是進行我的行程了。

我這次的旅行，並不怎麼的艱困，那個胖漢的面目看慣了也並不怎麼的可憎，他是一個中年的歲數，他的灰白色的一縷髮垂在腦後，極像一個水兵，聲音粗笨極豪爽，也會走路，當然是很會吃的，他無事不能，可是沒有一樣精的。他彷彿建議在恩南設立什麼工廠，活良太太從旁贊助，但沒經過國務大員的同意，他有一種吹噓教士的才能，他常混入教堂去，像似一個傳教士般的，他也能够念一點拉丁文的聖經，但每天總是這幾句，不知者當他是識得很多似的。他只要曉人有錢時，他就不愁無錢化了。他猥頭極了，好像逸士拍兒腰上掛着利劍，以誘惑的口調在軍隊中傳教般的。

他的妻塞白夫人，也是一個好婦人，日裏比夜裏安靜得多。例如我在他們房中睡，他們那些不眠的嘈雜聲音常常吵醒我，我如知道其中的原由，那我必不會睡着了。我對此事真是呆，後來隨了見識去教導，稍稍明白一點。

我在旅行期內和這個信徒以及他的樂天朋友，路上我非常快活。一點沒困難，滿覺得優游暇豫，可算平

生最有趣的地方了。我在青年健壯的時代，又在對人對己都很信任的辰光，時間雖短，但平生極難得的良機就在這邊，況且大自然的美麗又隨時收入到我的眼簾。因此我雖飄流倒並不覺得神情的無所歸宿和夢想。我自己也覺得是活良太太的門人，學生，朋友，也可說是她的情人了。她對我的殷勤，親密的感情，以及對我的關切，她的溫柔，簡直給我消魂的境界，對於自身的前途既不恐懼也沒懷疑。這種愈回想也愈甜蜜了，我只要到多浪就可以找到我的生存的地方，生活絕不用煩心，自有人家照應。腦中充滿精神和物質上的一切愉快。因之我行路加倍地迅速，看去很輕浮似的。一切希望全在心內計劃着。我所見的事物，也如像對我微笑一樣。看到那鄉村，看見那綠野牧場，我就想到其中必有快樂的遊戲，那潺潺的清流，可以沐浴，可以散步，可以釣魚。想到那樹上的果實垂在樹蔭下，想到有情人在那兒細語說愛；在山凹裏，我就想到牛羊的乳酪，豔慕那種人的清閒樸素的生活，恬靜愉快，簡直義皇上人不雷也。其實我所見的都是理想的樂趣。我的虛榮心，也混合在上面，對於當前景色倒也不在乎。自以爲小少年紀，就能遊歷意大利，見了許多地方，並且好像跟阿立巴將軍爬山過嶺，掠取一個地方一樣，在我這年歲，是怎麼的榮耀呢！又因到處受人款待，雖然在飲食方面因在這胖漢旁邊雖然相形見拙，但我所吃的，總算可滿足我的食慾了。

我一生中頂少煩惱和痛苦的時期。就在這短短七八天的旅行中找到了。塞白太太走得極緩慢，好似散步一樣的。這次的紀念，使我存有的樂趣，比事實還好，尤以在山間徒步旅行爲最濃厚，只有這次徒步旅行，使我最快樂，後來發生了許多事務和麻煩，如搬行裝，叫車子等，不免要我去替他們代勞了。其時的操心，麻煩就使我感到不寧，旅行的樂趣也變了，因此我只求迅速達到目的地，別的都去想了。我後來在巴黎時，徵求到和我同樣的嗜好的二位友人，大家錢袋內只要有五十金路意作川資，一年時間走遍意大利全國，除了身邊帶一個傭人攜行裝外，什麼也不要。有許多人說極贊成這計劃，可是實際上，一個也不肯去實行，他們只是嘴裏說說罷了。我記得曾和狄脫魯和格楞談及這事，計劃已經弄好，但結果，也不過是一團泡影。他倆以爲實行了，恐不見得有什麼成績，並說事實上也不易達到。

我一到多浪，又覺得到的太早了，但我心裏卻愛這個大城池，使我的希望可以達到，因此我的一切野心又燃燒着了，自思那時的我比從前做學徒時身價已高了數倍，並不像預想中的低賤呵！

我應得在此對讀者告個擾，我將寫出那些瑣屑於讀者不大有興趣的事情，但我決不願對讀者有什麼的遮飾，我願不漏的發表出來，並希望讀者能够瞭解我一切行爲的瑣屑和內心的錯亂，好叫大家昭視之下，我如有一點事情不公布，讀者一定懷疑；那末其時如何過的呢！你們必要說我有心欺飾了，至於大家的厭惡批評，我是不必計及的，因爲我總願把事實發表出來。

活良太太以前暗中給我的錢袋，我一疎忽，已給那兩個嚮導我的人偷去了。塞白太太甚至想偷活良太太給我扣在小劍上的鑲銀的練子，這是很關心的東西，所以沒給她拿去，他們並想把我的那柄小劍也要拿去呢。一路他們代替我化費錢，到達時已一毫沒有了。我一到多浪，無衣服，無錢用，無襯衣，只有自己去找出路了，我此時帶去的信，帶到救濟院後，我就進去，賣了身似的去受宗教的訓練了。我一入門就見兩扇粗鐵格的門隨我腳後下鎖了，這第一個影象就使我感到失望，當時有人帶我到會客廳去所見的只有一個耶穌被釘的神位，以及四五張木頭坐椅，已用得因磨擦而發着光彩了。其中好像坐着四五個彪形大漢，也是新來入教的，他們與其說是未來的教徒，還不如說是鬼怪的弓手，像些有二位自稱是斯拉夫的人，並向我說他們曾經於意大利西班牙一帶走過，到處受着洗禮，所以沒有碰過危難。另外一個鐵柵啓處，看見從庭院內進來一些改教女姊妹們，她們也沒受洗過，只宣誓過是了，她們全是醜惡的卑賤人物。只有一個還覺得漂亮，也還有風致，她和我差不多年紀，也許她大一二歲。她那副淫佚的眼睛，常常和我碰見，我很想和她認識，她在這邊已二個月了，還要再住二月。我雖有意和她接近，可恨那個看守的老嫗一刻不放鬆，終沒有一次機會相見。她在此已久，不論怎麼癡愚總已學到些粗淺的宗教道理，而且她也不很笨呢，但那個說教的常常說她太差了。老是不會畢業放她出來。後來，她自己也討厭這生活，要想出去，她是否可成爲基督徒。她也不管，她自己已承認爲基督徒了，大家偏要束縛她，那真是沒辦法的事。

爲歡迎我們新來的人，大家開了一個會，主教者對我們訓話後，我也去說了許多感激和服從上帝的話，並和別人一同做着祈禱儀式過後，那班貞女入關進修道院去了，只留我一人獨自驚奇我的新環境的一些情景。

第二天晨，又有第二次的訓練宗教的集會；這時我開始回思我以後，如何去應付以及將來怎樣的企圖。我須得講一講，將來也許還要說，就是如有一個小孩子能受過好教育的，那就暫算是我吧。我的家庭教育比常人好些，我的親族也都是正直，足爲模範的。父親雖愛快樂，但也很誠實，內心也是遵守宗教的，因此我在幼時已經鍛鍊成我同樣的品性了。我的三個姑母都是智慧有德行的，二個年長的已是信女了，第三個的孜孜向善，精神和熱誠更比他倆還虔信呢。自如此家庭到楞伯先生家中，也是十分信篤的人，他口中所講的，和心所想一樣。他們兄妹常用頂和愛和精確的教育，開發我中心的一切同情心，他們傳給我許多正直，誠實，合理的教訓，因此我對於教規不會感到拘束，而且還會感動到內心，自想是好行爲的典型呢。自到舅舅家來，舅舅卻太看重信仰了，於是引起了我對宗教的厭惡心。在業師那邊時，我對於宗教雖已漠不關心，但因沒有外面的物誘，我雖不很守規矩，總還不致流宕忘返。所以我小孩時的宗教訓練，可說比平常子弟得的多些。就實際說，我在小孩時期不像是小孩；我的情感和思想確像成人了。但在出生時，不像是如此的。大家也許要笑我以爲是一個神童的行徑，不過大家要知道一個六歲小孩子看小說上的熱情，興趣，各點上而至於感動流淚這事後，如還有以我所說的爲誇誕，那我就自願承認是失言了。

所以我主張如要等成人時纔信宗教，那末就不當在小孩時教以宗教。因爲兒童怎會明白宗教的意義呢，這是我的觀察，並不是我個人的經驗。我個人實在和旁人兩樣的，如以我盧騷爲例，那末你如能找到像我一個六歲小孩，你就不妨在七歲時教他講說上帝，我敢說絕無危險咧。

我以爲小孩應和家人一樣的有信仰，而且人就是爲此事而生的，此種心理，人們不會增多，只會減少的，因爲我知道宗教信仰是教育的效果，例如我不僅受了我父親的宗教而且還給我一些形式上的觀念。我們

城裏人對於舊教看做十分醜惡的，因為那些教士們，全身都披着黑紗，我對這個觀念也很覺得，因此小時，我從沒有走進一個教堂過，所以也未見一個舊教士不使我頭痛。我每次見了舊教會巡唱時，就起了駭怕的情感，後來到別的地方去，這種感觸纔消滅了，但在鄉下我每見了一次，印像上就更不快。後來也有一個奇怪比較，因為日內瓦附近的教士對待兒童很慈愛，還有一時我一聽見教堂的鈴聲也很怕，同時那暮鼓晨鐘就使我想起去早餐，吃點心，以及牛奶，好水果等等觀念。朋得先生的盛宴，尤其使我留着一個極大的紀念。所以我對舊教的宣傳，不過看做一種可遊嬉和有飲食的逃避罷了。總之，我對於舊教的傾向只是爲衣食，如果要我誠心去皈依，那我就避之若浼了。不過在此，我倒覺得地位和將來的危險，不敢存有遊戲之念而須得勉強去從事了。因為這些改教者我很看不起，我覺得這個神聖的導引，無非爲歹人齋糧而已。我年紀雖輕，但我相信自己本來的宗教是好的。雖然我所新入的宗教比舊的好，不過如此好新厭故，我也不免有點自慚呢！我一想到，就感到我的非是，我覺得這個運命，是他人的罪愆，不該我去代替，因此，有時非常憤慨如有門隙可通，我立刻會逃出了的，然而這又如何可能呢，況且我的決心也是時斷時續的。

有好些困難我不能決定，我既不願再回到日內瓦，因我受了精神的痛苦和金錢的約束，我不能再返故鄉去了。飄流他鄉，滿眼都是陌生的人，我只有自嗟薄命而已。今生是已無法了。此刻只有深自懺悔，以往的過失，聊爲來日的重新做人罷了。往者不可追，來日方長，尙可有爲。我不會說凡事既末幹，你倘沒幹，可無愆，尤我只可以說：已往的罪過算了，此後勿再踏覆轍好了。

大家都存着「覺今是而昨非」的觀念，這實在使我及許多人類墮落的緣故。因爲這只能掩飾一時，用到它時已遲了，如果我們有智慧，道德這東西實在是多餘的，如在墜溺不深時，我們總因其細小而忽之，不肯努力，因此就不免墮落更深了。暗中我們就爲細小的過失所陷害了。這細小的事情，初起時我們果能謹慎點，也就可以渡過彼岸，及到事情臨頭後，那就非有大勇氣不行了。但英雄豪氣，又是我人所膽怯的，於是只落在地下埋怨上帝：「你何故使我如此脆弱呢？」那時我們天良已代答着：「我造你確是薄弱不能解脫呀，因我

已把你的能力再與了，絕不會使你陷落的呢。」

我得不到正確決心之前自然不願皈依舊教，不過時間餘裕，尚能在此小住，以求將來的擺脫。我想在這段時期內弄點知識，爲後日立身處世之需。這個奢望，給我不少的活力，只是怎樣使那教訓我的和如何將他們推翻的法子了。這個想頭真是可笑，他們慫恿我改教，而我反其道行之，我想他們訓練成爲新教徒是不難的。

當然，他們在如此狀況下是很難得到我的啓示的。普通，新教徒比舊教徒有智識，這是必然的，因爲新教准人論證，舊教只求服從。舊教採取他人的意旨爲決定，新教是要由自己去決斷。這是他們所曉得的。不過我的環境和年紀，實在不易抵抗那些有訓練的人們。我又未曾受過舊教的洗禮，這也是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我們不知我已在楞伯先生處學了一點，尤其我在小時所看熟的那本教會和帝國史，此時雖多半忘卻，但在辯論熱烈時，還會引起我的記憶去應用的。

一個年老而矮小的牧師，道貌岸然的來講演了。這是一種討論會，本是一種訓練，並不是絕對的辯論，是信仰，不是批評。但輪到我時，我卻阻撓他一切的言論，致引起了很多的辯難。因此課程的時間就延長了，聽講者也覺厭煩。老牧師說話多了，興致很好，但後來語調亂了，於是他說聽不懂法國話就終止了。第二日，大家怕我去辯論有攪亂聽講人的心神，就把我另放一室，叫一個年較少而能說話的牧師教我。他也不過是口頭上的能說罷了，實際上並不懂什麼。我也不因他的嚴厲而懈怠學習，我仍是據理力辯。他想用有名的神父如聖格黑聖恩士等言論來壓服我，但我也如他一樣，稍稍看過這些人的學說，於是以齒還齒，以手還手，他也有點難於應付了。可是勝利仍是歸他佔去，這有兩個原故：他比我更有權勢，因我昨日已嘗了那個老牧師的惱怒，我不好再激怒他此其一。他比我學的多些，因此他於辯論時我暗中採取他的法子做根據，我如辯勝他時，他就說我已出了問題之外，而且他會說我的引證是誤解的，再加以我的拉丁文程度實在太淺，雖我明知我的引證無誤，但也難於立論此其二。他常常無故的攻擊新教，有時不能辯駁了，就引證了一些文字上的花樣爲擋

箭牌。每天如此化費於辯難，爭抗和禱告，以及一些無趣的麻煩中，而同時又有一樁極可鄙的事情叫我覺得無意。

人們的心術不論如何壞，性格怎樣放野，總會有一點感情的。那二個自稱斯拉夫猶太教民中的一個，對我竟有了親近的意思。他常來和我說些不能懂的法國話，對我獻些諂媚，並且常給我一些食物，常代我做些小事，使我不好意思的常和我親吻。我一見他那樣醜陋的臉和那兇惡的眼睛就難過，但我只有忍受他的吻，我心中想着：「他對我既如此熱情，我何必去得罪他呢。」但他漸漸放野了，有時且極難堪，我想他的頭腦一定昏了。有一晚上，他要在我牀上睡。我諉說牀太小，他就叫我到他牀上去睡，我也拒絕他，他實在太卑鄙了，他那一口的臭煙味，我真要作三日嘔呢！

第二日起來很早，課室內只有我們二人，他又動手動腳而且慢無禮了，比平日更覺討厭。後來，他竟會做出那種醜相出來，他並把我手拿住，我用力拔手大叫一聲逃到室裏去，也沒有對他有什麼鄙視和發怒的眼光，因我不知這是什麼事情呀！不過表示出駭怕和討厭而已。我既如此拒絕他，他也不來騷擾我了，他向後跑到牆爐那邊，射出一些膠粘白色的東西，我看見極難受呢。我走到走廊外邊去，毫沒有感動和煩悶，好像沒有這事般的。

我真不知這可厭的人是在做什麼，我想他是害病，不然就是發狂了。我從沒遇見過這種猥褻和醜相以及那個面貌猙獰的人。因此，如我們在此種情形下去親近婦女，那末婦女的眼睛一定明晰的，不願我也像那樣子。

我自遇此事後，我宣傳着大眾，那位老嫗叫我不要說了，我看見她很感動樣子，並滿口的意大利話說着：「畜生，罪孽呀！」我自己仍是隨處對人說，雖如何禁止我不許開口，也不管因此第二天一早上有長者來對我說我的話有沾聖地令譽，這點小事還是不要宣揚好，他順便對我說了許多我不懂的事情，當然他也不希望我遵守這個教訓的，他明白我對於一切話都是懷疑的。他說這和他種壞事同是被禁止的，他的意思以為

此不必放在心上，也不用憎惱，他並很忠誠地告訴我他在年輕時也有如此情形，當時雖覺驚懼，後來也不見有什麼。他並且毫無廉恥地說明他的一切經驗，並說我抗拒大概是因怕痛苦，他說這個駭怕是不必的，這種小事原不足大驚小怪的。

我聽了這種怪僻說話非常奇異，他所說的事好像是極平常般的，其時旁邊還有三個人，有一個也是教士，他聽了這話後也一樣不覺奇怪。由他們恬然的情形看，我就懷疑此事是極平常的，只恨自己知道太遲了。因此我聽他的話當時也覺坦然，不過我的厭惡仍依然不滅，如今日一想起，心裏還要難過呢。他看見我沒有好顏色，悻悻然去了。自此，我在這邊救濟院更難過了，他們對我也沒慈愛了，我也只有希望早點脫離那邊。

這樁事情，到可以給我後來一些防備，至於世人也不過是如此，而在我眼前就露了一個如此醜陋可怕的斯拉夫人形。換言之，女子方面因此便引起我的同情。好像對她們就應該特別表示溫柔，和尊敬，無非一洩同性對我侮辱的悶氣而已。雖是一個醜陋難看的女子，我也是覺得可敬重，因我一憶起這個野獸似的斯拉夫人，我覺得真女性更加可崇拜了。

對這個野斯拉夫人，人家不知對他如何，不過，除了那個修道婦洛藍外，並沒有一人表示好感，以後他也不再和我親近談話了。過了八天之後，他在一個莊嚴典禮下受洗禮了，全身穿了縞素衣裳，表示他已悔過自新了。第二日，他出了此救濟院，以後就沒有再見他了。

一個月後我也受洗禮了，因為他們說我道心未堅，凡念未盡之故，所以遲遲受洗，他們的苦心孤詣自然也可感佩，那些教規，他們強迫我從新認識，以表明我真誠的皈依。

後來，我真心的受訓導了，一切都遵守了，他們見我心誠意正，就把我到市立的聖約翰教堂去行正式受洗禮，一切儀式，衣服都很隆重，我以前雖已受過新教的洗禮，但他們如此再做一番，我想無非表示新教徒不是舊教徒罷了。我穿的是一襲灰色長衣，掛些白色的帶子，一人在我前邊，一個人跟在後邊，各拿了一個銅盆，用鎖匙敲着，於是旁觀者隨意布施些錢，意思是給新皈依改教徒的化用。總之一切禮式極莊嚴，大家都以為

榮耀，我卻很慚愧。只有那件縞素衣服，我倒很歡喜，只恨他們不贈給我，正如那個斯拉夫人一樣。因我也不是猶太人，所以不能受此寶賜。

而且事情還多呢，還須到那一「教會審判堂」去行赦免異教罪的禮儀呢！以前亨利第四也會經有此禮式，他派了大臣到那邊代表正式入教，那可敬畏的審判牧師的面貌還不很可怖，他問了我信仰、境遇及我的家庭，以及其他後，忽然又問母親在地獄受難的事，我一聽見這恐嚇，只得壓制住憤恨的震動，和氣的回答着：我不願她在那裏，希望她得到光明。那個牧師默着不說，只見他露出皺眉的樣子，好像默許我的意思般的。這此全做完了，大家帶我到門口，還給我二十多法郎錢，叫我要做好基督徒，誠摯地向着光明之路去，還有在祝我前途運氣，門兒一閉，一切都沒有了。

於是我的大希望一下沒有了，留在我心中的只是一些兒嬉，和我改教被騙的紀念而已，這事是很明白的，在我觀念裏這是大變動，我以前所懷的野心要得到光大的計劃，如今全在失望中了，我早上想住在皇宮內，晚上已睡在街頭了；大家想我在如此失望中又加上我錯事的懊悔，定必殘酷多了。但我卻不如此，就是二月間的閉禁於救濟院以來，一切早已喪失，如今重返自由，心里極感愉快，而且經過長時期的奴隸生活，又還我自由身，我想在如此繁華富有的城市，當然有富貴的人家，我的職業，不久必會有着落的。我想我有時間可以等候，因為我有二十多法郎在我袋中，還可以永久化用般的呢！一切全由我自己的意思支配，不必要去求人，這是我頭一次覺得自己這樣富有，沒有想到失望和悲傷，只是聽我的希望變遷，自信心也沒消失，而且還有勇敢安靜，我已覺得命運已經造就，自身奮鬥出來的更是足以傲人哩！

我第一件事就要到全城去跑一圈，以滿足我心中的好奇心，這也無非是我的自由的運用而已。我看見那些兵士操練和軍樂，就激起我的愉快。我也跟過教會的游行，那些教士的參差的歌唱，引我去看王家宮闕，我近他時很驚惶，及見旁人進去，我也跟進了。不過也許我自己因手上有改教的標識而得走皇宮呢。我既得入此皇宮殿，十分高興，自視已是這城的一個公民了。東奔西走的倦了餓了。天又悶熱，我走入牛奶店喝了

一杯酸牛奶和二塊黑麵包，我最愛吃的東西，居然只要五六個銅板就已裹腹了。

於是第二問題就是住了。我能講這邊的話，當然不很困難尋到。不過我所要的不在好，只要價錢便宜。有人說在寶街那邊的一個兵士婦人，只要一個銅板就可宿一夜，一點不打招呼，我就在那裏得到一張破牀過了夜。這個婦人很年輕，雖已有了五六個小孩，但還是新婚呢。我們同住一房間，母子及宿客全在一房。我在那邊很久，都是夜夜如此的。她雖是好女子，但確切的說，她身體像是個粗人，常露胸也不梳洗，但心腸很好，對我也很好而且常有助於我呢！

幾日的光陰，全給自由奔走和好奇所浪擲了。城內外我所認為離奇之區，幾已走遍了。一個年輕人初從鄉村進京所必有的行爲，我都一一做了。我每天必到教堂和皇太子一同做禱告，我覺得和皇家在一個教堂內行做禮拜是很光榮的事。加之我這時很好音樂，這邊教堂的皇家樂隊又很聞名，因此我每天來此大部份全化在聽音樂上邊。我所好的音樂，只求聲音和諧動聽就好了。沒有什麼苛求。至於皇家眩人的儀仗，天天見慣已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只有一種野心，我天天看那位公主，我如果得到她的寵愛，那我就可以寫成一部傳奇。我這時確有寫成一本傳奇的材料，這雖不值公主故事之美妙，不過如能做好了，我的快樂倒也不下那些皇孫公子呢！

我雖極節約，不過錢是愈用愈少，實則我的簡單生活和我本性吻合，目的也不盡爲省錢，此刻如有盛筵款待我也不很願意的。我平常最喜歡鄉村生活，如有牛奶，雞蛋，青菜，奶餅，麵包以及可口的酒就得。如果侍者不很討厭，我的胃口就大開了。所以那時的六七個銅板實比今日的六七法郎吃得舒服了。這也可說窮開心，因爲已使我得到生活上的滿足的緣故。那種梨子，酸牛奶，乾酪，麵包，以及幾瓶麥酒，已够我大嚼了。但錢去不再來終有用完的一天，我雖不憂不愁，但經濟日迫對此茫茫前途，不免有點惶恐。一切奢望暫丟了吧，先來一個安定生活方法吧，然而已不很容易了。以前學的技藝尚不够問世，而且這邊的店家也不另招學徒。我只有挨戶爲人刻畫一些盃杯，廉價去做，但生意清淡不够每天的支出。有一天早晨，我在玻璃窗外看見一個女店員，

生得風致楚楚，於是不管天性羞怯硬着臉進店去請她弄點工作給我。她叫我坐下也沒拒絕，問我生平小史後，她同情我的境遇，並說我有勇氣，又說好基督教徒必不會放棄我的。後來，她請人到隔壁首飾店去借來我所用的器具，她並到廚房拿出午飯給我。這回初次的幸運，我想是將來成功的朕兆，她對我的小技巧和我的伶俐的口極爲滿意。她打扮得極漂亮，她的風格雖打動我，但那個光耀卻叫我不敢迫視。她那招待的和氣，可愛的言語，以及和善溫柔的姿態，使我很覺得高興。她是意大利人，但生得很俏，那種愛的勢力，也還不錯。而且她的自守和我的怕羞，當然不能立刻有什麼好事的。而且在這時也沒有成功什麼奇遇的時間。我對這個紀念只有一個追想，她那邊一刻的時間，可以說是我第一次經歷到溫柔 and 純潔的情意。

她的皮膚是帶紅肉色的，她美麗的顏面上，露着十分活潑的神態。她名派拉太太，她的丈夫比她大些，而且很妒的，他出外時，由一個容貌醜陋的店夥監視着她。這個店夥不能得她的歡心是事實，他也很自負般的。他看我也很不對，我雖想親近他，因他吹得一口好笛。他一看見我走到他店去時就憤然作色，他的主婦卻鄙視他，她的面上露出親熱的樣子對我，好像故意使他難堪般的。這當然使我感到高興。但她只是在衆人一起時對我非常好，如我倆單獨一起時便不如此，她雖一樣的親熱，可是另有一種態度，也許她以爲我年幼不懂什麼，否則便是她不懂了，也許她確很貞潔呢，她老是保存一種桃李其面，松柏其心的態度。我對她的親蜜自然不如對待活良太太那樣尊嚴和溫雅。但我已覺得過分了，驚惶了，我不敢注視她，在她身旁甚且連呼吸也不敢，但我卻寧願死而不願離開她。她的一切的物件都使我留戀；她衣衫上的花朵，美好的腳尖，從袖口到手套間的皓腕，以及頭部及頸上的肉，也能使我起了同樣的愛好。所有一件的感動，便會引起了他的同情。因此，我眼只是溜，有時眼光眩亂了，胸部壓迫了，呼吸也覺得不靈了，全身幾不能自主，惟有暗中嘆息而已。好在她有事情不注意我呢，然而有時我覺得她很表同情，她的衣服有時飄揚起來，這更使我難忍，我如此地消魂，如果她對我說點幽靜的話，也許我會立時復原呢！

我在此種情景之下見她有很多次，可是老是默然無語，但我倆一個手勢，甚至眼角轉着絕沒有什麼旁

的念頭，這雖使我十分紊亂，卻也未始非幸事呢。我年輕識淺，終不懂此中甘苦。她呢，她自然很願意大家見面談話的，這從她常願聚會的感覺中，可以見出的。她通常對人絕無成見，所以她也對我也特別寬宏。

有一天，她因討厭那呆笨的店夥，她便上樓到自己房去，我立刻帶我的一點事情跟上去，房門半開着，我進去時，她沒覺得，她在窗前刺繡，街上車聲雜遝，所以我的步也不聽見，她一向裝飾得整齊的，這天雖是慵懶，可是風韻姿態真美極了，頭微俯着，皓項更是光緻，髮髻掠得光滑極了，帶上一朵鮮花，如此滿面風光，真令人魂靈兒飛上天外了。我立刻在門口跪下了，正伸手向她做一種表示情愛，她毫無覺得我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但那個爐架的大鏡台，返光照給她見了。這時她沒瞧我，也不和我交談，不過將頭轉了，用手一指地下的墊子，我不覺感動得全身抖顫了，除喊了聲外，那時我什麼也不敢動作，只是輕移身子，挨近她的膝上，我默無一語，連眼睛也沒有溜她，更不敢進一走去摸她了。我雖呆跪着，但內心則很感動，快樂，煩悶，感恩，以及無限的熱望等，使我沒有安寧，只怕衝犯她，給她看不起。

她和我一個樣子的不靜怕羞了，看見我這情形，也覺不好意思了，所以她對此情形沒有什麼表示，眼仍然注視挑繡，仍像未見我在她腳下一樣。但是我的癡愚，也不能瞭解是她給我困惑呢，還是我自尋煩惱呢，不過她害羞沒有表示，而我也給這個害羞所阻礙了。她比我大五六歲年紀，我竟在她面前如此放肆，我想她既不來鼓勵我，當然是表示她不願我有此種舉動了，雖在此刻，我仍想此種理由對的。她是個聰慧人，見我不是個茫昧者，理應稍加暗示和相當的訓練，否則便不會有成的。

我不憶這幕啞劇演了多少時候，只覺得在我消魂之下，聽見此房隔壁的廚房門一響，她驚慌地對我說：「快起來！那個夥友上來了。」我立即起來，我在她手上親了二個熱烈的吻，在第二個吻中，她的手似乎向我唇上緊迫着。以後我就沒有如此的甜蜜機會了，我倆的簡單的愛情也就此完了。我再說一說那個夥友，他後來忽然和我要好，而且還加以諂媚，大概因女店主很看得我起，女店主要叫他教我記帳的知識，想把我用進店內，他不高興，恐怕我要奪他的職位了。所以一邊籠絡我，一邊妒忌我，她常說我的才能很大，不僅只是做

一個店夥而已！

在後二天內我極想再和她談談，不過已不能得到這機會了，她也似乎不願意的樣子。她的態度仍像以前不熱不淡，不過比平常自制一點，她常將眼睛避了，好像怕和我的眼睛碰到難於自禁呀。那個討厭的店夥比平時更是麻煩，他常來譏笑我，他並說我已和女人有了關係了。我也似覺得她和我已默許，所以我更謹慎了，因此一舉一動都很隱匿，不如平時的公開了。我想這樣謹慎必能有滿意的結果，然而因此更無下手機會了。

還有一種可笑的浪漫性和怕羞的壓迫，對那店夥的謠言實在不能實現的。我愛的太週密了，所以不敢對她們有別的野心。沒一人能像我愛女人的情感更純淨了，也沒一人能比我對她們更溫柔，更忠實了，我願犧牲我的幸福給我所愛的人，我尊重她的名譽比我生命更強。雖有什麼幸福和快樂，我也不敢有一點非分之想，因此我對於此事，須要如何的小心慎重和顧慮，可是結果沒有成績，我對女人的無好結果，就因我愛的太殷切呀。

她對我說了多次將替我得點知識，使將來有所借助，她的智慧也想到我倆離開的時間也快到了。我們的那幕啞劇是在星期四演的，在星期日那天她請客時我也被邀，那位上賓狄克教士。經她替我介紹後，他對我非常親摯，並贊譽我呢，他和我談到許多我的求學的經歷，他說我勇敢聰明有暇再詳談。後來他以手輕輕扑我的額二下，表示敬意和誠懇，並說暇時常去看他。我覺得那些客人們對他的尊重，加之他對派拉太太的那種似父執般的語言，可知他是她的懺悔師父。我又聽到他的身份很好，並對她也很誠意的。如果我這時聰明一點的話，看見這樣少婦受她的師父的尊敬，我將怎樣羞愧感觸哩！

那一張食桌太小了，不够容納客人，我和店夥只得在一張小桌上了才能容納下，但我們也沒有什麼差餒，那些好菜不斷的送過來，我想當然不是為那個夥計的。如此宴會非常有興，一切也都完全男女客人們，尤其歡樂呢，主婦呢，往來勸酒間極為殷勤有禮，到了宴席中間門外忽來了一轎子，原來就是派拉先生呀！他剛

進門，我就看見他，只見他穿的大紅金扣的衣服，這樣顏色，此後，我見了就討厭了。派拉先生是一個魁梧的美男子，風姿爽快。他進來時大家一陣擾亂，不免驚動了賓客，雖然這些客人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夫人一見就抱住他的頸項，握住他的手，獻出千般的親熱樣子，我見她的丈夫，好像沒有什麼感動呢！他對衆人行了禮後，於是添了酒杯，他就同食了。於是有人要問他的旅況時，他一眼見了那張小桌，他發出很嚴肅的聲音問着那個青年是怎麼來的，他的妻子很大方地對他說了，他後來又問我是否在他家住，有人回答沒有。於是他兇猛說道：「爲什麼不是日裏他既在這邊，夜間就難免不在此住了。」那個狄克教士起來說話了，於是一個謹嚴的定讞就公布了，大多是說的派拉太太的事，說我的倒很少，說人不應責備她這種樂善好施，這是一種美德，因此事實非隱私的事。他的男人聽了此話，憤惱的顏色稍解，正要說話也給他打斷了，可是心裏仍是非常氣憤，我這時坐立不安，知他將怎樣與問罪之師的。這完全是那店夥作祟放謠言了，這時他十分得意呢！

宴席匆匆散了，那店夥立刻受了他主人的吩咐與匆匆的來下逐我了，他要我此後不准再進他們一步，並還加上許多難忍的言詞，我不則一聲出來了，心中着實悲痛，非常不願離開這個可愛的女人，更不忍她的男人這樣的摧殘她。當然她的丈夫有防備她的妻不貞的理由在內，她雖然很賢慧，但到底她是意大利人，這是說她生性善感多情，他的男人待她不免太苛暴了，他心所危懼的事情，竟如此當面說出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險，以後我再經過這邊幾次，想再要看見的她，竟杳無人影了，只見到我不願見的她的丈夫和店夥，他見了我就用櫃臺上的戒尺遠遠給我一個示威，我就氣餒不敢再經過那邊了。我本想去見見她介紹給我的那個教士，但我已忘了他的姓名，我在修道院附近常常徘徊，也沒有碰見過，後來給旁的事糾纏，我對於派拉太太的一些豔事也慢慢忘懷了，我仍和從前一樣木訥，像沒嘗過甜蜜的愛情的人了。

然而這次的教訓，使我謹慎之念倍增，對於那種女人的內心也稍稍深知一點，這種行爲只能壓制我的苦痛，而不會加多的，我的服裝，仍是日內瓦帶來的，也還可用，她總算替我加添了一頂帽和幾件衣服，我沒有

硬領我很需要的，但她卻沒給我辦，她的意思以為我只要乾淨，正可不必帶上項領，我在她面前自然很注重這一點。

這回情場失敗後，幾天內那個表同情我的女店主，她對我說也許為你找到一個位置了，並說有一個貴婦人要見我一面。我一聽了，以為又將遇到奇緣了，這時我的心內只在這些上面亂轉了，可是這次我意想中並不覺得神奇。我這次是和她家的女傭一同去見那貴婦的，一切全靠她代我轉達，她先問我，察看了一下，我也沒覺的厭煩，於是我就去工作了，我的職業是一個卑下的，並不很高貴，我穿了傭人的服裝，只比他們少一些銅徽章，因我還沒給呢，看去倒還有點像紳士派頭。這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新職位了。

這是維茜公爵夫人家裏，她已是做寡婦，她沒生育過，她的丈夫意國伯益地方人，我還當她是法國人呢！絕想不到意大利人會說那樣清晰流利的法國話的，她是中年了，看去很高貴，她有活潑的思想，又愛法國文學並且很精通，她的尺牘是很有風致的，極有柴邪夫人的風味，有時幾可以亂真呢！我在她那邊主要工作是抄錄她口述的信稿，這倒是我喜歡的，她因為患了癌腫病，十分痛苦，不能親寫了。

維茜夫人既生得聰明又富才情和勇氣，我一直隨她到最後的一次喘息止，我見她痛苦以至死亡的情形，從未表示一點頹弱和呼天愴地，也沒超出婦人應有的忍德，她極像有哲學的修養，但那時哲學已過時了，而且她也不懂什麼是哲學這名詞——尤其是現代流行的哲學，她似乎太執着一點未免近於枯燥，她對人對己終缺乏情感；有時見她施捨，只是看重施捨的表面，而不是由悲憫別人的困苦而出發的。我在她旁邊做了三個月工作，她那樣的不情自然不贊成，她對我固然希望有為有守，因常在一塊工作而且她知道她死後我是無靠山的人，不過也許因看我對她沒有特別效勞之故，或以為大家對她都沒心照顧，所以我也沒得到她什麼的大恩惠了。

我所以會如此想，是為的她有許多奇怪心理，他為明瞭我的為人，她會時時來考問我，並想把我的寫給活良太太的信給她看，並想我告訴她如何的情感，不過她不是為我的情感而做的，因她對我也從未表示過情

感。當時我的心情極願向外流露出來，當她得了一個同情時候，她那冷淡人的詢問，對我所答的沒有什麼表示，這使我不能十分信託她。我每當人家對我所說的，而無所可否，常很怕的，這時我只有緘口不宜罷了。以後我覺得如此冷淡的詢問是自負有才能的婦人所同具的品性，她們喜慍不形於色，正可洞澈人家的肺腑了，然而人家正因此而灰心不敢有所表白了，人如受人探問，不免有點窘惱的，以為人家是在探求他的隱私了，因此他就不得不虛與委蛇，或緘口不宜，甚至跡近謹慎，自裝癡聾，以圖瞞飾，這些只想揣摩人家的心裏把自己的一切藏隱着，都是不行的方法。

維茜夫人對我從沒講過一句有情的，可愛的話，她只是冷淡的考問我，我支吾的答覆她，我太顧慮了，不能好好的答覆她，因此她終以我說的太卑泛而生起厭惡，以後，只和我談談工作情形別無問話了。她也不看看我的才能怎樣，以為只要做她的事好了。她既以傭人待我，我也只得自甘卑屈了。

我以為一生既受了造物主所命令，我的一切就因此無法求進了。維茜夫人因為沒有子息，所有的遺產就給其姪兒拉克公爵所繼承了，他在她面前很是熱誠，而那個她主要親信的傭人見她害病，拚命的巴結求寵，想得點好處，她給這些人弄得厭了，自然無心顧到我了。她的重要親信名叫拉楞人很刁猾，他的妻更能幹呢，她在那邊得到主婦的寵愛幾像一個女朋友一樣。她的姪女潘達稟承她的手腕也在伏伺主婦，她生着一張會說的小嘴，她的樣子極像是娘姨頭腦，幫助她的姑母絡籠一切，於是夫人只有以她們的眼為眼，她們的手為手了。至於我自然不及她們三位一體的人兒的幸運了。我雖事事服從她們，但不能服侍她們。我除服侍夫人外，就沒有服侍這些同伍的人了，她們也見到我是一個不很可靠的人，誠怕夫人眷顧我了，減去她們的好處，她們只知好處不知其他，如果見到他人得到好處，就像是她們的損失了。於是就合力來謀我，維茜夫人本喜寫信，這在她不過是一種遣興，但她們不願意這事情，就設法叫醫生來勸阻她，以為寫信這事是太煩擾她了。推說我不會做事，就用了二個轎夫在她面前了，說她在寫遺囑了，我差不多八天沒進她房，過後才許我照常進去。後來我在此走動很勤，是因為這可憐的婦人的痛苦使我十分表同情，也使我對她極尊敬而且親

近她，我也不知幾次避開了她們，暗中替她灑了多少的傷心淚哩。

她終於與世長逝了。我親見她最後的掙扎呀。她是一個賢慧勇敢的女人，她的死時可說時賢德的死。我不敢說她的爲人，盡職和嚴肅同樣並重，使我愛重基督教的修養。而且她一生是很誠正的，病沉重時，她仍然保持着愉快心情，也許她不能不強顏爲歡以紓她的悲哀呢。及到最後兩天，她才臥倒了，但仍和人交際，並沒有憤恨的神色。至後她不會開口了，已到最後一剎那了，她放了一個大屁，「好呀」她轉身說：「婦人放屁不死的。」這是她最後說的一句話了。

她給每個傭人遺有一年的薪資，不過在她進用人當中沒有登記的是無份的，我因不在她家睡，所以分文沒有。可是那位拉克公爵卻特給我三十法郎，並給我一套新衣服，就是這點那個工頭也要把我拿去呢。公爵並說替我代找職業，叫我常去看他，我會去過二三次，無法和他談話。他只是婉轉的回絕了我，以後也就不再去了。你們看，也可見到我的怠慢了！

我關於維茜夫人家的事情，還有些未說出呢！我表面看去像是無事情的，但我出來後就不像去時那樣容易。我在那邊負了悠遠的罪惡，還加上懊悔，就因此使我四十年來，良心上還有點不安寧呢！這個痛苦，竟不爲之少減，一到年老更是嚴重了。誰會相信一個小孩的過失到後會有那樣的繼續着呀！牠使我老年的內心好像無法安慰似的。我的罪惡就是將一個可敬可愛或比我更有價值的女子幾乎把她陷於卑劣羞辱中去了。

在一個家庭到了無法維持時，誰能免除紊亂呢，家中雖然有那些奴僕的忠實，又加上那親信拉楞夫婦的照管，而那個潘達姑娘失了一條舊了的紅色絲帶，那許多好東西在在都可拿，可是我只偏偷了這件，我沒把它放好，因此自然易於給她們發現了。她們問我從何處來的。我臉紅，口呆了，末了我誑說是維茜的廚婦瑪麗給我的，她做的小菜很好，而且人也漂亮年青，她是維茜夫人所讚美的人，因她做的湯特別合她的胃口。所以她就代替以前廚房的職業了，她不但手段好，她的脾氣也十分好，人見了她都會愛惜的，加之她又是聰明

伶俐耐苦的女人。當我說及她時，大家極駭疑。我當時的信用不及她好，所以大家急要知道我倆誰是賊了。在大庭廣衆，拉克公爵也在其內。那個女子也來了，大家給她看絲帶；其時我還是咬住她，她弄得呆了，緘口沒言。對我看一眼，我的惡劣的心仍是蠻橫到底，她當然不承認，也沒十分動憤，但她叫我自己反省反省，不要冤枉一個純潔的女子，她一向和我無仇怨的；可是我仍然沒廉恥地說實是在她給我的。可憐的少女哭起來了，只對我說了這話：「唉！盧騷，我想你是一個達理的人。你對我太難堪了，不過我絕不願和你一樣呀。」她仍是不承認，神氣雖莊重，但仍無愠色，如此溫和誠實和我的一口狡賴，她不免要受虧。我愈兇暴，她就更愈表示出仙女般的溫和。孰是孰非，大家到此不免有點難於判斷，然而最後終給我勝利了。在這樣喪家忙亂事務中，人們也無暇去深根究底了，拉克公爵把我們二人都解職了；他並說：「使你們中的真真犯罪者得到良心上的懲創。」他的話的確不錯，我良心上的懲罰，真永無窮期呢。

我後來也不知那被誣女子怎樣，想來是不易得到一個位置的。因她的名譽無形受了打擊，事情雖小，終因事關竊盜，而且還負着誘惑青年的嫌疑；此外我的打謊，圖賴，一切卑劣的行爲無所不用其極。像她那樣年齡的女子，怎能受此無辜冤屈呢！我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我這樣卑鄙齷齪，誣害好女人了。我真後悔不該陷害她呵！

這樣殘忍的回想，我真困惑極了，有時我錯亂到不能成眠，就像她的受罪事情如在昨天的一樣。在我心境和平時尚不覺的如何煩悶苦惱，一到我失意時候，牠就愈加來襲擊使我不能安寧。我在別的一本書上曾說起「悔恨，在得意時成眠，煩悶時亂轉。」但我從未會對一位友人說及此事希望減輕良心上的譴責，就是對活良太太也未談到過，只有在白白內，用一種嚴厲的譴責，懲罰自己，我也不知此事如何，這個痛楚在我良心上壓迫着未有停時也沒輕一點，然而此事我來寫懺悔錄時，我的苦惱已解放了，已得到很大的安心之處了。

我如今把這事詳加陳述了，並不是希望爲減少我的罪過，實在對於讀者表出我的內心和一切真事，以

期無背此書的目的。這事可說我生平最大的殘忍了我怎會如此冤枉她呢？雖說不探究意，但我對她的愛情實是其中的要因。實際這個愛情常在我心中作怪，不過我把這種意思後來打消了，我本意是想把那條絲帶偷送給她的，然而事實卻相反，我竟陷害她了。當我見她來時的光景，我心已碎裂了，但在大衆面前，我又不好改口，只得一味抵賴。我不怕受罰，單怕害羞，我怕羞比受死刑還利害。世界上的一切都可受，只有這個難受。在這樣羣衆注目之下，我覺得無地藏身，這個羞慚，竟使我不顧一切，去誣害人了。當我變成她的罪人時，我就抗辯我不是那種人，我那不可阻遏的蠻橫也更強。在衆人面前，自認是竊賊，說謊，誣讒，這是我最不願的，以致我將我平常良心全行掩飾了。如果這時有人好好的在旁說導，我當會承認一切的。例如拉克公爵把我一人帶開去，對我說：「不要冤害這可憐的女子呀！你如做錯了，照實自認好了。」我敢說那時我必會跪他的腳下自認的。可惜大家不如此對我做，只從我難堪處來壓迫，再我想年齡一事也與此大有關係呢。我雖是過了兒童時代，但仍可說是小孩子。少年犯了罪惡，原無可恕，但年輕人的錯失也是不免的，說到我這時，當然免不了青年人的毛病了。至於這個惡劣的紀念，並不是罪惡自己，卻在犯者自己的行爲呢，這使我以後對於一切罪惡十分謹慎，不敢再去冒犯。對於欺騙一事，也不敢再有了，在這四十年來我的艱難操作，雖受了危難也不改所守，爲的償贖這回的罪惡。我想瑪麗姑娘也可以自慰她的受屈了，我以後不敢再去作惡，已可抵得她的報復了。這是我關於此事要說的話，以後不想再談這個了。

第三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二年)

我自脫離維茜夫人家後，仍舊住宿在以前的女客寓中，我在那邊住了五六個星期，那時我的身體上，年齡上，以及空閒的關係，使我的氣質更加不行了，我在焦躁、傲慢、和煩悶之中度日，有時我竟哭泣起來，並不時嘆息着與一心想求什麼幸福來彌償我的缺憾的，這樣情形實在不能以言語形容，旁人也很難領略此中的艱苦。因為在多數的青年生涯中，總是煩悶和快樂的交互的，以及希望的狂熱，享樂前的一種渴慕。我那如火如荼的心血來潮，在我的腦中充滿着少女和婦人的想像，但又沒一個實際的目的，只是胡思亂想流宕忘返，而毫無實質的希冀，這使的觀感愈加悲哀，這種想念，愈來愈兇，再也無法擺脫了。而那幸福也就在在這夢想不易於實現當中了。這時我要想有一個如先前格冬小姐對我的熱情，使我能享到一時的快樂也已不可得了。因為時代已過去了，那裏還有孩童時的狂態呢！如今年歲漸長，羞恥之心又加強，一切壞念頭也漸形消滅，我不敢再去行什麼險了。自此以後，換言之，是一輩子，我對於女人終不敢有所表示了，但是她們如果願意和我相與，我為羞念所約束，也終不敢有再進一步的渴求，雖然明知如此的情形並無意於實行，只是口裏說說罷了。

在這時期中，我的激烈衝動到因不能壓足慾望甚至於做出那些荒謬的行爲了。我常跑暗陬幽徑去或躲身壁落去遠遠對着女人妄想要和她們親近的樣子。如此我想也許可以和她們接近，因她們所見的我並不是那樣急色兒呢，不過我連想也未想到這事。我所表現的那些傻行爲，實在非我自己所能形容呀！真的這和實行的狀態也差不多了。如果我猖狂地續做着，也許會得到望外的結果呢。這事看去像是可悲笑的玩意兒，不過我自己卻也不覺的怎樣有趣。

一天，我無意間走到一個荒園的深處，那邊有一口井附近家屋婦人所必去汲水的地方。在這深處有一

曲徑可通到好幾處的暗窟的。我細察窟內的黑暗的小路長遠的無止境；我遐想如果在危迫時，很可以藏身此間，決不會被人找到的。我既有成竹在胸，我便向那些汲水的女子做出一些可笑可惡的勾引狀態。但那些有識見的女子佯爲不見，只有些旁人在旁恣爲笑樂，有些則深以爲恥辱，辱罵聲和喊救聲喧闐起了，那時我卽避入洞內深處，人們已隨後跟來。忽聽見有一男子的聲音，這真是我始料不及十分驚惶的；我只是冒險，向暗中進去，但叫嚷和男子聲音，仍是躡踪而至；我只好再進去了，以爲可以四通八達的，但一綫光明在前了，我更着急；仍是進去，只見一堵牆阻住去路，我惟有靜待運命了，不久，我已被人趕到，給一個戴大帽帶把刀子掛着長鬍子的人所拿住，此外還有四五個老嫗手裏都執帚柄在旁吶喊，其中我認得一個短小的女冤家就是她去通風的，她那時又來認識我的容貌似的。

那個持刀的男子把我手撐住，嚴厲責問我在此作的什麼。他們以爲我所答的必是慌張無備了，是的，確非我所及料，但事到頭上，只好挺身而出，用哀求的聲音對那人說：請原諒我年少無知，我是一個有身分的異邦青年，神經有些變態，才從家中跑出的，因爲家人要關禁我，我的遭遇是很悲慘的，此刻因嚇得迷失了路，所以逃到這兒來，如果他們肯釋放我，將來定當報答救命之恩的，結果大大成功。我的言詞及狀態得了效力，竟感動那可怖的長鬍子的漢子，他對我稍稍責備幾句後，便放我去了，也無別種留難。那時她們老少全對他釋放我的行動不滿，我想若沒這個我先前以爲可怕的人出面，我也許要吃一個眼前虧呢！我走出時，她們還是聲勢汹汹我卻毫不介意；因爲我知道那把刀和長鬍子的人既不爲難我，我如此的矯捷身手，那些掃帚柄也就不怕了。

過了幾天後，和鄰居一個少年教士同走到街上，不料又碰到那個佩刀的漢子，他認得我於是他裝做嘲弄我的聲音說：「我是個公子，我是公子。」說到這，我是無能的人，不過希望公子不要再來了！「他也沒再說什麼，我只好低頭過去，我猜他必給那些老嫗所罵，不該放我走的，所以他這時有這樣的口氣；他雖是純粹的意大利人，倒是一個好人，我一想到他，還很感激的；因爲這件事在他不過是玩弄而已，若果換了別人，我不

免要大受恥辱了。這回的放野受了教訓之後，我不敢再去冒險了，覺得自己實在太傻了。

我在維茜夫人家裏時，我也得好些知識而且認識了幾個人，其中有塞哇的牧師名叫格脫，他是墨侯爵的家庭教師，他尚少年，不很有名，我和他常常往來，他很有道義，而且明達，是我相識中最正直的一個。我不是爲利用他而去親近他，他的能力連替我介紹一點小事情也無能爲力的，不過我一生受他益處比任何都大，他給我的是真正的道德和處世的箴言，都是很重要的。我的意志和觀念一向有時高傲，有時太低，或像英雄亞西，否則便庸人特西，一時是豪傑，一時又是小人了。格脫先生叫我如何處置我自己，認識我自己，不是暴也不自棄。他說我的性格和才能，都很不錯，他並說此中有許多阻礙不能擺脫在我的環境外，因此沒把它溶化後，再因勢利導之使阻力化爲沒有，自會得到好境界的。他畫一張真正的人生圖解給我看，解說着許多處世的方法，他指示我在逆境中，如我是聰明的，尚可保存幸福和相當的成功；他說，只有聰明人才有幸福，智慧是一切成功之母。他並說那些統治者的才能並不比被統治者高些，幸福些，他又指示我一個永遠不忘的警句：說：如果人能洞澈別人的內心，必有許多人自願卑小，不想向上了。這話細思愈見甘苦有得，絕非胡說，我將終身守住此言，使我常常會不自滿，卑持自苦。他又指示我高尚的原理，我的朦朧的天才以前已將牠看透了，他說社會上太高的道德是沒什麼用處的；那些太鋪張的見解，也是失敗的目標；凡細小的事情，如能弄得好，和英雄所做的偉業同是一樣的難得；他末後說名譽和幸福都可得到，並且常受世人長久的欽敬較之那些只受一時的歡迎更可貴多少了。

爲要求實踐就得先明白根源，我想走的路徑，就是我此刻狀況的持續，因之引起我們談宗教問題的動機，他對於宗教的主張，我已在愛彌兒書內用塞哇牧師之名講到過了，事實上他的要點，只是說的一種極保守的話，在大體意見上都較開拓，所以他那些箴言感想意志都是如此的，他甚至勸我回國，也是一樣。總之，這個談話老是如此一樣，他的教訓雖無裨實際，但在我心上已深萌着一個新道德和新宗教的根苗了，只要以後自己親手去灌溉就可得到好結果的。

雖然我對他的說話不會立時相信，但我已是很感動了，所以我不厭憎這種談話，而且覺得他的清爽明朗，尤以那種內心溫厚的情感表現使我稱心滿意。我一向有一個親愛的心靈，就是我很感覺那班真實指點我以及實力能給我資產的人，所以我認為那人可以相交，也常不至於誤謬的。我對格脫先生非常感激，可以算是他的門徒一樣呢。這個矯正我在這個偷閒而將陷於罪惡的生活的援溺，其功尤不可沒。

一天不知怎的，拉克公爵忽來找我，我本去了好多次而沒有談話，我似已生厭不願去了，我想他或已忘記我，或者對我的印象不很好，豈知完全誤會了。因我從前對他姑母附佐抄寫，他很贊美我的工作，他不僅在她面前說，也親口對我說呢，並說將為我找一位置，似乎很負責的，並說如果此事成功了，只要我努力必會成為有用的人，後來談到要去做事的地方門第高貴，用不着什麼援助已能叫我成功了，雖然起初總是職卑位微的，如果我的情感和辦事能力真超人一等的話，不久必會陞擢的。在這談話的後面使我一團的熱望完全受了一個打擊，我想什麼的，仍是依然如故嗎，後來我的信心漸漸堅固我自忖斷不會長久在人下的。

拉克公爵介紹我到顧芬伯爵家去，他是王后的侍衛大臣。這位老人的和氣持重使我非常感到優待。他問我些同情的話，我答復他也很誠實。他對拉克公爵說我模樣很和愛而且聰明，只希望後來不要失了他的預料。以後轉向我說：「我的小孩子，事情開頭時困難些，但你的卻比較容易。循規蹈矩，這邊人都會歡喜你的，這是你惟一的工作，此外，再加勤奮一點，人們就願來幫忙你了。」說後他並給我介見他的媳婦布勃和他兒子顧芬司教那邊去。這個情形給我一個好印象，他們並不以奴僕待我了。事實上，他們也不以此看我，我也有張辦事桌，也未穿傭人的服裝，還有他的年輕孫兒要我跟在他的馬車後面。但他的祖父已關照我不許跟誰出去，說真得在家內做事，至於我做的事雖是奴僕的事，但我卻很自由的，不用認定誰是我的主人。除去騰寫一些口授信件，及替他孫子做點玩具外，簡直隨我自由作事了。這樣閒散，照理可以游蕩了，因為少年無所事事，極易墮了許多放野的事呢。

還好放野的事不至發生，因我仍常到格脫先生家去得了些好教訓。別人還不知我有什麼鬼祟行為在

外，其實我暗中受他引導到很善良的地位呀。起始，我做事極謹慎，又努力殷勤，熱心，大家都歡喜讚美。格脫先生卻怕我一暴十寒，恐怕後難爲繼呢。他對我說：「你的起點已給人好印像了；最要的是以後更努力，不可懈散下去。」

於是人們也不來試驗我的才能，並且對我所做的事，也很放心，不過只有老主人想考究我，也不過是看看我的天資罷了。主人的兒子布勃當時得了維也納公使的職位，只因皇室近來不安，大家對此事不免杞憂，家中憂悶了好多日。也沒人注意我，可是我仍然努力盡我的職務。

主人有個孫女布勃姑娘，和我一樣年紀，生的極漂亮，皮膚又潔白，頭髮黑的光綴綴，溫和的神色露在粉紅色的臉上，這又深深的打動了我，每一見到，不免怦焉心動的，加之那宮庭禮服，又極光耀動人，更顯得她的輕盈體態了。大家要說這不是一個傭人所應該的，也許是的，但不只我一人看到，廚夫和那些差役在我們會食時也常說到呢，那些猥褻的言語簡直不堪入耳。我呢，沒有對她有什麼想念，我自知身份的，我所要的只是能看她的姿容，尤其在她的曼妙言語中領取她的靈心和純正的表現也就稱心了。我的奢望只要在能够侍候她，當用膳時，我常常想如何能够表露出我服務的精神呢。如果她的侍者離開了，即刻可見我已坐在他的椅子上。除此機會外，我常常對她面立着，表示我願做一切，看她眼中所要求，探她何時要換杯碟了。我如此自告奮勇，以爲必會得她的青睞，或會命令我做什麼，或會說一句話，結果她毫無所動，我在她眼中簡直等於看不見。有一次，她的兄弟在桌上對我說些粗陋的話，我回答的非常美妙，使她不免有所感動而對我回眸一盼，這雖只是一剎那，然我已快樂非常了。第二日，機會又來了，她又給我第二回的一盼，更使我開心了。這是夜上的大會餐，在那邊還是初見，廚夫佩刀戴着帽來侍候，這個情形已使我十分驚奇。席上有人談及家族寫在牆壁上

的「家銘」『Tel fieri qui ne tue pas』這句銘語，因爲意大利人不通法國文字，有一人忽然說『Fieri』。拼錯了多寫一個t字母。

那位老伯爵正要答覆，他於是向我看了看，見我微笑有所欲言，就叫我代說了，我說t字不算多寫的。

「Feri」這一字是法文的古寫，不是從「Fera」變來的，牠不是解釋驕傲、恐嚇的意思，它是由動字「Feri」轉變來的，含有懲戒及侮辱的意義。所以家銘上，不是說「威嚇無益」而是說的「懲責無傷」的意思呢！

這時大家面面相覷，驚愕的很。還使我愉快的就是看見布勃姑娘神情上也露着滿足。她以前那樣鄙視我如今卻又對我顧盼了，這次這一回的價值更是可貴。繼而她又轉眼看她祖父那邊好似等他贊譽的樣子。她的祖父果然大加贊美，大家也更稱贊了。這個時間雖短，在我卻是深引為榮呢。這也可說為低賤的職位的人吐一口氣，使有才能的得到酬勞。過了幾分鐘後，布勃姑娘舉眼對我看一下羞怯嬌愛似的叫我替她倒茶喝。我這時正在找機會近她自然立即應命了，可是一走近時又極感侷促的抖顫了，加之杯盛得太滿了，把水潑及她的衣服上了，她的兄弟不客氣地問我何以如此手顫呢，這倒使我怔住了，布勃姑娘這時也不覺面紅耳赤了。

我寫到這兒，人們可以回想我從前和派拉太太的情景了，總之，我於愛情上的幸福實在沒得到一點點。我雖是在她的母親客廳上供應，可是以後再受不到布勃姑娘一次的盼顧了。她出入時也像沒見我一眼，我也不敢對她看。一天她走過時忽然掉了手套，這就可給我對她表示的機會了，但我卻怕羞到不敢離開坐位，竟給一個粗莽傭人拾起給她，我心裏非常不快，恨不得把那拾者敲一頓，從此我就再也得不到她母親的歡心了。她一直未叫我做事，也不承受我所做的事。有二次她和女兒經過客廳只是冷淡地說這邊沒事可做。只有請別處去吧。我一聽此話，又憂從中來，我只有在別的部分幫忙，此事也不再在我的心內了。

我完全不懂布勃夫人的這種輕視，好在老主人仍很看重我呢。在那次大會餐後，他就和我談了半句鐘的話，十分滿意，我也十分愉快。這位老人，本很有才幹，雖不及維茵夫人那樣靈敏，但他較有情感，所以我和他一起比較有趣些，他叫我跟他兒子顧芬那邊去學掌教。他兒子也很愛我，我如能好好學習，我實在有益而且將來也不無希望。第二日早上，我就依命去見顧芬先生，他不以傭人待我，叫我坐在他的火爐旁，而且很親愛地問我一切。他覺得我的教育還不錯，不像其他傭人的無知無識，不過他說我的拉丁文不很深知，他願在這

方面教我。從第二日起，我就每晨到他那邊受教誨了。因此我的情形又爲之一變，在這一時候，我的地位時高時低。我在這大家家一邊是傭人，他方又是學生，我的奴隸地位中，又得拜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做先生了。

顧芬先生是老主人的最幼兒子，家中預備他做督教的職位，所以他受的教育比別的貴族子弟高深。他在謝痒大學讀了好幾年，專攻純淨的宗教，後來因宗教學太枯燥了，又轉去研究修辭學，研究的很好，這猶如從前那個督教禱格一樣的情形，而且這也是意大利的督教候補者所常有的事情不足怪的。他也好吟詩，也會作些拉丁文及意大利文的詩句，他既如此好學，自然有助我的文學進步，我如好好學習，不難成爲一個文人呢！

他的意思想把我教的像樣點，所以常以較深的課業叫我修習，也許因我的多問使他以爲我的程度還好，抑或他看不起粗淺的拉丁文，所以開始就教我繙釋律脫的寓言，後來又教我讀勿支兒的作品，那時我完全不懂的。此後雖然努力學拉丁文也終不能十分了解。我固然盡力用功，他呢對我的善意，我始終是銘感不忘的，每晨的時間我受他教導得益非淺，間或替他抄寫，他也十分滿意，他唸我寫的工作比我自己去學獲益更深。因此，我就學得了意大利文字，並且喜歡文學的趣味，也能判斷作品的優劣，我後來自己去學習時，這些都給我極大的幫助呢！

這段時期，我心極安定毫無妄想，只是努力求進步。顧芳督教先生也稱心滿意，見人就談及此事，他父親尤其特別關切，甚且把這事對皇上說及了。布勃夫人也不像先前的蔑視了。於是我一變爲他家幸運兒，那班傭人非常妬忌，他們見我得了主人的歡心，又得少爺的教讀，以爲不久，就會得不次拔擢的了。

聽說他們所以如此，厚待我，無非因爲他們想養成公使或國務大臣的勢力，所以極願培植出才俊的人材，爲他家効勞，造個好局面。這是顧芬伯爵的遠大計劃，殊值得尊敬，不過我覺得這樣遠大識見實非我所明了，而且我也不慣這樣長時間的束縛。我的愚笨總想從冒險裏去找出快樂，而且如果此時得不到女人的垂愛，一切也覺得沒有意義，太辛苦了，找福利的方法，原也不必女人參雜其間的。

以後一切都順利，不久我就博得大家的重視，大家都視我爲最有爲的青年，不過我的地位不是旁人所能認定的，我想達到的目的，卻另有別種門徑，這是我個人的特性和常人不同的一點。

在多浪雖有許多改教的朋友，但我和他們沒有交情，而且也不願和別人往來。只有幾個日內瓦的故鄉人認識，其中有位姓莫的先生綽號叫缺唇的，和我還有點交情。他學的畫業，一天他又和一個我在日內瓦的同事叫巴刻的來談。這位巴刻先生很有風趣，年紀又輕，常使人喜悅，我一見他，便不忍他離開。他不久就要回到日內瓦去，我覺得很失望呢！在沒走前，我簡直不願一刻離他，大家來阻止他來看我，我就私自逃出門去見他，他們以言語警告我，我也不動，他們以解職相恫，這個威嚇更使我想起和巴刻一同旅行時的愉快。我想到旅行時的爬山過嶺，田園森林，流水孤村，不斷的回味着，覺得一生葬身其間也不算什麼。因此我的熱血上衝，什麼都不管了，只是和巴刻出游，既不到督教家去，也不到伯爵家去。我在那邊竟絕跡了，自此我沒聽到什麼使喚聲音，及因意墮的威嚇了！我一回想起以往的樂趣，和自由自在，不禁又爲之神往了。

我既如此存心，自然人家不歡迎我了，我的事情就此失了。一天晚上當我回去時，那個廚夫來說伯爵先生已辭我職了。這正是我所猜想的。我自己也曉得行爲大荒蕩了，但我們是說這個會客不是無理取鬧，他們的干涉實不應該。他並說在未離開之前那位伯爵孫兒叫我再去一見，我雖去了，但我已早有打算了，並沒改變我的初衷，那廚夫在我們會見後，他給我一些錢，說是體面錢，實在我是不照傭人工資而給付的，所以沒有一定的薪給！

那位伯爵孫兒雖年輕躁率，但這次他說的話極有理呢，而且也很溫和謙敬，他對我講了許多慰藉的話，並說：他的叔父的善意和祖父的愛我情感，末後並說如我能離開那個引誘我的惡少，可以復職等話，但我卻不顧前途的危險，決然不幹了。

我這時雖怎樣糊塗，但老伯爵的善意，他雖不說，我也明白的，可是我這時旅行的野心，終戰勝了一切，所以我堅決的，不在乎的，驕傲的，不情地說人家既解我職，我自有承受了，用不着什麼留戀，無論如何危險，我決

不逗留在一個人家受第二次的停工了。其時這個孫兒聽了很憤怒：對我不覺說了許多輕視的話，並抓住我肩推我出門了，我自己好像得到勝利般的出來了，誠恐再受第二回的阻難，我就不回顧芬督教那邊去道謝他平日的誨教恩德了。

要明白我這時的狂態，完全是從一點極細小的事情引起我無窮的熱念的，和向着毫無意義的事件認為極大的希望那些上邊看到。這是極奇怪，極可笑的發狂的主意，以為就此可以有所成功的。誰想到一個近十九歲的人會把以後的前途，放在一個不堅固的計劃上呢！且聽我慢慢說吧！

在我離開數星期之前，顧芬督教他曾給我一個小希羅噴水器，非常有趣味，就因此使我玩個不休。我和談諧的巴刻談及此物，想旅行各地時帶去，很有別的用處呢。這就使我們更增加旅行時的一種樂趣了。我們想到每到一鄉村去，定可聚集一班鄉下人來看這東西，那時美酒佳肴和女人當然要包圍我們了。不但如此，而且還將引動一般人的熱烈的招待呢。食宿自然無問題，如果村人不來招待我們那就可說鄉下人的吝嗇了。只要我們把肺中吹氣和器內出水，到處可以安穩度日子。我們因此可以不化費徧遊魯門、沙窪，而到法國去，如此雖遊徧全世界有何不可。計劃既定，我們於是就從亞爾布山過去，向北一路取道前進。

一七三一——一七三二——這樣長征的計劃，我就決定實行了，就和我的恩人、業師，我所習的學問，毫無憐惜的別離了，仍去做漂泊生活了。再會了京都、宮庭、功名、野心、愛情、美人們，以及一切我以前所希望得到的事情一齊再會了。只有噴水器和我友巴刻及一點旅費隨我同行，心上充滿着新奇的興趣，環遊的快樂，立刻去求這大計劃的實現了。

這次旅行的快樂竟如往日那次一樣，不過它的情形稍不同而已；噴水器固然會使店中的婦女及傭僕驚奇而快樂，可是食宿等費仍不能少分文。我們也不以此介意，因為錢用完時，自然這個玩意會開發財源的，一個意外的事情，卻使我們玩這嬉戲的勞頓也免去了，那噴水器在布兒曼地方竟弄壞了。這也沒有什麼，因為我們口雖不敢說但心內早已覺這器够累贅了，如此也好，我們的遊興也沒減低，也不以衣破鞋子壞擔憂。

一路仍是精神洋溢，我們仍是一意前進，只因錢袋漸漸空虛了，使我們不得不快快達到目的地。

到了沙利，我不覺起了一個心事，既不是懊恨我以往的事，這很少使我眷顧的，只是一心想活良太太家裏如何接待我的問題，因為我看她家是彷彿是自己的家一樣，我曾寫信告訴她過，當我入顧芬家時她也知道我的一切，她答信並恭賀我，並給我許多的好教訓，教我該如何報答恩人，她以為我只要我謹慎做事，只要我自己不自暴自棄，好命運就在目前，如今她見我如此狀態，她將說些什麼呢？我自然不怕她不納我的，我所怕的是她對我的憂愁和埋怨，這比我流離困苦為難受呀。我打斷一切她如何對待我，我惟有忍氣耐受，再求她原恕，在此時，我看全世界除她一人外別無可以倚靠的人了，如果她不能見憐我，我雖活着，有何趣味呢。

其時我又發生了一件難事，就是那位行的同伴，我想排脫他又不很容易，我想先事表示這意見，所以在最後的這一日，我對他表示極冷淡的情形，可是當時他毫無感動，我想他必會埋怨我的變態，我的判斷完全錯了，當我們一進恩南城的路上時他對我說：「你已到你的家了。」他吻着我，並說聲「再會。」他逕自去了，以後再也聽不見他的消息了。我們自交結到別離，只有六個星期光景，但我已飽受他的影響很深了。

到近活良太太家時，我心忡忡不安，兩腿震慄，眼前漆黑，這時見聞也沒有感覺了，有人碰到也難認了，我勉強壓制着，努力呼吸，恢復知覺。這是否求人援助生活而使我恐怖呢？或是在我如此年紀，恐怕餓死使我如此驚怖呢？絕不是的，我敢說句真話，在我一生中，從未為生活的不能而使我困心衡慮過，有時不幸來時，無處藏身，無物充飢，但我仍沒有患得患失的心理，雖到了窮困極點，我也斷不會去行乞或偷盜以自卑屈。我固日夕以淚洗面，但貧窮和恐慌絕不會叫我傷心歎氣，我的心神以為苦樂酸甜都在錢財之外，有錢時，我倒要覺得煩惱臨頭了。

我一見活良太太的神色，立刻使我鎖定了，一聽見她的聲音，我滿身就有點驚喜，我立刻跪在她的腳下，熱烈地吻着她的手臂。她呢，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知道我的情形，不過我見她了無驚異和恐慌之情，她只是溫和

的對我說道：「可憐的小孩！你來到這邊啦！我覺得你這次旅行，年兒太小了，如今我極放心，你幸沒有碰到困難啊。」後來，她便問我的近狀，我很誠實地擇要告訴她，雖稍稍刪了幾點，其餘都全盤托出，以及自己寬恕之處。

當她談到我住的問題，活良太太和女傭商量時，我連呼吸也屏息了。過後聽到把我住在她家時，我真歡喜得難以形容了。看到我的包裹搬入我住的房中，彷彿像聖柏安坐轎裏進情人烏馬太太家一個樣子。我得到這個不像是暫時的待遇，自然十分的快樂了。我只聽見活良太太向家人說道：「人家要怎麼說只有聽之了；既然命運差使他再來，我惟有不使他流離失所。」

這時我就在此居着了。不過這回仍不能算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但可說已是達到幸福之門了。說起人類的情感，發洩是天賦的，也可說是與生命齊來的。但沒遇到好機會，也難發展的，沒有機會，人們雖然生有好的情感，可是生老病死的相逼，有不知情感是什麼的，我在當時，就是如此情狀呀。我如不認識活良太太或遇着了而沒有和她久居，使我不得親受她並領略她的溫柔的啓示，那我也將至老死尚不懂情感呢！我敢說一般人只知愛情，而不知生命的寶貴，有時我也知道，一種情感非常美滿，而同時附着戀愛的成分，這是不能混而爲一的。不過牠也不可說是友誼，牠比友誼更美妙溫柔呢。牠也難在同性的朋友中發生的，至說對同性友情的深也無過我了，可是我總未覺這樣情感的有趣。這樣情感後面再說。總之情感這東西，惟有在表示的結果上才能體味而出的。

她所住的是一間老屋，地方寬闊，還留下一間空房，這間空房就是我所居的。這房是在走廊那邊，我在以前已說過了。只要進去一望，就有一條小溪和一所花園完全充滿田園風味。這是我這年輕人所渴慕的風景。自從栢塞以後，這是第一次窗前看到綠野。以前住在街坊，目所見的都是屋瓦和路上灰塵。如今大異了，我的快樂無以復加了！我的情感因此更溫柔和平了。我能在這可愛的風景地方住，我自然更感謝活良太太的恩惠了。這好像她是專替我設的樣子，我在她面前時，非常安閒從容，在她那些花叢中，我常看見她的情影，和着

花氣襲人，她的風姿和春光的明媚，一起混合着都映入我的眼簾。我那一向被壓迫的心胸，如今得了如此廣闊的房間和平蕪曠地，我的鬱悶之氣不覺爲之舒暢了。

說起活良太太家的華麗自然不及那個多浪公爵家的，但在這邊的潔淨，肅靜也非那種侈麗所可同日語。這邊桌上很少銀製的器具和好瓷器，廚房內缺乏海味和佳釀，但無論誰到這邊都是一視同仁的招待着。杯中有的是好咖啡，賓客一律得在此享用，雖工人，信差，和過路客，在這邊經過，也不至空腹而去的。她的一個女傭也美麗名叫曼勒，另外一傭僕名安兒，這人和她的關係後邊再說，一個廚婦，以及二個轎夫，這二人她並不時常用到，因她很少出外呀！這樣許多人事，每年只靠二千法郎的收入，在此間地很好而得錢不易的鄉鎮，這點小收入，怎可支用呢？可憐她的樂善好施只有一邊舉債，一邊就用罄了，金錢在她家，只是無情的漏出去。她的家庭狀況已如上所述了，我在那邊的快樂自然也不用說了。不過有一事使我稍覺乏趣，就是在食桌上要等候很久，她不愛吃肉湯及一切食物的。這些口味使她聞了就嫌棄的，她必要和人談天，遷延了半點鐘後，纔會去舉箸的。這樣長時間我差不多可食畢二三次呢。我有時吃完好久了，她還沒有開始，所以我每次陪她同餐，須吃二回，倒也沒有什麼妨礙衛生。如此親近她，我覺得快樂的，就是我不見一點刺激，而時常感受永久的溫和。在未知她家底蘊前，我十分安心以爲能如此快樂下去就好了。可是當知道她的家庭窘況後，我又覺得這點快樂完全是舉債得來的，又立刻使我不安了。我的預感，常使我的快樂消失，我看到前途的失望，也只有嘆息一聲，而無可轉圜了。

從那第一天開始，我們已很親密了，一直維持她永久，她常叫我「小寶寶」，我則叫她「姆媽」，這個小寶和姆媽的名字永久存在我們間，後來我們的關係雖在平行的地位，但這二個名字仍保存着。我覺得這二個稱呼，在我們溫柔的叫聲中，行爲的坦白上，一點沒有不合。她對我實具有母親般的慈愛，絕不見一點嬉樂，可是總幸福的。至於我對她的感情，有時也流露出愛情來，這並非改變以前的關係，無非使我們的親切更加愉快，我得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姆媽」接吻的更舒適而已。其實她對我的親吻和疼撫已很親切而不靳予。

的了，況且這在我心上也毫無有別妄念。人們以我們後來會有別種關係來說閒話，我會承認他說的話，這且在後邊說吧。

我們於初次會見，當第一次的眼光互相接觸時，實是我生平中最熱烈的感動了。這回的接觸真是難得的，自後就沒有這感觸，也許驚慌的原因爲多，我的視線永沒有在她胸部下面溜過呢。親近她時，我毫無思想，只是在一種陶然舒適的快樂狀態中而已。只求一生或永久如此親近她，一刻也不會使我會生厭惡的，只要她是惟一的人，和她談話時，不覺其言的枯燥，也不感到是無聊的應酬。我們相見時，沒有大討論，只是隨意閒談，可是語言無盡興趣橫生，我不先閉口，是不會住嘴的。我用不着去前思後想，材料自然會來的。我只有想找個方法，使我住言倒是真的。她有時沉思她的計劃，這時我就任她夢去了，我不說了。這樣我得賞鑒她的默然，我自覺是人類最幸運的人了。我這樣乖癖確是很強的。雖不勉強，但我實喜歡和她會面。如給事情來時例如有男女客人來見她時，我就覺得忿忿然出去了。總之，我是不願有第三者在她一邊的。我那時就跑到她的套房中去數時刻了，心中怨恨這些久談不走的客人，心裏想他們的話怎麼如此多的呢。

當我不見她時，我就猜想她在做什麼，我見到她面時，就只是快樂了，她出外時只有使我的相思痛苦了。想永隨她的渴望，使我興奮得有時不免會流下淚來。記得有一回，她到教堂去做功課，我就到城外去散步，心裏老是纏繞着她的影子以及想望和她親近的熱望。我也知道這時不能和她會面，就是達到我所享的幸福也不會久長的。因之這個想念，使我生出一種憂悶，雖似未絕望的憂悶，幸有一個適中的企念是了。那教堂的鐘聲，飛鳥鳴聲，以及天清氣朗，使我深密地和她同住在一一個深林密菁的鄉村居處。這個印象激起我一個很活動，很溫柔，很煩擾，很刺激的心情，我自己也感到忘形的境界，只希望她永遠愉快，我能賞美她那高尚的快樂也就無他求了。我一生從沒有一回像這次的感慨，我最奇怪的，便是這次的夢想，後來竟能實現了。我的一切覺醒完全於想像中得到，因所有的年歲月日以及整個的生涯，雖不過只是片刻的經歷而已，唉！我的最真實的幸福就在這樣睡夢中獲得的，及到夢醒已煙雲過眼瞬已消滅了。

當我不在她面前時，我這個可愛的姆媽的一切回憶是寫不完了。我只要想起我親吻我的眠牀，好像是她已睡過的，我的那窗簾，房中器具，只要她曾經親手觸及過的，我就連地板也要去親吻幾回呢？因為她會在此地留下芳躅過的呀。有時雖當在她面前，我也會表示我心中的，一個激昂的愛情的。一天，在桌上見她口裏進一箸菜時，我即喊着菜內有頭髮呀，她連忙哇而出之，我即把那食物親熱的吞下了。總之我的熱烈的行爲完全是親身試驗的，所以我這些行爲在理性上是不易解答的。

我自意大利回來，與我去時雖稍有不同，可是以我這年齡能如此回來，已很難能了。我帶回的雖不是童貞，然而仍是少年的純潔無疵。此時年齡已漸長了，我的不快的刺激已在醞釀，第一回的排洩，是出我的不意。當時我驚疑萬狀，後來也就安之，並懂得個中的意義了，從此我就違背理性大事追求了，因之健康能力，甚至性命也爲之犧牲。這是一般青年所難免之事，這暗中的勾當在我怕羞和膽怯更易冒犯，因它對一切幻想，極易對付之故呀。而且我意思的對像不假外求，也無須得到同意，就可得到快樂，這個不幸實在把健康的體質摧殘了；而且附近的環境也刺激我，你想宿在一個漂亮婦人的家中，她的姿色又深印我的腦海，日裏不離形影，夜間又睡在她睡過的牀上。這個誘惑叫我如何過去，我的生命也許因之斷送呢！然而事實不盡如此。這環境本可危害我的事，但此刻卻有助我了，雖我神思恍惚的眠思夢想她，不過我以一個親姆媽，親姊，或一個可敬的朋友看待她，此外毫無感觸了。我一直對她如此存心，並且她的影子，我眼中永久保存了純潔。她在我心上是惟一的女人。她給與我高尚和清潔的情感，使我對她以及別的婦人，都是如此一塵不染的。因我極愛她，所以不存非分之想，人們也許以爲我不免跡近虛僞，其實呢，我確有如此的癖信，不信也只有聽他了。

我過如此的快樂的光陰，但我做的事情，卻沒這樣有興一天我所忙的是替她謄正計劃書，整理一切記錄，謄清來往帳據，其餘如檢藥草，搗藥丸，管理爐竈，以及來去無蹤的過客，乞兒，和各種賓客，那些光臨的兵士，賣藥的江湖之士，傳教者，以及女人等等，全要去攪亂她的心懷。我對這些人真討厭，惱怒，咒罵，而她卻待一切人都一樣，她看見我的不耐煩，笑痛了肚皮，後來我自己想想也不免笑了起來。此中生涯實有說不盡的興趣，

她之好使來客多談想激起我的惱怒她就有笑料了，我呢也覺得此中別有樂趣，於是她故意調侃我，我雖笑怒不得，但她卻得到樂趣了，我仔細想想這情形，也不覺爲之啞然。

這種事態，本沒什麼樂趣，但這舉動倒可愛。因這個布置，雖不依我嗜好而設，實際是依我的心情而來的，例如我本討厭醫藥的，但因此中意味的耐人尋索，遂使我好研究醫藥了。我甚至在一書上所殘留的藥氣，能鑒別牠是什麼藥，並且常不會錯誤呢！她給我許多我最討厭的藥散，我雖想避去，或是我叫她不給我嘗，我扮着鬼臉，不管我面上心裏的如何不滿意，只要她那塗上藥品的潔白手指到我口唇，我的口唇便張開嚙下了，及至她這一家人全聚集在一房時，家人就可聽見我們那樣笑着跑叫的聲音，以爲我們在做什麼玩耍呢，其實是在調劑藥散和丸丹呀！

那時可貴的日子當然不是如此混過去的。我在房中找到一些書，如旁觀的人，葡風兒夫，聖唉夫兒等著，這時我讀這些書雖不像小時的勤奮，但都略略翻檢一過，尤其「旁觀者」爲我所愛讀而且極得益處。以前顧芬先生曾教過此書，他叫我慢慢地念，並要體味深思，纔能得益，因此我就研究書中的詞藻，以及造意遣詞，結構布局等方面，而且因此練習好法文以辨正一切方音的錯誤，這是很有益處的一本書。

有時我和姆媽談論我所看過的書，有時我在旁邊唸給她聽，那種情景是很有趣的；一方面並且練習默誦於我也很有益的。她有的是慧心靈舌，又是青春之時，所以許多文學書都能使她喜愛，她由此也能够鑒識作品的好壞。她的評斷自然有點偏向於新教派的意味，例如巴耶氏的作品和在法國無人過問的聖唉夫兒，她卻酷嗜之。不過這並不致影響她批評文學的能力和談話時的風趣橫生，她生長於高尚的家庭，常和那班大家門闊往來，所以不會染上她的鄉土氣味，其實她出生的鄉間婦女，才情都是不錯的。

她在皇室雖過的很短時間，然也已被薰染着一點習氣，那些有勢的朋友，她都很要好，雖受有些人的誹語中傷及欠債的攻擊，但她的年俸終不會被裁減一點。她極有經驗，又很聰明，自然不致如何吃虧。她喜談人世間的問題，她想因此增長我一點處世的知識。我們一塊讀拉布兒的集子，她看見這本書比羅士卻做的還要

稱心，這後本書是太充滿着悽慘了，於少年人實不相宜的。當她說到道德時，未免有點糾纏不清，我時時去吻她嘴或是手。我總是忍耐的，她的說話，雖嫌累贅，我還不覺的十分討厭。

如此的愉快的過日子，倒也無啥，不過我只恐不能久久如此，因此我就不免有點不快。在一切遊戲中，媽媽也研究我，觀察我，探問我，極力代我設計將來的事業，使我有利益，可是我實不覺得他種利益比我此刻更為重要了，好在我的偏嗜和才能不能立刻就知道的，我也還不至就脫離她。她想我不是懵懵的青年，將來的事業，正該從長考慮，因此我便藉此遲延些到社會去服務的日子了。然而不幸這個時期到了，我的快樂也就此告一段落，原來她有一個親族名歐芬先生，人很明達，有計謀，也和活良太太一樣是大計劃家，所以他彷彿是一個投機家，他到這邊是來獻給當局一個獎券的計策，竟被採用了，而且他在這邊和一個督察使夫人有愛情，這位夫人是一個可愛的女子，我也很愛他，是媽媽的客人中我所歡喜的一個。當歐先生到媽媽家去看她時，她談起我，他就考察我的一切，如才能智識等，想因此把我安插一個適當的位置。

活良太太叫我在二三天早晨去拜見他。她也沒對我說什麼，他對我很誠懇，說了許多談論，叫我好露顯我的思想。因想不使我知道他的用意，因此只是說些不切題的說話，我呢，卻也歡喜他的無拘無束。如此觀察之後，他對媽媽說我外貌像機警，不過心靈和思想是沒有的，一切都不堪造就。他說我能做幾天鄉村傳教士，已很不錯了。大家如此批判我，已不止一次了，這是最末一次。想起以前那個馬倫先生的判斷，真是如出一轍。這種判斷，是由我的性質所造成，我也不用諱言了。雖然經過許多人留心考察我，說我的沒有用，不過事實上和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否一樣呢？我倒不甘雌服的。

我的品性確有不能相容的事集合於一身，我自己也不明其故呢！一個很熱烈的品性和豐富的情感，以及一個艱難的思想。可說我的情感和心神完全是二人樣子。情感有時如電光般來到，它把我心神完全克服佔領了，牠並非給我以光明，只是將牠麻木了。所以我的思想在心志清朗時才萌生。如能時間充足，就會看到我的議論風發泉湧，既極深微，也極透澈；時間愈長，靈思愈多。如果坐立而待，那就窒塞靈思，不能表一詞了。我

思想的表見正如西班牙人打牌一樣，只可緩緩體索的。

這個思想遲鈍感情敏捷的表現，不但在我和人交談時，就是我一人在獨自讀書時也是一樣的。我的思想艱難困苦的在我腦中組織，牠在裏面微微運行，發酵，使我感動，發燒，甚至於刺激；可是我在這些感觸中，我什麼也不明白，一字也不能寫出，我只應停頓一下，久之，這內心的大活動漸漸恬靜，混亂狀態漸漸消沈，各事仍如原狀後，纔能握管呢，但這都很遲緩，而經一長久混亂的，你們沒見過意大利的戲劇嗎？當它改換布景時，那臺上就攪亂的不堪，看客憂慮如此將鬧得不像樣子了；但實際一點一點聚集起來，毫沒欠缺，使看客驚異前次的混亂，怎麼後來會如此的耳目一新呢？當我要寫東西時，我腦海內就和上說一樣，如有相當時候，我會乘筆直書，寫得生龍活虎，以之和那些名家相比，也不會遜色呢！

觀此，可見我寫東西極困難了。稿成之後，塗改增刪無施而可，滿紙塗得不堪寓目，然而我的腦汁已絞完了。這樣再三推敲，纔能付梓。我不能伸紙濡毫對客揮寫；我只能在散步閒靜時，於深林靜谷之中，在我睡牀上，與不眠時起着腹稿；這人可以見出我成書的遲緩了，尤以我記憶書句的能力極差，我一生中簡直不能背出數行詩句，一篇文字寫在紙上，須先經過五六夜的打腹稿，因此我在寫整部的東西，還勉強強裕如，若是輕洒的信札之類，我簡直要頭痛了。雖無論細到一件極細小的信件，也要使我呀唔整日，一時寫不好，只得暫擱，如此那封信弄得首尾不銜接，只見滿紙都是浮詞濫調，叫人看了沈沈欲睡。

我的思想固然艱澀，而且承受他人的思想也極難。我觀察人極多，自以為是善觀察的人；但我不能看見所見的是什麼，只能在所回憶事中，明白一切我的精神全在紀念的事中。一切在我面前的，不管人如何說，如何做，我彷彿如墜五里霧中。我所見的只是事情的輪廓而已。然而一轉眼間，那些當時的空間，時間，聲音，狀態，動作，和因果，一絲不漏的想出了。關於人家的一言一動，我都能審察人家的內心，我的判斷也不比人家差些。

我的神明如此的難把握，獨自一人已如此，試想在談話時，要說得快，又要多談，叫我如何能應付。而且說

話要顧前瞻後又要說出不得罪人家如此不已麻煩我够了我不懂別人如何大膽敢在廣衆前講話因爲說話時應該明白聽衆的性情，歷史和一切，才不至衝犯人。那些慣於社交的人自然較得便利，他們懂得說話的心理和技巧，然而有時還不免詞窮呢。若說到那些不知世故的人而叫他去應酬，立刻會臉紅詞拙，不能卒語了。至於和一個人密談，這於我有時也覺得不自在，何則，因爲有時覺得無話可說，人家問着，我就該回答，人家不問，我須續說着，這真是苦了，總之，和羣衆或和一人的談話我都厭棄的很，我因此極討厭酬酢一類事。世上沒有一件事，給我覺得比要逼迫說話，和不住的談話的痛苦了，這或是我不能講話的短處吧！故只要人強迫我開口。

還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我本可以不說話時，但我卻要多說。其實呢，所說的又多是一些無意義的言語，因爲我要努力遮蓋我不是呆子，反而愈隱飾愈彰著了。此刻且在千萬事件中選舉一事以做例子，而且這已不是我兒童時期的了，是我已在社會上很久了，而我還不能控制我的言談呢。一天晚上我和二位婦人及伯爵角度先生在房中談話，其時只有我們四人別無旁人，似乎可以週旋說些話了，誰知我說出些什麼真是天曉得！四人中他們三人已在談了，我何必去加入呢。其時剛有房主婦的娘姨送來一種藥膏給她的女東家吃胃病的，兩位婦人的一位對她做出繃眉的樣子，笑問道：「這是脫宏醫生的藥丸嗎？」——女東家也笑着：「不見是的吧。」其時自作聰明的我竟加上了一句：「我想這藥不見得更好吧。」這時都怔住了，肅靜得鴉雀無聲，過了一刻，人們又談到別的事情去了。其實這句話只是一種玩笑而已，可是那個可愛的婦人，卻受不慣這句無意義的話竟使她掃興了，我這回雖不是有心妨礙她們，卻已自討沒趣了。我想那三位男女客人恐不免要在冷笑我的語言無味呢。這是我該說話時，偏要多話的情景，這事我牢牢記得，因這極可紀念的，我很記得此事的起因，而後來和此事也有許多的關聯常叫我回憶着了。

由此可見我雖不是呆子，卻常有傻頭傻腦的行爲了。即是善於判斷的人，也是如此看我呢！因我的面貌和眼神的獸樣無處不使人認我是傻子的，人們對我的傻呆，常以憎厭的眼光看我。我的受冤屈真是無從剖

曰！例如人們說我喜歡孤僻等等，我本不如此的。我也和別人一樣歡喜交際的，總之我所寫出的和人家所說的，我折衷起來就是我的小像了。因為我不擅長於處世，常有詞不達意之苦，而且見面時人家又不知我的真價值，我自己呢實也無法使人看重了。後來杜方太太常對我說及這點，我住在她家好幾年，她是很有知識的，所以能明我的短長之處，不過也有例外的事，將來再去說吧。

我的才能既如此判定，我的環境又已限定，這已無問題了，此後只有把自己的資質改造一番好了。不過此中的困難是在我的知識太淺，和我認得浮淺拉丁文極難成爲教士的希望，活良太太要我進「神道學校」去補習，她就將此意告訴了院長了。院長是清眞派格拉先生，很和氣的小塊頭，一眼瞎了，瘦瘦的，花白色頭髮，卻很有學問，我從未見過的清眞派有如此的好人材的。

他常來姆媽家，她待他也很好，親熱他，有時也對他發惱，有時並叫他織網，他也很高興做，他在工作時，她就房裏東跑西走，做這事，做那事，將絲網拖過去，他跟後面咕嚕着，時時對她說：「太太，你可要當心呢。」這個情景是十分有趣的。

格拉先生極贊同姆媽叫我去讀書的計劃，並許我減少宿膳費，並且他親自教我，但這須得大主教的贊同。而大主教呢，既贊成並願代我出資呢。格拉先生也允許我穿常人衣服，如果我到了相當的虔心依皈，經人證明可以做教士時，再換服裝。

這是如何的變動！要我到神道學校去簡直如往刑場一樣了。那是一個悲慘的處所絕非我舒服慣了的，我所耐的，況且我又從她那可愛的家庭出來呢，然而我又不能不聽命。我只向姆媽借一本書帶去，這是我幸福的源泉。你想是什麼書呢，原來是音樂書呀！她教我的各種知識中，惟有音樂我是牢記着的。她的嗓子清亮，唱得很好，又會彈琴，我真幸運能得到她教我幾個歌曲，但我是由初步入門的，因我於粗淺的讚頌歌也不懂的。又因為時停時續，我對那些音符也還弄不明白呢，但我對此極熱心，很想自己學會。這本書是很淺近的，是一本克拉伯的詩歌。我用盡心思，日夕練習，竟給我會唱幾首粗淺的曲調了呢！其實這籟曲歌的音調很和諧。

而且也易上口的。

在神道學校中，有一個憎陋的教士來教我，又是教的拉丁文使我真怪不自在。他那滿頭的齷齪而直豎的黑髮下面安着一個麵包色的面孔，聲音像牛吼，眼睛如狸貓，稀落粗硬的刺蝟的鬍子，笑了時更覺猙獰難看，手足動作時更像木頭人，他的名字我已忘記，但他的形狀卻永不消滅的。我此刻還彷彿見到在走廊上剔他戴上那厚的帽子招手叫我進他的房間去的情形呢。你想這和我先前受那御師的拉丁功課將是怎樣的一個對照呢！

這樣二月久，受着這個怪物的摧殘，我的頭腦已是受不了。好在格拉先生看見我的憂悶，我那時東西也食不下，漸漸變衰弱了。他於是即刻將我由這個野獸中拯救出了，另外交託給一個誰看見了都滿意的好人手中。這位新教我的是芬茜的青年牧師，名叫賈呆先生，他還在研究呢，他因格拉先生的關係極願將他研究餘暇來教導我。他皮膚皙白，鬍子作金黃色，一副豐富的面貌，帶着故鄉的風采聰明的流露，具有好姿態，這個容貌的動人，我簡直沒有見過，尤使人注意的，他的情感，熱誠和親愛，完全表現在面孔上。由他眼神上和聲音中，在在都令人滿意，而他生來又是不幸人。

他的性情正如他的容態所表現，很耐心和善意的。他不但是我的教師，也可說是我的同學呢。自受過那個先生的作殘後，使我更加容易親近他了。然而我們雖是長時間的相聚，他雖指導很合法很認真，但我用力多而成功少，除了我父親及楞伯先生之外，像無人能再教我好的了。此後，我只有勤加自修以求進益。我這耐的心是無論對誰也不能受約束的了。又加上恐怕不能學好，心急馬行遲，又怕教我的人不開心，我就故意裝作懂的樣子。他只是向前拉，我也就更後退了。我的精神是認定自己有個性的，牠再不能受別人的薰炙了。到了牧師授憑時候，賈呆先生回省家去了，因之他把我的悲傷，親熱和感激都撥動了。我禱祝他前途比禱祝我自己的更虔誠。數年之後，我聽得他在本鄉做牧師，後來和一女孀婦愛了，並且養了一個孩子，他的溫柔的情感，只有這回用過愛情，然這在教會的律例是一件罪惡，牧師規例只許和已嫁婦人生小孩，他沒有違

守這教律，就被監禁，受辱，和驅逐了。他後來也不知如何下落。但我對他不幸的同情，心上感觸很深。雖到我寫愛彌兒時，我把賈呆和格脫這二個可敬愛的教士並列認為是塞哇教士的代表，我想這個說法，並沒有什麼失真的。

當我在學校時，歐芬先生已被迫離開恩南了，因為督察使發見他和他的夫人戀愛了。這真是小狗的報仇行為，自己吃不到東西，看見人來捉時，牠便來咬人了。督察使的夫人很可愛，不過她太浪漫一點，丈夫很恨，他對她野蠻到離婚了。督察使真難看，面黑如貓，兇相像梟鳥，後來也因濫用威權的緣故，自己也受人驅逐了。後來人說白拉省人報仇是用歌曲的；歐芬先生報仇卻作了一齣喜劇呢，他把劇本送給活良太太看，她便轉給我看。我覺得很好，也想擬撰一劇做個試驗，看一看我是否能像他那樣所描寫的可笑，不過這個計劃，直到沙利後才實行，我寫的劇本名叫「自己的愛人」，當時我說的是十八歲時做的，恐已少了幾歲了。

在此時間內幾無事足述，只有一事，此事本身雖不要緊，但後來也和我有點關係，而且我忘了之後，社會上還莫名詫異。每星期中我得假出一次。有一星期天，我回到姆媽家，剛剛鄰舍失慎了，火勢將延及姆媽家了，而那廚房內又積薪很多，風勢又很利害，其危險就難描述，家人將家具搬到隔溪小園內。我把所有的由窗中拋出，連那大石白我也拿出去了。大主教那天又在這邊，他和姆媽在園內祈禱，我和衆人也都跪下，忽然風已轉了方向，她家僮倖無事了。事後教會要明白此事究竟，我就把經過寫上一個呈稟。那知後來竟有以此呈稟誣陷我迷信左道的證據了，我不知世界上有無左道的事情，但我所說的卻是事實。至於風和祈禱是否有必然的聯繫，那我可不知道了。而且假使這件事因虔誠禱告的結果，那末我至少也有一點微勞了。我後來過了三十多年我發表了那本「山谷信札」書的時候，弗海先生發見了這個證明，他把那個證明的幾紙書契引證了，他十分稱贊我於這事的光榮，我看了非常覺得愉快呀！

在學校課程上，賈呆先生雖說我不錯，事實我是够不上的。院長及大主教以我不能深造就把我送回活良太太家去了，他們對她說，我人品還不錯，他們雖對我有許多貶評，而她卻始終不丟棄我呢。

我回姆媽家來，仍高興地帶回那本音樂書，並給她唱幾隻在學校所習得的歌曲。她見我嗜好之深，立意想使我成爲音樂家；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因她家中每星期有一回音樂會，而教堂音樂隊的領長也常到她家來的。這個領長呂啖先生，是巴黎的音樂名作家，和平愉快，又年輕好修飾，雖不很聰慧，卻是好人。姆媽介紹我和他認識，他也不厭棄，稍商學費後，我就住在他那邊去了。在此過了一整個冬天，真是再快樂也沒有了，而且教師的家離姆媽家不到二十步路，我們常走到她家吃晚餐的。

我如此沈浸在這個唱歌的天地中，和那些音樂家以及唱歌小孩一起奏唱，其快樂當然比我在神道學校和那班牧師一處快樂多少了。這種生活雖是自由，但也須守規矩的。我生來就是愛自由的，卻也不會濫用自由的。在六個月中，我只出來過一次，也是爲到姆媽家或教會去的緣故。這個時間，我的生活極平靜，現在想起來還很快樂的。有些得意的事情如今回想起來還如目前親受一樣的感動呢。不僅那些時間，空閒和人物，深印我心目中，就是那些環境的東西，氣候，以及色，香味如今只要默想起來都覺得深刻的印像。例如音樂會的練習，合唱時的歌聲，兒童班的唱歌，神父念經的道服，唱詩者的帽子，以及他的面孔，一個老髦蹣跚的木匠拿着大四絃琴，那個黑矮的牧師拉小提琴，教師先生拖着刀穿起教堂的破舊禮裝，至於我很自負的背着那枝洞簫，坐在樂隊的旁邊小桌上，並吹奏了一段美好的歌曲，在我吹後，又擺好了盛饌，我們大嚼了一頓，其時恰在飢餓呢。這些一切事情聚合起來，真是彷彿若在昨日的事，比以前的事實更有趣呢。我一向愛好空習苗的一類進行曲，我在耶蘇聖誕的晨間尚未起牀時所聽到的，我更不會忘記女傭麥須兒姑娘在姆媽前和我同唱那個小調，其時她的主人是何等地歡喜呀！說到那個幫傭，名伯令的，她被歌童的音樂所感動得什麼似的，也使我回憶着了。這一切的回憶，它的幸福和天真，真是何等愉快，此刻回想起來，不禁爲之慨然了。

我在這邊住了一年，沒什麼可疵議的事，大家和我也相得。自多浪以來，我一點未做過錯事，而在姆媽前，也沒犯過過失。她教導我向正道走，我的唯一的慾望只在親近她；這慾望也並不是癡妄，實是一種理性內的情感。只因我愛她的情感有時太專注了，我心有時迷戀到不能念書，雖最嗜好的音樂也要擱棄了。但這其中

無絲毫過失，我的意志依然存在的，不過我仍要分心，夢想，長嘆短吁，我究將如何呢？我只求努力進步了，不過使我不免要做些癡妄的事，實因一件新事情無故來引我到愚妄之路。你們看下面，就可以知道我的昏憤的一般了。

在二月的一夜，天氣還冷，我們正在圍爐取暖，忽聽到有扣門聲，女傭伯令提燈下去開門，進來一個少年十分洒脱似的，先對呂侯先生道了寒暄後，自稱他是一個法國音樂家，因經濟困乏，很想供職寺院。呂先生一聽及法國音樂家這名字，心不覺爲之感動，他是愛祖國又愛藝術的，當即好好招待那少年，並供給他住宿，少年欣受不甚推讓。除了感動他的援救外，沒別的舉動，當他在那邊取暖閒談等到晚餐時，我看見他身軀矮小，兩肩寬博，腰部大得難看，又似有一點跛腳的人。但他的身材上也不覺出有什麼畸形之處。他穿一件黑衣服，看去已襤褸不堪了，一件襯衣質很薄很骯髒，手套倒還好，那雙襪子大得可以套得二條腿，他怕雪花濺濕，就把小帽放在脇下放好了。在這可矻的服裝中，倒也還有一點出人的儀態，就是他的容貌很有神，皮肉也細嫩，很快樂似的，說話也流利動人，只少停頓而已。總之在他一切表現上，可見出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傑侏少年，但他並不是有意爲此，實是癡愚的緣故。他自說他名叫王特，新由巴黎來，迷失了路，又忘記了他有點音樂家的技藝，又說他要往格羅城去找尋一位國會議員的親戚。

當晚餐時，大家就談到音樂，他說得很好。所有一切的音樂家，那些名著，所有男女演員，美婦人以及那些大紳士，他都認識。他所說的像是親身經歷一樣呢！他每說一事，每每雜入一點談諧，形容其中的資料，以引起大家的笑樂，因之又不知他先前所說的忘了，又講到他事去了。這天是星打六，明天教堂裏剛有音樂，呂先生很熱心請他去奏唱。他說「很願意」，問他願唱那部，他答「高調部吧」，於是他又說到別事去了。未到教堂之前，人們給他一部曲本預備，他簡直連眼不看呢。如此高傲樣子，給呂先生大爲驚異，他對我私語說：「你看吧，他連音譜也不懂呢。」我答說：「我也如此想呢。」我實替他擔心。當音樂開始時，我心不安，因我想他總得唱幾回的。

不久，他唱了兩支小曲，極正確而且也很風趣，聲音也美麗，我心始安了。而且嘆爲少見呢！禮完畢，他極受教士們的激賞，他仍一樣談諧欽敬回了禮後，呂先生並熱烈親吻他。我也和他一樣表示稱美，他見我很高興，他自己也覺得很榮耀呢。

我以前既爲那個巴刻所迷戀，如今也可爲王特先生所惑了，因他更有智識，有才能，有心靈，有經驗，而且又是耿介的人，不僅是我，就是一般少年在我這地位而有同情和嗜好的，想都要爲之感動吧！而且他的年齡雖輕，所懂得的卻很多，有時有些不十分明白的，他就像是懂的樣子。等到時機一到，他就從容不迫的盡量說出了。這個竅訣，收效很多，因爲有些事只講一個端緒就暫住了，神龍見首不見尾，人家就莫測他的高深了。這個談話非常暢快，有趣，引人入勝，他只是面露微笑，卻沒大笑，那些粗鄙之事，一經他口後，就變成很文雅動聽了，就是那班謹嚴的女子，也能容受他的諧話，有時雖要發怒，卻又不可能。和他親近的多是無聊的婦女，他也不是有意找歡樂的人，只是個在社會上願意給人快樂的人。他有這樣豐富快樂的天才，生在一個鄉間，大家都知道他，歡迎他，他竟長廝守着那音樂家的地位，這是我替阮腕不平的。

我對王特先生的興趣，比和巴刻的情形自較純正，結果也不會怎樣荒謬的。雖我很熱烈地去愛他，我非常願見他的面，聽他的談論，他所做的我都覺得滿意，他所說的我都覺得有趣，然而我的親近他還不致使我無法離開他，因我有姆媽在旁吸引監視呀。再我覺得他的言論，對他很有用，於我則不合；我對別的吸引物，是別有會心的，我卻不能告訴他，否則他免不了要譏諷呢。我歡他的事情很熱情，對姆媽說：呂先生也爲之贊助，她願意叫人把他帶去，可是一見面，就格格不入，王特覺得她太高傲，她看他又太放野，她不准我再帶他到她家，並嚴重告我親近他的危險，好在我和他不久就分離了，對於我的修養行爲，上不至受他的累。

呂先生既好藝術也貪杯中物。在吃飯時尚能自制，但在工作時，就非喝不可了。女傭人曉得他的癖好，當他曲譜在手上時，酒杯壺瓶也已送上了，而且一杯不算什麼，非連舉數大觥不可，他喝得愈多，神志仍是清明的，實際總是有傷的。他是好青年，又很快樂，姆媽常叫他做「小貓」的。可惜他工作太多，喝酒過度。

了，身體不免受摧殘，性子也躁，有時且易受傷感。但他從不會說粗話罵人，也沒有給人難堪地方，他對人從沒說句壞話過，就是對合唱的小孩子也一樣，不過人家對他如有失禮之處，他也不放鬆的。他的失敗在有時分辨不出人家的聲色和性格，有時常易激怒。

以前恩南的教會，是很光榮的，如今雖稍稍衰替了，但主其事的多是神學博士和那些有身家的人，要加入爲會員也很不易，所以仍能保持牠的尊嚴。因此那些牧師就自高身價，對於所僱用的人，自然不加敬禮了。他們對呂先生，當然也不免此種冷待。其中有個唱歌班的領袖魏通牧士，他更藐視呂先生。這年的「聖祭週」照例的宗教聚餐，呂先生本該邀請到的，然而竟未列席，而且還受了些難過的議論，他即想於第二天晚上避開了，他去辭別活良太太時，雖經她竭力勸解終於也無效。他想到在復活節將屆時，報復這班專斷的人不能給他在教堂裏獻技的大仇。可是他的那些樂器要想全部搬去，實非易易，他裝成一箱極笨重的器具，累贅已極了。

姆媽和我當然盡力疏解，然而其心已決不可挽回了，她就竭力去幫忙他。因呂先生替她做過很多工作，人情上確應如此。他無論在奏樂和各種事情上，都做得使她滿意。這回幫忙，實際上也不過是盡其義務報答他三四年來的朋友吧了。而且她本好幫忙人家的，不管和她有無交情的人都是一樣的。她叫我送呂先生一陣，至少須同到里昂，他並吩咐僕人代呂先生搬運行李。這個僕人安兒，說在此間僱車運物恐受妨礙，因路途太長，牲畜必難前進，不如由我們自攜到一個附近村落，再僱騾車拖到西沙好，這已是法國地方，我們就可放懷了。我們就採用他的主張，當晚七點鐘首途，關於旅費之用，姆媽已把「小貓」的錢袋塞滿。我和安兒及克羅園丁攜行李到一個鄰村上僱騾前進，當夜我們就到西沙了。

我早說過，有時我的行爲會不像是我做的，這又是一個例了。西沙掌教者拉肋先生和呂先生本是認識的，我們要去訪他，就得找點來由含有宗教事件去纔好。其時呂先生也贊成我的意思，覺得他們是和他受屈的報復。我們就到了拉肋先生那邊，他招待十分週到。呂先生對他說是奉大主教的命要到白禮去奏復活日

的音樂，大約不久就要再回來的。我呢也從旁說明，像煞有介事般的，拉先生見我是一個好孩子，對我非常親熱。我們就被款待如上賓了，當我們動身時，他還留我們再住，並望他回來時再到此久住。當我們走了後，我們不禁笑了。到此刻想起還覺忍俊不禁呢，因為這回的誑騙，居然馬到成功了，然而呂先生在路上因好喝酒和貪戀風景故之，竟發生二三回的跌倒，好似羊癩瘋一樣，這使我歡樂之餘，感到棘手就想早點脫離他也好。

走到白禮時，正如我們對拉肋所說一樣在那邊過復活節，雖那兒並未來邀我們，但此來確受音樂家的熱烈的歡迎。呂先生早是名聞遐邇的，他的技藝確高人一等。白禮音樂會的領班對他謙恭有禮，並贊譽他的歌譜，實則呂先生為人明達，才能又高，卻毫無驕矜，以及嫉妒諂媚的心胸。所以他的同業是以先輩看他的。

在白禮四五天甚覺快適，過後我們又向里昂前進了。到里昂住在聖母院裏，於是就等行李搬來了，我們因在那位拉肋先生處說了一句哄，他便替我們叫人代運到里昂，這時呂先生就出去拜會熟人，一個是格東神父，一個是里昂伯爵突唐，二人招待他都很好，不過他們已識破他了，其故讀者想不難猜到吧！

到里昂二日之後，我們兩人經過離我們宿舍不遠的一小街上，呂先生忽然又犯羊癩瘋跌在地上了，這回更嚴重，我嚇極了，大聲呼救，告訴人宿舍名，央人扶他回去，那時大家正聚集來救，這個在地上吐沫的不幸人時，這時我是他唯一的相依為命的朋友，竟悄悄地逃跑了。唉，這是我第三回的懺悔了。像這樣的事還很多，我也無意再來續寫了。

從起首到這裏，一切事情的經過記得很清楚。在下一卷書中卻不知道是什麼了：我在此時少年的頭腦太荒謬難亂了，有時竟像彈音樂一樣，把一個調子，擺在不和諧的樂器上去奏彈，當然已非原來的故調了，非遷就別的樂器去，絕不能回復原有的節奏，到那時我的顛狂纔能終止，而我的本性也始復現呢！我的心情在此時極為混亂，事情往往混亂顛倒，雖然有時還會使我不能忘記，但我只能寫出一些回憶，至於那些不能輕易的時間地域和人事的實在資料，卻已不能不顛倒錯亂了。因此，我有時寫得似真切，有時又會漏了許多要事，有時我勉力憶起那些模糊的事跡，當然不能正確，而且有時留下紙以備後來默想填補上去，但我所說的

必要是很真確然後才寫上的，是否如此，讀者必難臆測的。

當我離開呂先生，我就決定回到恩南去。這回的趣味既已消散，我急於要得到安心了。我先前動身時路上所想的，就是事情完後，就立時回來姆媽那邊，以期取得親近她的溫柔和疼愛的慾望，除此之外，什麼的夢想和野心都削盡了。我眼中看一切幸福終不及我在她的身旁的舒適，一離開她，我就覺得一切幸福全消失了。我回來時心急的很，急想早點到她那邊，在別次旅行，總有一些事物使我留戀，至於此回旅行的經過一切事情至此已完全忘記了，只憶得從里昂到恩南這一點而已。但到時的失望，更覺此行的得不償失，因我一到恩南，已不見活良太太了，聽說她已到巴黎去了！

對於她這次旅行的情形，我始終不很明白。我若迫問着她，也許會告訴我的，但世上沒一個人比我再不要探問女人的祕密了；我心中常是充滿此刻一切事情的真實，和以往的永久回憶的快樂，牠再不會有一點空隙可以填滿別種的好奇心了。現在我就她所說推想着，是因塞田王讓位而發生的多浪革命，她恐年俸不能保存，就想借歐芬先生的策略向法國宮庭去求助，她曾對我說法宮一定可以援助的，因辦大事的人，對她總不會契置的。如其此事真的，那末她這次回時，人家對她不會有惡意的事，而她的年俸仍可以永久享受了。有人疑她此回負有祕密的事件出走的，或受大主教的委託代他到法宮廷去的，或是受一個特別大人物的囑委而去的。不錯的話，這個女使者總算是很適當的人選的。而且她又年輕貌美，又有應變之才，辦理那些交涉事宜，必不致於債事的呀！

第四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三年)

我到時活良太太已不見了，這時我是怎樣的失望和驚愕痛苦呵。而我捨棄呂唉先生的悔恨，這時也已在我心頭勃起了。更使我難忘的，是聽說他遇了不幸，他那箱音樂器具，他的一生衣食全靠這箱的，歷經艱難，才託人帶到里昂的，給突唐伯爵代保管的，不料忌他的人早已寫信通知伯爵說，呂唉先生私行拐帶這箱子，因此就給他們扣留了，他竟失了吃飯的傢伙了。他一生的辛苦竟盡付東流了，轉眼之間弱者已給強有力者所摧殘了！這事我如今回憶起來還替他悲痛呢！而且最使我不平的，就是他的毫無抵抗，那時我尚不懂什麼同情相憐的事體，因我少不更事，心裏雖想幫他去索回那箱子，可是我去又要多化他的錢，事實上對他毫無益處故沒有去。然而此刻想起又覺得不應該呢！

那時活良太太的地址，我又不知道，她不知道我已回去，因此我只有等待。因為到巴黎去，何從找尋呢？所以最安全的地方還是在恩南好。因在這邊遲早總可知她的行蹤的，所以我就決心在這邊等了。我此時的行為實不對，那些舊友處都不願去見，只有去尋問王特先生。雖先前我對他非常熱烈，不過旅行時已被忘卻了。如今見他是很榮耀了，幸福了，許多貴婦人都傾心於他，這又弄昏了我了。我眼前所見除他外又見不到別的事了，連活良太太也忘卻了。為要得到他的教訓，我要求他給我同住。他同意了。他住在一間鞋匠人家，鞋店主人是個談諧的人，他以土話喚自己的妻為「懶婦」，這倒很恰當的，他夫婦倆常常勃谿。王特先生就去排解。實則他是故意調侃他倆呢。他的那些音容笑貌，竟很見效，真使人笑痛肚皮，這是我們差不多是早上的消遣。到下午二三點鐘時，大家吃些麵包後，他就出去宴會了。我獨自一個在散步，暗暗羨慕他的好境遇，佩欽他的才能，而自怨大不遇了。唉！我太不幸了，如果我不很呆笨，能善於利用機會，恐怕會比他更能多幾許好成績也難說呀！

活良太太只帶去安兒，還留下那個曼勒女傭，她仍在照料她主人的房屋。這曼勒姑娘，年紀比我稍大，很好看，但很和悅，是勿泊的人沒一點機心，她有時稍倔強，不好服從而已。我常去見她，也算是個舊相識，而且我見她好像見了那可愛的女主人一樣。她有許多女友，其中有一個叫芝兒姑娘的，是日內瓦人，竟看中我了，這倒使我不好受。她常叫曼勒帶我到她家去玩，因我愛曼勒，以及其他的女友，我也聽她如何了。芝兒一見我就多方引誘我纏擾極了。當她用那吸西班牙紙煙的吻親我面孔時，我幾乎要嘔吐了，可是我很忍耐她，而走到別個女子那邊去玩了。這些女子，都是很和氣的，對我也十分歡迎。當時我也以朋友看待她們。如今想起，只要那時我膽子稍大，她們什麼不會聽從我呢！但我那時卻沒有想到這層。

此外我對那些女裁縫的，貴族家的使女，做店員的女人們，也不能叫我發生戀念。合我所要求的，是上流女子和小姐們。本來人各有所好的，我這個的嗜好，也和古代文人嚇斯兩樣。上流女子使我歡愛的，非關她的地位和身分，是因她們有細嫩皮膚，柔荑的手指，善打扮，姿態動人，身段整潔，裙帶文雅，鞋襪清爽，頭髮梳得光滑，身上更裝上一些花繡線。如此容貌雖稍差點，但有這些裝飾就合我意了。這個形容當然不值一笑，可是我的心情確是神往這些上面。

如此的上流女子，自然不難碰到的，這如何使我不會時時對於追憶少年的歡娛呢！這些機會雖短促難逢，然而溫柔多情，不費什麼。只要我想起這樣回憶，我便樂得什麼似的，又鼓舞我的勇氣，支撐我這淒涼的餘生。

一天，晨光曦微，我穿好衣服，跑到田野去，看朝日。其時夏至後的一星期，日光瀲灩，地上上滿鋪花草，飛鶯亂囀，百鳥爭鳴，似在送春迎夏的歌唱着。這是何等的珍貴日子，如今的悲慘餘生，我那能再逢呢！

我無意之間，已離城很遠了，其時熱度漸高，我就沿着小溪走到樹林下面。隨意走去後面忽聽見有馬蹄和女人的聲音，似有所阻難的事，但又像很高興的樣子。我回頭一看，有人呼着我名，我跑近一看，原來是二位相識的姑娘就是格芬和高鈴小姐呀。她倆原不會騎馬的，格小姐瑞士背恩的少女，生得很好，她亦如活良太

太一樣離鄉背井，度着生涯，不過她沒年俸罷了，好在她結識了高鈴小姐，她倆很友愛待她也很好，彷彿母親的慈愛移植到朋友身上一樣，高鈴小姐比她少一歲，更是美麗，溫和雅緻，婀娜多姿，又是青春的好年齡，她倆彼此很相愛，性情又極好，若沒有什麼情人來拆開她倆，一定可以長相廝守的。她們對我說要到一個別墅去，因她們的馬不肯涉溪，叫我幫忙把馬渡過去。我想鞭打那馬，她們又怕我被馬踢，她們又怕馬跳了跌下來。我就想了一個法子，手執高鈴小姐的馬韁繩，牽挽渡河，水從膝下流過，一馬前引，一馬就後面跟去了。如此渡過去了，我正要和她們辭別了，她們低語了幾句後，格芬小姐向我說：「不能，不能如此就跑了，你既爲我們打溼了衣服，我們得把你弄乾才好，請你和我倆同去，你已是做我們的俘虜了。」我心卜卜的跳，眼睛注視高鈴她說：「好的好的。」她見我慌急不覺好笑了，「戰場的俘虜呢，請騎上格芬的馬後，我們替你擔保好了。」我當即說道：「小姐，不過我和你們的高堂沒見過一面，她見我時怎麼說呢？」格芬就代答着，「她母親嗎不在別墅呢，只有我們兩人，我們陪你回來好了。」

這幾句如電光般打動我，我就騎上格芬小姐的馬上，我快樂得震動了呢！我把她緊抱以防跌下來，其時我心跳動得她也覺到了。她對我說怕跌下，心頭也同震動呢，這不免帶點誘惑的嫌疑，我把手臂去按着她的胸頭，是否跳，但我不敢下手，一路只是握着她的腰圍，雖握得很緊，卻不敢移動地位。若女人們看到，這一定要給我攔掌了，其實我沒錯呀！

路上風景既好，又得和少女隨便談天，我的談興不覺引了起來，一直沒停過一會，口語不足，繼之以眼睛傳神，有時呆瞪着她，似乎沒言語了，但不久另外一個她來交換，仍又縱談不休了。

到了別墅時，我的衣服已乾了，我們即吃早餐，隨即預備午飯了。她倆親自去廚房，忙得不亦樂乎，菜肴既豐，點心尤可口，可憾沒帶了酒。這在她倆不吃酒的倒沒什麼，我卻失望，因爲想藉酒來助興的，她們也覺得有點缺憾呢，她們天真爽快，無拘無束，沒一點什麼不對的地方，她們雖是叫人到各處去尋酒，終得不到，足見附近人民的質樸貧窮了。我慰藉她們說何必如此認真呢，如把我弄醉也沒什麼好處，那天我只有這句話是很

大方的。我們就在農家廚下吃起了，她倆坐在兩邊，我坐在她們當中，如此恣情大啖快樂得什麼似的，在什麼大餐館，宴會中，恐怕也沒這樣有趣呢。

我們用餐過後，把早餐存的咖啡，及奶油和點心，留到午後茶點用。隨後我們到果園去摘櫻桃，以資蘇散身體。我攀登樹上，摘了幾枝成把的果子給她們，她們把吃剩的果核擲還我。有一次，高鈴小姐把裙幅張開，頭頸向後，我就摘了一枝，不偏不斜擲入她的胸中，那時相互大笑。我自己想道：「我的舌可惜不像櫻桃呢！如果是的話，我也願把舌拋到她那裏去啊！」

那整日光陰就如此優游，無拘無束地過去了，始終是很有禮的，完全沒有一點輕浮的言動，這並不是有所恐懼，實因出我們心中自然的緣故，我只有一次於癡愚地執着高鈴小姐的手臂。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們只有兩人，她眼睛微俯，我呼吸急促說話也不能了，只得把口唇粘在她的手臂上。她把我吻着的手臂，徐徐縮過去，瞧了我一眼，好像默喻的神情，但我終說不出一句話來。不久她的女友進來，其時我覺得非常不好意思呢！

後來，她們覺得不好黑夜回城，於我就在黃昏時分動身回來了。如我有膽量，也許可騎在高鈴小姐的馬上。因從她的盼顧中觀察她是願意如此的，只是我沒敢啓齒罷了，她自然不好意思先開口的。途上我們一路蹤談着就恨日光太速西沉了，其實並非日子短促，實是我們在這天做了許多樂事，覺得時日短了些呀！

我離開她們時，還是和上馬的地方那邊。此番離別，似有無限的惆悵，只望有朝一日重逢。半天的相處，我們已如親密家人一樣了。這樣愛情，對於少女決沒有什麼妨礙的。如此親熱，我們得到非常的快樂，如此的相親愛，並沒什麼奇怪，可羞慚的。我們希望永久如此坦白光明的愛下去。我自己覺得如此愛情的愉快，真是我生平所未有過，我對她們也沒什麼野心。不過我覺得她們都非常地好。如我能自作主，願被她們平分我的愛心。如再深刻的說，願娶高鈴小姐做妻子，以格芬為情人，或為好友呢。質言之，她們倆如缺一個，我就覺得不能生存了，誰知我們從此一面後就不能再遇了，這無意的愛就此消滅了。

後來王特對我說，他已對大審院主任說過了，第二天他就帶我到那邊去吃午飯，那人看去很有知識，也幹練，交際很好，又是個愛才若渴的。王特把一支歌譜給我看，是巴黎大戲院中常唱的調子，這曲子對這位大審院主任，特別合意，他們想各作一首，叫我也和作一首呢！

當我一有閒空，就跑到高鈴小姐所住的那條街去，想見一二個人或一二處的窗打開，可是毫無動靜，連一隻貓兒也不見呢。無論何時，我一到她那處，只見雙扉緊閉，寂無人居似的。街道既小又寂靜，一人在眺望，就被人注意了，而且常有一二個人在附近住宅進出，我就不好意思在此久攔。我心裏很不安，因我向來不願便我所愛的人的名譽和安寧有絲毫地驚動的。

如此單想思式的愛，弄得我疲倦了，終於把它放手了，我就想寫信給格芬。我雖很願意直接寫信高鈴小姐，可終有點不敢。送信的人就是前次所說的芝兒，因她是常到高鈴太太家去的，她很忠心地代我倆傳書送簡，我也高興得常讀她的回音。說起芝兒，年齡已大，容貌又生得難看，不過我見她非常敬畏，不過後來芝兒卻有意要折散我們的美事呢。

一七三二年——曼勒有好久沒得到女主人的消息了，她想即回歸故鄉去，她想有一個人同行，她和芝兒商量，就想叫我去，並沒得我的同意，就強迫我服從。我對曼勒，本也很愛的，而況這次旅行最多不過八天，我就慨然答應了。芝兒從中準備一切，曼氏並且除她自己用費外，代我出旅費，於是把小行李先寄出，我們然後步行去了。

我真遺憾，使好多女子的愛我，而我又把她們離棄了，但我卻未曾對這些愛也沒什愧怍的，所以也不妨把事實寫出來。曼勒比芝兒年輕，但沒她的伶俐，也不很纏擾我；她喜模倣我的聲音，說話，路上她對我照顧的很週到。不過她有點膽怯，必要我伴同一房睡。本來一個二十歲的男子，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中間是很難劃分界限的，但事情卻有點異樣，曼勒雖可愛，但我對她一路上沒一點輕浮。我回想起來，真覺傻愚。青年男女同居一處，怎麼一點沒有沾染呢，這非克己功深簡直不能，不過我這時並未用一點節制功夫呢。可憐她既爲我

出旅費，又當計算我如何酬勞她，她實在不免受哄了。我們一直到了目的地，仍和出發時一樣的純潔呢！

路上經過立宏，我得去順便看看我的父親。於是把曼姑娘留在旅舍內，我就去看我的父親。我們相見時的父子之愛，真是難描寫，我們抱着，吻着，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了。於是我便把一切經過說了，他似乎對我的以往行爲不大滿意，叫我此後要謹慎。那位繼母對我也還好，很想留我在那邊吃晚飯呢。這次我得和久別的父親相見，實在非常快樂的。

我們很平安達到目的地了，在將到時，曼勒的心漸安寧而對我也漸冷淡，至於她的父親不很富有，招待也很隨便，我只好住在客寓了。第二日，我去看他們，她請我吃飯後，大家分手時，也未流淚。晚間仍回客寓，我後天動身，無目的地又亂走了。

這好像是給我到幸福生涯去的機會。曼勒是個好女子，雖無光彩，也不很美，也不醜。缺點活潑，但極有理性。遇到不適意時，只有哭泣了事，決不會大鬧的。她實是愛我。我要和她結合也很容易。只要我克紹她父親的職業就可。我的音樂嗜好自然使我們更會親愛的。住在這不很華麗的小邑，人民倒都和善的。這樣我雖得不到大快樂，但能一直平安過去，也無所不可。

我回時，我不從立宏經過，從羅兒那邊過，想去看瑞士湖的波浪森渺風景。我對於前途怎樣進行，本無計劃，對於將來更認爲太渺茫了。我雖和他人一樣，常有無限的希望，但對於難得苦等的事，我實不高興的。目前有點小快樂，比未來世界的享受更能鼓勵我。只要這個小快樂，不帶一點艱澀。我只求純淨的快樂，若有一點艱澀在內，那末快樂後，就得後悔，於我實不見得是真快樂了。

我隨便飄流，只求於最近處得到一個駐足就好了。動身時，所留下的十個格菜兒，（德幣）已在午餐時用光了。晚上，到附近羅兒的鄉村時，身邊已無分文。一住旅舍，飢腸轆轆，就吃了一頓，睡覺了，看去似能清付房金般的，這睡得甜甜。第二晨早餐後，算了賬該付七個拔兒，（德幣）祇好拿外衣去抵質了。不料店主很好，把衣還我，並對我說上天降佑，他從不曾剝過行人的一件衣服，我後來如有錢時還他好了。我那時非常感動。後

來想起更加感激呢。不久之後，我就託了一個可靠的人送還他房錢。過了十五年後，我重經此地，我可惜把店主名字忘了，否則我倒要去看他，並贊美他的善德。自然世間比這事重要的很多，然而都不免跡近誇誕，反不如這個樸素的人的不好名呢。

及到羅兒後，當時我覺得眼前很是淒涼，我不想到繼母那邊去。自己只好像王特到恩南時的故事自況，因此我便引起熱願，想學王特一樣在這邊教音樂。說句實話，我何嘗知道音樂是什麼。巴黎雖沒去過，我卻驅說是巴黎人。因此第一，先該去找一間客舍爲駐足。有人說有叫伯羅的人那邊，好帶飯宿的。這人很好，對我極懇勸。我對他照擬定的計劃哄他，他答應替我介紹，並代招學生，並許我等到有錢時，再陸續清還房金。房飯錢是每月只收五元，這錢雖小數，在我卻已很多了。他好意勸我，只要半膳火食好了，爲的可以省錢一點。即在午餐只是一大碗湯，晚餐卻很好。我當即同意了。他的心腸真好。如此地幫我忙，使我得許多便宜。

究竟爲甚麼我在青年時，會遇到這樣多的好人，到了年長時，又沒有呢？難道好人已埋沒了嗎？不是，這因爲社會的關係，此一時彼一時罷了。在民衆中說，有極大熱心的人稍稍有之，至於自然的感情，則所在多有。在上等社會中，所有的人全是虛僞了，除了專爲自己利益及虛榮之外就不計其他了。

這時我寫信給我父親，叫他把我的包裹寄給我，並請他賜我一些訓諭，俾可遵循呢。

我已在前面說到我的許多不好的行爲，此時又有一件驚人的事了，我的心已給王特所同化了，所做的事簡直非夷所思。我一點不懂音符，然而自稱是音樂家了。我以前雖在呂唉先生家學六個月，可是一知半解，毫無成就，本是日內瓦人卻冒稱巴黎人。名是舊教徒，實則新教生長的。我將宗教和國籍改變後，同時又把姓名換了。他叫王特，我就把盧騷改爲王騷了，我就是從新城來的王騷了。王特雖未說過，但他是曉得製譜的，我呢一點也不懂，然而逢人便自吹是製譜家了。這還不算，居然還會到法學教授拉脫丹家去，因他家常有音樂會，他很好意樂的，我就向他自炫才能，願給他製一譜爲他音樂會的模樣。我糊亂勉強的作了一個譜費了十五天時間。謄正刪改後，把稿傳給那些音樂家，彷彿是著名的曲譜了。最使人奇怪的，便是在煞尾後，贅上一段

對舞曲的韻腳，原是從民間所習知的套語中裨販過來的，也可說是王特教給我的，如今我把它的語句割去了，把它的韻腳安上，這情形，好像說月球裏有人的話一樣。

那個音樂會已召集了，人們都要來聽我的新曲了。我對那些演奏者說明了各種音律和方式後，我就立在臺上用紙做的棒子指揮着。於是音樂就開始了。那知聲音之亂雜，自從法國歌舞臺成立以來，人們簡直沒聽過這樣的怪聲了。我向各方面自誇那樣好才能，結果竟得如此成績。不特演奏者忍不住笑，就是聽衆也面面相覷，並把耳朵要掩了呢。那些演奏人故意和我搗亂，卻把鑼鼓打得更響了。我東張西望，汗流浹背，還是忍住羞愧，不敢逃去，還有在我旁邊的聽客竊竊私語着，似乎在說：「一點也不可忍耐呢！有些說：『真討厭極了！』又有人說：『活像搗鬼呢！』可憐的盧騷，在這危難陰慘的辰光，你可不必妄想有一天在法蘭西王和他的宮人，面前受那驚贊獎勵你的音樂了，也不必想你週圍的美婦人說你這音樂真動聽，真令人陶醉，使人之意也消了。

第二天，有一個演奏人叫做拉脫兒跑來看我，他並不頌揚我這次的成功，他倒是真實的！我自覺愧怍無地，我使一切告訴他了，希望他代守秘密，自此之後，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成績了，如此自然使我不能在這邊立足了，雖然還有幾個男學生來就教，可是我不感興趣，於是就到浪沙多去，在那邊過冬，得到許多的學生來學習音樂，這使我的生活還勉強過得去。我如今暫說一說我那個媽媽，她是仍舊十分思念的，她年紀雖已大了，可是我仍如以前一樣愛她，我久不得她的音息了，我老是懷念着過去的一切情形，以解相思。後來我也聽到有人講起她的舉動的話，我是不十分願聽的。

我既在那邊教音樂，一人費用也還不虞缺乏。不過我心中總如感覺不足樣子。在星期日或放假時，我只是向田野去，或徘徊於附近的郊野。一走出城外，就要晚上才回來了。一天，到吳里看見一個長鬍子，身穿道服的老人，他的言語不懂，像意大利的口腔，他所說的，只我一人還了解。我替他繙譯。他很歡喜，和我握手，就此認識了，他有好菜，就請我去同桌，如此我們就成爲熟人了。他對我說是耶露撒冷的希臘主教，這回他是想在歐

洲籌款項修理聖墓而來的。只因言語不通，就請我做他的書記兼譯人。我當時就應許他。於是就和這個遊道者飄流去了。

我們後來到了蘇羅，第一件事，便是去拜會法國公使。可惜這位公使波兒和我們這個主教大有不利。他曾做土耳其的公使，很熟知聖墓的事。主教一人被他詢問一刻鐘，因這位公使懂得言語，所以我沒有加入。等他出來時，才輪到我進見，因我說是巴黎人，應受公使保護的。他問我一切，要我對他說實話，我要求在別外一室陳述，他便帶我進了內室。我跪在地上，把一切的真情告訴了。他看見說得很真實，又聽得我的小史很有趣，便握着我手帶進他的夫人那邊替我介紹。她對我也很好，叫我不要和那個希臘教士去了。決定叫我留在此地等待別的事務叫我去做。我要求去送行，也不允許，有人去告訴他我已住下了，於是不到一刻鐘後，我的小箱子送來了。有位馬丁亞先生是使館的祕書，他把我帶去住在一間房時，並對我說：「這房曾經呂伯爵和你同姓的名人住過的，如今請你繼續下去，希望將來一日做到爲盧騷第一，盧騷第二才好。」當時我一點沒這個希望。不過他的話引起我的好奇心而已。於是我就把此房內所有那位詩人的書籍看讀。對於人們的獎言，也就試做一篇贊譽公使夫人的有韻詩。但這到底做不好，過後我常做一點通俗詩句，這倒是一個練習的方法，於散文方面的幫助也很大。而我和法國詩簡直沒有興趣。

因爲久經閱歷，以前一切的妄想行爲，漸覺消滅了。例如我這時不想愛公使夫人，也不希望在公使館有什麼作爲。所以有人問我願做何事，我只說願到巴黎去。公使也很贊成，似乎借此解除他對我的責任吧。同時有使館翻譯官麥苗先生，說他有個朋友過先生是瑞士的團長，在法國服務的，很想找一助手幫他姪兒做事，他的姪在巴黎也是一個少年軍人，於是我就決定我的行程了。我只望這次旅行成功，得達到巴黎，自然無不願的。他們給我幾封介紹信，以及一百法郎做川資，並且還說了許多好教訓後，我就出發了。

這回旅行費了十五六天，可算我生平中最快樂的日子。年輕，身健，既有錢，希望又大，我仍是步行，並且是我獨個人的旅行。這是最合我的個性的事情，而且異趣橫生呢！當人家給我坐在車上一個座位，或有人伴我旅

行時，我就失了活潑，也不會有一切的夢想了。這回我夢想，是屬於軍隊的。想到此去依附軍官，我自己也就會變成軍人了。假設先做一個軍官的候補吧，不久我就得套軍官的服裝，以及插一縷白雞帽了。我心裏想得天花亂墜，我稍懂一點幾何學，和建築學，舅舅又是個工程師，我總算有一點血統的關係了。我的近視眼，雖是缺點，但也無大要緊，只要毅方和有成算，當然可彌補這缺點的。我曾看過一本書，也是說塞韜大將軍，患近視眼的，那末盧騷大將軍爲什麼不可以呢？我如此呆想我眼前所見的，竟像是一排排的兵士，戰壕，堡壘，砲隊了，我呢，已在砲火中，手執望遠鏡命令着了。不過當我經過可愛的鄉間，看見膏腴的田疇，又使我悔恨從事戰爭的不行了。我的脆弱的心，不是爲戰爭而生的，忽然我又願意和可愛的牧童共生涯，而斷絕戰鬪的想念。

一到巴黎的左近，我所有的想像完全相反了。當我在多浪所見外廓的輝煌，街道的美潔，住宅的齊整雅飾。我以爲真的巴黎決不止如此，想牠必是一個宏大而完美的城市，氣象恢大，所見的都是坦道和大理石造的宮殿。及至我從守司將入巴黎時，所見的卻是狹小而弄髒的街道，黑陋的房子，不潔淨的貧窮的居民，乞丐，小車夫，賣技者，賣藥茶和破帽的小販，滿目都是這個形狀深深地刺激我，甚至以後我看到巴黎的美麗後，還不能滌除這次的厭惡呢。我後來雖在這城住着，但仍想另尋出路離開這討厭的城市。凡是以耳代目的，其失望也很大的。人們對我誇說巴黎怎樣美麗的，我以爲可和巴比倫相比。如果我真到了巴比倫，說不定又要被騙了一回了。第二日，我去參觀巴黎歌舞院，及凡爾賽的王宮，以及去觀海景和別的事情，都不能壓我所希望的。我的希望已超過一切了。

如上說的介紹信，也因想的太過頭了，失望也很大。有一封特別介紹的是給梭柏先生的，他已退職了，我往見他幾次，一杯水也沒到口過。倒是那位介紹人的嫂嫂麥苗夫人，和她的姪兒，還時常留我在她家吃飯。麥夫人生的美麗，黑頭髮很光，一縷黑髮掛在前額，她很有風神，心靈也好，似能明白我的才能，她對我極好常給我濟助。這是對法國人的一句公道話。雖然有人說他們許多貶話，但他們卻多是誠實的，不過他們的行爲，常給人誤會而已。瑞士人遇人趨承，只能哄騙愚蠢的人。至於法國人外面雖極傲慢，內心實在多是好的，我可說

他們實不會撒謊的，性格也都愛服務，並講人道和慈善的心，也比任何國人爲熱烈些。只因民性稍稍輕浮浪漫一點，所以他們雖易於表同情，但如此的同情也易發散。他和你談時，他只有你的影子，離開了就全忘記了。他們的心是變動不居的，只能保存一個短時間罷了。

因此我到處受歡迎，卻沒人來加以真實的照應。團長過先生雖有錢，但很吝嗇，對我一點沒希望，他叫我替他姪兒做勤務兵，他毫不重要的制服也不肯發給呢。麥夫人和她姪子勸我拒絕供職，我於是等待別事做，然而也得不到一事。一百法郎不能用之永久，我不免焦急了。好在公使那邊再寄給我一點款來，我倒是一筆財產了，如我稍能忍耐，他也許會給另找事情。不過我已覺傍人救助，也覺可恥。於是我只有想去找姆媽。但到那兒去找呢？麥夫人對我說，她已到塞哇或多浪去了。有人說已到瑞士了。但無論怎樣，我必得去找。若我知道她的地方在鄉間總比在巴黎容易找得。

如今最使我遺憾的，便是當旅行時我不會寫日記。這回事我敢說比我獨自旅行時的那樣想像，那樣活潑，生動，和那樣的自我表現了。步行時能使我的意志活潑和再生。我安靜時，我就不能想像了。我身體動搖時，精神才能發露。那些綠野田疇，不斷的美景，聯接於眼睛，廣大的空氣，宏大的食量，動作後的康健，客店的自由，一切多不受外物的約束，我只得到自己的恬適，精神活潑，思想的活躍，我幾將身和萬物融洽了，在其中儘我選擇，無拘無束，由我安排。我完全爲自然界的主宰，我心完全漂動於事物間，和事物混合，毫無所滯，能和事物相混而不爲所牽，如果我把這流動的凝結而成我的言論，那末筆力千鈞，躍然紙上了。大家看過我頹老的描寫，已可見一斑了。然而我少年旅行時欲寫未能的宏富典麗的事情還多呢……你若問爲什麼不把那時情形寫出，我會答着何必寫出來。我眼前的快樂剝棄了，只去對人說自己的快樂嗎？那些讀者，那些羣衆，甚至全球的人，與我究有什麼關係，而況我也何必去辭費呢！況且我有時想到了，而那點感興又不來了。我不能早知道我的感興來否，牠來與不來，不能隨我的便。有時一點沒有，有時全體來了。總之它的數量和勢之大，使我窮於奔命，就是一天十部書也可寫，有時寫不完，那裏有這麼許多時候呢？我只是飯來張口，興到即走，我只感

覺到外面有新樂士在等候，我只想去覓那新世界好了，又何必去想寫書呀！

這回從巴黎到里昂，我上邊所說的那種夢想在路上幾乎都實現了。當我來巴黎時太偏於實際了，因此不能盡情陶醉在夢幻中。這回，那些阻礙物已全撤去了，我便深入理想的樂園了。致時常使我迷途了。我呢也以達到爲可恨了呢。最好是到里昂，要如去尋覓新陸地後再能達到一樣。我實在希望永無達到的一日啊。

有一天，因想走捷徑，不覺發見一美景，我便繞着彎走去，後來竟迷失途徑了。走了幾點鐘的冤枉路，又值飢渴疲乏的很，只得走到鄰近一間農家去了，我以爲像瑞士的鄉人那樣的慈善好施，我進去請他給我午餐願付飯錢。他於是拿出些牛奶和黑麵包，並說所有的都在這邊了。我飲了牛奶覺得很美，連麵包也食完了。然而我尚覺未飽，這鄉人看見我真很餓，他說我是個好人，便打開廚房的地板門，取了一塊好麵包，一塊切開的火腿，一瓶醃醃，以及一碟炒蛋，這頓別的路人所難得到的好餐飯，我吃得舒服極了。當我給他價錢時，他露了很驚異的眼色，他再三不受我的錢。他爲何要這樣害怕。我真不懂，過後憤憤地告訴我那些惡狠的差吏，到處擾民，所以他藏起酒食和麵包是怕給抽稅。他並告訴我，如有人發覺他留有糧食，必要遭受極刑。這個事情我倒未之前聞，我將永遠不會消滅了。而且我心上不覺萌着扶弱鋤強的芽了。這個鄉民雖還寬裕，然而卻不敢自食血汗所得到的麵包，只能裝作和羣衆一樣的貧窮，以免受害這真是奇了！當我走出他家時，心裏非常悶悶不樂。這天賦的樂土，竟給那些虎狼蹂躪到如此樣子，我真爲之憤憤不平了。

這次旅行，我還留有一個深刻的紀念，就是到了里昂，我往訪活良太太的女友塞兒姑娘。她原是我以前到里昂時的熟識的人。她說她的女友活良太太曾來過這邊，不過後來不知究到何處去了。她勸我最好在這邊等待，再由她去寫信去問。我答應了。但不敢說我急於得她的回音。少旅費金快盡的話，實則我是不得久等的，她對我很親熱待我也極好，因此使我不敢告訴她我的境遇，乞丐般的，怕丟了朋友的面子。

在里昂時，忽又遇到一件危險的事情。我想到我的存錢很少了，極力節儉，在客店中我不用餐，到外邊去只用五六個酥去弄點食物果腹。吃既隨便，睡宿當然更可馬虎了，因不在客店吃飯自然難以住在他的房間。

了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決定在外邊露宿了，而且已弄到了一張椅子了，其時恰有一教士經過，看我如此情形，便問我是不是沒有住處。我當即說了。他於是感動的樣子，坐在椅旁和我談起來了。他說得很動聽，像是一個明達者。他向我說他的房子雖不大，只有一間，但不願讓我露宿街頭，他於是請我和他暫同榻吧。我就受他的好意，樂得認個益友了。我倆一同走到他那裏，覺得房雖小還算潔淨，他招待我很殷勤。他開了一罐酒浸的櫻桃，我倆各吃了二粒，然後睡下。

這人竟和那個救濟院的假猶太人有同樣的癖性，不過不像他那樣粗暴而已。他的手段在使我不覺驚惶，想引起我的同情。誠恐我要反抗致敗他的計劃也。我呢，因為受過第一次的情形較有見識，早明白他的意思。我心雖討厭他，可是還不知他的房屋的所在，又不明白他是怎麼樣的人，我怕聲張了受他的眼前虧，只好佯爲不知爲何事的樣子，不過表示極端憎惡他的曠近，不任他繼續下去而已。我表示得恰可，他只好停手了。於是我便用溫和堅決的態度，對他述着前次碰到的怪事，我並說及這事的不道德和可憎，我這樣說了，他必是很難受的。他的壞念頭斷絕了，我們如此得安穩過了一夜。他還告訴我許多有趣的故事，以及合理的話。他雖不是好東西，卻也還有一點理性存在呢。

第二天早上，教士先生尙還不錯，他叫住店中的一個女子弄點心。這女子很美麗，但她說沒有空，他就託她的姊姊，但也沒有答應。我們只是坐等，點心始終沒到口。我們就到這兩個女子的房間去。她們對教士也很熱切。對我自然不用說了，那大的女子回過臉去，把鞋踏在我的一足尖，我剛好在那兒，兒生有雞眼，覺得非常痛。那個年輕的，從後面將我要坐下去的凳子拖去了。她們的母親又從窗上潑下臉水，淋了我一身。這真是我生平所未遇到過的侮辱了。我不懂她們爲什麼如此惱恨我呢。那時那個教士，在旁邊只裝做不見不聞的樣子，他曉得點心是無望了，就跑出去了。我也只得跟出來，離開這個險境。在路上，他還說請我喝咖啡。我再也不敢領情了，他也不勉強留。走過三四個彎口，大家就分別去了，我原以脫離他的湫屋爲慶幸，但所到過的巴黎及別的城市，絕沒遇到如此的虐待過。這使我對里昂人深深印入一個不良的印象，我覺得它的風俗之壞，實

爲歐洲各城市之冠。

自此之後我寧可耐着饑餓，絕不想向人借錢，因此我在里昂街頭露宿了幾夜。我意把餘錢拿去吃飯好住的問題倒可隨便。最奇怪的，我雖在此困厄中，但煩悶和來日的憂愁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只是等姆媽的消息。雖是仰對着星月而臥，躺在柔軟的草地上也不爲意。有一夜，在城外過夜，這是在浪河或套河那邊，已記不清切了。有個花園依土阜而建，前面是大路，那天氣候悶熱，夜裏較爽快，露水沾濕枯草上，沒一點風，四面靜寂幽閑，空氣新鮮卻不冷，太陽雖已落下，還反映着橙紅色彩，照在水裏變成玫瑰之色，山樹上的春鶯，囀着好聽的音樂。這時我獨自散步，心曠神怡，享受這自然的佳麗。所引以爲憾的，便是沒一個女友同游呀。我只是一路行去，一直到夜深纔覺得有點困倦，於是便睡在小阜牆內的一塊木板上，頭上就是樹枝了，卻有一隻夜鶯囀啼着，我便如此睡着了。醒來時更是愉快。太陽已升上了，張開了眼只見水流活活草色青青，當前盡是些美景。我就起來了，覺得有點飢餓，其時還有一點錢留存，儘够一頓的好點心用。於是一路唱喊着走去，記得所唱的是一篇巴司旦的詩曲。那知這曲竟使我得到意外的好午餐呢。當我正在高唱着時，背後忽有人聲，回頭看見是退休教士，很高興聽的樣子走近我。他問我懂得音樂否，我說懂得一點，這是表示我懂得很多的意思。他又問我有沒有抄寫歌譜，我說時常抄的，這是實情；因我所學習的都是從抄寫得來的。他於是向我說：「你跟我來，我要請你幫數日忙，一切供應都齊備，只求你勿到外邊一步。」我答應了，便隨他走了。

這個退休教士叫做柯立先生，他愛音樂，他也時常登臺演奏的。他帶我進了一間小房，裏面全是抄寫的曲本，他叫我抄寫另外一本，我如此一連抄了三四日，因心不在焉抄寫得很不好，錯行和脫漏所在多有，他雖不很滿意，仍給我好的飲食，後來並給我一點不應得的報酬。這個數目雖小，卻所關實大。因爲不到幾日，我得到姆媽在沙利的消息，並且寄來了旅費，這時我非常快樂。從此以後，我經濟雖時有缺乏，終不至於受餓，這是我很感他們的，我記錄這事，也無非說我以後雖常貧窮，但總不會再有露宿枵腹的事了。

我在里昂還待了七八天。因爲等候姆媽託塞兒女士辦理一點事情的緣故，此時我常到塞兒女士那邊

去談話。她年紀也不輕，也不動人，但還有點風韻而且很親熱。她也略有才能，善研究人。我第一回從她學得了同樣的意趣。她愛看呂生的《日年及勃拉司》等小說，我雖也愛讀，總尚不及哀情小說的使我愛看。我在她那邊得她的益處很多。和一個有智慧的女人談論，對於一個少年人的心情，比讀什麼哲學教育一類書有效。在她家中，我也認識了好些人。有一個十四歲的姑娘叫做賽兒小姐的，當時我並不留意她。但過了八九年後，我對她倒狂熱起來，因她到那時已變成一個有姿色的少女了。

說起真奇怪。我的想像常和現實相反。在不好的境遇時，心裏倒很坦然，但在好境遇時心裏就有些不知足了。這是由我的壞頭腦常和環境不合的原故。牠對外邊事物不能依事實去修飾，只願從新創造。我所希望的，是將事實加上一些煊染。所以要我描寫春天的景色，一定要在冬天的時候。要我描寫一張好風景，一定要使我枯坐時。我敢說，如果把我囚在監牢裏，我才能寫出了一張自由畫。就這次旅行而說，我早已覺得前途的快樂，所以路上不覺和別次旅行的舒服。我因等着未來的幸福，所以眼前的興趣不免消滅了。心裏自然安暢恬適，只少意外的興奮而已。外物的感動我的，無非是樹木，屋舍，河流，等罷了。

但這回旅行也有足述的。因為我立刻想見到姆媽，卻又故意遲遲其行，我隨興所之漫遊之樂，如此纔有趣。天氣好的時候，漫步觀景，不匆忙急迫，只求在得到旅行的真趣，這是我平生最喜歡之事。我所說的好風景，不是說平原，是指的急湍，懸崖，蒼松，鳥木，高山，崎嶇之路高低不平，深壑深無底，使人望之生悸。我卻高興如此。好在沙利附近的地方，就有這種好景致。鄰近有山峯，削壁懸崖，其中有深窟小徑，下有深壑溪流，終不絕的流着。道旁圍以欄杆，防過路人的傾跌。我憑臨上邊，俯察溪流，驚心動魄，我就更覺得快樂了。只要沒什麼危險，我雖伸鼻欄杆外，幾點鐘，也不會討厭。看見那瀑布的自高而下，飛鴉和鳩鳥盤旋空中，跳躍於巉巖蒼松上邊。有時，我還拿起石塊，一個個由林木深處擲了過去，看牠滾到壑底以資笑樂呢！

將近沙利時，另有一種風景，是一個雄偉的瀑布。下面有一條道路，山勢高險，瀑布射出時，成爲弓形，行人從石隙和瀑布中間過去，庶免爲水所打溼。不過人到了那裏總會慌張起來的，如我便是一個衣服打溼的人。

因爲水從高而下，散爲飛珠濺玉，當人靠近這些珠玉時，以爲不是水，其實全身已浸溼了。

我終於到了目的地。不止她一人在那邊，那位總監也在內的。她見我沒說話，已拉我手替他介紹了，她很溫和的說道：「這個先生是可憐的青年，請你照顧他到能獨立時爲止，他一定會合格的，也許他一生事業，不用我操心的。」然後對我說着：「我的孩子，你已可隸屬國王之下了，謝謝總監先生，他會替你安插下的。」我這時張開大眼睛，沒說什麼，不久我就做了登記處祕書。沒有幾天我就去服務了。這雖是個暫時的職業，然而自我逃出日內瓦四五年以後，飄泊如今，始得到一個正式的噉飯地。

在我少年時，如此樣子的漂泊，午夜念及，輒覺羞愧不安，我生來雖有點成人的樣子，但小孩時期過長，二十多歲後還是存有許多孩性的行爲。我早已說過，要把我的真相寫出。所以要知我年長後的事，當先知我少年的行爲。我對外面事物很少繫念，只有記憶痕跡；而無觀念，第一次所感覺的，自然更深刻的留在腦際，後來又把記憶及痕跡混合上了，以致生出一些新的情感和觀念了。所以當我寫着以前的原因時，使讀者去斷定我成年的結果。我無非剖示一個透明的心跡給讀者。所以從各方面各時間敘述，使讀者可以得着一個概念，並藉此可以判斷因這原由所產生的事體。

第五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六年)

我回到沙利像是一七三二年那年，我當在那邊做祕書的職務了。其時我已過了二十歲，已到二十一歲了，知識自然跟着年齡而發展，不過判斷力仍很幼稚呢。我尚須人家的教導學習一切。因我這幾年的浪漫的經歷，自己還不能把空想糾正過來。雖然艱難困苦已嘗透了，但於人情世故仍是缺少經驗哩。

我住在自己的家裏了，換言之就是在姆媽家裏，可是我覺得不如以前居恩南來得舒服。花園沒有不見溪流，更無論好風景了，所住的房屋，黑暗幽闐，我住的那房，是極黑暗卑溼的。一牆高遮前面，一條陋巷就算街景，空氣壞，陽光也不到，湫隘的那點方寸地蟋蟀，老鼠，卻是格外的多，仰塵已破爛不堪，一切一切都是悶人的。不過我住在那兒常到辦公室去，不然就在她房間閒談了，所以我房雖不適意，倒也沒有什麼，最奇怪她也居然在這兒過得慣，像漫不為意般的。這是她別有用途的，因為這時皇室正是大混亂時期，當然不好去入見，但一方又怕自己被裁去，年俸所以她住在沙利活動較為方便。而且這屋是財政總管的財產，她為示好於總監起見，也以此居住為宜，因此房東就成了她的好友，並且也願為她幫忙。

我住在她家情形和以前一樣，那個忠僕安兒，仍相依着。他是莫東鄉的人，從小就在刷那山採茶為生的，姆媽因此就僱他為製藥人，加以僕人中有個識藥物的人，所以一切都覺得便利。安兒對於植物極有研究，姆媽也很獎勵他，他如不早死，定能變成為植物界成名的。他為人莊重，豪爽，他比我年紀大些，實可算我的指導者。他對主人也非常熱切的一切的事，他都很照顧週到的，我在他面前，自然不敢放縱，他有時也監察到女主人呢。姆媽也很敬重他，因他有理性，忠鯁，熱誠，於她很有利的。安兒確是僕人中的數一數二的人，我生平絕未見到過，他辦事敏捷，見識多，感情極熱烈卻蘊藏不露，後來不知怎的竟做了一件蠢事，一件極嚴重的事，就是他服毒自殺了。此事在我到後不久就演出了，因此我纔知道他和女主人有親密的糾葛，假使她不告訴我

是絕對想不到的。自然以他那樣熱誠，忠實，她對他這樣愛重，也是無可非議的。他們向很少爭執的事，雖有時有點口角，不久也仍和好了。這次卻竟得如此收場，真非所料。因為女主人在大怒時，侮辱他一句話，他受不下去，就吞下鴉片煙後去睡，決然輕生了。好在活良太太，心情鎮定，一見藥瓶已空，就料到有意外了，她就立即去救他，我聽了她的號呼聲也就跟去了。她告訴我實情後，叫我幫助救活他。經過許多困難，方才把所吞毒水吐出來。此中隱情，安兒固然未曾對我傾吐。但我知道這個關係之後，我倒深佩他的深心，竟也有點感動了。因此，我對安兒，愈加尊敬了，我願做他的徒弟，也不覺辱沒了我。

自然我看見有人比我更親密的和她愛好，我心裏不免有些難過，我雖不想去承乏他的位置，總仍覺得於心不安，這是當然的事理。但我對這個給我煩悶的人，不但不懷恨，並且還以愛她的心去愛他。凡事能給她快樂的，我都希望她成就，那麼，她既需要他，我自然要使他滿意的。他那方面說，也很能體察女主人的心意，並且他的誠意也很合她取友的標準的。如此我們親密地過着日子，祇有死亡，纔能破壞我們的團聚，因此更可見這個婦人的優秀性格了。她能使所愛的人，大家互相友愛，妒忌和敵視心情，都被她的感化所溶解，我從沒見她所愛的人中央，彼此有互相妒害的事。讀者到此，請不要以我妄下讚譽，其實你仔細地去看看，還有別個婦人能如此說嗎？

自從我到沙利，直到一七四一年往巴黎為止，其間大約八九年，我在這段時期無甚事情可記，我初去服務時，不時很努力，後來稍稍致力研究學問，每於公事暇時，常自己研究算學幾何，植物，化學，及解剖學等功課。其中最使我勤習的是音樂一門功課了。我和姆媽一同學的。這是我生平最感興趣的事，音樂乃也可說我倆聯合的媒介物，我倆的進步雖緩慢，然而共同賞曲聽音，卻別有真趣。當我見她正在忙碌製藥時，我就向她說：「姆媽，有一個很好的合奏曲很動聽，我唱時會使你藥弄焦了也不覺呢。」「呵！真的嗎？」她答我說：「如你使我藥燒焦，我就要給你吃了呢。」如此說着，我總要把她牽挽到風琴邊來為止，於是火爐上的藥品已成灰燼，她於是黑灰抹着我面，這些事情都是很有趣的。

我們住的地方湫隘不堪，有時須向外邊一吸空氣。安兒就勸姆媽在城外租一個小園，種點花草，後來租到了，園有涼亭，並放一睡榻，和一切的家具，我們常到那邊去午餐。並且我常睡在其中，我把書畫以及一切的東西去裝飾着，好叫姆媽來時覺得高興。我常離開她，跑到這邊來點綴。這是我爲愛她而一時離開的，我憶得有一次呂刻太太對我笑說，有一人因想和情人通情書，於是就故意離開她的身邊。我答說我就是這樣人，而且要做這樣的事。我不是願意離開她，和她一塊時，我很快樂，不是厭煩，實因許多來見她的人使我不高興，所以我願來此避煩擾，好享點個人的樂趣。我如此工作，歡樂，修學，使我過得非常安逸。那時歐洲擾亂極了，法德二國開火了，法國軍隊在我們別墅之前揚旗呼號。我卻希望法國的勝利。這我也不自它的原故，也許由我歡喜讀法國文學的緣故。讀了那些英雄婦人的故事，因之重其人，就連帶愛其國土了。我後來雖然受着法國人的欺侮，然而仍是一個極忠心於法國的人。

也許我的音樂學問要成就之故，其時有僧侶巴拉來了。他是個音樂家，年輕，彈得很好的手琴。我倆相識後，就在一處幾不能離開了。我們互相研究音樂，我便向姆媽商量每月在她家開一次小音樂會，招集好些演奏人，姆媽也加入唱奏，巴拉奏琴，全由我指揮，這完全不和前次相同了。

我既一心偏向音樂，就想捨棄辦公室的祕書職務，以便從事音樂。姆媽雖不很願，後來也只有聽我。此事實行後，大家都以爲我棄了好職業，總是有資產的，或以爲我確有音樂的天才。在盲人國裏，一只眼睛就稱王了，在這個地方，我技藝雖壞，倒也還騙得過人，所以學生來加入的很多，薪水也比祕書的收入爲多。

由辦公室出來，走進了音樂室，當然情形大不相同了。在辦公室那樣的窄陋，無聊，同事的人更是架子十足。我因工作太勞苦，和給臭味所薰炙以及悶氣，常常弄得頭昏目眩。此刻則完全不同了。所環繞於我的，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一切富貴高尚家庭，對我極表歡迎，懇懇接待。漂亮和盛飾的姑娘，鵲待着我，我所見的都是可喜的物。我所嗅的都是芬芳的香味。滿室歌聲，歡談，笑傲姿樂。如果它的報酬和辦公相等，人也要願到此而捨彼了。所以我對於捨棄那公家職業，這事毫不懊悔。

說到此地的人可惜他們都不富有，地方雖如此困窮，但我所未見的卻是愉快及最慈善的人民。假使要在一個小城邑生活又很舒服的，就要推這個沙利了。那些貴族都來此居住，他們只望生活够維持就好了，以致少年不得不出外從軍，年老始回來，所以多以名譽和理智爲重的。女人家，多生得很漂亮，醜的，也以裝飾和她的風韻，變成有姿色呢。這真奇怪，此刻回想以前所認識的此間女人，竟沒一個不可愛的呢。也許因我這時是個青年先生，這班女人，好打扮表情以示好於我。真的我想起那些女學生，心裏真快樂呵。第一個是麥娜女士，她住在鄰右，是我友的學生的阿姊。棧色皮膚，極活潑有風姿，身體稍瘦，完全像少女時期應有的現象。但她那雙明媚的秋波，那個小巧的腰身，以及動人的容貌，也不必多言才令人愛悅呢。我早晨去教時，她多是未醒覺，有時還未整裝，頭髮雜散着，綴以莫簪好像專爲我插的，我去之後，才把花弄下去理髮。我生平最不贊成的是看見衣服沒穿好的美人呢。麥東女士家，是下午去教的，我也得到很快感。金黃的髮，集中束着，極精緻，很羞怯的樣子，皮膚白嫩可愛，聲音清爽嚶嚶如鶯聲，她的奶上有沸水燙的疤痕，雖用奶紗遮着，還依稀可見呢。這常引起我的好奇，後來我的主意卻不在傷痕那兒了。莎里女士也是一個鄰人，她是一個成年女子，塊頭很大，豐腴得適當。她雖不算美，她的風韻，習氣，和性格，卻可算天字第一號。她姊妹莎娜夫人是沙利有名美的太太，她雖不好音樂，卻叫女兒跟我學習，她雖小孩，但她的美麗，將來必能永保母親的美譽，不過頭髮稍帶紅一點而已。此外還有一位法國姑娘，名字我已忘了，她在我的紀念中，也有一個位置的。她說話遲鈍像受教會的習氣，然而所說的話卻很銳敏，這和她的外狀很不相稱的。而且她又懶惰，精神毫無，她受了二三月功課後，更是疲茶，好像要我替她努力般的。她這懶惰的神情，又像特爲因我的了。但我生來最怕逼迫太甚，對她的情形，自然有點厭憎。有人說罕穉默德的後裔，每晨有一個男子到街上，因爲有丈夫對妻子們應盡這樣職務的教條，我想這樣命令，若用在我頭上必定是個壞丈夫了。

在常人中我也有幾個女學生，其中有一個很有關係，我就在此說這事吧。她是雜貨店的女兒，叫做拉兒姑娘，面貌恰如希臘雕像一樣，無生命，沒精神的，但卻是我所爲一個最美的人了。她的感動，冷淡，和沒感想，簡

直無以復加人既不能使她快樂，更不能惹她發怒。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假如男人給她一種意外的行爲，她也只有任他所爲呢！她的癡愚有如此者。她母親誠恐她受人哄誘，所以一步不離開她。爲要想引起她的興趣，因叫她學唱歌，並且找一個青年教師習唱。她母親極力啓示她，可是全無效果。她母親比她活潑多了。她有一個嬌小的面貌，很動人的臉上略有疤痕，那雙刺人的小眼睛，稍帶一點紅暈。每天早晨，我一到時，咖啡牛奶就送上。她母親必定在我嘴上吻着。我想她是無非在啓示她的女兒呀，這個親吻和說笑就是她丈夫在時，也一樣明顯做的。他的傻態可掬，真是有父有女。所以他的妻子也不用隱瞞他的呢！

拉兒太太對我太慳慳了，使我非常地感動。我不以爲奇地對姆媽說及，我對姆媽卻是無所不談的。我對她像對上帝一樣坦白。她見這事，不像我所想的只是友誼關係。她想這已超過友誼了，就替我設法去避免。剛剛有一事來了，更於我有危險，她就極力替我想了預防的方法。

孟冬伯爵夫人是我一個女生的母親。很有才具，卻也很利害。姆媽因曉得她的性情，故尙合得來。姆媽在那邊因受一個人的器重，這人就是她屬意的，她以爲姆媽奪其情人之愛，故極怨恨，常想報復，可是沒有影響。此刻且舉一事看看。一天，她告訴那個男朋友說：「活良太太，外面像很鬧氣樣子，實則不識情趣，不懂裝飾，常以手巾遮蓋胸前，好像鄉婦一樣呢。」可是那人答的很好玩，他說：「她也有理由的，她把一隻大而醜的老鼠，放在胸口，假裝是奶頭，人們可見鼠在那兒躍動呢。」孟冬夫人信以爲真，就想去發見了。一日，姆媽正和這人玩牌時，她見時機已至，便從後將坐椅拉到，把遮巾揭開。不過這人所見的，不是老鼠，而是一個永久不會忘的東西。孟冬夫人又沒有料到了。

這位孟冬夫人有的是紳士般的朋友，我不是榮耀的人，當然不够她所措意。我的臉孔，也不爲她所介意的。但她以爲我有點才能，她想我替她作些歌曲，謾誚她素所不高興的人，使恩南地方鬧得沸沸揚揚。這樣做去，我自然要受犧牲了，也許終身要給她的仇人所暗算也難說呢。好在此事沒有實現。她請我幾次飯，看我是個蠢物，不能受她指使。我只能做她女兒的先生，此外別無事了。這和在她面前是個謀劃家，而在一鄉卻是蛇

媽，其相去真不可同日語了。

姆媽見我爲人所引誘，想救我出了少年危險道途，遂以成年人看待我自己了。她的言動變得很奇怪，爲別的女人所沒有的。她態度比以前沈重，自檢，說話也極有規矩，並含有深意，我對這個不好要她解釋新態度，這是她所要教導的事。第二天她邀我一塊去遊小花園，只有我們二人同去。這回談話，她對我很溫柔，也極有理性，不是誘惑的語氣，而是教訓。她的語言極有深意，態度也很陰沈，然而我這回的觀念，和平時不同了。她對我的事前的暗示，已給我不安。及聽她說話時，我立時墜入迷途，心也不在明白她所說的意思，只在尋求深味，及懂她趣味後，使我立刻產生一個新觀念了，於是我只在想念她，至於她以後所講的話，我也不去聽了。

要使少年留意別人對他們所說的話，切不可於當中別有誤會，不過平常教師多不懂此。我在愛彌兒書中，也時不能免此。青年人聽到一事，每每就會先有感觸的，所以要使少年注意一椿事，千萬不可叫他有一點誤會。姆媽對此也還不很懂得，每每太過於呆板，因此所要想防患的沒有成就。而我一到聽懂大意之後，就別有深情，其他的就等於無的放矢了。我想這事不是男人能和婦人講條件，婦人中自然沒一個肯允許的。而且她又答允准我回想八天，我卻說不用如此多等呢。因這種新奇觀念，我很爲困惑；八天功夫，當然不能有什麼的答覆的。

人們假使以爲我待此八天，有如八世紀長久，我卻求之不得呢。我所願的，是將這八天的時間，永久延長着。這時心情錯亂，驚怕已極，常想如何避卻如此幸福來到的方法。不過你們要曉得我此時的慾望很利害，熱火沸騰，身體又健，又是青年慾火強盛之時，我對女性沒接觸過一次，所以夢想癡迷和好奇心非常熱烈，我急切想去「做大人」了。況且我對她的熱愛，熱誠，天天增加。在她旁邊時我快樂，離開她我想念。一心想慕她的慈愛，和她的品性，她的音容，她的人格。凡她所有一切，我都視爲神聖了。你們切勿以爲她大我十或十二歲，定是半老徐娘了。其實不然，自我認識她五六年來，她極少老丟一點。我心目中，覺得她並沒變動一點。她對我很親熱，對世人也很和善。腰身稍肥一些了，可是眼神，膚色，胸腹，情態，黃頭髮，天真容貌，此時仍和以往一樣。她的

聲音仍婉轉如少年時呢。這種嬌聲非常感動我，如今猶像聽了一個少女的美聲，我不覺爲之顛倒呢。

如此可愛的人，我又很有到手的可能，我當然不能矜持了，後來年長時，一見愛人，就顛倒了不能自持，不過在此時，我竟能自制這第一回似的愉快，竟使我覺得此中艱困的心情，不但不覺其快樂而且還有點驚懼呢。這種情形，實出意料之外，我對她的愛情，實在非衷所思。

諸位讀者，也許以她既給人家所佔有，當然要減少我對她愛敬的心了，不然，大不然，誠然這個分手，使我難過的，但是不管如何，我和她實際是不相配的，但我對她的情感，仍無改變。我敢說我愛她的心要比佔她的心強得多，她那純潔的心和冷靜的氣質，比她以肉慾動我高出很多。我對她也明知肉體愛的危險是很難迴避的，所以極力壓制着。對她卻另以一種人物看她的。我對她很惋惜，也替我自己惋惜。我很想這樣說：「媽媽，我不必如此，我決不會被人所誘的。」但我沒有這勇氣。第一，因這件事不能說出口的。第二，這些話到底不是真的。實則只有她一個婦人，纔能防免我受人家的引誘。我對她沒有佔有之心，但我願她替我解除別人來占據我的心願，我關於如何和她分手的事，煩擾到像件苦事一樣了。

長時間的充滿孩子氣的同居習慣，我對她的感情並未稍過，而我們相處，又別有一種情形。我愛她不僅熱烈，並很純潔的。我極願叫她爲「媽媽」，極力願自認做她的子女，我已視她如家人了。這也可以說明她雖使我愛戀，但我並不想去佔有的理由了。我此刻記得初期的情感，雖不很顯著，卻很快樂，在恩南時，我是如醉如迷的，到沙利時，已一點沒有了；但我愛她仍熱烈的。但已有爲人不爲己的成分，全不爲我自己的快樂，全是爲她的歡喜愛她的。她於我不僅是姊妹，母親，女友，情人，實在超過這些以上的，因我太愛她了，所以沒有什麼野心，這在我是一個極淺明的觀念。

於是那惶恐過於想望的日子到了。我一齊答應，一切都履行了。心裏並不想在這上邊得到一點利益，但我終於得到了。我就算第一回在一個婦人的懷抱中，而且在一一個可敬愛的婦人懷抱中。如此我算幸福嗎？不是的！我只算嘗到點意味而已。那時我覺得心中有不可克制的鬱悶，來消滅這個快趣。我就像犯了亂倫的事

無異。兩三次上，我恍惚抱住她，我的眼淚溼透她的胸口。在她呢，毫無所動，仍是慈親的樣子。她一點沒有淫慾念頭，既無酣然的快樂，自然也無一點悔恨了。

我可以這樣說：從她所有的過失，是由錯誤，而不是由情慾來的。她本是個好女子，心情是很純潔的，她愛一切高尚的事，行事很合軌道與道德的。她的嗜好又純正，所有的全是有品行人的樣子，不過不常去實踐而已。她若能聽心意而行，就不會錯的，而她偏要聽「理性」去安排，所以弄錯了，一方她真正的心情每能超脫一切，可是她言為不能照着心情去做呀！

她第一個情人，便是達維先生。他是哲學的教師。他便以許多原理去迷惑她，他看見她很愛丈夫，很負責任，很冷淡和有理智，是不能以情慾引誘的，於是便改用詭辨派的論理去下手。他說她的負責任，是無所謂的事情，祇能和小孩子玩玩罷了。兩性的結合，原不是必須的，貞操觀念，不過是社會的外表而已，所以和人家戀愛，祇要不太使男人難堪，良心上也就可相安的。他給她相信凡事都有其理由。不必把世上一切事情都看做惡劣，女人自以為不錯的做去好了，不會十分不對的。如此天天薰炙，她的理智完全竟給他破敗了，不過心情還沒受影響。但後來他受了報應，自己只能妒忌完了，後來繼承她的第二情人就是那位教士白令。

她對於這些哲理，雖不會全部承受，但後來加其入他壞觀念了。所以她的第二個情人更能和她心情相合了。她相信所有男子並沒有佔有女子的意思，不過在得到女子的身為目的而已，所以她不惜降身了。而且在她還有許多高貴的男友，她待他們也是一樣溫和，最奇怪的是：她常能玩男子於股掌之上。她的愛情更是熱烈，和她相交有素的，也愈會變化。還有一事，就是她所寵愛的，除了可憐的男子外，那些聲勢高貴的，絕不能得她的愛悅，故雖極不相稱的男人，有時也能得她的憐愛，這因她的性情太寬大，太慈愛，太憐憫以及太多情等心情所成的緣故。

雖有詭辨的原理，將她迷惑了，然而她卻極力去救濟，她有那些好德行，足償她的缺點。且這些缺點，和肉慾無關的呢。她的情慾本也可以自制的，如果詭辨的學說勿去攪擾她，自然會向光明去的。就說她的缺點，她

有時雖做錯，她的心卻是好的，她覺得欺騙、謊言，是最不兩立的。她爲人正直、平等、慈厚，又肯盡義務。對於朋友及事情一樣不欺，對於世人完全以寬恕之心處之。她雖妄攀情人，卻也沒有利祿的念頭。她雖豁達，雖常受金錢所困迫，但卻不會出賣過靈魂。

如此親密，她不看我是小孩總以成人看我，她的喜樂就可給我得到益處，我心極爲感激，她的教訓，於我極爲受用，每當感覺有心悟的時候，我的心就張開了，容受着所有的一切。故雖有那些道德的教師，絕比不上一個通達婦女所談的閒話，就因其中念有情感之故。

她爲要叫我多得點處世經驗，所以常教我精神的修養和判斷，並也教導我外面的態度。爲人與人相處的模範。她自己自然深通世情，不必以打謊、欺騙、和冒撞人，自會無忤世人。這是她的天賦，不是人家所能學步的，所以如此處世的技能，只能自己應用，絕不能用之人人。故她雖怎樣要我經歷世故，所得効力仍很薄弱，猶如她叫我跳舞習武一樣，我對於這二種技術，始終學不到一點皮毛。

不曉得安兒是否知道我們二人的關係，我相信隱瞞他不過的，因他人很幹練慎重，心中所未想好的，每不出於口。對這件事，他雖沒說出，不過像又察覺似的。但他是以女主人的意思爲轉移的，就是知道，也不會怎樣的。他和她雖一樣年紀，但極嚴肅老成，他看我們簡直是二個小孩，應加以寬恕似的。我們對他也很敬重，自從這事失了忠實後，她對他也更好了。她知道我的一言一呼吸，完全只有她一人，所以對我表示她如何愛安兒，於是我也同時愛他了。她使我愛他並非是友誼，是在他可敬的性格，因爲這種感情我完全給他打動了，有好幾次，使得我們兩人擁抱着流淚，她說有我們兩人她才感到幸福。我想有的女人，看到這兒一定要冷笑了。但若知她的氣質，這種情形並不希奇，因這是出於她的內心的呀！

如是，我們三人就在世界上組合了僅有的一個社會。所有我們的希望、用心、與心情，都是共同的。一切都不出這個小範圍共同的習慣生活，慢慢固定了。如果吃飯時有一人不來，或多了一人，都覺得寡歡，若我們只有二人談話，決不如三人一同時的快樂。我們互相信任，做事又很勤勉。姆媽計劃仍是很多，又很活動，不讓我

們二人空閒着。我想閒散之於社會或個人都是有害的。一切無意識的，談空說有，僞虛險詐等惡性都由此發生了！不然的話，若大家有事做，就沒時間空談了，做壞事了，所以天下最不行的事，莫過賦閒，和終日談話。更進一步說：要使一個社會有生氣，勢必要各有所事，並且所要做做出精神才好。例如編織是小事，但也要留心做才弄得好東西出來。有的女人，一天無事做，只是坐立不安，徘徊談天，這是最討厭最可笑的行爲呀！這種人雖無害別人，也只是自累了。當我在莫那時候，我常到鄰居去打繩子，袋中帶去一個小玩具，這樣可使我不說無謂的話。如果大家都這樣做去，社會上就可減少許多壞事。一切社交也較真實了。我不管你們的笑話，我相信這個世紀的惟一的道德，就是弄玩具的道德呢！

我們這可憐的姆媽計劃仍是很多。眼見家用日緊，她便愈想擺脫它，也愈夢想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賣藥人，製造家，和一切人仍不斷來到她家，一來總是要帶點去的。她如此的浪費，卻仍有本事如此維持下去。沒見一個債戶來逼她。

後來她想在沙利建設一皇家植物場，而且要有一個場長，意中是叫安兒承乏的，因他熟悉植物，因這個地方，在亞耳布山脈的中間，極適於研究植物。姆媽並想添設一個製藥專門學校，這件事於貧窮的本地人本也極有利益的。那時正有一個退職的御醫各羅西來到沙利，姆媽極力請他來幫忙，但這人是極無情感的。

這個計劃如能實行，我一定可以專攻植物了，牠對我性情也很相近呢。只因受了一件意外事，全部計劃竟成泡影了。我這人生定是個苦惱子，每每有可以發展的機會，總是無端遇了挫折。一天，安兒在亞耳布山中採集一種叫「傑烈日」做藥，這件東西是各羅西叫他採的，他因冒了暑而害病，致成肋膜炎。人家雖說「傑烈日」是肋膜炎的特效藥，可是吃了一點不能奏效。雖有好醫生如各先生，以及女主人和我的熱誠調護，終於在我們手上侍護五日後與我們永別了。我失了如此一個好友，悲哀痛哭真是不用說了！假使死者有靈，也許能得到一點慰藉吧！他生性明達，足補充他教育的不及。雖寄人籬下，但有偉大人物的德行。可惜屈居人下，泯沒以終了！

第二天，我同姆媽正在傷心損失這可愛的人時，我忽然想起他生時的遺服了，尤以那件黑衣，我更愛它。我想到這個，就坦然向她說出了。她聽了這卑下的話後，因而想起死者的高尚，不貪利的可敬，於是什麼也不答，轉身就嗚咽起來。好可貴的眼淚！已深動我了！已將我卑下的心思洗濯淨盡了，從此以後，此種下賤的思想，再不會到我的心中來了。

這個不幸，影響姆媽精神物質上的損失很大，安兒是個方正的人，治家有條理，家人都畏懼他，就是姆媽也敬重他不敢惹他，自他死後，家內事情，就大非昔比了。因我比他少厚重，雖有時想要整頓一番，可是力不從心，困難很多，也就聽之了，以致家事日見頹壞，收支不均衡了。我只有想節省用途了，從此我便用費極慳吝而且稍稍儲蓄了，一直到老年還是如此。

後來我看看家事日非了，我不得不再去努力音樂了，以免日後的無事可做，如此約有數年之久，從事於音樂，交遊，計劃，和遊歷中，心力亂用，一無所成，不過仍以讀書為重要的目的。當我回日內瓦時，和老友西孟先生很有情感，他引起我研究文學的嗜好，我攻討很勤。在沙利又和一物理學教授認識，在他那邊學得將爆炸品貯入瓶中方法。等到啓視時，像炸彈爆炸一樣，幾於把我轟毀了，兩眼損傷，醫到一個多月才好。

我這時身體，已很衰弱，加以這件危險事情的襲擊，就使我更形困頓。我的體格本很健康，胸部廣大，肺部當無病象，但我呼吸不靈，受了壓迫一樣。呼吸時往往心悸，咳血，其始稍稍有點寒熱，後來竟一直如此了，在這樣年輕人，內臟既無損傷，又無摧殘，不知何故會弄成如此的。

大家說：「溶爐消利劍」，也許這是我的病因了，我所有的熱情使我生傷我的也是它。什麼熱情呢？原是很小的事情呵！微細可笑的事情，使我像得天上的星座和世上的王冠一樣的狂熱，最顯著的就是婦人。我有一個了，表面似已有着落了，心靈卻仍感缺乏。愛情的要求，使我在快樂中更覺困苦，我有了只是一個溫和的「姆媽」，實是個可貴的女友，但我需要一個戀人。於是我千方百計整日思量着這個理想的愛人。當我擁抱她時，我如不假定她是戀人一樣，我雖束抱很緊，也感覺不到快樂的。我雖在快樂中，始終不得幸福的真趣。

快樂幸福，是否爲人間而生的，唉！如果我一生裏能嘗着一次愛情樂趣的幸福，我對自己這個脆薄生命，也會知足，雖立時死在那快樂事上我也甘心呢！

我是給愛情的火燄灼傷了，這是我消損身體的大因由。再加以姆媽的經濟危機，將陷破產的境界，我心中更是煩悶不安。我的難過的想像總是向不幸方面想。每一想到她不幸的前途，想到我終身倚靠的她，將要受貧窮和我分離時，我的精神就更是惶懼，爲愛情而痛苦，又爲貧困而害怕，我的身體怎能受得了。

我對於音樂的嗜好，又是十分的狂熱。手裏拿着難解的拉膜的著作，腦的記憶力既衰，死唸也不會熟，我不因此而而努力，有時用功到全夜不睡去抄譜。這也足傷害我的身體甚而至於暫時的嗜好，如一時的旅行，一時又開音樂會，有時要赴宴，而散步也要去的。有篇小說要翻讀，一幕戲劇要看的，如此也都足使我發生極強烈的情緒。固然事情的本身是可笑的，但我卻是件苦惱的事了。就如那本格弄的一切書，我唸了後，竟爲書中可憐的人物悲憫，時而奮發，時而不快，我的情緒更是緊張。

我的身體一天天衰頹，以前非常的熱情，也漸漸減低。及至覺得身體衰弱，也就安心聽之了。自己也會把熱情放在旅行上，放在靜居上了。我這時所感到的，不是討厭，只感到憂愁一切，全身也覺坐立不安，有時無故會自悲自嘆，我嘆息我的境遇就如此崩潰了，又嘆惜姆媽的沈淪，她靠我支持危局的，如今我已無能爲力了。憂能傷神，因此病象日深。她侍候我，比任何母親還過倒，這到也可使她脫離一切世務的煩雜，也不爲無益的。若是死神竟降臨我身，我想那是何等溫柔的死呵！我雖未嘗到生命的快樂，然也沒有受到艱苦過。如此也可免受人類苛虐的情緒，好好的死於精神殘存，我的友誼正濃的半途上，這也死得幸福了。設使關於她的命運，我不覺得有不安的觀念，如此的死去也就同睡眠一樣。況且在我旁服侍的人，是那樣溫柔，如此死去，也不會覺得痛苦了。我當對死神說：「你已得我的生命了，請你隨便給我更幸福吧。」我記得有好多次，身體極不好時，深夜起來到她房去，給她一切措施上前後勸說，所言都是正直的，對她自身的運命說得更顯明。那時我的眼淚沈瀾好像是我的飲食和藥物般的，當她坐在牀上，我握着她手時，淚珠更是淌過不止，如此經過好幾點

鐘後，我回房時比來時身體好得多了。因她同我所有的一切，以及她所引起我的希望，我都十分滿足，我心平氣和，睡眠得極舒適。老天若於此時給我死去，不讓後來給我許多困厄，也不致那樣怨生了。

經過了無窮的艱難，她極力的服侍我，纔把我救活了。確實的講，只有她一人才能救活我。我對於醫生的醫法不很信仰，但真誠的她，我卻始終信仰的。我們相互維繫，這一點又比任何藥力爲有效了。人生那有比將生命交於所愛的人，爲甜美和幸福呢。我們的相愛之情，如此就不再增進嗎？但她那種真情實感，世間母子的，也不能有以加茲呢！我雖願意做她兒子，可是她比親生的母親還要好呀。我們誓永相守，決不再分離了，只要我們二人一切已滿足了，再不要別的，一切幸福和希望，全在如此密切結合着，自有生以來，怕也未嘗有我們如此相愛的懇切。它不是愛情的情，比愛情還要高過一籌。這不單是性別，年齡，姿色等等罷了，實際是從我們人類全體上出發的，只有生命停止了，它纔會停止的。

病雖痊好了，可是精神尚不復原。胸部仍感壓迫，仍有點發熱，身體仍是軟弱的。我除了想在愛人面前，保此殘生外，別無他圖了。然而住居在那黑暗淒涼的房子，我所見的仍是感到憂悶不快，她因此要我住在鄉下去，並叫我每天吃牛乳，這似乎得了一點生趣，而以前那個小園，自從安兒死後，爲節省起見，也已退租了。這時我看見她已有厭棄城市的意，我就勸她離絕城市，退居鄉下，以得清靜之趣。她原也很贊同的，只可惜她怕辭退舊屋，惹着房主的惱怒。她對我這樣說：「你的隱居計劃，是很有趣的，也是我的始願。不過隱居時，也得要生活，若是回絕了這房子，就有絕糧之憂，而且那時，在山林內是找不到的，也仍當回到城內來。我想還是不要棄絕它好，使他也好付給我一點呢。我們不如仍尋一間離城較近的僻靜小廬，也就可得到隱居的樂事，有事時，我們也可以進城來呢。」我們依這計劃，就尋到城外沙默村去。它離城很近，但極似鄉居的意味；牠在兩高峯之間，中間是一個小谷，水流涓涓，激石鳴沙，樹影扶疎，風景絕佳。所租居的房屋也極幽靜。前有高阜，小園承之，上有葡萄園，下面是青草場。栗子樹羅植着，泉水清冽可飲。再往山上就是養家畜的牧場。一切鄉居風味，我們都得領略之。我記得倒那邊去時是一七三六年的夏末，我們第一夜在那兒就睡時，我愉快得難以言宣，不覺

抱着那可愛的女友，熱淚紛下並吻着她說：「呵！姆媽，這是一個幸福純潔的居處呀！我們如果不在此得到，將踏遍天涯也無覓處呢。」

第六章 (一七三六年)

「繞屋山泉活活流，

前是花園後田疇；

復有林巒增佳勝，」

就這些我已壓心，不能再加上：

「人生何事再他求！」

真的，我得此不想再要別的了，更不希望什麼財富了，只求能玩樂就够心滿意足了。並且很久之前，我已對人說過，所有和享用，完全是兩樣東西，就是男人擁有妻子也決不如戀人來得快樂呀！

到了這邊，我才得到人生的真趣。從此時起，我纔可說享到幸福，好可貴和可惜的時間！你再回來給我一次吧，你慢慢地從我記憶中逝去吧，你怎麼那樣快的飛逝呢。想起這些舊事，雖還可想念，不過也很簡單，無非都是那個樣兒。我何必說過不休，惹起讀者的厭煩呢。況且這些如果是事實，行爲和語言，我還可以表示出來，但牠絕不是言語可能達的，也非事實所可表出的，這完全是我情感上的所有事而已。我怎麼能說出呢？我和太陽同起來，因之我很快樂；我得獨自散步，我也快樂；看見姆媽，我也快樂；離開了她，我也快樂；我在林巒山谷中讀書，游散，在花園中勤勞，摘菓子，幫助家政，全得着非常的快樂。總之無處沒有幸福，隨着我身，並且它沒一刻離開我的呀！

在這快樂時期中的一切事情，至今我的記憶還很深刻的留着，在此時期前後的一切事，已都不能全部回憶了，只有此時期的遺跡卻永久保留着。我的想像本很活躍的，如今爲這可愛的紀念，我情願回憶着以往了。不想於未來中找希望了。只有這個過去明白的回憶，在我今日的不幸中，還能得到一點快樂的真趣。

我此刻來說一例就可見我回憶的深切了。那第一日，我們到沙默村，姆媽坐着轎子，我跟在後邊，上山路時，她因很重怕轎夫辛苦，半途時她就下轎，和我同行。路上她看見籬笆中的綠色植物，就向我說，你看這是山楂還在開着花呢！我從未見過此花，因此低頭去觀察，因我的近視眼不能辨出牠是作何形狀，只泛泛地一看而已。如此過了三十年，我再也沒見那花。後來在一七六四年的時候，同朋友在喀西耶的小山上，山頂有一座涼亭，我正在採集草花時，在路旁不覺歡呼起來：呀！那是山楂花，其實只是一點小花而已。友人只曉得我的快樂，但莫名此中有一段故事呢。我希望他有一天，知道此中的原由。就此小事看，讀者也就可以推想我於這時生活的印象是怎樣的深刻了。

但這田野氣候，不能給我立即復原，而且感到疲倦，牛奶已不願吃了，就以山水代療疾之用，每晨散步前，我就喝了二瓶的泉水，因為水中含礦質太多，不到二月，胃弱不能消化了。

一天早晨，我把一張桌子架起，忽然覺得脈跳耳鳴，甚至耳朵不能辨別聲音了。此刻雖不聾，但聽覺已不很便。脈膊耳鳴，也始終沒解除。我原是個貪睡的人，經此病後，夜間就不易入睡。種種病象，隨之而起，我斷定離開人世已不久了。但是我想在這短促的時間，仍在掙扎着。脈跳已慣了，也沒什麼大痛苦；夜間的不眠症，也無甚妨礙，氣雖短促，也未到達到喘息的地步，其他也不覺有什麼影響。

這一次意外只能傷我的身體，而不能傷我的慾望。我得謝謝天，我精神上轉因此而得到些幸福，明白的說，當我看到自己成死人之時，那時我才覺得是生活的開始。從此後，我纔從最高的方向去找出路。我就開始信仰我固有的宗教思想，姆媽本是良善的人，所以相信的是良善不是惡劣的觀念。那些地獄說法，她以為是沒有的事。她雖常和教會的說法齟齬，卻也不因此就算壞的天主教徒。我雖不能依她的話，但聽她那些可貴的議論，我也不怕死後有輪迴地獄的苦痛了。我以整個生命交給她，明知身軀不久於人世，但我更要交給她，相信他的話能使我免除不安。這樣委心任運，毫無所感地生活下去。因此我在此短促的光陰中，心靈既安靜，物質的享受也不差缺。有一件樂事，使我更覺幸福的，就是她和我一樣愛她的田園，牧場鳩鴿，以及母牛的

生活。我藉此逍遙度日，比牛奶藥品等還滋補些，於是我的精神也就一天天的好起來。

到了葡萄和菓子的收穫時，使我們覺得一年中的餘日，逐漸引起了無窮的田園生活興味，鄉人也漸漸相知愛了，但冬天又到了，我們又愁悶起來，因須轉回城市去了，這於我好像是受了流刑，以為將不能再來沙默了，春的田野也不能再見了。當離那邊時，我親吻着樹和泥土，欲行又止的，不知多少次。所有習音樂的學生因病而隔膜了，我久沒在城內和朋友交際了，除了姆媽和那新來的醫生梭門先生朝夕相見外，就無一人了。梭門先生是好人，有學問，是笛卡兒的和淑弟子，解釋那「宇宙的原理」也很精明，並且他的有興趣有益處的談話，使我覺得比他的一切藥方有價值許多。我每討厭煩瑣的言談，但有益的真正名論，又足引起我非常興趣。我愛他就想研究他所治的學問。在當時流行的學說，我都歡喜涉獵。拉墨先生著的「科學叢談」，尤其使我屢屢翻讀。這時我很用功，日以繼晷，夜以繼日，沒一刻兒手不執卷的，他人或以為我的病將由此復發，然而我不計及這個，我只覺得愉快，精神和身體同樣覺得舒服。因為用功得把痛苦也忘卻了，病狀雖見痊，可是也不覺得痛苦加添，我就是對於疲困不眠等症，也已恬然安之，不以為意，只是等着這個敗壞的有機體，慢慢消耗，因為人總免不了要撒手西歸的。

因此之故，我就懶於講求攝生了，就是藥石也怕多此一舉。他人雖怎樣的強迫我，也只有心領敬謝了。梭門先生看見我病已入膏肓，決非藥石所能奏效的，只得用一種溫和的藥品以安慰姆媽，維持着醫生的信用而已。我食物雖有節制，但不忌什麼東西，一切都和常人一樣自由，我也常常出去探訪朋友，讀書也仍是嗜之不倦。鄰居書坊所有的那些文學書差不多都看過了。好像此刻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樣子，並且還選擇幾本書，等明年春天帶到沙默去讀。

我果有享此的幸福了。自然我得把捉着，我一見那些樹木纔抽芽吐蕊時，就快樂得不可形容了。重見春天，於我好像再入天國一樣。不久殘雪融解了，我們已離牢獄未久就到沙默，聽了鶯語的初鳴，那時起我自信從此不會死了。實在的那種鄉間生活，確於我有益的。我雖不幸繞着痛苦，但總沒睡牀不起過。當痛苦較甚時，

我常自語：「當你見我將死的辰光，煩你把我移到橡樹底下，我一定可以復活的。」

身體雖衰弱，我還從事於田野工作。我常恨那花園不能由我一人去整理，我舉起了鋤頭，沒有幾下，我已喘息乏力了，汗溼了一身，於是只好坐下休息了。其時，脈搏很快，血往上衝，我又不不得不立刻站起。如此煩重的
工作我是不能勝任了，我就從事於養鴿了。對於這個的不耐，我連接數點鐘也不會麻煩呢。鴿子原是極雖馴
養的禽鳥，不過我的鴿子，竟受我的指揮甚至不離我左右，當我一到花園的牧畜場時，便有幾隻鴿子飛在我
的手臂或頭上了，這樣親熱到使我有點爲難，對於驚怕的禽鳥，平時我都喜歡豢養的，這真是一件頂快樂的
事，使牠能够相信我的忠實，並給以自由。

我前面說過要帶書到這邊來，不過我讀書的方法，卻很特別。我有一個妄想，以爲要讀一本書使有益於
我，就要把書中一切的意義類推貫串，得到一個歸結爲止。因爲我每讀一書，沒讀過幾十頁，就已翻遍圖書館
中所有的參考書了。如此白費光陰而獲益少，並且腦力也太勞了，以至於在迷昏的錯路上徘徊，未得其門而
入，後來我知道這方法不行，就別求途徑去研究學問了。

研求學問，第一件事要知如何治學的方法，並要求他和各種學問相關聯的地方。於關聯處，可以見到一
切學問的互相牽應，和融會貫串的功用呀。雖然人類的精神，是不能全知全能，所以當擇一個主要的學問，其
餘就算是幫助的東西。我的讀書方法，是先把百科全書的各種學問，先行分部去看，再把各門類重新綜合起
來，用我的深思想和悟力，然後由此得到異途同歸的功用，總之無論我是死是活，我也不知可能活到廿五歲，可
是我總盡力用功，總想把一切知識全都知一樣。這樣時光可謂不空費了。我也不計及前途和死日的來到，
我只有自己研究歡喜的學問。

如此研究下去，我覺得很有益處。我在讀一部專書時，不到幾頁，每感神疲意倦。雖勉強看下去，目昏頭眩，
精神就厭倦了。今把各種智識輪流交換，無間斷的，這個厭了看那個，自然興趣叢生，我這個試驗法自問很有
益處，雖然田園和家事的各種，也是有益的消遣。因此讀書和消遣，打成一片，一邊做事一邊用功，和社會也就

不會隔膜了。

每晨太陽未升我已起牀了，我沿着鄰右的草地走去，散步在那美麗的道上。山石全是葡萄，並且循山坡一直是到沙利的，我在散步時，我一邊做着祈禱，這並不是口唇的開合而已，實從我心坎中發出一種感謝大自然的真心禱頌，因他創設如此美麗的景象，在我眼前之故。我在室中時絕不願祈禱，因四週給我的，盡是人的工作，使我和自然之神隔絕了。由自然的美景中，直接認識自然的偉大，我的內心不覺嚮往着。我的祈禱是淨潔的，並無免除苦痛困難，及求來世的意念在內。我完全不替自己求福佑呀，確切的說：我並不是在祈禱，實是在欣羨和贊賞呀。在散步時，田園風味，觀賞不厭了，在有太陽時，我在遠處望姆媽家，如她窗口已開，我就喜出望外，我就快跑回了。設仍關着，我就到園內徘徊了，或整理園事等待她醒來。當窗啓時，我進去在她牀前親吻着她，她時在朦朧的樣子。如此吻着，純潔溫柔已極，毫沒一點別的念頭摻雜其間咧！

我們早餐，通常是咖啡和牛奶，這是一天中最安閒的時候，我們隨便談天。這樣早餐化費時間較長，可是所得滋味也很濃。我是用英國及瑞士式的早餐的，因大家一同集合着吃比法國各人在房內吃有趣些。和姆媽過了一二點鐘的談話後，我就去讀書，一直到午膳時方止。這時我看的幾本哲理書，如普魯的論理學，洛克的人類的悟性，慢爾布，來勃尼士，以及笛卡兒諸氏的著述，我常驚疑他們學說的參差矛盾，我遂想爲之調和，這當然是勞而無功的事。我於是另想出一個法子，不混着自己的意見，也不加入他人的見解，只是順着他們的言論，無論是真是偽，只要有條理都貯藏起來，以便將來的比較和採擇之用。如此經過數年功夫後，再由我自己去判斷。這樣聚材既豐，到日後能自表見時，便不必依傍人家了。

我那時還是研究幾何代數，進步很少，但代數經過幾何的圖形證明後，便較有頭緒了。拉丁文，我用的工夫也很多，可是依然故我，成績極少，我雖能看懂拉丁書，但談話和寫述仍是不能。午刻沒到，我就不讀了。如果午膳沒好，我就去看鴿子和整治園庭，一聽見人喚我去吃飯時，我就高興極了，而且胃口也極佳。身體雖孱弱，口胃卻一直很好，這是可以自慰的，每星期有幾次，在天朗氣清時，我們就到屋後茅亭上去喝咖啡。亭邊繞着

我手種的藤蘿，陰涼風快，可爲我們這暑的好地方。我們在此逗留約一點鐘，看看花菜，談談家常，其樂自謂不可復得。園的後邊，還有我的小家庭，就是蜜蜂呢。我常和姆媽一同去看視它們的，牠們工作中最能引起我興趣的，是當它採花蜜回來時，小腿上裝滿了花蜜，好像走不動的樣子，這真是別有趣味呢！有幾次，我因太貪看了，竟受了它們的刺整呢！不過日久親密之情日增，我無論怎樣近牠們也不會和我爲難了。及到窠滿，蜂多，須要分家時，我便去幫忙處置分炊的事務，左右給它們所包圍，全身全是蜂子，卻沒有刺我一下過。

到了午後，我雖仍是去讀書。不過名爲看書，實則玩耍休息時候多。那時我所看的是歷史、地理、等書籍，因這兩樣功課比較不費腦力。我又想研究天文，不過須精確的儀器幫忙更能引起興趣。只靠我的近視眼，是不能觀察天空的星象的。在此我記起一個可笑的紀念了：爲想要曉得星坐的地位，我曾在夜間於園內燃着燈，用鏡去測量，並不時對照着一張平面天體圖，我如此的窺測天象，自然要給人笑痛肚皮，而且鄉人不知究竟，還以爲園內有鬼神在作法呢！

如此就是我在沙默讀書的情形，而且當時對於園事也有一定的工作，我力所及的總是像農夫般勤奮。至於讀書，我雖一遍遍去讀，只因記憶力薄弱，總不能過目不忘，但我仍孜孜不倦，到鴿巢、草場、及葡萄園時，每臂挾書卷去的，樹蔭籬邊，每有書冊丟着忘記帶回，有了幾十日纔發見的，那些書當然給雨侵、風剝、蟻食，蟲蠹得不堪了。這種好學狂熱，竟成了僻性，無論做什麼事時，我口裏總在暗誦着句語，活像一個書癡樣子了。

後來我看了許多宗教書籍，覺得死後還有輪迴地獄的說法，我的心就未免有點恐懼。雖自己心地高尚，和讀了一些科學書籍，但地獄磨劫等說，我仍是盤踞得很深呢！我常自問着：「我目下如何呢？如我死了之後，是否須受地獄的酷劫呢？」一天，我正在愁悶此事，忽想取石去打樹以爲預驗。我想：「我把石頭擊前面的樹身，如打中了，我就會得遇救，不然我就要墜地獄了。」於是手執石頭顫動着，其時僥倖打中了樹身。因我選了一棵大樹，走得極近時才擲去，這是易易的。可是從此之後，我就不再愁憂了。如今一想起此事，我真啞然失笑了。你們大人們也必定是在譏笑我的癡愚了。但我卻希望你們不要如此存心，因其時確有萬感刺心欲訴不

能呀！

雖然這個怕墜地獄之念，倒不是永久如此的，我也不會減少我死的勇氣的。這時，我以爲能夠快死，倒比久病爲舒服。而且我已感到生之厭倦了！我雖年輕，生的幸福已徧嘗了，好像我已推測我老年時的悲慘般的。所以這時對於死的觀念倒很自然，過去既無所悔恨，未來更少希望，我要享樂的，惟有目前的幸福而已。草場上用膳，花園內晚飯，菓子的收獲，葡萄的採取，以及善良的鄉人去剪裁葡萄枝這些都足爲笑樂呢！記得是姆媽的生日紀念那天，我們遊到前面的山谷去。姆媽身肥，可是仍是健步穿山，爬嶺，或休憩於山林中間，什麼時候也不知了，我們談到聚合之樂，以及平和的命運，只望來世亦如是，其時四周環境也好像在鼓舞我們。因爲天剛下過雨不見灰塵，川流很湍急，風吹樹葉，空氣清鮮，天空上無一點雲影，其時穹蒼的潔靜就像我們心中的潔淨一樣。我們把帶去的食物，借農家烹製，和他家人一同分吃着。這些農人都很誠意祝福我們，鑿罷我們就在大樹下納涼，我拾取些乾枝燒着咖啡喝，姆媽在花叢中採着植物玩，並爲解說它的形狀和功用等等，就此引起我研究植物的趣味了。那時忽來一個念頭，覺得這個夢象在七八年前，似乎在恩南一度發現過。我深深的感動，甚至於下淚了。我就抱吻這親愛的女友，我很快樂地向她說：「姆媽，今天這好日子，老早就豫定了，我此刻快樂極了，我的幸福是受你的賜予，可說達於極點了。希望這幸福永遠如此不變，希望這幸福和我同終始哪。」

我的幸福的日子，就如此過去的，自然還有別的事務的，但結果都很美滿的。姆媽本愛在自然中討生活。自和我同居後，更感到自然的興味了，她也逐漸愛起田園生活了。她努力於田園事務，有時租了田種，有時又買牧場養牧畜，她很願如農人般工作着。後來她竟賃了屋子，自己去做田務了，我對她不很贊成，想她對於農事也和經營其他事務一樣，必不會有成就的。但她既定了意見，也就不去反對了，因想此事如能成功，未始不足裨益生計呢，於是我也竭力同操作了，自己並願做她一切工人的領袖。這於我身體也非始不是一種鍛鍊呀！

一七三七——一七四一——這年的冬季，巴耶從意大利回來，替我帶了幾本如「音樂大綱」的音樂書，這使我嚮往音樂史方面的研究。我既已到了成年人了，在明年春天，我就可到日內瓦去要求我應得的母親的遺產。其時父親也到那邊了。當局內部因有一事，他以前的訟事也就無暇計及了，他得了我哥哥的一份遺產，我哥哥因音訊久杳，他的遺產仍歸父親保管。至於我所分得的，除買點書之外，全帶歸交給姆媽。她收了錢後，並不怎樣贊揚，所有的後來仍用在我的身上。由此更可見她心地的純潔了。

那時，我的康健，一點未復原。而且衰弱得很，面色蒼白，骨瘦如柴，脈搏得可驚，心悸加甚，好似胸中被迫壓一樣。後來竟至步履維艱了。一步一喘息，一彎腰就頭昏了。多愁善感，甚至鳥鳴葉落也驚心戰抖了。可是心又很閒靜。我有生以來，就好像心身不能同享幸福般的。此時我精神雖快樂，身體卻衰頹已甚。如今年已過六秩了，內心很慘苦，身體也未見康健呢。

爲培養自己在讀書時，我也兼看生理學，尤好研究解剖學，好明瞭自己身體的機構的全體，這種智識使我得了一些可驚異的研究，以爲那些病象都是我所備具了。我一點不怕我自己的死，卻是以我這樣多病之軀何以還會生存。如果我未病時，看這書，也必要致病無疑。但我的病雖再增加一層，自信總可以治愈的，這是看醫書的人所有的一種慾望。我斷定我自己是心臟病。以前安兒曾說過，蒙利耶地方有個費納醫生，能醫這種病，姆媽便想起這事，叫我趕快到那兒去醫。我於是更增加這次旅行的勇氣，加之又有從日內瓦來的錢足爲川資之用。

本來可以無須遠出求醫的。騎馬去，我不習慣，也太疲倦。我就改乘轎子。在格琅地方忽遇見五六乘轎子，就接蹤似的成爲一串旅行隊了。大半的轎都是新娘格羅比夫人的伴行人的。其中和她同行的有位娜期夫人。她雖不及新娘的年輕美貌，卻也風致楚楚。當時我因羞怯的關係，沒有同她們認識。但一路同行，同旅舍，同桌用飯，後來終認識了。實際並不願這件事，因這種交際，於有病的人是不適的，這猶如騷潑的女人，想人愛她，佯裝沒事，我如今就遇到了。格羅比夫人因給那些少年圍困了，自然無意於我，加以不久就分道而走了，可是

娜期夫人因路上須要陪伴，她就有意對我表示好感。可憐的盧騷這時竟沒靈魂了。那些熱症，那些病魔，和心臟息肉，在她面前都已消失了。只是那心搏，她卻不能使我停止，而且她也不會醫好的。我的病狀可說是我們相識的媒介物。因她們明白我到蒙利耶地方去醫病的，我也孱弱不能有所作爲，但我雖病了，她們竟不疑我了。每天早上，她們叫人來探聽我夜中的情形，叫我同她們一起喝咖啡。有一次，我漫不經意地答她們說：連我自己也不知昨夜來的病情呢。這使她們以爲我是發狂了，她們就愈引起了試驗我的心了。有一次，我忽聽見新娘對她女友說：「這人雖不懂什麼，倒很可愛呢。」這句話我使安心了，實際上我就是如她們所說的。

於是大家認識了。就要問姓名，和來自何地，以及作何職業等了。因我想那新改教的名字，有礙我在女人的前途，便佯裝是英國教士說自己名當徒。大家就叫我當徒先生了。同行有一個杜干侯爵，是一個害病脾氣也不好的人。就來勸着我問英王的故事，輔佐的好否，以及聖日耳曼朝的篡位等事。這使我麻煩極了，好在我以前還有點知道的，不致給他難倒了。又幸人家沒有問及英國的言文問題，我在這方面就茫然不懂了。

如此的避逅者，有人於半途分離時，大家就互道珍重各去了。有一天，剛到聖麥良，娜期夫人要去做禮拜，我就伴她去，但我卻很嚴肅的去參與祈禱。這次可弄壞了事。她後來對我說，以爲我是真正的道學家，她就要罷手了。但她仍繼續向我誘引。她的手腕的溫婉，真够人消魂的，她急促進行時，我雖蠢也能察出她的意思。其時我的情竇方開，往往自己或對她歎息說：「怎麼不麼實現呢？若是所說的實現了，我真是最快樂的人了。」我想如此的不近人情，只會給她譏笑，很難引起她的內心的。

我們到了奴馬時，新娘和隨從分別了，只有我和娜期夫人及杜干侯爵三人了。侯爵雖是個病人，但可算是好人。他總不願吃那烘麵包的。所以他雖看見娜期對我有意思，也絕不起妒意，只對我露點譏笑的神情。因此我就更不敢領她的情了。然而我心未免有感。這樣矛盾的心情，她也覺察了。

當一行人到了瓦郎士，我們就一起用餐談天，這是城外的一個客舍，那間娜期夫人所住的房子，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飯後，她去散步我伴着，侯爵是沒同往，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她是不會放過的，於是一同環城走

到城壕邊，我談起我的病痛故事，她很憐憫的樣子，常把我手緊壓她的心口。我雖蠢笨，也明白她的誠心的。這時我也極感動，幾於手足失措了。她本可愛，她又露出妖豔的風韻。當她和我酬答談話時，我心究未敢十分信任。怕她未必有情，若我冒昧從事，也許遭她拒絕，自討沒趣呢。又怕受那的誚語，也就冷了一半。然而又未能毅然置之，我簡直無所措手腳了，口不能發一語了。總算娜期夫人即時把手抱住我頸，口吻着我的唇，把這誤解一齊消失了，我就也變成可愛的人了。這已可充分表白信任的時候了。我的眉目，我的感覺，我的心和口，立刻滔滔談着，自問我生平從沒有如此的痛快呢。至於她爲了這一點事，已費盡心計，如今所得，我相信她是無遺憾了。

假使我能活到一百歲的時候，我若想起這事，也不會不覺得她風韻楚楚的一個紀念咧！她確是風騷，雖已半老徐娘，卻也還有點動人之處。從她面部，已可見出她的聰慧溫柔了。雖皮膚不很細嫩，也過於紅一點。她的外表像不是高貴的人，然而人們可以見面而不愛她。但一經親近，卻要心里癢癢的。她對別人，並不是像對我那樣輕率相許的。她在這回用情雖嫌操切，但並不是爲肉慾的關係，心情也佔大部分，她眷顧着我的健康，我比愛她的心情還要真切些。

我們的情形，是瞞不過那侯爵的，不過他也不來譏笑我，他覺得可憐的我是給女人犧牲了。他從沒露過一句話，一笑之間，一眼神之中，好像知道我們的心事的。如不是她告訴我，他是正實人，不肯露出的話，我差不多以爲他真的不知道了。他一直是很客氣，有禮貌的，對女人和對我一樣。自那天我們通情之後，他對我更是有禮。只是常常以笑話來打譬吧了。也許他在祝我的成功呢。從這時起，娜期夫人已像默喻似的，常以笑諷反諸他的。我自從得了她愛情的啓示後，我已不像已前的我了。

我們所到之處，所過的季節，所吃的美肴都是十分好的，又承那位侯爵的處處留心，甚且他注意到我們的房裏來呢。他往往叫用人管理我和娜期夫人的房間。那僕人是否稟承他主人的意，或是他自己想出的，這個僕人往往睡在娜期夫人的旁邊房內，把我卻弄到最末的一間房去。然而這不能阻難我們，反而使我們相

會時候格外熱烈。這個極樂的生活，雖祇有四五天，可是在這短時間，我已享盡了甜蜜的樂趣了。這個，是純淨熱烈，無痛苦的樂趣。也是我最初一次享受，所以我敢說：如不遇到娜期夫人，我幾至於死而不識真正的樂趣哩！

至於我對她的，卻不完全是真正的愛情，這不過是投桃報李的手腕，和一種肉感的燃燒，及酬答的例行事罷了。其實我和她的親熱狂歡，自己也不知快樂的真際。我一生中只有一次覺得真正的愛，但不是在前面。我愛她絕不像愛活良太太一樣，單以愛情說要比她身上所得的愛超過數倍。我近姆媽時，我的快樂常給憂愁所打消，內心的艱辛使我不能充分快樂。我想到佔有她不是快樂，實覺慚愧。好像她的純潔給我沾污一樣，靠近娜期夫人就不然了。自己覺得是個男子，有種驕傲氣象，而能得到美人的官能樂趣，情願把全身沉醉在她的信任和快樂中。

我已記不清在何處，候爵到了家鄉和我們分離的。於是我們二人了，立刻娜期夫人把女傭換乘我的轎上；我就和她同乘一轎了。一路上自然有談有笑，使我陶醉到連經些什麼地方也忘卻了。到蒙伯時，她因有事在那邊停了三日。在這三日之中，她雖一刻也不願離開我，她對於拜客也覺得討厭了，外面如何請她都藉口他故不承應呢。於是我們二人就整日到各處去散步遊冶了，暢談優游也無牽制了。這三天的日子，我覺得如今已不能再享了。

旅行間的愛情，決不能永久的，所以我們終當分手的。我對她雖願永相廝守，但事實到底不能，她雖很謹慎防範，但社會上悠悠之口可畏，所以我們分離時，只願於以後再去補償此回的缺憾了。這回的意外豔遇，既使我康健，我就將於冬期到聖恩和她再見。此時我要到蒙利耶住五六星期醫病，也好使她得於此時預防着外邊的議論的準備。她對我說了好些教導的話，和應有的行爲上的勸告，並說在這等待着的時候，我們熱烈的通信。她吩咐我事情要留神，尤應善保身體，去請好醫生診治，並說我住在她旁邊時，她定替我照着藥方醫治。她說得很忠懇，確很愛我，她見我川資不多，又把她所有的分些給我，我卻不好不受了。離別時我的心頭，只

是想着她，我想她對我也必如此的吧！

如此獨行，又是坐在安適的轎上，使我不禁回想這回的奇遇了。我夢想着到她家時如何享受的情形。這個快樂的幸福，已等待着我了，我眼中只有她一人，宇宙間什麼都不值我留意，就是姆媽也已丟之腦後了。縈繞我的腦袋的，全是娜期夫人的一切，她的住居，她的鄰舍，她的交際，以及她的生活。她還有一個已過十五歲的女兒，生得很活潑可愛。她許我到她家時可以疼撫她。這使我更不會忘記。於是我好奇的想着，日後這個少女將怎樣對她母親的戀人呢。一路如此亂想着，一直到了呂枉後，大家說到了蓋橋了時才斷念。早餐之後，我便僱一引導去看，這羅馬人的偉績我看了確覺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忽然我又給這個印象深入了心頭。我贊嘆只有羅馬人才能有建築這偉大工程的魄力；最使我驚奇的是這個簡單雄壯的工程是建築在曠大沙漠上邊，這個所謂橋也只是爲通引水道。這些巨大石塊，也不知經過多少力量，從什麼遠地方搬來的，當我一直遊了那莊嚴建築的三層，我的尊敬心竟使我不敢把污跡踏在上邊呢。我的足音也好像聽見當時建築的人們宏壯的聲音。我在這樣廣大之中，我自己覺得更渺小了，不值一個微蟲了。可是不知何故，我又振作起精神了。我於是感慨的自語着：「我何以不生爲羅馬人呢。」如此羨慕嘆賞了好幾點鐘，我回去時，我茫然自失的又空想了，這個癡迷是不得到娜期夫人的許可的。她只想到預防蒙利耶女人的引誘我卻未曾想到蓋橋的攪亂我。總之，一個人的思慮總不能週到的。

我到了楞馬時又去參觀那偉大的羅馬劇場遺址。這比蓋橋更壯觀了。但牠在我心中很少影響，也許因位置太近於城市。因這偉大圓劇場四周全給那些破陋的小房子所環繞，以致生出了不諧合的觀感。看去只有使人不快和遺憾，減少了那偉大的贊美和驚異了。我也曾見過維弄的那個大劇場，規模雖小些，但因保存整理清潔，卻能給人好映象。這也可見法國人對於什麼事情，都很隨便的一例，對於任何古跡也不愛重。他們在開創時只是一鼓作氣，轟轟烈烈，然而事過境遷，也就淡焉忘之了。

我在路上時，竟忘了自己有病，一到蒙利耶後，憂沮病已好了，其餘的仍如舊存在。有時心中想起死神似

已在前頭了，因此急於要到有名的醫生去診視，尤其是要求費納先生診視。我就住在一個醫生家，每天依照費醫生的藥方吃藥，並常和他家同住的許多寄宿學生同遊玩。每天下午，到城外去散步或看他們比球。這個野外散步，於我很爲有益，而且看看這些學生的活潑天真，使我更感到一點生氣，可是那時醫生還不知我的病症，醫生說我是「神經似的病」，於是隨便給我些藥如發汗劑，脫脂奶等東西吃。他們既不能認清我的病症，並斷定我是無病的，我看他們完全以我爲兒戲呢。所以我在此城住了大約二個月，用了些金錢，於身體一點得不到益處。

關於我決定的行動，每每遲疑不決，當回程到聖橋時，是到娜期夫人的聖恩地方，和到姆媽的沙利分路之處，兩地路程都是相同的，因此使我感覺到無所適從之苦。姆媽的回憶，和她信上的教訓，對於我近日的行爲不免有點自悔，而不敢即行回去。我將到娜期夫人那兒去，則一個冒牌英國人，不識英文的，隨時可以有給人拆穿西洋鏡的危險。而且也許她的家族起了惡感，還要加我以侮辱呢。那時想到她的小女，將更使我不安了，如我去沾污了她的女兒，那末她的家庭間的地獄，就造成了，這一個觀念，使我恐怖的很，而且即使和他母親盡情享樂，卻把她女兒丟開了，我又不敢去對她表示一點真心，這也太說不過去的事。如此，我又何須到那邊去自尋煩惱呢？我不去事情都解決了。我又一想起姆媽的好意，她爲我負着債爲我而吃苦盡瘁，如今我還瞞欺她，這薄倖事情更是不可恕了。因此天良和快樂二念交織着，終給天良戰勝了，我便叫轎夫向着沙利方面進發了。心裏雖未免有情，可是我堅決的勇氣，已足使我忘懷了。我自語着：「放尊重些呀！我已把天良戰勝快樂了。」

好的行爲，是振奮高尚精神的精神，提得高，人們的行爲也就不會卑鄙了。當我下了決心後，我就另外成一個人了，煥然一新了。同時以前的昏迷狀態，也完全消滅了。滿抱着好感情繼續我的旅程，並希望對姆媽懺悔，宣誓我忠實的熱情，以贖前失。不過我心裏也感觸到一種愁慘，一生不幸的命運，又在極束着我了。

在回途的半路時，我就寫信告訴姆媽，說我於何時到家。我不想早到，就在途上稍稍耽擱一些時候，好恰

恰準時到家。我每回到家時，總像是很受歡迎的。這回我也望她如此，所以故意不快到，好叫她心急切等着，我到時就更感到久別重逢的快樂了。

於是我按時到了家，老遠就在路上注意有無人等待了。可是一到家時，我心跳得很利害，汗流浹背，在門口，在庭院中，在窗前甚麼也看不見一個人影。那時煩惑驚恐了，疑心她出了什麼事了。我進到內屋，一切都平靜。有些粗工在櫥房吃飯，對我什麼也不見準備呢。那女傭很駭異的看我，像是不知我這天回來的樣子，及走上樓，我才看見那位親愛的姆媽，非常活潑純潔的在那兒，我立刻奔向前面跪到她腳下，「呵！小孩子你已來了，」她邊說邊親吻着我。「路上還好嗎？你身體如何？」她這樣熱烈的待我，我心始爲之一慰。我問她有沒有接到我的信。她答接到的。我回她說：「好似沒有接到呢。」說到這兒，就不再說下了。這時忽然看見有一個少年在她旁邊，我認得他因我未啓程時已在家看見過的，但這次他已佔有位置，換言之，他已把我的地位佔去了。

這個少年，是豐城人，父親是做管獄牢門的，這位兒子是理髮的，他這回就用這行業到她家來的。她待人一向都很好的，所以就收留了他，又因是和她是同鄉，所以就另眼相看。他是一個無味，白扁臉孔，善修飾，知識就和面孔一樣，說話像公子般的擺起臭架子，然而終帶點理髮匠的姿態。他不是說和那些貴婦人要好，便是誇說替許多貴族女子修髮，而變成她們的丈夫一樣。他除了虛浮，鬻養，無知無恥外，倒也沒什麼壞的地方，我不在家他就是代理者，如今又是同人了。

假使有在這世被束縛的心靈，能解脫了，那就能透澈永久的光明了，我將露出那可愛可敬的她的面影，給大家看，她的善德和缺點都是一樣。唉！你的愛情和溫柔的品性，以及樂善之心，你的誠實和好操作，足以遮掩你的一些缺點呢。而這些缺點，也不能是你的壞處呀。你所有的得失，也非罪過。你的行爲有時固可非難，然而你的心地卻始終純潔的。

這一個新人，對於她極顯出很熱心，勤勞的樣子，做一切細事，也很用力，他並兼做工人的管理者。他對於

農場和牧場上的事，都比我做得有條理些。只有花園方面的安靜事務，他不很拿手。他最高興的事，是在架車拖物，鋸木，劈柴的事。人可常見他手拿斧頭和鋤柄，東跑西走，喉嚨喊着，好像在指揮什麼人，有不知多少人受他使喚樣子。這個虛聲，只有瞞騙那可憐的媽媽，她以為這少年對於一切家務，可說是忠心極了。她便對他表示好意，自然和以往交結男人一樣方法了，尤以她最注意的一種，好像也用出了。

我那時怎樣愛她。這是人們可知道的。如今事情卻大變了，眼前的幸福，已快不存了，日後的希望更是不用說了。我雖是還年少，然而少年的興趣和蜜甜的觀念已逝了。孤獨之感又滿塞心頭，凡事不見快樂。我所見的只是那一些乾燥的殘生而已，雖時有一種幸福的幻想跑上心頭，然而也只是幻想罷了。

我愚蠢到那時我的信仰對她還是十分親熱，雖有那個新來的那樣熱愛，我仍信任不貳的，她呢以為這實是一件平常的事，無庸瞞我的。她責備我對家事太不管了，因我常出外，使她不能不另找人來承乏做事，我於是冤屈的對她說：「啊，喲，媽媽你怎麼說出這事呢！我對你是如何的熱情，你以前維護我的生命之熱切，如今就一掃而盡嗎？我死好了，你將來要懊悔的哩。」她回答我一種很安靜態度，使我茫然了。她說：「我是一個小孩，這樣小事用不到死的，我們仍是很好的朋友，仍如前一樣的親密。她愛我並不致減少，不是死了不會止的，總之，她答允我一切仍如從前，雖分割了別人，但我所得的並不會減少一點。」

自聽了這話後，我對她更表示潔白，忠誠，正直，純潔的情感。我就跪在她腳下，吻她腿時淚漣焉而下了。「不是這樣！媽媽。」我很熱情地如此向她說。「我愛你十分熱烈的，不會沒辱了你，我佔有你太深切了，以致我不能和他人割分哪。不過事已如今，我也不好說什麼了，我敬愛你的心，比求佔有你的心更多。我們精神的結合，我放棄了一切快樂，因為我不敢受這種未享先苦的快乐呀！」

我既已下了決心，我就去實踐對她說的話。從這天起，我對她確實自視如人子女一樣的純潔了。我如如此的決心，她心裏自然不承認的，但她也不以此介介於胸，不過冷淡地看我了，不再有撫循憐惜的心了。她理智本富有的，若這時她對我肯想點補救的方法，自然可以好合如前的。可憐我是被她見棄了，清夜捫心，實堪自

憐，雖想忘卻自己，只要她能快樂就好，見到她的幸福就如我自己的幸福一樣。

我於是重新從困難中培植我自己本有的德行。第一對那奪取我地位的人，應剷除憎恨和嫉忌的感情。我極要和那少年接近。設法去改造他，教育他，使他認識他的幸福。用一句話說，前此安兒所給我的行爲，一切都轉給於他是了。不過兩人大有不同。我雖比安兒較聰慧和天真，卻沒他的冷靜和沈毅，性情上也缺乏一種威嚴，他也沒我對於安兒那樣服從的性格。我以前對安兒是非常溫厚，幫助和感恩的情緒。尤其希望有願受他的教益的心胸。但他一點不肯相就，他以為我是個鄉愚學究，自視很驕傲。他想法事是他一人擔當的，是屋中的重要人。他看斧頭、鋤柄，比我的爛書本勝過多了。這本也是實在的。不過有時他又想像紳士般的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例如嫌自己的名字太俗了，便改名爲固狄先生一類是。

日久了他在家中是一個主角了，我呢就不免退居無事的人地位。當我令他不高興時，他就對姆媽發脾氣，而不對我說什麼。我怕她受累，只有忍氣吞聲無事不聽從了。到後來，他劈木頭時的神氣，我也只得在旁做贊賞他的人物了。這小孩子，確也不全壞的，他也是真愛姆媽的。對我也並不怎樣厭惡。當他安靜時，也很和順肯聽我們的談論，並自認是一個蠢物。不過一過之後，他又仍然那樣蠻強了。他有的是卑賤的品性，很難和他講用道理的。他既佔了這樣好的女人，不該還要勾搭上一個老醜難看的女傭，姆媽自然不願意。我對此倒很坦然，不過有件別的事情使我非常不安，便是姆媽對我格外的冷淡了。姆媽雖有怎樣的德行和多情，然而後來她對我絕不像從前的親密了，她有不滿意那新來的時候，才來對我親熱。到等他們和好時，我個人又被丟了。總之，她待我的情形，一天天冷淡。我和她見面，她雖快樂，但也不覺得怎麼需要似的。

我以前，是這屋的靈魂，如今竟這樣了，我不禁感到孤獨了，爲解除苦悶起見，我只得和書本緊閉房中，或跑到森林中隨便放聲痛哭了。這樣的生活，終使我難受了。我覺到一個極親愛的女人如今竟貌合神離了，倒不如離去爲愈。我既計劃離開她家，其時恰她女友的丈夫願代我介紹到里昂馬連先生家去教他的兒童。我就同意了。她呢也極贊同。我們彼此分離時，毫沒有什麼感動。若在從前，只要一談及動身的話，已够給我們難

過了。

我對於家庭教師所必須的智識是有了，可惜極少經驗。所教的一共二個孩子，一個只有八九歲大，倒還活潑肯就範，至於小的呢，簡直是蠢了，一點也教不進的。我本知道小孩的性格的，可是我能知而不會教，所以後來沒有好結果是可預說的。那時主人家有一個酒房，有很好的葡萄酒在那邊，我於是故態復萌，竟去偷竊那好東西了。當我偷到後便設法再弄到一點麵包，靜靜地自飲自酌，並一邊看些小說。因我有一邊吃東西一邊看書的習慣。因書可以代替我的伴侶呢。我便一塊麵包一張書，其樂真如赴宴會呢。

然而欲人勿知，除非莫為，這個偷竊，終因酒瓶而被發覺了，主人還很忠厚，不願聲張，只是把酒房的門加鎖而已。我對他如此地忠厚不覺有點自愧。我自問這一年的教書生活，於小孩毫無所得。我也就決意辭去了。主人也見我的徒耗廩粟，無裨實際，也不挽留。不過我自不求去，他是不會先對我開口的。

這時我恨無所之，不得已又想起那可愛的沙默了，我的小園，樹林，流水，草場，以及最可愛的是那個永相厮守的媽媽。一念及她，就想起我們的快樂，我們純潔的生活，心中自有無限的悵惘，至於無心做事。我將去對她說，我以前太沒忍耐力了，使她不高興，只願從今以後竭盡力量以副她的相愛之心。我必達到此願方休，決心既定，我就離棄一切，立刻趕程，跑到她那兒去。如我能得到一點她以前對我的優待和溫柔，我也可告無憾了。

可怪的人事呀！她雖仍待我以很熱心，可是我自己覺得舊情已不能再取得了，前時的熱愛已煙消雲滅了。和她只坐談了半句鐘後，我已覺得索然了，使我不能再願住下，往外飄泊不可呢。但這也不是她的錯，也不是那個少年的錯。那少年對我很好的，極高興見我回來的。不過昔日的我是站在主人的地位，如今是多餘的人了，我怎能耐得下去呢？如此不能見重於她，一同生活又有何興趣呢？撫念疇昔，感慨不禁，使我情願永離舊居，免得傷心難過，使我的心情更痛苦，更憂愁，更煩悶呢。因此我除吃飯相會的時間外，我只願獨自一人沉浸於書本中，從書本中得到一些安慰的所在，和謀生的方法。自我那次離開後，家境愈不像從前了，那個少年又

極會浪擲，擺架子，以致姆媽的年金也先用了，房租延欠了，債臺高築了。我覺得這破敗的時候就要到了，我非常爲之焦慮恐慌呢。

我那個小書房，成了我獨一的消遣地方。看看書本，聊以忘去我的舊愁，也免得我的新慮發生，仍像平時的想入虛無，一心想創造一個理想的，生利的方法，去挽救姆媽的家庭危機。我自己既不能在文學界露頭角，於音樂方面私謂尙有一得之長，雖以前曾以學樂譜的困難情形，大家都都以此藝的難於學習。不過我想樂譜的困難，全在於記號，如把以前的「音符」改用「數字」記音階，那末就可免去一切困難了。我一想到這以爲好的前途就在等我，我會因此弄到許多金錢濟助我的姆媽。於是我一心想到巴黎，把這個新草案，呈上文學院去。我決定了這個計劃後，就從里昂教書時積下的錢再加上變賣書籍的小款，當做川資。腦中充滿了此行的有趣觀念，這回從塞哇攜帶新樂器動身時的快樂，正如從前從多浪帶着噴水器一樣的樂不可支呢！

以上都是我青年時代的錯誤和過失。我心中自慰的，就是把我一切的經過，忠實的敘述了。到了老年時，如有可稱頌德行之處，我也是一樣忠實的敘出來。這是我預定的思想，不過到此暫時中止青年期的瑣屑吧。時間必能給人們以明白的昭示的。如我這個記錄能留傳後世，也許可以證實我所說的一切了。

第七章 (一七四一——一七四九年)

經過兩年的緘默和忍耐之後，雖無聊賴，我仍要來執筆廣寫它，諸位讀者請暫勿坐索我握筆的理由，你一直讀完我的一生故事就可以知道了！

你們看了上邊所寫也就可以見到我年輕時的經歷：雖沒有什麼大福，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困蹟。生來熱情多感，又很羞怯，所以既不能爲善，也不致於爲非作歹。只是凝靜淡漠，毀譽不撓吾心，對於世間事物也不敢多所苛求，既不能飛黃騰達，也不會一蹶不起。如此淡漠幽閒的生活，和我的性情倒是很合的哪！

然而，此後的情形就要煥然大變了。前三十年生活的平靜，造成了這個好性質，到了後半生的挫折境遇，竟全部改觀了。一直在困苦顛躓壓迫挫折下面生活，你們可以看到我犯了如何大逆罪惡和受盡永久苦痛，不過也因此產生了種種的德操，此中雖沒什麼剛直浩然的正氣，可是有些也足爲這橫逆境界中的點綴呢！

從第一到第七章中，我所寫的全憑着記憶力，當然有許多錯誤的地方。以後所寫的仍是憑着記憶力追敘的，所犯的錯誤也許比以前多些呢。因爲年輕時的經歷愉快的事多，追記也較易較確，中年後披折事情多了起來，我便很少勇氣去回想了，只好從那些較快樂的事情去取材了。這健忘了的慘苦心情，實是彼蒼賦予我的一個補救好方法，爲免除我再去憂慮前情，倒也是個辦法。

而且所有的證明可以幫助我記憶所不及的文件又都在別人手裏。要想藉以證明，又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自己的情緒的延續，實是頂可憑藉的一樣東西，在這種情緒延續之中，我很明白的找到自己生存和事物的關係。痛苦的事物，固然易於健忘，但錯誤和好情感的經歷，卻不會隨便輕輕放過的。這些情緒的延續在我是非常可貴的，決不任它遺失和漏略一點。有些事實的先後日期，或真情也許未能語語確切，我所感受到的情緒和外邊情緒的相犯的，都很有條理決不會有大誤的。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爲在這部書裏，我所要寫

的便是個人的內心了。所以我寫的是靈魂的歷史，我不再用別的來寫，只要由洞察內心就好了。

不過其中有六七年，還存有信件足爲事實經過的真相之證明的，這是到一千七百六十年爲止，我和那些自稱爲我友人分裂的時期，這也是我生平最可回憶的時代，也可說以後那些不幸的源頭。那些信件離今還很近，數目也很少，後邊我會引證着以表示人家和我是非。我所寫的這部書，並不希望銘誅般的贊頌我。我有錯失的固然要寫出，就是有些好處也要秉筆直書的，只求有見必錄，不虛飾，不隱沒而已。

假使爲真理和事實的方面說，那末這後部和前部無異。但除這之外，這部比以前實有些不如的地方。我敘寫前部時，所住之處極舒服，不是華廈，就是名園。時間又很充分；我的心思盡足從容舒洩使它完美。而敘寫下半部時候，心內有非常的痛苦，神茶意倦，勉強握管，所寫的盡是悲愁，奸詐，哄騙，和可惱恨的事情，這都是和我的才思不合的。尤其寫時顧忌的情形，仰塵上有眼睛，隔垣有耳，我的四周全是偵探和奸細，使我不能充分立刻寫出。而且寫了後，又沒功夫覆閱，更不必說修正了。那些奸細誠恐我忠實的剖示出來，所以盡力阻止我表現的良機。我雖不顧一切努力去漏一點光明，然而事實上也很艱困了。瞻前顧後，我又怎能寫得活躍生動呢。如果讀者此時不明白我個人的內心正直和真理，自然不免未終卷而沈沈欲臥了。

在以上說到的，是在失望中，我逕到巴黎去，只留下靈魂在沙默，自己計劃一個美滿的前途，以爲只要我能製新樂譜，必會聲名鵲起，有朝一日，衣錦還鄉，去報答「姆媽」的。

我在里昂稍耽擱幾天，去拜訪許多舊識，並得了許多替我到巴黎時的介紹信，並把身邊的那些幾何書籍出賣了。那些朋友招待我都非常優渥，也不用去一一細述了。

當離開里昂時，我決不能忘記一個可愛的人，便是舊友塞兒姑娘，這回再遇，情感尤見熱烈。初見時，我神魂搖蕩，時露卑下的思想。可是見她真誠的款待我，又不好意思去冒撞了，她和我都是窮措大，彼此雖有意婚媾，可是望錢興嘆無法結合。她告訴我有一個少年商人幾瓦先生曾對她通函求婚過。我也在她那邊，曾見過他幾次，倒是一個誠懇的人。我相信他們必會成功的。我爲避免妨礙他倆的愛情，我就決意快快離開了。在動

身時，我祝福他們白頭偕老，快樂無窮，不過她結婚後二三年聽說就死了，惜哉！我一路回憶着這事，很難自遣，但一轉念，又覺無所戀戀了。以後每一想到，當時常覺得天良和道德損失當然苦痛，不過後來回憶時的愉快，又足補償前此的缺憾多多了。

前次巴黎給我的影像非常惡劣，這回所見的卻很光彩了。我所居的旅館靠近巴黎大學，街道和房子雖狹窄簡陋，但所住的人都是名人。我在那邊認識一個魯康先生，如今還是惟一的好友，一個哲學家台特，和他的感情也很濃洽的。

我到巴黎是一千七百四十一年秋天，我的行裝中只有十五個魯以，一本自憐，歌曲，和一部樂譜大綱，數物而已。因為生活的不安，我急於要去拜見那些信中所介紹的人了。一個面貌俊秀，具有才能般的青年，在巴黎是很受歡迎的，我也當然受了優渥的招待了，實則也沒有多大好處。那些相識的人中，只有下邊三人有點幫忙：一是丹慢先生，塞哇的貴族，是王后的騎士，一個爲波耳先生是經典院的祕書兼宮庭的監察。又一個是教士列斯，他是會做宗教音樂的作家在那邊也很出名的。

波耳先生對我非常之好。他好學不倦，又有學問，稍稍帶點書癡樣子。他的妻子，年紀很輕，好像是他的女兒。可是她卻是個精明幹練的婦人。我在她家吃了幾回飯，和她相比，更顯得我的愚蠢了。她雖大方，我卻愈加羞怯，所以常常發生好些笑話呢。當她給我一盤食物的時候，照禮該連盤受着，我卻忸怩地又取了一塊，她便佯爲把盤交給傭人，實則暗中在竊笑了。她必以如此未經場面的客人，斷不會有什麼思想的。當時波耳先生並替我介紹拉美先生。這人在政務院做事，每星期五，必來他家會餐的。我們談到把我的樂譜大綱交給政務院去審查，拉先生非常願意從中斡旋，遂於一七四二年八月廿二日得到政務院的准許，拉先生並帶我到政務院去宣讀我的「那篇著作」。在那威嚴的處所，我還能不至如在波耳太太前那樣羞怯失態。那篇論文我念得極清晰流暢，答話也很謹慎，這回總算是載譽歸來了。聽說審查此事的是麥林，黑兒和門失三位，他們對於音樂簡直不懂的，對我的著作，自然更不懂了。

一七四二年——當我和那些政務院人物談論時，我真是驚異，而且那個結論是有學問的人，有的事平常比普通開通些，不過當他有固執時，卻比普通入更頑固十分。他們對我辯駁時，他們的理由雖不充足，我的答語卻很適當，但他們終不能有一點接受和滿意。他們祇是說用數字代音階的方法，以前已有人倡導，可證我的方法不很新鮮，至於我和前人有無兩樣，他們卻是不問的。要言之，政務院只能發一紙憑書，在上邊寫了些頌語，結果是說牠無甚用處而且已是明日黃花。

自經這回的經驗，我更深信一個不很智慧的人，當他一藝已成時，對於專門家的批評比那些一知半解的學問家的空泛論斷真確得多了。惟有拉先生深知我的新法，他說你的符號，很有價值，它代表音的強弱相差的度數，是正常的符號所不能表達的。不過需用心思不能立刻學會，這是它的缺處。至於目下流行的符號好處是在清晰明白，如二個音階一強，一弱，再於中央加進間接的音符，我們就可由眼光見到那些間接符號的度數了。但你的方法，學習的人須費腦力去計算度數，只用眼是不够的。這個批評倒是確有見地。不過人能練習熟時，也就不足為病了。而那些繁繁人才竟不及拉氏的高明，我實不解。最使我駭異的，就是他們雖懂許多事，卻不懂人不該對自己所不知的事妄下評騭的這件小事哩。

我因時常與這些政務院人物相與，無形間也認識了各種文人，使我日後成為文人時也可和他們互道衷情呢。不過我極自信這個樂譜大綱，必能引起音樂界的驚動的。於是我鍵門潛究一連費了兩三月的工夫，把以前的稿本再行補足修訂好給常人盡懂，然而此書印行銷路很壞，我竟賠了許多印刷費，雖人們在報上替我宣傳，但我只有創造的才能對於鼓吹的力量卻是缺乏的。

於是，我的第二回噴水器的企圖又如泡影了。其時我已三十歲了，巴黎居住誠非易事，但是看過前書的讀者，必會知道我不是一個憂愁貧困的人，阮囊雖羞澀，卻仍很暇逸，只用途節省些耳，如二天只去喝一回咖啡，一星期只看二回戲。至於宿娼等事，我是不去問津的，這筆錢也大可省下，但只有一次例外，等下面再說吧。我在這囊中金盡的當兒，我別有遣興法子。我無應酬餘錢，所以我不能和那些文人交際。我只有手執一

卷詩集，每晨到盧森堡花園去散步吟咏。午飯時就把所讀的背熟，雖不能背得很熟，我也不自餒呢。其時我還有一個可晒的思想，極想去從事於圍棋，覺得只要努力，能精究此中深處，自然也會有所成就的。

這樣賦閒無事，若沒刻斯先生的提示，我必至於金錢用盡時還不去找職業呢。刻先生，雖是個神智不清的。但是個好人。他看見我如此困躓，就對我說：「那些音樂家和科學家既和你不諧，那你還是換換方向，去唱給女人聽好。也許你會於這方面得到一些成就的，我已替你向白拉太太說過了，你就以我名字去字拜見她。她是一個好女子，她很高興看見她丈夫和兒子的同鄉的。在她家還可見她的女兒碧兒夫人，很有小智。杜方太太，也可去走一次，我也替你先容過了。你就把那本著述送給她看，必定會歡迎的。在巴黎，如得不到女子的幫忙是不能行一事的。女人好像是橢圓體，那些名流只是拋物線，雖會接近卻始終不能碰到她們的咧！」

我經過好幾天的思考後，我於是立意去拜訪白拉太太。她對我非常客氣，她的女兒碧兒夫人也進來了，她就替我介紹說：「這位就是盧騷先生，孩兒，刻斯先生會同我們講起過的呀！」碧兒夫人她對我的樂譜大綱非常譽揚，那時她便帶我到那間擺鋼琴的室中去談，這無非表示她很有研究的興趣。當快近一點鐘的時候，我要興辭而出了。白太太卻堅留說：「你離這邊遠呀，就在這邊午餐好了。」我只好不再言去了。過了好久後，我看四週的樣子我知道將和她的做事人共餐呢。白太太原是心地很好的人，只不很聰慧，不知愛才重士，而且波蘭貴族氣也太深，若果她不以貌取人，不以衣服去判斷，（我雖穿的不很好，卻也修潔有緻，）我不應和她的做事人共桌吃飯的。我久已和用人們不打交道，那時我自然不很高興，於是我就假意對她說剛才我憶起一件事須立刻去辦，我實不能在此叨擾你們了。碧兒夫人卻是個聰明人，她靠近母親耳邊囁了幾句。白太太當即懂了似的向我說：「你恐怕和我們同桌吃飯有屈你的尊貴吧。」這樣一來，我倒不好意思再卻了。而且她的女兒的慇懃之意，使我愈加要停留了。無非表示我在此久談，好給她們這番盛情不致白化了。那時同座的還有一位貴客拉麥先生。他和碧兒夫人都是善於辯論的人，我在席上竟至不敢啓齒。這倒是一個好榜樣，如果我以後都能如此的免開尊口，就不會像現在的得罪許多人了。

我如此不善講話，碧兒夫人自然有點失望。不過在餐後，我另想一個解圍的辦法，便是把袋內前在里昂譏諷吝嗇奴巴納所作的詩篇取出高聲朗讀給他們聽。這詩確有一些感觸的詞句，他們三人竟爲之淚溼手帕呢。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或確是事實，在神情上看去，碧兒夫人似乎如此對她母親說：「媽媽，我早說他的價值了，他全不是降尊紆貴會和辦事人一同吃飯的呢。」於是我先前的抑鬱不伸至此遂吐了一口氣。碧兒夫人她太信任我了，以爲我如此的才能必能在巴黎一舉成名，轟動着全城而爲衆所歡迎的人。她爲要叫我多識世情，她便送給我一本什麼人所著的懺悔錄，而且這樣對我說：「這書是處世的金鍼，你常常翻看，必能得到許多見識的。」我如今還保存着此書，差不多二十年了，我一見它，就想起給我此書的人。我有時雖在暗笑她的希望是無謂的。不過我看這書時，我又想尙友此書的作者。

從這時起始，我就以爲白太太和女兒已經關注我了，必能替我薦一個適當的職業了。後來事實果然如此，且放過慢提。如今再來敘我到杜方太太家中的經過吧，因這事比較的繁雜呀！

杜方太太，她是有名的大家閨秀。姊妹三人的美麗可說是「三朵花」呢。她的姊拉多太太是和英國某伯爵偕行了的。妹妹亞提太太，也是貢脫伯爵的戀婦，她只對他鍾情，這位太太不但溫柔，品性好，而且也具有能並能永久保存愉快的心靈的。至於杜方太太則可說是三朵花中最純潔的一朵了，她的行爲也很清白。她母親把她嫁給杜方先生時，並賸以一副值錢的陪嫁，以報他對老嫗到他家時的體貼的心。當我看見時她仍是巴黎美婦人中的一個。我見她時她正在其裝飾，這時她兩臂裸露，鬢髮散亂，只穿一件未紐好的寢衣，如此的形狀，倒使我有點受不了，我當即心緒紛亂，手足無措了。我已給她所迷惑着了。

我如此的情形，她絲毫沒覺得。我倆相見後，她受了我的書，因我音樂研究有素，便同我彈琴唱歌，並留我吃飯，把我坐在她的旁邊。她不是這樣，已使我醉了，如今要使我發狂了。她希望我長長相見，我卻誤解了她的善意，甚至每天去勦她，每週總有二三次在她家吃飯。我的火熱的心難耐極了，但終於不敢開口表示。我所以如此膽怯，約有好幾個原因，親近如此貴顯的家庭，日後自能有希望的，我萬難冒昧亂來致失了她的歡心自

找末路此其一。又杜方太太雖很可愛，但她冷淡的神情，使我不敢大膽去進攻此其二。最後就是她家和別家的貴族無異，往來的人多是達官貴人，名媛淑女，更叫我不敢操切從事。她的正經，固使一班青年卻步，而她在社會的地位較高，正可從中大加選擇，所以也更加嚴肅的樣子。我盧騷是怎麼樣的人，那裏够得上資格呢，所以我終不敢啓齒。然而又不能不表示一點，我於是便採取文字以傳情懷的辦法。她接得我信過了二天不覆，及到第三天回我信時，裏面雖說些虛遜的話，不過冷淡的語氣使我冷心。我雖想當面有所申釋，但話到唇口又說不出了。如此愛情，發生既快，消滅也快。此後我倆只是虛應故事而已。連我的眼睛對她暗示也有所顧忌了。

我想事情就如此停止了，然而事情又來了。杜方先生有個前妻的兒子名法郎，和杜方太太及我的年歲一樣大小。他生得俊秀，有才幹前途很有希望。大家說他的後母，把他娶了一個品性溫和，而貌不揚的女子，好叫他和家人同住以免有所忌猜。法郎先生好結才俊之士，自己也有才幹，又擅音樂，這又是我們結合的媒介了。我倆的交情就一天天增加。有一天，他忽和我說他的後母因我太常去見面了，希望我疎間一點。這個意思，她答我信時也曾說過，原是可能的。不過離回信的日期已過了八九天了，又突然的聽了這話未免叫我懷疑。並且我這時到他們家去，仍和平常一樣的受歡迎。這使我更奇怪了。可是自聽此傳語之後，我遂不常到杜方太太家去了，如果她不叫我代理她兒子十幾天的教師職務，我是決定絕跡不去了的。

法郎先生，他待我一天天好起來，我們一同研究化學，爲求會見方便，我就移居他家的鄰舍。這時我因受了感冒害着肺病很危險。然而傷風，喉炎，以及胸痛等病症，我年輕時就時起了，我倒習慣了漫不經意。這回病中，我只恨如此就死去，人生的快樂尚未嘗得爲憾。害病的前一晚，我去看歌舞劇。我雖欽佩人家的技藝，不過對這些流行劇本，覺得太幼稚，一點沒熱氣和天才。我常自語着：「我也許比它做的好呢。」可是一想起作劇之難和震於作者的名聲，我又不覺氣爲之塞了。就是我做得好，又有誰來替牠宣傳呢。但在這回病榻上，那作譜製調的心思忽然又躍動了。當寒熱病光降時，我竟製了許多單曲，合唱和合奏的歌曲。其中有幾則，如能播

之管絃，定可與那些名家爭一席之地呢！

當病漸好時，音樂的工作我仍是繼續的。不過比在病榻時少勤奮罷了。我很想用緻密溫柔的心思製一個劇本，它的譜調和歌詞完全自己一人做。這並不是第一回了。我在沙利時曾做個一劇本，只因不很好而棄了。後來在里昂也曾做宇宙的新發現一歌，有人雖說其中不乏可念之處，自己也不滿意的燒了。

這回的劇本，是合三幕而成的，名叫快樂神仙第一幕的樂歌雄壯恢闊；第二幕變為溫柔靡麗，最後幕充滿着喜悅愉悅的聲音。在寫第一幕時完全是神來之筆，使我得到創造家變化手腕，這是在一個晚上，我將進歌場的門口時，忽然別有所感。主意既定，便把購票的錢保留了，趕緊回家，把窗簾垂下，不給外邊光線透進。就躺在牀上，一整晚在構造歌譜和聲調的布置。過了七八點鐘時候，已把全幕的精采處弄成了。我覺得如此沉湎於劇中主角的公主，比真實的還要動人呢。到第二天早晨時，腦中的歌曲只存有一小部份了，中間雖然疲困和假寐時作，然所存的還不失一點熱力。

可是剛碰到一件事，使我不能再繼續這音樂的創作了。因為那個孟居伯爵，新任駐威尼斯法國公使的優缺，碧兒夫人和他母親介紹我去做他的祕書。那時我埋頭苦幹了一年半載，替使館辦了許多事情，爲法國人爭回了好些光榮，不過後來因這個好使性的公使，和我不洽，我自然無意久居，就仍回巴黎了。

在此我應當補說我在威尼斯的日常行蹤了。當時我所交結的是那些有思想的朋友。他們的夫人，或女朋友，或外婦，尤其外婦中簡直都很聰明的，我們常到她們家去唱歌跳舞。有時偶爾也去玩牌賭博，我們有的是高尚的娛樂，和快樂的交際，或以學問相切磋，或遊觀劇場，本不用賭博來消遣的。我在巴黎時，常給成見所欺，以爲意國的音樂太不行了，好在我這種藝術還有趣，不久我已把成見消去，仍以正當的眼光看它了。在威尼斯酒店中所聽到的平常音樂時，我已爲之一驚，及到劇場欣賞，更使我耳福爲之一新，我往往避去友人的酬酢，獨自一個人溜進劇場去鑒賞那些動人的音樂。咧！有一次，在聖格戲場時，我不意在那邊酣睡着了，其舒適甜甜比牀上睡遠勝得多了，雖鑼鼓聲喧，也不能吵醒我。然而我一覺醒來那些仙音仙樂感動我的深

切誰能得到呢？這是怎樣的美妙酣暢的醒覺！當我睡眼和耳朵同時睜開時，彷彿疑心我身已在天上了。那時歌曲的動聽，如今還牢牢在耳中迴盪呢！我於是向人找得這曲本，什襲藏之。不過紙上的字譜，究不及當時的活聲音。在我一生中，真沒有再比這時聽得更舒暢了。

威尼斯城還有一種音樂，我想比歌劇場上更好，爲意大利及各國所難望其項背的，就是樓爾的歌舞團。樓爾是一個像撫孤院的地方，收養一些窮苦的女孩子，教以種種教育，其中尤以音樂爲主要的功課。星期日晚禱時，這些年紀很輕的姑娘成羣在教堂唱禱歌及其他歌曲。那些作譜和指揮樂隊的人全是聞名的專家，所以我說，沒有一處的音樂，再比這邊更美妙了。它那巧妙的藝技，溫婉的唱法，流暢的嗓子，和正確的擊節，衆美畢具，就成爲一種十分快感的聲調了。唱的人雖不妖艷，聽的人卻已爲之心醉了。當舉行晚禱的辰光，我和友人康禮先生總是先到的，而且那些去聽的人都是嗜好樂歌的。歌場的奏唱者，也常到這邊來參觀。我想這班穿灰衣的姑娘，既具有如此美妙音聲，必具天仙般的美貌，常以不能晤面美猶有憾。我會和呂勃先生說及此意。他就說着：「你要看她們是不難的。我是這邊的辦事人，我在茶會時乘機替你介紹好嗎？」我聽後，立刻希望他去進行。當我一進那些美人的接待室時，我的耳目爲之一變。呂先生替我介紹的都是我最傾心的人。可是都很難看。「蘇弗你來……」她貌不揚極了。「高拉你來吧……」她是一隻眼睛瞎的。「碧納你過來……」她的面孔是雕花的。總而言之，沒一個是值得一看，其中雖有二三個貌還不錯，但她們是在另一團的。介紹的呂先生笑說我的侷促之態，我也只有一笑置之。吃茶時，有人調笑她們，她們也很興奮活潑，在醜陋的形相中，也另有一種風趣呢。我想着：「有如此好的口舌，心靈當也慧敏的，她們確是如此哪。」所以當我走出時，很替這些醜女表示憐惜，每當晚禱時，我仍是去聽的，那聲音仍是非常美妙，在那聲音飄蕩中，我雖見她們難看的形狀，心下卻以爲她們別有真趣呢！

音樂，在意國是很風行的。當我在這邊時，就去賃了一只風琴，化了很少的錢就可顧四五個音樂家每週一次在我家彈奏我所愛聽的音樂了，而且因此演習自己的快樂神仙的各種譜調。在這冊譜調之中，竟蒙樓

棚的樂師的謬愛採用了。二條譜曲，那跳舞的主角是我友的所歡白娜妓女。她美麗動人，我們常在她那邊談的。

在威尼斯城的妓女，是非常妖艷的。人家一定要說我在這邊有浪漫的行徑了，是的，我就要說到了。我對這種事情，將如其他事情一樣忠實的敘述哩！

我對於妓女，本是很憎惡的。加以我這時的立場，更不敢於花界有所問津，樓爾的少女們我雖愛着，卻不易成功。並且當我念及她們父母的可憐，心上更感到一層淒然。

我曾愛過普魯士王那個用人的女兒。不過給我友凱烏捷足先得了，而且談到婚姻的問題了。他有的是錢，我則沒有。他每月薪水很多，我的每月進款不及他遠甚。我更不肯和友人爭風吃醋了。在這樣靡麗之場，我這個窮措大既不能在女子方面浪費，當然不易使她們歡愛了。況有職務相牽，無暇去尋花問柳，所以雖在這人肉市場中，我竟能保持純潔一年之久呢。雖後六個月中才有二回的失足。

第一次是給歹人所引誘的。因為使館的工頭威里因事給我斥罵了，他就想乘機報復，於是常在吃飯時說着這邊的花事之盛。他們笑我心如枯木，以為在如此的花花世界，須努力把捉着目前的快樂的。威里並說他會替我找一個可人包我稱心滿意。那時，我毫不為所動。後來不知如何竟墮入他們的圈套了。這原非我所願的，不過我理智薄弱，又怕人們的訕笑，因此不免破戒了。這回叫來的妓女，貌還可人，不過她的美麗不是我所想望的。威里後來祇留我一人在房，我叫她唱了之後，把一元錢置在桌上想出去了。但她不願無功受祿，因此我又愚蠢似的給她搭上了。我回去後，我立刻到外科醫生那邊去檢驗，醫生雖說我未染毒，但是我卻有三週的不安，以為和妓女睡，怎會不染毒呢？後來聽醫生說我抵抗力強，不易受染毒害的話後，我心稍安了。

第二次的遭遇和上次不同，發生的原因和結果都相異。當我和凱烏被朋友圭禮船長邀請時，我想他當然鳴炮歡迎的。因商船的慣例雖歡迎位置較低的人，也要鳴炮的。然而這次等到宴會時還沒有動靜。我正想對船主質詢時，前面忽見小船出現了。船主當對我說：「先生，請當心敵人已到了。」我問他的意思，他笑而不

答。忽然間小船內跳出一個光采耀目的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立刻就進艙了，而且她已在我旁邊坐下了。她向未有餐物送上時，我看見她婀娜多姿，面色鮮紅，不到花信年華。她說得一口流利的意國話，這已打動我的心了。邊談邊吃，她迴眸一顧，忽的喊着說：「可愛的少年！我可愛的白里孟，久違了！」那時已傾入我胸中了，她口親着我嘴，緊緊擁抱着我，身不能透氣。她那二隻黑黑東方式的瞳仁，我心火竟爲之發燒了。其初我雖不免略有戒心，但在此際，雖在衆客當前，我也難忍禁我的狂態了，她倒不好意思放縱，我是醉了，就是不醉也要借酒裝瘋呢。她看見我已受惑了，便稍稍放手一點，但卻不減少她的熱烈，未知究竟如何。她說我酷肖白里孟先生。白先生是她的舊戀人，後來她發覺弄錯了，也就沒有什麼來往過。她此刻愛我如白先生，我自然也如白里孟的愛她。她叫我怎樣就惟命是聽。她把手套、環扇、小帽等，都交我保存，她叫我如何，我一一照辦。她叫我划過去，再用我的船，我也聽命了。她要我讓我和我友凱烏談話，我就給他們密談了好久，等她喚我時，我才出面。「小白臉，你要聽我！」她對我說着，「那法國式的愛情我討厭它，這不是好樣，一別就棄了，沒快感，我先對你說，愛情切不可留一半呀。」宴席散後，我們同到有名的磁器店，要我給她買了好些古玩。其後到別處時，她又自己拿錢買了許多無用的東西。她用錢真不愛惜，她已看錢不值什麼的了，因她見重我們，所以叫我們出錢。不然就是給她錢，她也不受的。

夜上，我們伴送她回家，正在說話時，忽見她的梳裝臺上有二枝手鎗。「啊呀！呵！」我去伸手執一枝時，喊着說着，「這種新玩意兒，大家可以明白它的作用吧。據我所知，已有比它更利害的東西了。」她笑領着，並率真的告訴我們一種用處，愈加覺得可愛的樣子。「當我以好意待我討厭的人時，他如不住黷我，我也黷他，這是兩不喫虧的事情，如果他看風轉舵，那末大家一笑過去了。如他還譏辱我，那就要叫他看這東西了。」

不久告別了，她許我明天再會。第二天沒有到時，我已在她身旁了。這時她還像未穿衣，她的妖嬌艷態，只有在花界美人中找到，我也用不着去詳述了。我單說她的手臂及項頸圍着一條紅色的並綴合着一些晶瑩的東西，就更顯出她膚色的光緻了。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威尼斯的平常裝飾。何以法國婦人不去採用呢，真是憾

事。她不僅以風韻及姿首動人已也。她的內質雖修養院的處女也遜她的鮮妍，說到神采，土耳其宮中的妃子，也不足喻她的光輝活潑呢。總之，世間直無一個女子可以和她相提並論的。哦！那時，我已在此短時間內賞鑒到這神仙般的幸福了。只恨我不能永在此溫柔鄉中，德薄能鮮不能享此艷福。我寫到這兒，她的小影又在露出了，不過我心靈上很痛苦，我後悔當時何必那樣道學氣呢！

由下面的事情，最可見我的特性一般。如要真知灼見盧騷的爲人，祇須略看下面數頁，就可以全得了。當我一進她的香巢時，好像進了愛神和美神的宮門了，我當時給她的「神格」震動了，我對她就引起了崇敬的心。一經受她的溫存，我就想要據她爲己有，然而一轉念間，我的熱火銳減了，而且覺得似有一股冷氣從頭上而下，以致雙足顫抖幾於不能自持，心裏惡悶，我不得不坐下，並像小孩般的哭泣了。

有誰會明瞭我哭泣的理由和我這時的觀念呢？我自付着：「這個爲我想佔有的人，是上帝和愛神的禁鬱。她的一切都是純潔的，具有善良、慷慨、溫柔、和美麗的性質；那些公子哥兒只索做她的奴婢呢！然而可憐她如今淪落風塵，受盡世人的蹂躪，一個商船船長，已經佔有了她了，如今又來降身我這個素昧生平又無資產的人。情理上很難解說。也許我看錯了，太尊視她了；也許她有許多缺憾，爲高貴者所唾棄吧。」我在沉思冥索其中的理由，不過我看她膚色鮮明，容光輝發，牙清齒白，吐屬有致，她的整個人格的高尙偉大實不能不令我敬仰。我於是墜入迷惘的境界了。我和她相比之下，不覺自慚形穢了；那些邪念，自然一掃而空了。

如此前思後想，我竟爲之嗚咽了。她一見我的哭泣當然覺得奇怪，急欲尋思其故，後來她繞房徘徊，看看鏡臺，她已悟到這並不是厭憎她而流淚的。她那樣聰慧，當然會明白我的思想的。等到我在她胸口親吻着時，無意間看到她的一個奶頭像沒有孔的。這個缺憾使我驚異了。我看別的那個奶孔完全不同的。我於是又去探討這個奶孔閉塞的原由了，終於覺得這是一個天然的大缺陷了。我又轉念在我臂中的這個婦人，貌雖佚麗實是怪物，其受自然和人類及愛神所唾棄宜也。而且我還對她親說及這缺憾了。她只是笑而不答，妖態淫情更使我顛倒極了。但我因勦說不已，她好像我別有用心，頓時面露頰色，整挽衣衫後，便靠着窗口不說什麼。

了我走近她時她也離去坐在椅上一刻她又再房中漫躑着狀極自然並以冷諷的口氣對我說「小白臉我以爲你是來白相的，不知你竟到此是來看相的。」

分手時，我問她何日可以再會，她說三天之後，又笑說我該去靜心修養。這三天的時候，我實在不能等待，心中既有她的風姿和美貌的外表，自己的又覺得怪異可恨，好端端的不去找快樂，卻要去索癩求疵，致失了美人的歡愛，自己又想找個補過的機會，又希望她會湔刷前程，於是恨不得立刻到了她那邊去，我想她必定會拿出風騷和驕矜來和我酬答的。那知她絕不給我改過自新的機會。那位船夫替我先去通訊，但他回來說她已於昨夜到法浪去了。我不禁有點悵悵若失。她的溫柔可愛，我並不以爲怎樣可惜。最可恨者是我對她不能贖前次的罪愆，遂使她對我的欺侮，永銘心版了。

在這一年零六月的浪漫中，還有一件小事也可在這邊說及的。凱烏是一個多情種子，他覺得在花界找快樂實不能壓他的情緒，很想弄個姬妾哩。因我們二人很合得來，他提議和我共買一個女子。這個風俗，原是威尼斯所流行的。我答應了，他便去尋覓一位十一二歲的可憐的小姑娘。我看很是滿意，她皮膚很白，皙，溫婉極了，倒不像意國的所產。這兒生活很易，只要給些錢她的母親，餘下的給她生活用就好了。她的嗓子極清亮，我們就替她買了琴，雇了唱師，叫她學習歌唱。每月我倆只要各出兩個金元，因此我倒省去一筆在外邊的消耗了，我們每晚和她一塊玩樂，談論，覺得非常的快樂呢！我們如此地純潔相處，毫無邪念，生活的比什麼都有趣。不過，我後來在這邊失敗了，不能不離此他適了。如今就來述歸途的事。

我自出了公使館時，本想回到日內瓦，等着機會，和「姆媽」重歸於好。但其時公使方面散着不利於我的空氣，我就不得不趕回巴黎去辯剖。我到時全城人都同情我的被屈，對公使深致不滿。不過他是上司，我是下僚，要求公道伸張是噤乎其難的，我只好暫時不響。在那邊舊識中，只有那位白太太不以為然。她完全以地位爲出發，她覺得身爲公使，當然不會有錯誤的。她如此的賣友態度，我出她門時不禁投函給她，決然絕交了。

強權即公理，這時我已深恨這無情的社會，往往把大眾的福利給強權所蹂躪了。當時我還沒有把這種社會的暗面寫出，就因爲自己個人的利益事小，不如留待將來爲公理正直時說話時的効力大。而且我到了巴黎即受了朋友的勸慰，我就把這事放過了。

這邊友情最深厚的要算亞大了。他是西邦牙的俊傑豪士，他沒有本國人的暴戾，更不懂什麼是仇讎。因他自許極大，不屑去和那班小人計長論短。他常對我說，他有的是胸襟偉大，世間絕沒一人會叫他發生憤怒的，他是有情之人，卻不受情所牽掣。他和婦人相愛，彷彿和那些洋囡囡玩一樣；他雖喜歡和友人的情人談話，但他自己沒有一個情婦，簡直不存此心；他偉大的胸襟對於那些卑鄙的思想自然格格不入了。

聽說他在遊歷後，就回國結婚，而且不久又逝世了，只遺下一個孤兒。他的妻子是他一生所最鍾愛的，也可說是他唯一愛情的酬報了。看他的外貌好像西邦牙人一樣的敬重神祇，但他實在是高尚的人兒，我從未見過像他這樣寬容併包的人。只要你是好人，無論你是猶太教、新教、舊教、回教、花教，以及毫無信仰的人，也得就會和你相交。平常他固然有一定的主張，但對於宗教或道德的談話，他就不贊一詞。任人家去發高論了，他在這邊既有如此高超的人格，在他方面呢，又有一種細密的思想。他把一天的光陰分配多少部份，每時、每刻、每分鐘，都有一定的經營。如果在那時候是該做別事了，那末他雖只有一個字未寫完就不再繼續寫下去了。他對於談論、辦事、看書、讀經典、會賓客、習音樂、學書畫，都有一定的時間，毫不隨便的。那些外界的引誘和權威的強迫，都不能擾亂他的這種秩序的。不過責任心一事，他或者欠缺些，當他請我仿着做時，我當初自然覺得好笑，可是後來不免於感覺下淚了。他與人無忤，也不傷於物。那些對他有意搗亂的人，他也自有解脫的辦法。他有時不免要露不豫的顏色，可是從不會發怒的；常時有不稱心時，只是快快不歡而已。我看社會上比他更愉快、更樂觀、又善於談諧的人是沒有了。他很滑稽，又不過度，有時他和人談論時，聲音很高，不過他口雖喊着笑容，卻永掛口角的。他有些不滿時，往往說點發笑和幽默的話，使大家的意見一笑而置之了。他只有和西班牙人的外廓相像，他的細白皮膚，紅口唇，發光采的細頭髮，完全和本國人兩樣。身軀偉俊，又很美麗，優美的

精神正寓於優美的軀體中。

他如此心思和才能咸備於一身，以致我承認他是我惟一的好友。我倆永願同在他故鄉居住，期共相親相守至於永久。一切計劃都在他動身時說好了，只有可惡的命運來破壞這事呵！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的婚姻和死亡，我的事情失敗和困躓，同時並起，世事真變幻莫測呵！

大衆都說：「好人不留種，歹人滿街走。」我很相信這話的真實，我悲哀着好友的永逝而難以再得，於是發願自己奮勉，專望以製作樂譜求顯於世，絕不願依賴人家有所成就。因此我就遷居到幽靜的地方去了。上帝終不棄我，且爲我留了一個實在的慰藉，這事很長，且慢慢說下吧！

我住的那客舍主婦是阿利恩省人，她僱着同鄉的女子做招待。這是個約二十多歲的女子，她和女主人及宿客一同吃飯的。名字叫玲提，出身正派的家庭，父親是本省財政局的職員，母親是經商的，姊妹很多。那財政局後來倒閉了，父親就失業，而母親的商業也同時失敗了，因此父母和她三人一同到巴黎來，全恃她一人的工作以資度日。

我初見她時，我便注意她的樸實和溫柔伶俐的眼睛。那時同桌共餐的只有我一人較爲俊異，其餘多是用人和那些教士，那些同食的客人常譏笑她，我就出而爲她解圍，他們以爲我有意於她，就更恣戲謔浪了，本來我對她毫無所爲，不過此刻看見衆人去欺凌她，我就自告奮勇去做她的保護者了。因此她對我非常感激，時以秋波示意。如此感恩而不敢宣於口的羞怯樣子，更使我心頭爲之感動了。

她和我真是一樣的羞怯，如此的情形，進展當然要延緩了，但是實際上不然。當店主婦曉得此中情景後，她對這女子就不很滿意，於是她就更當我爲獨一依仗的人了，所以我出門去時她深眉緊蹙，及見我回來時，又露飄然之色了。如此兩心相印，又加上環境的逼迫，戀愛之神已在暗中爲我們結合了。她覺得我是好人，我覺得她是多情，樸質無華的女子，我倆的判斷都沒錯一點。我當就對她說，永願長相廝守，可是不能結婚。我們完全以愛情，尊重互相慰藉，如此已有十分的幸福了。

但她尚有顧忌似的，未能即時對我傾心相向，因此我們不能很快的得到沉醉的機會。因怕我要求她的不能實現而怨恨，她有時對我不避嫌疑時，終又矜持不敢放縱；她像有所表示，卻又未敢啟口。我弄得莫測真意，以爲她對我有什麼別的要求也未可知。我們既不能互剖心胸坦白相示，因此時有誤會，我心至爲苦痛。我對她日夕戀念，相思刻骨，差不多使她以我發狂了似的，她於是對我傾吐其中隱曲。她泣說在思春期因爲愚昧，已上一個男人的騙而失了貞操了。我才恍然於她所以矜持的緣故，我當即快樂地對她說：「這有什麼呢？這是少女在巴黎的常事呀！我的玲提，我很高興此刻得到你這樣莊嚴康健的人已滿足了，以前的事我不以爲念的。」

我如此對她，自以爲聊資解悶罷了，但是相處漸久，卻愈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永久的伴侶。既明白她的爲人和自己的情形，我覺得和她相處可以得到快樂幸福的。在我一切企圖消滅時，當然要一個心情的舒洩之處。家庭的快樂，就是一個失意人的安慰地方。自從我失去了活良太太後，心裏着實感到孤寂無聊的悲哀，亟思找一人來補這個空缺來安慰我。玲提的天真和溫柔，就是一個適當的人選。我自失去活良太太的眷愛後，我的性情似已覺得空無一物了，自和玲提相識，這個性情中的希望才漸漸恢復了。

當時，我很想給她一點教育，然而她的天賦智力很差，要想改造一番已不可能了，她雖能寫粗淺的信件，但我敢說她永不會專心看書。當我住在小且街時，房的對面就是鐘樓，我費了一月的心血，叫她認識時刻，可是迄今仍未很明瞭。一年十二個月的次序她也未諳懂。我雖竭力教她，終學不會一個數目；到外邊買物時，她對於價錢也不能算清。她所講的話，常和她所要說的意義恰恰相反。以前時，我會把她所講的呆話抄錄下來去給呂生堡太太資爲笑樂呢，然而她雖如此呆笨無用，但在我困躓的時候，她卻會常給我好些有用的教訓。有時我在瑞士、英國、法國，我自己弄得很困惑時，她竟爲我指示着最好的處置以及有益的打算。而且她在有聲價的夫人中，在高貴的人物及親王間，她的情感、判斷、對答以及一切，卻能使她們尊重，同時我也叨附一點光榮呢！

人們能所愛的人常相薰炙，由感情的奮發，當然會有好思想和好品性的。我和玲提一同結合後不但獲有溫柔 and 快樂，而且好像和世界最大的天才家相處一樣。我常去的只有她的家，她的居所已成爲我的外室了。我倆常一同出去游散，回去時總是十分高興的。此種溫柔生活，幫助我的工作至大，所以不到三月，那本快樂神仙的全劇歌譜和劇詞都已成功了，所缺的只是一點解說罷了。

然而歡樂未盡，父喪又到了。那有德行而親愛的六十歲老父竟捨棄我們永離人世了。在父親活時，我雖不想取得大兄所遺的財產，如今父親已見背，這時我恰請音樂師試奏音樂缺乏用費，我去承繼這產業是都說得過的。不過我兄死亡未卜，在法律上不免有點問題，好在有朋友替我代請律師辦理這事。這時我心殊爲焦慮。一天晚上，我接到一封似爲報告這事勝利的信。我正要拆時，忽然心中一陣慚愧，自怨自艾的說：「怎麼的我傑克竟爲這點利益和貪心所籠罩了嗎？」立刻我把信原封放在爐架上，解衣去酣睡了。第二天起來時，昨夜事已忘卻了。及到穿衣時始見信件，於是拆開一看是一張匯單，使我非常歡喜，我尤高興的，就是昨夜的見利不動的堅強意志。我一生中像這事的很多，這兒不過聊舉一例而已。

我把所得的撥出一份送給「姆媽」，她已久爲一班小人所包圍得更困乏了。只恨我不能多給她一些，又恨我不能把那些小人把她逐去。我把賸下的銀錢和玲提二人同用。其實這時她的母親已把全家人帶到我這邊來相依了。所以我須負了很大的擔負。如此人口衆多，維持生活實在困難，我於是只想把那本劇本快快作成脫售後弄點錢，然而劇本一時賣不出去。好在後來在法郎先生及杜方太太那邊弄到一個文牘位置，每年可以得到八九百法郎的薪水，以資應付。

一七四七年，我和法郎先生到測休堡去過秋。我們同那些朋友在這邊游得極有趣，而且吃也很考究，我肥胖得像鄉下牧士一般。當我既如此肥胖，玲提呢，在巴黎的肚皮也大起來了。她的種子發育得更快了。際此經濟拮据之時，若沒有別人替我想辦法，我真不知怎樣處理我的小兒呢。這是一個極重要的事情，我當先講的。我不求別人寬恕，也不想自認罪惡，只在此說出如何情形罷了。

我在那兒完全在拉塞夫人家寄食的。在吃飯時，大家所談的都是些趣史艷聞，例如忠良者如何受騙，丈夫如何給妻子所蒙蔽，人們如何私生子，女怎樣處置於育兒院，私生子愈多，這人也就更出風頭。我聽他們的說話後，自己想着：「社會既如此相沿成俗，那我也只有從衆了。」但是要玲提聽從是很難的。經過我和她母親的勸慰，說這是她無論如何不會丟面子的辦法。她不得已，只有聽我們怎樣處置了。當臨盆期近，我們就送她到穩婆家去。生產後便暫把嬰兒寄於育兒院，並由我做着號數，以便日後領回。及到第二年生產時，我也照樣泡製。我做得很純熟的樣子，毫不以為可恥呢！我說到這兒暫停，後事還很多呢！

這兒，我再來說說和耶辦夫人認識的始末。她是一個音樂家，丈夫是王室的會辦，和朋友法郎先生同是音樂界中的人物。他們三人便因嗜好相同而結成不解緣了。法郎先生並替我介紹認識，後來我就常到她家吃飯了。她有才幹，有智慧，又很可愛，倒是一個可結交的女友。法郎先生和她已很親密，他告訴我她是有隱病的，但她卻不知他曾這樣對我說。我在耶辦夫人及法郎夫婦三人中間甚覺左右為難。法夫人會叫我探聽她的丈夫和耶辦夫人的事情，我婉絕了。耶夫人叫我替她代遞一信給法先生，我雖辦了，卻對她說以後不再做這事情。耶夫人很原諒我的慫直不欺，所以能如此在他們三人間一直保持著友誼。

自從威尼斯回來時，我和台特的交情日日親密。他有愛人娜里，猶如我有情婦玲提一樣，因為各有所歡。就使我們的社交上更形的親密了。不過，玲提雖和娜里一樣美麗，但玲提比較溫柔知禮些，至於她性情暴戾，好罵人，完全像沒受教育過的。他所以要娶她無非是他以前答應她過的。至於我對於玲提並沒有說過婚姻的話，所以也不用效顰的。

其後我和台特，更第亞，澗伯，諸氏合編一部百科詞書，我擔任的是關於音樂的部分。預定三個月撰成，我不但沒愆期，而且比誰都先交稿呢！

後來因為台特的被拘禁，以致百科詞書不能立即出書，他撰的哲學的思索一部分已引起世人的反感了。等到他的盲者之書出版時，竟衝撞到特拉夫人和雷馬先生的什麼，被控禁於枉灘的譙樓內。我深為這命

途多舛的友人悲哀。我幻想台特將於監禁中度此一生了，於是寫信給有權力的潘湃夫人緩頰，請她設法，恢復我友的自由，否則我願和他同受禁錮。可是她沒有回信給我。這信的效力可說沒有了，不過待囚人稍稍優待點而已，這或許這信的功效了。然有我的憂心忡忡，他如不遭釋放，我也必要鬱鬱而斃了，不過這事我從未和台特說過，我也不必再此自伐其功了。

第八章（一七四九——一七五六年）

我寫了前書後，應該停筆娛樂一會了，因為此後的敘述，是我一生不幸的開始了。

我這時在巴黎，常在兩所華廈進出。自己雖不擅社交，但也認識許多友人。在杜方太太家結識塞遜國的年輕太子和他的教師桑先生。以後他們常邀我到他的別墅玩樂，因此又結識他的二位隨員。一位是克劉牧士，是有心人，當晚我們已稔熟了。另一位是一格令先生，他很不得志，不及以後發達時那樣受人逢迎。這是在第二天午餐時，大家談及音樂時，他說得很透切，並說他有一座鋼琴，我就引為同調的知己了。初認識時，彼此很歡好，不過後來友誼竟變壞了。

當我回巴黎時，已聽說台特已從醮樓出來移禁於望沙的別墅，還有小園散步呢。外出雖不能隨便，可是得和親友會晤了。我立刻趕到他的面前相見。因杜方太太職務羈身的緣故，以致遲延了二三天，我好像有如二、三世紀長久了。等到事情稍少，我就到那邊禁所去看他，其時我的快樂，簡直不能描寫呢。其時還有滄伯和某牧士也在那兒。但我進去時，眼光所注只有他一人，立刻我倆互抱着，我臉緊偎着他臉了，相對默無一言，惟嗚咽流淚而已。等他放手時，他便轉臉對那牧士說：「先生，你看我友是如何的愛我哪！」我在這感動的時候，覺得他的話未免使人難堪，我想如我換了他的地位，決不會說這話的。

牢獄中度日，他面容自然憔悴了些了，以前醮樓的拘禁給他受苦非常，此刻雖可以自由散步於小園，然而他內心的枯寂實在需要一些友人去解慰呢。我想我對他是最懇的，常常見面，必能使他高興，因此我就每隔一天去看他，有時則和他妻同去，往往午後的時間全在那兒消磨着。

那是一七四九年的夏天，天氣酷熱，從巴黎到望沙，相拒約有二法里之遠。我沒錢乘車，我在下午二點鐘時步行前去，心裏急切想立刻走到路上的樹枝修剪的太離披了，毫沒涼氣，我在疲乏和熱度中，便躺在地上。

休息。因爲免得路上枯燥起見，我常帶着書本去的。有一回記得帶去的，是法國的鏡雜誌，看見第中文學院在明年懸賞徵文的廣告，題目是「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對於道德上是破壞呢？還是改進呢？」

當我看見這個徵文之後，忽然我像另外進了一個世界般的。到如今我還保存那天的印像哩，詳細的情形卻已忘卻。因我的記憶法和人不同，事情如存在腦中始能憶起，如是寫在紙上就要遺忘了。我曾把那天的詳細情形寫信告訴馬爾先生了，所以這時不能再想出了。這個特別的記憶法，在音樂方面尤有興趣呢。初拿到一本歌譜時，我還能唸熟好些歌曲，但一經懂唱之後，我就把一切遺忘了。所以如今，我所最歡喜的歌曲中，能否有一首背得完全，實在不敢自信。

如今所得記起的是到望沙時，我非常的興奮。台特看我如此情形就問我是何事，我立刻告訴他，並把昔賢對此問題寫在橡樹上的格言背給他聽。他極力慫恿我去應徵，以爲這樣寫去包會入選。我就聽他的說話去寫了，但我一生不幸的命運，也就在這一念之失中埋根了。

我對這篇論文的做法，很是奇怪，以致後來寫別書時也遺留着這同樣的習慣。我有好多晚在牀中不能成眠，只是閉眼思索，反覆深思，對於命意造詞都想出奇致勝，所以困苦不堪，在我滿意的時候，我就立刻記起以便執筆書之。但在我起牀穿衣後，腦中所記的又大半遺忘，及握筆時，更少之又少了，因此，我就請玲提的母親做速記員，叫她全家人住近我的屋。每天早上，她來時，我便在牀上說給她記錄，如此才彌補了好多的遺忘。這篇論文初稿成後，我送給台特審閱，他很贊美，並供給我一些意見修正了幾處地方。這篇論文的氣勢和熱力固很充沛，究竟缺少論理和匠心，我所寫的各种書，以這書最無判斷力，最少書卷，而且布局也最無章法。因此我感到，要成爲一個作家，雖有天才還不够，更應於平時多多練習，實非一時就會學得的。

後來我也把這篇論文給格令看過，此外就無人知道了。他自進不理伯爵家後，我們交情也愈見密切。他有鋼琴，尤其是我們的好伴侶。一有閒空，我就到他家去，彈鋼琴並同唱着意大利歌調，如此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沒有片刻停止，就是玲提那兒我也不大常去了。

我有各種的癖好，須在外邊耗費好些光陰，因此我和玲提愈有同居的願望。以前因為她的家人之多和我的困窮，所以這計劃不能立即實現。如今得了法郎先生和杜方太太加我每年名譽俸金五十魯意，她並借我許多家用器具，以及玲提的所有，我們便同賃居於「狼突」公寓。我們住在那邊過了很舒服的生活，前後有七年之久。

玲提的父親是一個溫和的老人，但是懼內的，他叫她「刑庭判官」而不名。後來格令就把這綽號戲呼玲提了。她的母親也小有才能，不過有點乖戾，而且喜歡多嘴。常在我友方面播弄是非，這使我有點憎厭。除這以外，這六七年中，可算是一生未遇的快樂呢。玲提的天女般的心胸，我倆彼此相愛，簡直無以復加，如要此中樂趣一一敘述，不免要給讀者笑痛肚皮呢。我倆有時攜手到郊外去散步，化了很少的錢，已能盡情小飲了；在家時常在窗上吃晚餐，把椅放在大皮箱上，以窗口當桌子。我們有好空氣並能看見街上的行人，雖在四層樓上仍如在大街上。這種吃飯真別有風味哩，況且我們所吃的並不是山珍海錯，不過半塊粗麵包，幾棵櫻桃，一塊酪餅，半瓶葡萄酒而已。然而加上愛情，信任和溫柔的心情以助餐聚，直是美盡東南了。我倆邊談邊吃，如沒她母親來提醒往往不覺至於深夜哩，如此且把這可笑和難盡述的好辰光攔過不提，因為我常說真正的愉快是無法傳達的。

這時候，我又做了一小不行的事情，這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的不行的行爲了。克劉牧士，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我和他相知的程度簡直和格令一樣，他常到我家吃飯的。他和格令的滑稽有趣，使我們更形歡樂呢。克劉有一個所歡小姑娘，他不能完全使她過好生活，她因此常在外邊私找門路。有一夜，格令和我進到咖啡店去，恰恰遇見一個要到那小姑娘家去晚餐的人。我們和他開玩笑後，他便請我們一同到那邊去吃飯，以便和她交談。她性質很好，也很溫柔，像不是做私娼的人，不過給同居的老嫗所誘惑而墮落了。我們大家恣意笑樂歡飲後，大家都已忘形了。克劉爲表示他的好意，就要我們三人交換和她玩，這時她真是啼笑皆非，任所欲爲了。過後格令說他沒有和她有什麼舉動，不過特爲閉門和她長談而已。如果這話真的，想必有別種緣故，不過

這無關於道德，因他早已有宿妓的慣習了。

我走出了門時，自問很覺慚愧。這在玲提也似覺的。她沒有問，我已對她說着這事爲免除良心上的不安。這倒做得非常有利，因第二天早上，格令已興致很高的對她說，而且還加上一些假話呢。從此之後，他常以這事和我取笑。我對他自問是很坦白的，他竟如此和我倒蛋，真有點說不過去呢。然而我卻更了瞭玲提的好心腸。她覺得格令違心論友比我所犯的罪更大呢！她對我非常有情，她有時責難我也是好意，我並不惱怒呀！

這小娘子的腦筋的質樸，正等於她純潔的好心腸，這就可以代表玲提的整個人格了。如今再說一例吧。我曾對她說過克劉是牧士，爲塞遜太子的牧師。牧士這名字她覺得很生疏，她幻想以爲他是教皇了。一天，我一進門時便聽她說：「方纔，教皇來訪你呢。」我想她是癩了。及知究竟，真要立刻跑到克劉家去傳達這好消息，我們便以「教皇太太」稱呼那個私娼了，這使我們時常以此笑樂。後來有人說我平生中只笑過兩回。如果他們知道我這時和年輕的狂歡，就不會如此說我了。

一七五〇——一七五二年——在一七五〇年，我對上邊講起過的論文，我早把它置之腦後了。然而竟得了第中文學院的獎金呢。這個佳音一到，我於是便把我以前所蓄的舊思想從新玩味着。我覺得世界上最可貴的事情是自由，和道德人格的修養，說到財產和毀譽正可以不顧，這時我雖不敢和社會習慣公然違忤，不過心胸已定，祇等相機行事而已。

當我正在幻想到人類的責任時，忽然有一事，更叫我非先把自己的責任先解決了不可。原來玲提第三次又懷孕了。爲要對自己忠實及實踐自己的理想，我須仔細考慮小孩的前途和產婦的一些事情。我所考慮的，完全以自然，正義，理性，以及純潔的宗教爲根據，和那些虛僞的道德家的空說完全異趣。

假使說到結果就糟了，不過我的心腸自問無愧於人。如我心腸不好，不懂道德，正義，和人道的話，那末我的遺棄嬰兒，當然無可非議。不過我心很熱烈，又富感情，和人相交非常忠實，每一見如故，不易撒手的。那些偉大的，真誠的人我全愛重的；那些可惡的我也要痛絕的；自問從未會懷恨和報復過。那些有節操，胸襟偉大

及可愛的人我對之都很欽服，並表以嚮往的心情。如此的人難道對自己的責任會置之嗎？我發願的說我絕不是無情義的人。我傑克不是薄情寡義，和爲父不仁的人。我思想上也許偏宕，心腸卻是很軟的。總之，我要把子女叫育兒院代養，無非因我自己不能撫養呀。他們將來爲農爲工都可以，只望他們不爲非作歹就好了。我想這是人民和父親的職責，是和柏拉圖的共和國中的人民所做的一樣。我後來想起這事，感情也許錯誤了，但理智上覺得如此辦是很正確的。如果將來呂生、堡太太等願做我的小孩教養者，我自然很高興的，但他們能否幸福，能否做好人，尚在不可知之數。而且兒女們將來也許以父母爲可鄙視甚至不孝，也是情理中事，所以我寧願叫他們不知有父母更爲妥當呢。

因此理由，我的前三個小孩，和以後所生的二個一共五個都送到育兒院去的。我這樣做自問很合理，對親友也無用諱說的，我對於兒女總算替他們盡了很大的責任了。我所寫的是自白，並非是評判，所以我要坦白的說，只希望人家給我公正罷了。

我在第一章中，曾說起我生下就有泌尿病的，後來全靠姑母把我救活了。自後因身體康健和保重的緣故，此病一直到三十歲未曾發過。但自到威尼斯旅途受着熱氣和疲倦，尿道就有點腫脹。及到望沙去見台特時，往返辛苦，就變成腎病了，以至一生不能醫好。這時幸承法郎先生的關愛，把我介紹到財政局做會計員的職務，因操勞過度，我竟病了五六個星期哩。醫生也對人說我半年後萬難再活的，因此我就感人生有涯，何必爲金錢所役使呢，就決辭去這會計職務，仍願重理樂譜的事情。法郎先生以及朋友雖極力反對，但我行我素，只求良心的安慰和道德的無虧也。只有聽之了。這又要由簡單的生活入手了。我於是脫去一切裝飾，不穿好襪，只戴着平平的圓髮罩，腰上的劍棄了，錶也賣去了，並自喜的說：「謝謝上帝，從今以後，我再無用知道什麼時候了。」但我時常害病，所以生活不能完全合自然簡單了。

自得了第中文學院的獎金之後，有許多文人對我抨擊，他們這些反對的人對於問題毫無深切研究，有些竟是妄肆譏彈，我於是據理力辯，勝利當然是我了，但我倒化了許多光陰和金錢呢。此外還有一些人，專來

訪我，無非想認識我這奇人而已。因此我這平日沒人光降的小房，竟爲之戶限爲穿了。有許多婦人又設想各種方法來請我吃飯。她們邀的誠懇，我不好推卻，只得去略爲酬答了。因此我每天很少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我原不擅交際的，所以住在巴黎倒覺得是很以爲苦。

我在這邊的許多友人之中，以台特和格令二人爲最知己。我對無論誰都是很誠懇的，對他們二人尤爲熱摯，他們和我也很相得。台特有好多朋友，無須我替他介紹。但格令新到這邊，需要友伴，我就替他從中紹介。不久時候，我的朋友他全稔熟了，他的朋友我卻沒有一個相知，有時甚至加我以仇視呢。只有楞拉主教是個例外了。但我認識他比格令先些。他待朋友非常懇切，看下面對格令一事就可明白的。

格令和哈娜姑娘只會面過數次，但居然一往情深了。哈娜是有相好的，人的見她用情太快，對她不免有些冷淡。格令因此苦惱極了，立刻害了一件奇怪的病。許多天夜裏，他只是眼睜着而沈睡，脈搏依然，可是不說不吃也不動，有時像會聽，但不見他的答話，而且他身體既無所感覺，也不覺痛苦，又不發熱，但是看去又似奄奄待斃了。楞拉主教和我二人殷勤看護着。他身體較好，專在夜裏守候。我是在白天看護，兩人輪流，如他沒來，我就不去，我沒來，他也不去。格令的主人也很憂愁，並代請醫生來診視。醫生說是沒有病。他出去時，好像在訕笑呢！但病人仍是好多天沒有動過。僅吃一點熟櫻桃，我常餵他吃的，他也會好好吞下。突然有一早晨，他自己穿衣起牀，照常去做事了。他後來也沒有提說着這事，並也沒對我們表示感謝之忱。

這種奇病哄動了全城，大家都說一個歌女快害死了一個人兒。因此格令社會上就很可能注意他了，而且都當他是情癡的榜樣，他立刻就成爲上流社交上的時髦者。他本來是當我是一個無足重輕的人，如今他風雲直上，自然眼中沒我的影子，漸漸和我隔膜了。我雖願意他的成功，卻不希望他如此對待舊友哩。一天，我對他說：「格令兄，你是和我疏遠了，我也極諒解你。你如失意時，覺得寡歡，那時再來找我，我是依舊以友人看待的。此刻我不免強你，我給你自由，就此再見好了。」他覺得我的話是出之肺腑的。我倆此後，雖在友朋當中尙能見面，但舊誼已不存在了。

我爲避免外人的麻煩，我常到巴黎郊外去遊散。那邊最和我身體適合的只有巴士地地方的泉水了。我會在那邊住過八九天，那邊的空氣也很新鮮的。那次同去的有馬薩先生，他會奏琴並很愛意大利的音樂。有一晚，入睡之前，我倆縱談着音樂的有趣，而我倆又曾對於短歌劇感到傾心過的，所以談得更快樂了。那夜，我不入睡，我就起意如何可以製成這種歌劇的念頭。第二晨，我邊散步邊喝泉水，那時我隨便作了幾段的歌曲，並在樹蔭下邊修改一過。當喝茶時，我給馬薩先生和那可敬愛的管家婦看。此個劇本共分三齣。第一齣的標名是：「我沒有指導者了。」第二齣是：「要愛情的進步只有憔悴。」第三齣是：「哥拉，我永久愛你的。」當時，我隨手拈來不過視爲遊戲罷了，所以看後就棄了。可是他們卻極力說好，慫恿我做完。我於是在六天之內，把全劇大體都撰好了，劇名爲鄉村之下。費了三個星期，一切大體好了，表演也可以了，只少一點說明書罷了。

一七五二年——這劇本先在劇場試演，觀衆甚爲歡迎。其時王家工務大臣也在觀看，他要求將這劇本出演宮內，並請原著作人也到場。我在那天表演時，仍是一樣的裝束，鬚鬚也不刮，和王宮中那些美人相較自然難看極了，不過我能够和王后及那些貴人同座看戲已非易易。劇員表演雖不很完美，但音樂和唱者極爲賣力美妙。第一齣才演時已掌聲雷動了，以後各齣更得觀衆的稱贊，只聽見我旁邊的那些如花美眷自相告語說：「這戲，真美妙極了，幾沒一個音不令人迴腸盪氣呢！」我一聽此私心竊喜，甚至感動至於下淚了。當演到第三齣對唱時，那戲文也引起我的下淚，而且與我同感者又很多。這時我回想以前在法學教授家演樂的受人唾棄，如今看見奏凱了，真爲之受寵若驚。可是不久也就覺得很自然了，自己今日的榮譽是很快樂了。這並不是我的自傲。因那些女性的觀感，我才如此的感動。假使看客盡是男人，我的眼淚當然不會如此多。說起這劇本的價值，固然不算什麼，但能如這次的受人的歡迎，卻是未之前聞。我想去看過的人當能記憶這次的成績是如何地出人意表了。

那一夜，阿蒙公爵就來約定明天十一點在他公館相見。工務大臣並說王上將贈我年金，在覲見時親自賞給我。

我白天既得劇本的無上榮譽，又聽着將賞我年金的好音，可是我在夜裏竟至輾轉反側，不能成眠。因為我很怕在社會上交際。而且如此裝束和那些貴族男女們相雜廁，我更覺狼狽不堪。再想到在王面前，我該如何的足恭有問必答維謹。我和常人已心口不應了，如今要和君王相見，我用什麼去應付呢！如果覲見時驚惶失措不將丟盡面子嗎？我於是決定明天不去覲見。

我雖因此丟了一筆年金，然而免受當道的拘束，自由和勇氣也可以保存。如我受了年金，將來也許影響於人格的獨立而無從說正義等話了，蓋受人羈縻，當然要諂媚人家而不敢開口了。就是這樣，也難免有被讒失恩，而且年金也許有被裁之一天。加上一種患得患得之心，使我心力交瘁，所得不償所失。所以不受年金即所以固位全真也，我主意既定，就推說身體有病，於第二天晨出走了。

可是這回，竟引起了外界的不滿，他們對我的主張絕不贊許，並斥我大自傲了。過了二天，夜間九時許我正在耶辦夫人家晚餐，就是台特來見我，他以為我不去覲見還沒什麼，而我不受年金實說不過去。他覺得受收與否全是個人的自由，可是為玲提和她母親打算，那末這筆錢就不無小補了。我雖感激他的一片好心，可是此事終覺與私心刺謬。因此我們不覺爭執起來了。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勃谿。

從此之後，台特、格令等人，像都幫助着叫玲提母女倆和我脫離關係，他們答應她們做一種管鹽或賣香煙的行業。他們甚至叫友人和我絕交。那些朋友竟要我聽從他們的卑鄙的念頭，否則，又設法陷我於不幸的境地。像格令甚且在外邊宣傳說鄉村之卜，並不是我的手筆。

一八五三年——我的劇本在巴黎表演的前幾天，剛有意大利滑稽團在巴黎劇場奏藝，備受法人的歡迎，法國自己的本地劇曲竟沒人要聽了。然而自我的劇本出演後情形始為之一變，竟能與之分庭抗禮了。他人不知其故，以為我偷取意國歌調攙入己曲。其實我只是以它藍本而已，一切全是我自己的匠心獨運。我想那些聽過意國歌調的人，必不河漢予言也。

這班意國劇團的確使巴黎的人心為之一震。但大眾也可分為二派。一派是很有權勢的，是那些大人物，

財閥和婦女們所組織的，他們是極力擁護法國音樂的，人數比較多。另一派，是擁護歌劇的，是由一班知音識曲和超羣絕特的人士所組織，他們有的是熱心和自負。前一派以王爲號，召佔據着包廂。後一派以王后爲領袖，分佈於正廳。這就是史上所載有名的「擁后派和擁王派」之爭了。事後大家並以文字交戰了。擁王派要想說話，卻被小先知者譏諷。他要乘機反駁，又給法國音樂通訊所間執了。前冊文字是格令主持的，後冊文字是我做的多，至今這二冊文字還有相當的聲譽，其餘的冊子人家早已忘卻了。

當初，有人誤會小先知者是我主辦的，因爲它文字滑稽突梯，言者無罪。至於法國音樂通訊就受全國的極烈抨擊了。大家崛起攻擊我，說我侮辱他的國樂。此冊的文字至爲動人，很有大史家脫錫的風度呢。其時適爲法國議院和教會大起爭執之際，自從我這冊文字印布，一切的爭執都告終止了，人民別無所思，只以法國音樂淪喪是懼，自然我是罪魁，備受攻擊了。宮庭中人提議要把我拘禁或驅逐，如果沒或野先生的反對，恐怕有實現的可能。有人說這本冊子是消滅法國的內亂的力作，這雖不免過譽，實在也有相當之理。如今巴黎還有娓娓言及這事的，因離現在只有十五年而已。

我的自由，雖沒有被人侵犯，但那些難堪的侮辱，我的生命也有危險哩。因巴黎劇場的音樂家想要暗殺我呢。大家雖對我如此說，我卻仍到劇場去。後來才明白我所以未被害，完全因爲「保安隊」安蘇先生對我很好，暗中替我戒備之故。他們看見所志不遂，就把我應得的免費門票撤回了。我也只好把我在這邊所演的劇本收回，可是他們又不應允。此種不當的要挾，實在是野蠻的行爲啊！

在這年裏，中文學院又懸賞徵文了，題目爲「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我詫嘆這問題的重大，並欽佩我們有此膽力出此題目，我於是勇敢的再去嘗試了。

我爲便於對這問題有仔細的思索，就從巴黎步行到聖日耳曼森林去一連七八天。同去的有玲提和房東太太以及她的一位女友，如此散步可說我郊遊最感快樂的事情。氣候既好，那些好女子管理着一切並互相取樂。我卻不費心於那些雜事上面。只在吃飯時和她們歡聚着，除此外，我便獨自在深林密菁中探索先民

的情形，私心竊慕他們質樸的自然的生活，使我攻擊後世人類的詐騙，更爲利害。於是我先把人類的本性據實的顯示出來，又把時間環境給人性的壞影響一一敘述着。再把「原始人」和「文明人」的異點互相比勘，給人們明白文明的長處，即是痛苦的所自出。我的心靈高瞻遠矚，同類的陷於歧路錯誤，痛苦和罪惡，我以很微弱的聲音喚醒了世人，世人雖置若罔聞，但我仍以微弱的聲息繼續喚着：「可憐的世人，你們老是咒罵自然，但你來聽呀，要明瞭一切痛苦都是咎由自得呀！」

我如此的構思行文，便撰成不平等論文集一書。台特看過後，很爲稱譽，並常給我數處指正。我想歐洲人很少人能了瞭這論文的。但雖自知不會邀文學院的青睞，但因爲文係應徵的，所以便照舊寄去。

如此在漫游中工作着。我的品性和康健受益不淺。近幾年來，患泌尿病，而依靠着醫生，病沒起色。所化的金錢和精神已很大。從聖日耳曼漫遊回來後，病症和體質都好些了。我就決定一直如此辦了：不求醫吃藥，病症全聽其自然。當我有空時，就到外邊去漫遊。巴黎的社會實非我所能久居呀。而且文字中人，每因屑瑣的爭執，而大家互相攻訐着。這種惡劣的驕傲習氣，我實在不願混入漩渦。就是在朋友當中，我也很難遇見溫和、熱情、和誠懇的同情的提汲。我惟有於深林中俯仰興嗟，人心的敗壞而已。我有事情，不能常常離去巴黎。但一有空時，我就向郊野去找真趣了。有好幾個月，我在午餐後，常獨自一人步行到布浪森林去研索我日後的一切學問，不到天黑時是不會回去的。

一七五四——一七五六年——格弗脫是我這時面子上較好的朋友，他將到日內瓦去公幹，他叫我偕行，我允許後，便和玲提及他三人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首途了。

我迄今已四十二歲了，平日我信友很篤，毫無什麼懷疑，但是這回竟使我把這個信念搖動了。我們是雇一輛較好的馬車，車行很慢，我常時下去步行着。快近一半路時，玲提不願再和格氏共車了。當我下車步行時，她也一同下車步行了。我以爲她又再玩小意見，不許她如此辦，因此她就對我說着此中的緣故。初聽她的話，我還以爲她是在說夢話呢！這個格弗脫先生，年近六十，肥腫的腳，已癱廢，早已經嘗到一切的快樂了，殊不

料他從動身時，即極力在誘惑這個姿首平常，又是朋友的愛人，他運用着最卑鄙醜惡的方法，去誘惑她，看淫書，甚至以金錢去掀動她。玲提會把那本淫書擲出車外。在動身那一天，我頭痛去睡時，他竟在這時施以引誘。我一聽見這事，十分的詫異嘆息。我平生以誠實知禮自重並以愛人，如今竟使我鄙棄這個所信任的人了。我爲不使玲提羞恥，我仍是佯爲不知的樣子。格弗脫你這個假善虛偽的人，我已把你的祕密揭穿了！你這惡狠的手段已使我有戒心了。

一到里昂，我就離開了格氏，而向塞哇那邊去了，這邊和「姆媽」相距很近，我便去看視她。這是怎樣的情景呀！她竟如此的潦倒的嗎？這是以前朋得先生所介紹的活良太太嗎？這時我怎不悲傷呢。我以前看她情形愈趨不行，曾寫信請她到我這邊同居，我和玲提極願供養她。但她戀戀於年金（實則她已拿不到手了）竟不聽我的忠言。我也不時寄些費用給她，不過曉得她是享不到的，我也沒敢多寄了。當我們一到日內瓦後，她就來會我們了，她竟至車費也不能出了。可憐的姆媽！她的好心胸依舊如故。身邊只餘了一個指環了，她把指上拉下給玲提戴着。玲提當時返還她，口唇並吻着她的手指，眼淚也涔涔而下了。唉！這是我報恩的一個時候了，應該不顧一切，跟她走跟她共守窮困到最後的一息止。然而我心已別有所繫，口是而心非了。以爲即使和她一塊，於她也沒好處。所以我只是悲哀她的不幸，而沒有跟她走了。這是我生平最大最不可恕的懺悔了。從此我的自責之心，也就是我最大的懲創了，忘恩負義的罪惡，我是永久不會除去了。社會的譴責還沒要緊，我心片片而碎，卻是不可再救了。

我住在日內瓦時，國人熱烈的歡迎我。因我以前改教了，我已失了國民的權利，於是決定再恢復我父親的宗教。我覺得同是天主的教徒，何必分新舊的派別呢。人們服從本國的宗教，是國法所容許的。當道聽見我改教非常鄭重其事，且因此組織一個改教委員會呢。本國人對我如此的渴盼，我於是有意回巴黎去整理各事後和玲提及她父母一同回到日內瓦來度此安閒的晚景。

我們在日內瓦四個月後，就於十月中回到巴黎，初擬於明年春天再到瑞士，但有另外一種引誘使我不

果行。耶辦先生已在受弗拉公館旁添築廂旁，有一天，我和她的夫人去觀光，竟漫遊到四里外的水源，已近孟木浪的森林那邊了。那邊有幽靜小巧的花園和明敞的小屋，榜名題爲「居之安」。這幽雅僻靜的地方，我在到日內瓦前已見過一回，那時我心已給它所繫了。這回再見，我不覺脫口說着：「啊！夫人，如何可愛的住所呀，這是適合我的一所幽居之屋呢。」耶辦夫人卻漫不爲意。當我再到這邊時，我驚奇在舊房屋中，忽見一所新造的房子，位置適當極合三人居住的小家庭，原來這是她暗中把我造着的。耶辦夫人看見我的驚愕神色，就對我說道：「熊先生，這是你的避難所，是你自己挑的，友情供給你的。我希望以後不再說離開人世那種冷酷的話好了。」我一聽此語，感激極了，我吻着她的手時，淚珠已奪眶而出了。那時，我想歸國的思想已消滅了。她又叫玲提母女倆阻撓我，而我也因勿爾特在瑞士，不願和他同住那邊，所以瑞士之行無形打消了。

如果要真切地明白我自己的話，就應得明白和我有關係的人。我的懺悔錄和許多人很有密切關係。所以我不論他們的是非好歹，我所記得的總想盡力寫出，毫沒什麼隱諱和顧忌。我對人對己完全是以一樣的忠實的，不錯，對人和對己固有小異之處。所以人家對我的地方，我竭力的揄揚着，如人家不對的地方，和我沒甚關係無用敘述的，我當然爲它掩蓋着。自問如此隱惡揚善，必不到得罪人家。如果我有權力，這懺悔錄一書，我也不希望自身以及有關係的人尚活着時公布，人都去去世時，再拿來公世也未爲晚。那些仇人固想我的事跡湮沒不彰，不過我卻極力希望永久存在。這書如不能貽諸來葉，我只有自悲而已。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永久長存，那末此書也希望它永存天壤，好給我這不幸的人不至永受人家的誣讒，能够如此我也就無他求了。

第九章 (一七五六——一七五七年)

我急想要去隱居，如果屋子已布置完全，就擬遷進去，也不能等待氣候的好否了。有人在預我笑說他到這荒僻之區，沒到三月就要廢然而返了。然而我個性宜於鄉居，十五年以來，城市我已厭居了，這回去後，決不再回到巴黎。我自降生到今只有沙默適合我的志願，後來常以不能再得此種地方爲憾，蓋我性愛自然，除此就沒有快樂了。威尼斯的優麗以及巴黎的繁華，固然動人心目，但我在酣醉沈舞之後，往往遐思着以往園亭及恬適的生活。我所以奔走一生，勞苦操作，爲的就在衣食溫飽後即退休於林戀深處，如今天給良機，得隱居此處，家雖不富也沒年金，但我能自食其力，並有小聲名和小才能私衷良慰。我家共有三人，自奉甚儉而且多事做，我的製譜事業我所最好的，榮名實利固不能賺得，但也自給有餘。我固慵懶，但發奮時，我極努力的。我的疎懶之性，並非不找事做，實在性愛自由，興來時才去工作而已。自從把鄉村之卜和別的著作印布行世後，所得已有二千法郎了，其他各書正在整理，如果書商交易正直，生活不虞缺乏，就是偶而不做事也不患貧困。總而言之，自足自給生計已有着落，從此野鶴閒雲，優遊林泉，素志遂了。

我想如能以文媚世，也能和那班文人一樣可以致身青雲。不過我覺得爲生計而寫作，我的天才必泯滅了。我的文章不在表面，是在心靈中的，有高超的心靈才有偉大的思想。那些靠文字謀生者，偉大的思想當然難以產生。因彼輩只求出產量多，質不求其好。文字能有人收買，固能使我不用常在書庫內鑽。不過內容祇求適合衆人的心理，是非真理一概置之，這樣我早會成爲書上的蠹魚，不能成爲偉大作家了。不過我所見的偉大可敬的作家，並非以文字爲干祿的人。只求賺錢，思想當然卑下。所以要想有所表見的，書的成敗毀譽，當置之度外。我所作的書，完全以衆人利益爲前提，如果那書不受讀者愛看，那就只有怪他們了。我並不用靠著作爲生，自有謀生之道的。著作家呀！你們如能以此爲鵠的，才能作出好書並能使書籍流布於世呀！

我在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擬和巴黎永別遷入新居了。那天耶辦夫人用車來接，我和玲提三人同坐着去。這「居之安」新屋佈置雖簡樸，卻也楚楚有致，私心竊喜。並且佈置這屋的盛意，更使我感激不止。我深以得做我友的客人得住這自己選擇和由她爲我特建的新居，自問榮耀極了。

其時氣候還寒冷，雪還在下，不過春回大地，一切均在萌芽了。杜鵑和梅花已舒蕊吐妍了，樹木也在吐芽長葉了。我們初到那夜，屋旁樹枝上鶯聲嚶嚶，一聲聲傳到枕邊。我睡醒時還以爲是在巴黎，忽聽鶯聲在耳，才如夢覺了。喜極而說：「我的素志，總算得遂了。」我一到這邊不先去布置室內一切，卻先將周圍的景物觀賞，並漫步徘徊一回。那些小徑、荒榭、樹枝、花實，無不使我戀戀不置，我覺得這好景是專爲我而生般的。地雖僻靜，卻非荒野之處，蓋此去巴黎只有四法里的距離，真是踏遍天涯無覓處的地方呢。

我如此幾日的領略風景後，我才去室內安排文字和其他。每天上午抄製樂譜，下午出外漫遊，並帶一本小簿和鉛筆日以爲常，因我文思發時，偶有所見，就寫在紙上，孟木浪的深處簡直是我的書庫似的。那些文章已動筆的去再修訂，此外還有一些新計劃。以前住在城內時不能都弄好，只望在此補做了。我如此多病，又要和耶辦夫人等相酬應，而我居然在這六年之中著了這許多書，我也不能說是偷度歲月了。

在這許多書籍，我最費心血努力經營的要算「政治的體系」一書了。在十三四年前，看見威尼斯的雜亂政治。當時我即起意著述這類的書。自我洞究人類的行爲後，更覺得政治和人生的關係之密切。人們無論如何行爲總受所處的政治勢力的影響。所以完善的政治體系應以「什麼政治最能給人民納於正軌，有道德，有智識，與一切的善行」爲依歸。於是就有下面有關的問題了：「什麼政治最和法律有關？」再推而下之：「法律的真諦，以及各種相似的問題。」我想如此研究下去，必能別有所見，而且真理也會出來了。人類的幸福不難倖致，推而小之也可爲國民關一塗轍。我前次回國時，看見他們對於法律和自由的含義完全懵焉無知，我如今寫這書就想給他們有所借鏡，並增進執政者的常識，也可使他們明白我所看到的比他們高見遠矚一些呢。

此外還有一種工作，就是把聖派教士的遺著整理編纂一本成書。這是杜方太太叫我做的，她對這很有番用心。因當她在巴黎是聞名的美女時，聖派教士就是她的愛人，此刻不忍她的愛人心血有所虛擲，便叫我替他表彰一番。這書共有二十三本厚冊子，其中也有很多勝義，不過大部是隱晦，不貫，使人看不懂。我須把他的重要處錄出，刪去那些瑣屑。這工作不是容易的。我先把他的宏著永久的和平編好，再把我的意見另成一書。然後整理他的委員制，我也加進一點意見的。

至於第三種書，是我自己所見到的。這書如能成功，以我個人所觀察的，可以給全人類作借鏡。人們都能看到普遍的羣衆的，一生別有一時期和原有的性情完全不同的。我也不必去詳說其間的深理，惟從事實上找出人性遷移的根由。使人們由此可以自知爲人及所以爲好人。因事情成功時要解除是很難的，若在初起時就易爲之防了。人也如此，有時被惑即能解脫，有時則否。蓋前有定見故也。其所以得救和墮落，因由我覺得是和環境有關的。我們知覺的感應，常和外界息息相關。外界改易，內心無有不變的。此是平易可知的事。所以身心如能放得適合，那些罪惡就無從產生，好德行也就露出了。習俗、氣候、聲音、顏色、黑暗、光明、空氣、水風、食物、喧鬧、恬靜、動息，一切都和我們身體有關，自然也能影響及心靈的了。不過初來時，勢力有限，由自己的意旨擺脫之很易。這是此書的大綱。我已草了一點，這是專供那些愛道德惡邪惡的人而做的，所以敘述一以簡明爲歸。不過我已費去許多精神了。此書擬以情緒的行爲命名，或名爲物質的操行也無不可。

除此之外，我又起草一本愛彌兒的教育書，是應塞郎夫人的請求。這是因她的丈夫對於兒子施教的嚴厲而寫的。完全是她的友誼關係，我平常是不喜歡這種教育的事情的。但我這次寫這書非常努力。我雖著了許多書，只有這書最有條理，但我爲此書也受盡困苦，看下邊就可見到的。

這許多寫述工作都是我在外邊散步時的常課。我以前已說過：我的文思在活動時才會發生的。我的思路全在行動時活躍的。但在下雨天，我也有一種工作，爲下雨天不能出外及製樂譜厭倦時的一種消遣。這就是音樂詞彙，如此常相交換，精神較爲舒適，工作也更見効力。

我如此的依時用功了好久。但在天氣清明時，那辦夫人去別墅時，常邀我去談天。她待友很懇切，爲人也熱切，不管時日她常爲友人盡力，受她的恩惠的人，每想有以報答。我也有這心願，替她効點微勞，所以她一有使喚，我就聽話的。她曉得我不慣交際，所以當她沒客人時，才來邀我去。這像是替我打算，實則我倒因此不自在了，因那些時間給她所佔去了。她來邀時，我當然不能推辭。她要我替她指導作小說，寫信以及滑稽劇和別的文字上的花樣。我和她相處不會厭倦。雖不像情人般愛她，友情總算很厚的。她擅一辭令，善交際，不過和個人會談時就艱澁了。自然我的口才更不行，因此兩人覺常有沒話談的感覺。我雖不自在，也還能勉強應付。我常常替她做點事，有時也手足般的和她親嘴，她對這個自然不會有什麼感觸的。我們的關係就在這不深不淡的程度中。她太瘦削蒼白了，如此肌膚削瘦已使我害怕了。當然我的情慾不會怎樣引起的了。

她不到鄉下別墅的辰光，我和玲提才得享受田園的真趣。近幾年中，我雖不時到郊外去散步，但沒一次盡情鑒賞，所以對於自然愈覺愛慕。那些客廳，假山丘，花壇，樓亭，那裏及得野籬，殘榭，茅舍呢！大提琴鋼琴聲音，室內的遊戲，沒味的宴席等，怎及得我在鄉下香椿炒的雞蛋，以隔巷喚賣菓子的姑娘柔聲呢！我一聽此，我便對那些香脂，皓粉，綠珀，濃香，要作嘔了。我常以不能遍嘗農家風物爲可恨，而受那些廚役的齷齪氣息，飲食既沒定時，吃時又勞那班關人的傭役在旁監視，以致食不下咽，飲不舒暢，有時給他們的小費，簡直比原來的餐費還多呢！

這個夏天，那辦夫人不常來，我是真的住在自己家中。一間幽靜的屋子，過着自在，舒適，平等安逸的日子，這是我日夕禱求的生活。

自從我和玲提結合後，就感覺我應該有個歸宿的所在了。我要付託一個人，「姆媽」棄我去了。我正在絕續之交，我倆就認識了。她的溫良品性，更使我覺得付託她的心情濃厚。愈一受拂逆，愈見出她的真情。那些小誤會都不能使我們的愛情破壞，并且愈形親密。我不論怎樣困難，她從未面有怨色過。

那些仇人常離開我們，可是沒有用處，我於經過了二十五年的人情世故，我要娶她爲正室，其實這不是

她的意思，也非我的本願，他人以為我是不得意的，或另有衷曲呢。不過我和她自認識到今日為止，對她並沒一點的愛情，我既不像活良太太要佔有她，她給我的只有身體，卻非愛情的滿足。大家聽了這話，必以為我不近人情，對於最親密的妻子也不知憐愛。其實你們都看錯了！我的真愛不是這樣呀。

我所最需要的，是心靈的滿足，這是絕不可缺少的。所以我所需要的是一個如膏似漆的伴侶。因此女友比男友於我更切要些。這個渴望非常奇怪，不是兩個身體併成一個就算了，須要兩個靈魂同寓一個身體，不是這樣，我心就覺得空無所依了。這時我對她就差不多到這個情景了。只恨她的母親一家人不諒，常來把我倆心身合一的機體折散。我想她和母親分離，她卻無此勇氣，她的孝忱確可欽佩，但我倆的愛情因她母親的離隔，也就永不會合一。

我因不能把整個心神寄託在一個女友身上，我於是只有到男友中去找慰藉，所以我對台特、更第亞、格令等友人是非常愛的。同時我也把精神愛到文學上，而那篇「論文」竟獲了獎金。從此我就更願意變成文學家了。

不過我做文學家因和別人兩樣：手所寫的，腳就得去實行。我本是一個好人，如今我竟是超凡入聖了。我在這四年的隱居，我實沒見人類比我更偉大高超了；我所信託的只有彼蒼。因有偉大潔純的心胸，便能形成我這時高大的著述。這些文思，是洪爐中提煉出來的，只恨我四十年來不常有這洪爐，我的天才因此還沒十分顯露。

我完全改觀了！朋友和舊識都不能認清我。我既無所怪異，羞怯，和頑固；我也不像以前的怕見場面和暢論一切；我也不像以前聽見一句譏調，和看見婦人的秋波示意，就臉紅的了，我完全改觀了。不僅膽壯，高視一切，和不受人指揮，自己中心也極有主張，我的膽魄就在心靈中蘊蓄着，行動上暴露着。我覺得這個社會上的習俗，禮制與毀譽，一點沒有什麼價值了。所以我輕視人家的譏辱。我以強烈的文字，戰勝世人的褒貶，猶易如反掌呢！這是怎樣的變易呀！假使人要明白我品性的變易地方，這時最易覺察，我一生在短時間內改變着。已有

多回了，但這回不僅維持六天，六個禮拜，竟至六年而不變，如沒外界的阻隔，當然要延續下去。至於久遠呢，然而我要翱翔世事，偏要我在地上跑，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如此變換習性，是在離開巴黎那天開始的。當我離開那惡濁都市時候，離開了那班卑鄙兇惡的人，我的仇恨之心本沒有的，而且還對他們加以憐憫呢！因此，我的多感的心情又產生了，慢慢地，我又成爲驚怕和羞怯的人了，我又回復原來的我了。

但自經這回的更變習性後，我的胸襟從此更覺偉大了，然而我的悲哀也就永無止境。蓋既不得放浪形骸之外，又因偉大的關係，就惹起社會許多的仇人了，這事攸關很大，所以把它在此敘述。

玲提愛我雖深，但不能和我混沒無間。她又缺乏高貴的談論——這時我才悔以前不給她好教育了——她有時伴我散步，常覺不歡之形。感情豐富的我而得不到一個傾心相與的侶伴，這是何等痛苦。這願爲情而犧牲的人，竟得不到一個做我用情的人。情願爲情犧牲，卻無犧牲的地方，我將一輩子嘗不到愛情的真趣了，午夜念及，輒爲嗚咽不歡。

又值春深時候，林木煥彩，鶯語燕啼，泉鳴琤琮，對此更不免衷懷結縉，舒眉無日。回憶年輕時，在春光明媚時，和高鈴小姐以及她的女友同騎蹕之樂，又有派拉太太等人的影子，來擾亂我的心情，還有威尼斯那位歌女，也時常在心頭湧現。那些婦女的影子全在我胸中作祟，以致熱血沸騰，頭昏腦脹，這個日內瓦的不情的公民，四十五歲的傑克盧騷，竟一變爲老去的風流癡漢了。這熱烈的沈酣，既速而猛烈，并且保持極久極堅，竟給我陷入困惱，才慢慢覺過來。

雖然如此顛狂，尚幸未能目忘處境。我的年齡和地位，當然不敢再有新歡的野心。少年時我已錯過許多佳日良辰了，如今遲暮之年，筋力就衰，那有心情再去撥動青春之火。我又愛和平恬靜，便不願使玲提在家中有點風波呢！

那末究竟怎樣制止發洩這個豐富的情感呢？「現實象的人」已不能再得，我只有在理想中找對象了。

我於是在理想中創造人物以自慰。如此環境中創造，自然很便利很迅快。我的幻想中，竟獲得了人間所不能得到的境界。我所創造的，完全是美滿的人物。這些如花似玉的人物既美且慧，性又柔和，忠實堅貞，世間絕無此類全型的人物。我如此在這些有情趣的人物中周旋，我對於世事也願遺棄了，吃飯時也願立刻過去，好即時跑到亭榭去幻想一切。當我正和這些理想的人物相酬酢，卻被一班人世所攪亂了，我真有些討厭他們，因此我遂受了「仇視人類」的惡諷了。其實，我是一個多情種子，世間既無可施情，只有遁於虛無之境發洩了。幻想深思之不足，更具體的畫二個我所崇拜的偶像，以爲日夕晤對之用。她們貌美復有深情厚愛。我所想到的美事無不施之於她兩人。如此想入非非固覺離奇，但也慰情勝無。她倆的品性稍有小異。她們不但貌美如花，而且好情態和心胸一起襯托着。她們的肌膚，一個是黃金，一個是白堊，一個表情活潑，一個是溫柔。一個智慧中帶剛健，一個柔弱，多感而有德操，她倆只有一個情人，並且其中一個就是他的戀婦，一個是女友也。可說是情婦。她倆對這情男互相愛戴，競爭嫉忌之念完全沒有。可說一切壞行爲，她們全沒有的。我就自居爲這個情男，當然這是個美少年，有德行者，其中可也有一些弱點呢！

既找到了理想的人物，就要有美環境和名勝之區去陪襯了。在找了很多地方後，我取了素所鑒賞的瑞士湖。這是水上的好景，再看中「姆媽」家鄉的威例那城鎮。這邊有崗巒綿互形勢既佳，風景又美，這偉大的自然很可以提高人的心胸。我就決定這邊爲這三個人兒的住處，並以瑞士湖爲盪遊行樂之處。這草這書的大意不過如是，其餘的後來也添上一些。

我正在構思我的小說時，忽然吳特夫人來找我。這是她第一次的光臨，她是一個伯爵的太太，是王家總管的女兒，是耶辦先生的妹妹。我在她少女時就認識了她。嫁後，也常在她嫂耶辦夫人處晤見，她雖常邀我去，但我從沒到過她家，她也沒曾到過我家來。她自從和聖澎戀愛後，我這時也正和他認識了，因此就更加增進我們的親密。她這次光臨，是替我遞她情人在軍隊中的音訊來的。

她這次光臨很有小說的結構。她來時走錯路，而且馬車翻跌在澗谷中，她只好步行了，路途崎嶇，花鞋也

踏破了，並陷入在泥塗中，那個從人幫助她始拔出來。到了「居之安」時，她是套着從人的男鞋了，她的笑聲早已遠遠聽到，我們也笑應着。她的衣服應該更換，玲提就拿了自己的衣，請她暫作村婦裝了。她穿了別具風韻。她到時天已晚了，談了不久就回去了，她很想再度來臨。不過到第二年她才來，她雖淡焉忘之了，我對她的熱誠卻沒有消滅。

一七五七年——氣候惡劣不宜在外邊了，我在屋內想改做別種工作，但事實上不許可。我所見的無非是兩位女子的影子和她們男友以及所住的一切景象，這些情境環繞着我透不過氣來。我雖盡力去擺脫，可是沒用處，終爲牠所克服了，祇好把這些事情寫成一本書，叫做麗人的小說，使我的心情有所洩而已。

這本書並不旖旎，所寫的人物，雖是活潑天真，卻非猥褻淫佚。我所寫的年少女子，雖有缺點，但並不是沒有向上的可能。那些摩登的姑娘，縱慾的少婦，我都棄之。我所寫的，乃是一個少婦在年輕時，不免有點放蕩，但嫁後，卻能守禮並成爲賢婦。因爲如此，有人說這是一本有傷風化的書，那這話是不足信的。他所說的全是誑言。

我的麗人一書就如此做下。第一二章已在這年冬天草就，寫時精神非常愉快。我用的紙張是十分珍貴的，並把它釘以藍色絲線。她們這些動人的韻事，我常常以口吻着。每夜我坐在爐旁，反復看着，並唸給玲提母女倆聽。玲提默然無語，似和我同灑一腔熱淚。她母親聽不懂，毫無感動的表情，只在我們不響時，發出「先生，這很好呢。」的泛泛之語而已。

耶辦夫人，常派人候念我們，說我們深居山林不免寂寞。有一次，竟給我一個不會忘記的影像，事雖小，卻使我有非常的感動。一天很冷，冰凍很厚，我打開她送來的物件中有絨製的女裙一條，她的信上，說這是她所穿過的，特意送我改做小背心之用。此信寫得很動人，這種美意深情，使我深深地感激，我和着淚吻這女裙和信紙，有好多次，玲提以爲我是瘋了。這是很奇怪的，在她的許多賤贈中，從沒一回比這次使我感動了。我倆後來雖絕交了，一回想起這事，我還深感到那種柔情密意呢。我把她的信什襲藏之，到了她把我給她的信毀掉

時，我才照樣把牠扯了。

在這年冬天，我雖寂寞在寫做，並給泌尿病所困擾，不過我寫麗人一書時，心情極愉快。等到春回大地，我更喜氣洋溢了，就再寫了一些通訊式的文字完成這書之尾聲。此書自問最精采的，是第四章上叫做「園庭之樂」及「湖上之游」兩篇，人們如果讀了沒有感動，那末這人一定是木石，請他立刻放手好了。

在那豔陽天氣，吳特夫人又第二次光臨了。因她的男人和愛人都遠出從軍了，她在離我不遠的鄉間賃一所小巧的房子住着。所以她再來「居之安」和我晤談。這次她騎馬，衣作男人裝束。我對於這種易斂而弁的裝束雖不贊成，卻也愛她有小說式的風趣，並我對她的情根也就如此深埋着。因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對婦人用過真實的愛情，並且結局也很可喜可驚呢，且聽我慢慢說來。

吳特夫人是一個花信年華的人，並不很美麗，臉上有斑點，皮膚也粗糙，眼角斜掛眼眶也太大。但她還有年輕時的風度，活潑，溫柔，厚厚的黑髮垂在鬢角，細細的身腰，行動時婀娜多姿。她還有一個自然和愉快的，心玩皮，調笑和天真同時表現，此外她有一種超人的風韻，隨處流露，她又能幹多藝，彈得一手好琴，擅長跳舞，也能寫些詩詞。她的性格又好，靈魂中藏着溫柔，謹慎和強堅外，還有一切的德行，一切一切簡直是人間無有第二個。她在交際場中，對人又極忠誠不失分寸，就是她的女仇人也無用對她猜忌；其實她一生就不知有所懷恨的。這點是我對她最動愛之處。在要好朋友中，我從未聽見她說人家的不好，就是對耶辦嫂嫂也沒說過一點不滿。她不會在人面前隱瞞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我覺得她坦白得會把有情人的事告訴丈夫和友人呢！最後，是她的純潔和誠實的稟賦，她自己雖謹慎，不錯誤，有時惹了是非也只自艾而已，從不誘過於人，這是最難得之處。

她出嫁時，年很輕，也非她所願。她的丈夫吳特伯爵，是個有名的模範軍人，不過好賭，多辯，是她所不喜。她覺得情人聖彭先生，有她的丈夫的好處，卻沒一點缺點，而且又有思想，有德行才操，心情又好。在這時的社會風尚，她有了丈夫又有情人倒也無可厚非。且從她對待情人的專一和純潔說，更有可原恕之處呢！

她這次來見我，是爲聖澎和她自己的關係。他叫她來拉我，希望我們三人成了一個親密的小團體。她已知道我明白她們的關係了，她對我不像以前那樣緘祕了。我一見她，我便盲然沉醉於愛情中，眼花撩亂口難言。一刻工夫，我又專注在她的身上了；以前理想的麗人也漸漸出現了。這就是此刻的吳特夫人了。慢慢地我的目光中只有她一個人了。先在小說中寫的賢慧的麗人，如今完全在吳夫人一身了。當她說到和情人綺麗的結合時，更使我確定她是麗人了。呵！聽她講了一派願爲情人犧牲的真情，使我的一點深情熱火也願爲她憔悴犧牲呢！這時談話的愉快真是沒有遇到過。她說的那些話，都足使我的心感動，我倆的情感已心心相印了。不過她的犧牲是爲她的愛人，我卻完全爲她此其不同呀。然而恨不早相逢這時已遲了。我倆都各有犧牲的了。

我對她的情感雖這麼的興奮，當時我還能整躬自飭。但在她走了後，我一起起麗人時，就非想到吳夫人不能描寫了。我眼中只看見愁雲慘霧，結果如何殊非我所逆睹了。

我對她如此癡情妄想不是突然而起的，實幾經考慮，愛情彷彿也有思考般的。我雖決定了，因爲羞怯和怕見怪，我許久不敢啓口，俯首不語。在默然晤對之下，她不能佯爲不明白。在此默喻之下，也許比明言更顯然呢！

假使我年輕貌美，而她竟墮入我的愛情網裏，那我就怪她的不是。然而完全不是這回事，因此我又要贊嘆欽敬她了。她對我的態度非常柔情謹慎從事的，她不能違爾和我斷絕致有傷她情人的心，因他是介紹她和我認識的關係。假使我和她情人因這事而絕交了，那她是很可憐的，況且她對我也很敬重有禮，她對我的狂態，當然會設法以解除的。庶免我們三人的破裂。她許我火熱的心冷後，仍以我爲親密的好友，她因此對我有時不住的指譎着。

當我獨自思維時，也何嘗不自責呢，這時，理性復現，我對玲提不忠實不免自慚，並對聖澎的不忠實自責着。我覺得自己已屆遲暮之年，也不應再有綺念了。如此我將破壞以前的盛譽了，我會像年輕武士的打動她

的心胸嗎？我的形相裝束能惹起她的芳心的動蕩嗎？呵，傑克呀！自問着良心尊重點吧！你能搖動她對聖澎的傾倒不會？

然而，我只會自責絕難改過，她又像在半推半就的樣子，因而更引起我的一些誤解。她仍不時來見我，我也常去回訪。她好漫和我一樣的習慣，在這春景美麗的地方，我對她的幸福領受已够了。可是我還要再去挑她，我的醜態她不免在竊笑了。她見到這不易擺脫，於是便用溫和的態度，叫我應尊重責任，不要強人所不能。我也並不以她的表示冷了心，仍是繼續進攻。我倆如此反復磋商這個問題，已够用盡心血了。我想世間只有她一人能耐和男人如此計斤論價了！她一切情愛都可答應，只有敗壞貞節一事，她始終不允。她來激動我的熱火，我卻不能引起她一點的春心。我是如何的難以爲情呀！

我曾在麗人會說：如不願許人，還是不去引人動念爲好。這個意見，完全在吳夫人身上失敗了。她自己很以禮自治，要人家也學她一樣純潔，所以她對人也不計較那些能引起刺激的事情了。我倆在這四個月，相見時的親密，簡直在異性朋友中沒有見過。她呢，也能做得手清腳淨。在我也能領略到未有的快適，彷彿在陶醉一人佔有的愛情般的。

其實這愛情並非我所獨佔，她是給人所平分呢。不過在我們各異的心情也有相同之處，她是爲着情人，我卻完全爲她個人，我倆一同嘆泣，互以溫柔的愛情相感召。我們的同情太多了，當然要找一些相同的合作的。但在我們如此不安的相與之下，她沒忘卻過自己。我雖在挑動她，卻也並無永久佔有她的心。良心和責任使我不敢擡頭，她的高貴的態度更不敢過於操切。污辱了太損失她的身價。我絕不能污蔑我的她呀！雖然我能自主，她也給我自由，除開一時的顛狂外，我也不想得那快樂。我太敬愛她了，佔有她的心也不敢永是存着。

那邊的阿保是她的住處——雖我的房子，只有一里路光景，我常到她那邊去晤談，有時還留宿那兒。一天夜裏，只我兩人，晚餐後，同游花園裏。月色皎潔，花園深處，樹木交錯，我倆同凭小亭的欄上，水流琤琮可愛。坦白的快樂，永留腦中的一個紀念。我們坐在一張青草葢絡的椅上。四周花卉紛披，在我口中對她說出那可愛

情話，簡直是天籟，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偉大的表情，也可說男人求愛時所想不到的溫柔 and 挑誘。我的眼淚掉在她腿上去，她也無法阻止我。她在忘情之下，只是說着：「呵！從不見有一人如此多情，也沒一情人能比你如此多情了。不過你友聖澎在我們前面，我心不能再給人了。」我只有默嘆，不住地吻她。六個月以來，她獨居着，遠離情人和丈夫。自從三個月來，我倆差不多天天見面，愛情是我倆二人的導引，我倆一同吃飯，一同於月下，花園中，深林內，經過好幾點鐘的熱情和溫柔的談話。深夜中她始終保持着純潔，出去時仍如在未來時的一樣清白。

我假近她不像假近「姆媽」和玲提那樣的平靜。我說過，這次是真正愛情的表現呀。所以情慾像怒潮般的襲來。我的受刺激，受感動，以及心情之不安，實難以言傳。只要她眼一眨，就會使我全身顫動了。我的居處離阿保很近，我從安弟高崗翻過，路上我只夢想着快樂的晤面，溫柔的招待和接吻的快感。當我受了她的親吻，熱火燃着，至於不能自持，眼中熱火迸射，腿部顫動，身體搖動了，飄飄忽忽，身體已非我所有了，神明也沒有了。這當然不是事體，爲自披計，我曾發誓不給她所惑，然而事實上又不可能，無論如何，總難出此陷阱。我一到她那邊時，就像囚人般的俯首貼耳了。但一見她面，立刻興奮的變成另一人了。好像有一種魔力，由我身上產生般的。

在半路有一高崗叫奧林的，是我們常常約會的地方，在我先到等待她時，其時，抓首踟躕，焦急至甚，我便以鉛筆寫些給她的信以解悒悶，但也不知在寫的什麼，她偶然一瞧也驚嘆我寫時的昏慣的神情了。如此經過三個月的刺激，我身體受害了，一直好幾年不能恢復，甚至終身也不能復原了。一個羞怯的人竟能如此瘋狂的用情，實不多見。然而這點苦痛，還算是快樂的。以後的苦痛倒是難以承收了。

我從來做事不避嫌忌的。這回對吳夫人的用情也是如此。我們平常散步多是在花園中，就是耶辦夫人的窗前，因此大大引起了她的妬念了。

婦人在仇恨時往往隱藏着不動聲色，尤其耶辦夫人善於應用這個。她在這時，待我更加週到，不過談話

時有暗諷冷笑。但她對待她的小姑孀卻非常冷酷，好像做給我看般的。我見了自然有些受不下。而在吳夫人卻順受着不怨。她看見所志不遂，就想出一個更利害的方法。

一天，我到阿保看見吳夫人深眉緊鎖，一問才知她的情人收到報告我倆私情的密信，他對她當然有不滿，這無疑的是耶辦夫人或格令諸人的攻訐了。尤其是耶辦夫人爲這事到我家來私問玲提找我和吳夫人通信的字據，這更足證明是她搗的鬼了。不過我寫她的信很笨拙，以下幾封信，就見我倆文筆的短長了。

耶辦夫人的來札：

「我親愛的朋友，我不見你，真是掛念的很。你說常來我這邊，不過迄今已有一週尙不見你的影子。如沒有人說你很健康，我以爲你身體違和。前昨天，我渴望着你光臨卻都給我失望了！上帝呀！你到底什麼緣故呀？我想你不是事情忙碌，也不會憂愁的，我希望你來此解除我的煩悶。你如害病也盼即覆以免我的疑惑。再會吧，我親愛的朋友。在再會之前，我望你給我一個佳音。」

我的覆信：（星期三晨）

「我還不能對你說明一切。等待一下，遲早事情當會更明白的，那時候，你當會知道沒事被誣的人，必能得到一個強強的保護。要那造謠的人賠償的，無論那個造謠的是誰。」

她的第二札（同日）

「你曉得你的信給我如何地驚詫嗎？我反復的看，終不明白那意思，只看見你的愁苦和不安；只曉得你要等這疑慮消釋後始來見我。親愛的朋友，這是我們相期許的嗎？以前友誼和信任怎樣我就如此隨它消失嗎？你就因此惱我嗎？無論怎樣，我請你今天晚上必來此一回。你當記着在一週前曾答應我凡事必對我說明不隱瞞的成言。親愛的朋友，我依着信任存在……寫到這兒，我再看看你的信，我仍莫知所謂，使我顫慄而已。你好像受了過分的刺激吧。我想給你平靜下去，卻不知道你不安的原因，我實在不知給你說些什麼好。我如今正和你一樣的愁悶，除非你來說明一切，我才能安靜呢。你如今夜六時不來的話，明天我定來找你，無論天

氣和我身體怎樣，因我實在不能如此鴿待了。再見吧。親愛朋友，於此我要給你忠告的。也許你已明白無庸我說的。就是在隱居時，往往易多思善感。所以當勉自抑制，免得過度呀。一只青蠅，也會變成妖怪的呢。我是經驗過的。」

我的第二覆信：（星期三晚上）

「在我的憂慮未去之前，我既不能去看你，也不希望你來。你講的信任已不存了，也怕不易再獲得了。你此刻急切的需要是在刺取別人的心事，造成自己的利益。不過我的心只能對我同情的人啓示，絕不讓狡猾的人哄騙的。你說不明白我的信，這種假話你想可以哄我嗎？我如今實說來，破除你的疑慮好了。不過我越解說你越佯爲不解呀。」

兩個愛人一同愛得非常美滿，是我所敬慕的。我暫不說明這兩個愛人是何人，想你必會明白的了。如今有人疑我是造成他們嫉忌的罪魁，給那情人散了。這種勾當是很卑下的，他的居心也不可問。我疑心你就是一个中人，希望日後事實來證明。

這個惡劣手段如果得售了，那我所敬愛的那個女人必是一個變節的怪物無疑，我也將成爲賣友的壞人了。若你使我變成如此的人，我恨你將無時或止。我此刻疑心你，並非聽信人言，是有事實根據的。在我們三人中，你究要害的是誰。假使你想平靜，就希望這計劃不成功了，我對你和她同樣地不諱，我的傾倒確是大罪，只望努力改過，晚蓋了，並使開始的偏頗的情愛，成爲日後良好的友誼。我無論對誰都無歹念，那末會以歹念給我的朋友嗎？絕不是的，但如今你竟疑心我懷有歹念，我不能恕你是我一生的仇人了。不過你的一切隱秘事情，我不願攻訐，因我還是一個有德操者。

這個不真確的事情，總有一天大白的。如果我疑心你的錯了，我會負荆請罪的。我本想永做你的忠告的好友，社會上攻擊你的不行，我本想一一告你，你好改過進善。你雖有很多的朋友，卻沒一個像我這樣忠實肯說。如我離開了你，真理也就離你逝去了。」

她的第三信

「今晨收到你信，我不很懂得，及晚上接了你的信，才明白是這麼一回事，我對於這種誣賴之辭不願答覆，只有看沒有這事算了。你雖加我以寬恕，我也不能受如此的對待的。我會用惡劣的行爲，竟受着不名譽的冤誣！再會吧，我只怨你有……再會吧，我不知怎樣說才對……再會吧，我只希望有一天可以原恕你呀。你來不來聽便，如來了，也不至如你想像的那樣待你。我只希望你勿必顧慮我的名譽。一切的批評不算什麼的。我的行爲是好的，這我已盡够表見了。再者，你所講的二個情人和你的關係，我絕對沒有瞭解呀！」

這一封信，倒使我艱於應付了，並且我又生出了一樣新的困難了。這許多信是我忽忽寫出的，此刻回想着，覺得自己實在太魯莽了。吳特夫人會叫我不必和人家反臉，給她自己去處置，而我卻如此違背她言和這利害的婦人交手起來。她如此驕傲，鄙視不恭的信，使我有立刻搬出「居之安」而他住，或者我去負荆認罪。爲吳夫人着想，以後邊這法子爲宜。所怕耶辦夫人又要來尋根究底。好在我信中只說懷疑，沒說及吳夫人和玲提的什麼話。但我總不免因此受人怪了，因爲只是懷疑，怎會對好友寫出如此口氣的信呢？不過我願意自己一人承當一切，不願他人混入這事情之中。

幸而她不如我所猜想。當我一到她那邊，耶辦夫人立刻抱着我頸，親吻着，淚珠紛下，我很感激她的誠心，不覺也哭了，我倆談了一些沒緊要的話，就進午餐了，後來，也沒一言談及此事就別了。我想如她受冤，她必應聲明，如今她既不說，我自然不必去挑動了。我倆的諒解可說在見面時的親吻中就和解了。以後我對此事就放開了，想也不想，她卻不如此就忘了！

而且我的苦惱不僅這一回而已。我無過向人去請罪已屢次了。自我隱居在這邊後，台特常來譏誚我。他寫了一本無父之子出版時，他寄我一本。我看到他罵隱者的許多無聊的地方，尤其是那句：「只有壞人是離羣索居的。」我覺得這話也可說是也可說錯了。因爲一個人既然獨居了，怎能再去爲非作惡呢，這是錯的。所以這句話應有解釋才對，況且他的友人正在隱居着呀。而從前隱者也有很多的好人呢，像台氏這樣的聞名

的作家，下筆不應如此的不顧事實。

我愛台氏非常懇摯且敬重他，希望他以此愛敬我。但我不能容受他無理干涉我的好尚，生活方法，以及我的家事，我實不耐他這後生倒要管理我像小孩般，他的輕許，失信，約會時很少踐行，我更不耐，這都足給我漸起對他的厭心。他這書出版後，我更爲憤憤，我使用溫和誠摯的寫了一信給他，希望他來信好好安慰我，然而他竟如此的覆我。

「聽見你讀此書很歡喜且感動，我真高興。關於隱者這事，你既不贊成，就聽你如何好了。只有你是我最想念的人，所以有許多話給你不滿，「八十歲的一個老婦人」以及其他——這是耶辦夫人兒子信中的一句說話。這當更使你惱，不然，你的真性情，如何我就不懂了！」

這信中的「八十歲的一個老婦人」是暗說玲提的母親的。她和我們共居很平靜，我曾對她說過，如不願意鄉居，可以回到巴黎去的，一切仍由我負擔，她覺得鄉間環境好，也不願離開。假使依台氏的意見，老年人就似乎不應居鄉間的了，所以有「八十歲的一個老婦人」的話，爲要叫台氏更放心，我就請這位老婦人直接寫信給耶辦夫人表明她是否願回巴黎，不過她仍說願鄉居呢。

台特看見第一封信無效，於是又寫了第二封信。

「那位文學家（這是格令挖苦耶辦夫人兒子的名）應寫信給你說巴黎郊外有許多餓餓將死，希望你去調援呀。這是我們在這談笑的一個題目，你如願意知道，還有別的笑話呢。」

如此不莊重的信，我就用嚴肅的口氣阻止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我答那位文學家又是總監的兒子是我對那些待我調濟的巴黎餓餓我無庸去多心。他們自有援濟的人，我也自有調濟方法。我所要盡力的是爲孟木浪的村民，他們比巴黎的市民更急於待援。這邊有一個好老翁，一生勞碌，老來不會工作了常受饑寒，我很快樂每週給他二元錢，這比給巴黎的遊民一百元錢還有價值呢。你們這些玄學家，好講空話，以爲城內的人才會和你們有交涉，然而不知只有在鄉間才能使人發生愛

情和尊重人道呢，城內的人只有仇視痛恨而已。」

這真是莫測高深了！一個有見識的人竟以我不居在巴黎而致其不滿，竟說不住在城市的人就是壞人，這是什麼話，這時我怎麼對這問題發惱而不嗤之以鼻呢！但那些朋友都說他不錯，說我非是。吳特夫人很愛重台氏，她寫信勸我到巴黎去解慰他。他正在因百科詞書及無父之子二書受了許擊傷心，而外邊又說我和他已絕交了。所以我就到巴黎晤談一次。大家都是好友會面之後一切都冰釋了，他倒不像耶辦夫人那樣有記性。

當我在巴黎時，聖澎也從軍隊回來了，但那時我不知，及回到鄉下，才知他和吳夫人簡邀我，他們招待我很優渥，我沒有使他倆愛情拆散私自欣慰，我發誓以後，雖有機會來，我也不去要她的愛情了，而且這存心也不敢再有。她對聖澎確好，我非常欣喜，好像她愛他猶如愛我一般。我希他倆永久如此相愛。總而言之，我雖如何的拜倒她的石榴裙下，但當她給信任我時，我已覺滿足了，我只望永久認她的情人是我的朋友不是情敵。大家或許說這還不够愛呀，是的，不過這比愛情更偉大清高呢！

如今我當說我和格令的事情了。我雖想要維持這人的情感，但他卻不顧一切，妄自摧殘它。他再不和我說知已話，有時間他也不答覆。他對我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處所都要佔便宜，他如不為過甚，倒也罷了。可是他的兇惡狀態卻令人難堪呢，有一晚上，耶辦夫人覺得有點不舒服，叫家人在她房內爐旁用餐。她叫我進去，我只有聽着，格令隨後也進來了，在小桌邊只有二人的餐器，飯菜開時，她坐在火爐一邊，格令也即搬一椅子坐在他一邊，就開始吃了，也沒和我打招呼。耶辦夫人覺得過意不去，便把她自己的位置讓給我坐。但他仍一響不響，瞧也不一瞧呢。我只得在房中徘徊等待食器送到。他就把我放在離火爐很遠的桌邊，簡直一點禮貌沒有，他一點不想這邊我比他知已些，由我的介紹，他才能為入幕之賓。可是如今看我像比他低，並且視若無睹。而且他在外邊還說對我怎樣好，是我如何的密友，我如何地受他提汲，他如何留心我的前途，並常替我向外界延譽，這實在使我難受。他的手段無非使世人知道他對我如何地慷慨，而怪我的不受擡舉，並使人知道

他是我的恩人，我只是可憐的受他提拔的人而已。我呢，實在覺不出他對我有什麼幫忙，我借給他錢，他卻不願借給我。他病時我去看護他，但我有病時，他看也不來看。我的朋友我都介紹給他認識，他卻沒給我介紹一個。我時常提汲他，他卻設法使我不能擡頭。他未曾爲我服務過一件事，這怎能說他是我的恩人？我是被他提汲的呢？其實他對無論誰都是器張放肆的。有一次，他在客人前說出難聽的話，聖澎幾要把盃摔他的頭呢。他的聲音本是尖厲宏大的，再加惡俗的狀態，更叫受者難堪了。他和外邊交接多了，也高視闊步起來。他喊他的用人常是『喂喂』的，他的用人好像極多，要忘記着他的名字般的。當他叫用人買東西時，他把錢摔在地上，從沒好好交給他過。他看用人簡直是奴隸不若，這個用人是他的情婦給他的，也因受不了他的殘暴而不幹了，這是他在家中耀武揚威的事情。

他的語言既粗笨，加以那個斜視的眼睛和不勻稱的面孔，尤其使人望而卻步。他對婦人卻有本事，自從哈兒那次事情後，許多婦女都當是多情的人。他一遇出風頭的時候，他就盡量裝飾着，搖首弄姿，完全女人化了。大家都說他搽粉，我初還不信，後來看見他皮膚白皙的不像，他衣服上又常有白粉，有一早晨我進他房時，他正用一把刷子，旁若無人地在擦他的指甲，這就可見人言的不欺了。我想他既肯化二個鐘頭擦他的指甲，自然會用些時光搽粉到皮膚的細隙上去的。因此有許多友人給他一個「白堊魔王」的綽號。

這本來是無關宏旨的事，不過和我性格極不相合。我以為一個人爲着身體而這樣用心，別的事業當然不必去問了，這樣人不能有高尚的情感和德行也可斷說。偉大的人物，決不肯化心在這種事情上的。那些有真性情的人都是由內表見在外的，只要把心情自然露出，無須借重裝飾以爲哄人的呀！

而且他又好作假。當他受哈兒姑娘虐視時，他每天早晨到花園去望哈兒的客店去淌淚，甚至把手巾也濕透了。當他回去時，人家見他將手巾放進袋內，拿出一本書，像沒事般的在看文字，這個事情傳遍了整個巴黎。我也記得他的一件故事。當我在巴黎時，有一晨他汗珠浹背說是才從鄉間來。但不久有人說他在昨天晚上在巴黎看戲呢！

諸如此類的事還很多呢！我覺得有一件事後來才想起當時竟未察出來。這是我替他介紹我所有認識的友人，他們都成爲他的好友。但他從未給我介紹一個友人，而且他的友人都和我作對。他並且離間玲提母女倆和我脫離。假如這是「友誼的話」，那末「怨恨」又當如何呢？

格令在外宣傳對我有怎麼益處，實則他所說的都不利我的。就是我賴以生活的製譜工作，他也對人從中破壞，說我弄得不像樣子。這實非我的好友所宜出的手段，就是真壞也應稍存幾分忠厚呀！大約他要置我絕境，然後去仰求他的鼻息，他才甘心吧！

總之他給我的手段極爲險陰，不能一一列述，我確懷疑他的人品了。後來，我就決定和他永絕相交，並將此中情形告知耶辦夫人。她自然勸我不爲已甚，第二天她復寫一封十分懇切的信給我，叫我不疑心她的友人，力勸我倆仍歸和好，我性格是極其軟心的，一向對友人雖錯在對方，但總我先去道歉。這回對格令也一樣由我先去慰問了。

我想如此對他，格令必會感動的了。然而他仍以羅馬皇帝般的倨傲臨我。我如此的羞怯求恕，他拿出一篇早弄好的演說辭，說他德行的超人，並說他從沒和友人有什麼決裂之事。他說這話時，我很惋惜，如果我和他絕交了，那就授人以口實了。我過後自想最能全友保真的要以我爲最！從小時起至此刻，從未和一個朋友絕交過，但我並不因此高自矜許。如今他注意着這點，豈非以此表示我的無友嗎？羞笑我不能保全友誼嗎？臨走時，他傲然不屑似的，只給我一個輕吻好像皇上的特別開恩了。我在這時，宛似被澆了一桶冷水，十分地昏惑，也找不出說什麼話。這個情景，猶如老師訓斥學生，不責以夏楚，已算特別原恕了。我一想到，常以爲貌似膽大和故示寬假的不盡是好人，而膽怯羞愧的正是忠厚者，外表之不可靠，多此類也。

有一天，我正忘情此事時，耶辦夫人叫人來找我去。我一入門，看她二隻眼睛和神色露出不豫的樣子，這是很少見的。因爲以前，她是喜怒不露的。她對我說着，「我的朋友，我因爲胸部窒悶，我不得不丟開一切到日內瓦，業遜醫生那邊去受診了。」如此寒氣伏厲之時出門，我實爲驚怪。怎麼在二天以前，我和她分別時還沒

說起這事呢。我問和誰偕行。她說和兒子及李倫先生同去。她隨便又問我說：「你熊先生也願意陪伴我去嗎？」她的神色是不想我去的，不過故意說罷了。因她明白我自己身體也不好，何用我去呢？所以我們後來只講些她的行裝的話，而且出發時還有半月之久。

我無須去探聽她這回出外的原因。我早已明白了。因第二天她的用人來對玲提說她這回是到日內瓦去墜胎的，這事差不多誰都知道的，但我卻替她緘口不宜。不論對誰我都不說一句。

當我曉得這件祕密後，格令諸人所以要我同她同行無非想傾陷我而已。好在她也不一定要我同去，我卻竊笑這些陰險者的心勞日拙而已，自然我不去於她更有利的。後來她總算由她的丈夫陪去聊以粉飾面子了。

經過了幾天，台特寄給我一封信，信係不揣給我的，只把信紙折疊着，請李倫先生轉寄給我的。今把他的信照抄如下：

「我老是愛你又給你討厭的。最近聽見耶辦夫人到日內瓦去，卻沒聽及你陪她去。我的好友，你無論喜歡她否，都應陪她去的。你受她的好處很多了，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報答的好機會呀！她在那邊，人地陌生，又害着病，應該有人寬慰她使她舒服。我的好友，你或許以嚴寒相推諉了。不過你如今可以比上月好嗎？過了三個月後，春初時分，能比這時更好嗎？假使我換了你的話，坐轎不便，就跟她後邊追隨了。你以為名譽有礙嗎？但你不該去，使人家更要罵你忘恩負義了。你平日是看重良心的。自問良心無他，別的管他幹麼？因為我們都是知友，我所以特地寫了這信。如你覺得我的話逆耳，就把塞諸字簍，不必提起吧，我敬愛你，並吻着你。」

我看了這信，很是憤懣，他在這信語氣婉轉，說我是他的友人，其實裏面盡多是惡意呢。而且以前他給我信郵寄的。這回卻交耶辦夫人家人代轉我。我非常氣忿，我寫了一封覆信，親帶到耶辦夫人家中，想讀給她聽呢。信錄下面：

「可愛的朋友，你沒明白我和耶辦夫人的恩義是怎樣的程度。她真否要我和願意我同行否？我能否同

去以及我不去的原因是否可邀准許！這些我也無用和你細說，如今只說你來信的那種命令的形式，實非你們哲學家所有的態度，你寫這信也大不應該，我疑心是被動寫的。你以後還是不要受人拉攏好。

你誠恐人家疑心我的品行，但我相信你必能明白我是怎樣的人吧！世人如能洞悉我的爲人，必更能敬重我吧！毀譽原不足動我的心。我盧騷一生是不畏人言的，台特生來想來也不是好讒言的人吧！

你說如我不歡喜此信的話，把它棄了。你想我就能如此健忘嗎？我親愛的！你看我的眼淚太不值錢了，我的生命和身體，你也太輕看它了。你如能看到這層，那末你對朋友之情也許更會好些，我的缺望也便會少些了。」

我走進她家時，格令也在那邊，我很高興地把這二封信唸給他們聽。我這時膽子大得很，唸完之後還解釋它。我這一生羞怯的人，這時竟如此無所畏忌。他們聽了難堪極了，一響不響。那個高傲多話的格令俯着頭，眼光不敢和我接觸。同時，我明白他們心中懷着一肚皮的詭計，非把我滅除了不能出氣似的。

不久，吳特夫人轉到聖澎寄我的信，他對我備致慰問之意。嚴冬氣候更冷，人們多相率離開鄉間了。吳夫人也來辭別了，約我在阿保再見。我們談了大約四五點鐘，這時我心頭極平靜，然而樂趣卻非以前那樣顛狂可比呢。她知道我對她的愛情仍燃燒着的，所以很以禮自持。我也不敢放野了，我如此敬重，她對我的愛情又若隱若現。她說她的情人害病要辭去軍隊的事情，歸家休養。希望我們三人從今後好好相處，各以才能自食其力，不必到外邊去求了。這希望對我非常的高興，我的前途雖昏暗不辨方向，也要置之度外了。

我把上邊的二封信給她看，並說不久我將離開這邊。她勸我不該這樣和耶辦夫人破臉。說我如和她同到日內瓦去事情更好，不然也要求友人去說和。我當即聽她的意思，我愛她簡直比什麼人都過甚，爲她的息事寧人起見。我暫時也不遷家了。在將去日內瓦時，我不先和她親吻，她於動身之時，在用人面前，深深親吻着我。這一吻，我受之雖若無動，但我心攪亂到三個月才復原呢！

我聽從吳夫人的說話，就寫信給格令表明一切。在信中我隱約說到她這行的用意，我已知道，但我不

多管我又問着他如他想我去那我就會與她同去的此信寄出後格令覆我一信沒說及什麼辦法只說等他考慮後再通知我。

我在鵝盼着這多行不義的人答音，直到八九天之後，聽說耶辦夫人已動身去了。才接到格令的第二封回信。信寫極簡短，但我已不耐看完了……這是一封絕交書呀，這辭很尖厲。我鄙視着立刻把原信退還，並附着一個小札。

『這我用不到辯護了，只恨自己不早和你認見，但今後可不再上你的當了。』

這是你自己的信，你拿去仔細研究研究，牠不是寫給我的。你不妨把我給你的信給大家看，並請坦白地仇視我，因為這可以減去你一些陰險的思想哪！』

他真的把我從前給他的信在巴黎宣示了。我不過一時的氣憤之言，若他有點理性的，決不會做這乖戾之事的。就算絕交，也不必出此下策的。而他只揭示我的信，他給我的信卻不公開，這更是使人難堪。而巴黎人不明自其間經過，竟說直在彼而曲在我，譏人高張，賢士無名，原也不足怪呀！

他既已對我抓破了臉，已揭開真面目對我了。他認為用不到我不妨絕缺了。我卻恐操之太急，所以暫時不去理他，只等他良心的復活了。過了八天，我又接到一封耶辦夫人如出一轍的信，這是她從未有過的筆墨。他們竟狼狽爲奸，協而謀我了。

這時我滿目淒涼，好好的友人都離棄我了。台特說來會我又沒有來，寒冬蕭瑟！我更覺得舉目無歡，悒鬱欲病了。我實在受不下如此的給人摧殘。我雖懶於握筆，但不能不答耶辦夫人的信，不然得寸進尺更要受他們的蹂躪了。我就對她宣示我的理性和情感，希望她尊重直道，恩情及才能。她雖怎樣不情，也望她給我一線便利，下邊是我的回信：

『假使憂鬱會使人傷害，那我定不會活了。請再容我說一說吧，我們的情感已經消滅了，尊貴的夫人，可是我還冀盼不立即消滅。你對我的情誼，我是永矢不忘的，不會因不愛而消滅的。我所想說的就是如此。其餘』

都是多餘的，我還存有天良，希望你也還存在。

我本應搬出「居之安」了，但友人勸我等到明年春天再搬住，你如贊成，我就照友人的勸告辦理了。我把這信寄去後，以為可以仍舊安居這邊，以資診養病體，弄到康健，明春再離開，好叫人們不覺得我和她有什麼裂痕。然而格令和她極不高興如此，看下面她給我的答信就可明白的。

「對你幾年的相處和損失，結果，我只得着懊悔而已。你是個苦惱子，只希望你的天良和我的一樣快樂，這也許可使你再能好好地度着殘生吧！」

你既自願離開「居之安」，且是理應的，那末你的友人何用懇留呢？這未免有點奇怪。至於我是只講責任的，旁人之話可不管。此外我對你，也不必說什麼了。」

如此決絕的信，我自然不願再住一刻了。我當即搬出房子，氣候和我的健康是否適宜，我也不管了，只要不損失我的名譽，我寧願違忤吳夫人的叮囑，就是睡在深林冰雪中，也所願意的。

名譽和憤懣的意志，我的勇力驟增，我發誓要在幾天之中搬家，絕不願再受耶辦夫人的悶氣。剛好親王賈地的親信馬特先生聽見我的困厄，極願騰出一間叫「買魯以」的小屋，是在孟木浪樹林和花園附近。我接受這個好意，十分感激。一切進行很順利，在冰雪及工價很貴之時，我不畏艱困，在二天之內搬清楚了，並把「居之安」的鑰匙交還她，並寫一封信給她。

「當你不許我居着時，尊貴的夫人，自然我必得搬出你的房子的，你既不情願給我在「居之安」度此嚴冬，我就遵命在十二月十五日遷出了。命運既不給我自由，搬進遷出全聽命於人。但我要感謝你以前許我居住，如你不叫我出那樣高價賃金，我感謝你更多呢。你有理由，說我是苦惱子，世界上的人沒一個比你更明白我當如此了。我的苦惱，全是誤交友人所致，這更使我自己覺得苦惱了！」

這是我住居「居之安」前後的經過，這因有關我後的事情，所以不覺說得很多了。

第十章 (一七五八——一七六〇年)

我心頭極爲憤懣的立刻離開了一居之安，然而一走出門後，這個猛力的情緒又沒有了。遷進新屋之後，那個尿病和別的病魔集合猛攻我了，醫生診視時說我的病由是我的衰頹的身體，實不宜有憤激的情緒。天氣漸漸暖和，也不能恢復以前的氣力了。在整個的一七五八年，都在疾病困厄中過生活。好像已宣告我的末日來臨了。我覺得這時逝去，可以不再遇見痛苦和不幸，以及那些惡劣的友情，並藉此脫離那些仇人傾陷，也是解除悲哀的最好的事情呢！

我已和他們脫離了，可是他們還在外邊設計謀害我。台特對我也太難堪了，我也和他割席了。從此，我只努力從事寫作的工作了。我把淌伯書及麗人二部稿子脫售後，收入就增加一點。愛彌兒很快也可以印出，也可以收得一點版稅。我的希望只在版稅的進益將來連製譜的工作儘可不必繼續了，好好的在鄉下過淡泊的生活好了。不過鄉居也稍覺枯寂，我就想再寫一部我死後再問世的著作，聊以遣興。我當初還沒決定寫什麼的東西，後來，出版家羅先生請我寫一部日記。我想這倒是一種好消遣呢！我的生活雖值不得大書，但我的誠實心情，寫我內心的經過的有趣味的書籍，於讀者也不無補益吧。我常笑孟達故意寫出他自己的錯誤，但他所說的都是好的方面。我呢，承認自己是最好的人，不過人誰無過，內心不管怎樣正直，終免不了有點瑕疵的。我如把我那些變態及惡德顯示了，我的德操，不但不會貶損並可增加我的聲譽呢。不過此書當然要牽涉許多人，我就決定當等我和許多有關的人物全死了才問世。所以我所寫的懺悔錄，落筆無所忌諱，只是直寫事實，一直勇往直前。這個主意已定，我就開始搜集和友人往返的信札以及文件來補充我記憶所不及之處。因此我又很悔恨以前撕去遺失了的那些文件不置了。

隱居寫述懺悔錄的工作，可說是我最有意義的打算。正想動筆開始時，忽然又來了個意外的命運，我又

不得不和外界接觸了。

孟木浪是一個名勝的地方，以前的名堡，老早換了主人，現所僅存的只有殘塔而已。雖處此頹敗荒索中，卻又從新產出一座華麗的大建築了，名字叫「攬勝樓」，他的繁美和世界最有名的邸堡相比，也不多讓呢。一切都完美異常，就是那瞭台的風景，在世界上也可說數一數二的。廳堂的飾畫都是名家的手筆。花園是由呂拉所匠心經營的。衆美畢具，令看的人目迷五色而又震驚它的壯美呢。這樓的業主是呂生堡大將軍，每年二度來此，每次約有五六星期的勾留。當我初到那邊時，他和夫人即遣人來問候，並叫我隨時去小宴。這又使我憶起勃夫人的請客辦法了，我不願和紳士們共餐已很久了。而且我也不願和貴顯者交際，所以我就婉辭謝絕了，也沒一次親身到他的攬勝樓去道謝過。這原是正中他們的下懷，無非因此一見我的古怪而已，實非真心好意相邀我的。

然而，他們的好客卻仍是一往情深。一天午後，忽然大將軍帶了五六人親自光臨。我就不能違情不見了。同時，也不能不和他夫人相見了。他的夫人對我的表示還很好。因此又造成一個不幸的局面。我也覺得可憐的命運又已在前面相招了。

呂生堡夫人，我一聽名字已使我驚畏訝了。我曾在戲場上看見她好幾回，她生得極美，十餘年前在杜方太太家也見過，其時她還沒適人，那時我很贊說她的少女美，但她雖美，卻是一個雌老虎呢，婦人而以雌老虎聞名，我焉得不畏懼呢。可是這次相見，以前的驚懼都消滅了，她生得極其婀娜，動人憐愛。談話時，更覺她的好語如珠，令人相慕不止。這並非口舌鋒利，也不是有偉大精闢的議論，她完全以溫柔婉轉，動人心胸，於聲色不露下，別有樂趣，並且嫵媚多姿的表情，隨時流露。談話時，她不以我笨拙而棄之，而且她還假我以嬌媚的態度。這第一回的晤談已够使我傾心了。其時她的媳婦也在裏面，對我恣意取笑。她的母親讚說他的好頑皮，其時我尚不知誰對我說真情呢。

那回的意外的光寵，由這次大將軍來證明後，才信他們的真情了。但在他們願降尊紆貴相待，我又懷疑

他們太謙虛了，我便預先說明願他們不要顧慮到我的生活。他們很表同情，所以一直未給我找一個位置和援助金錢過。只有一次，呂夫人問我願不願意進法國文學院，我說因宗教的關係恐有阻礙，但她說並無大礙。我說能進這有名的院內固很願望，但前次已辭絕波蘭王的邀致，此刻似不好意思去受別處的徵聘。她聽了也就聽我了，以後也未提及過。呂先生受王上的眷重，對我尚厚待如此，可是他，不願以僥倖的榮祿籠絡我，而那些我的虛偽的友人多輕視我的貧賤，和呂先生的真情相比，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當大將軍光臨時，隨從的人很多，我寓室狹小，地坪又破敗，萬一陷落下去，是太失面子的。我就直說其故，然後我引他們到既沒遮攔，又無火爐的醮樓內去坐談。他回去時和夫人談及，他們願意我暫時住居在他邸府內的一個小樓，等我寓所地板修好後再搬回。這「小樓」確也好玩，在此我稍述幾句。

孟木浪的園圃，不像施勿地方那樣平坦。這邊地勢高低參差，山阜層層，窪處深深，稍加以藝術家的經營，築亭，引水，栽花種木，這小地方就變成好風景了。人們在那兒只覺茫茫無邊際般的冥漠廣遠，高聳園圃上邊的就是呂先生的爵邸，「攬勝樓」了。邸的前面有瞭望的台基，下面曲頸形，漸向山谷處凹進，盡端有大塘。在池塘，橘樹亭台中央，就是我所說的小樓了。這小樓和旁邊的土地本是名畫家李波的產業。他極盡心血的布置此地成爲圖畫般的玲瓏巧小之中，別饒宏深疏淡之美。因地處低下，又在橘樹和水池中央，濕氣稍重，因此在小樓的中央，造了一條迴廊，全用很高的圓柱建築的，陽光就可吸入，就較乾燥了。如由「攬勝樓」上邊看去，就看見小樓給水所環繞，宛如水中的一個美麗的小島，絕似「瑞士湖」中的三島之一叫「挺美」的景象。就在這幽靜處，我在四座屋中我擇了一所。每所都有一間舞廳，一間球場，一間廚房及一間統房。我就選擇那最簡單小巧的那所。屋內非常清潔，一切器具全是藍白色的，在這幽靜和樹映水波之下，衆鳥和鳴，花氣襲人，俯仰多趣，一塵不驚，於是我就寫了愛彌兒的第五篇了。其間最生動精彩的部份，都是採取這邊的景色呀。

每天早晨，太陽剛起，我就先到迴廊邊去吸取新鮮的空氣，然後，我和玲提同喝着咖啡，這二件事，在我是

覺得非常快樂的。貓兒狗兒是我們的良伴，因此我們也就不覺孤寂。我是在天堂上過着平安幸福的生活了。七月中，呂生堡先生和夫人來看我時，對我更是眷愛備至，我又不能不以盛意去招待。上午同他夫人長談，下午便陪大將軍漫遊，晚餐卻不在我這邊用，他們來人多並且時間也來不及置備。我能嚴正自守倒也沒有什麼。可是我總不能適中無偏，從不守交際的習慣的。我老是不是以全神貫注，便是置之的。對他們是以全神招待。因他們對我十分週渥，我便以最親密的態度，真摯的感情去應付的。不過他們卻不以此這樣為然，祇有他們同等人物中往來才肯承受這盛意款待。但我仍對待呂夫人非常親切，雖我並不愛慕她。我看她不多談論，貴婦人的架子倒該這樣的。我懂得對待尊貴的婦人們，最要緊的是引起興趣。莽撞倒也無啥，萬不可叫她討厭，所以我要避免我的拙笨起見，就只有讀書給她聽了。她會聽說麗人已經付印，她常想預知這書的內容，我就把這書自呈，她非常歡喜。每天早上十點鐘，我到她房中，呂先生也在，就關起房門，在她牀邊，由我讀給她聽。在他們暑假期間我一直如此做去沒停過。這回收穫很可觀。她不但養成愛書的習慣，並愛慕著作人了。她心口上只念我，每天要我和她親吻多少次。她用餐時要我坐在她身旁。如有貴人來坐這位置，她就說這位置是給我坐的，她如此厚誼稠情，我真不知如何報她，只怕將來把恩情絕了。這過慮實在有所見而云然的。天賦我們的性質不吻合的，我的笨拙的言語和信札，她常引起了誤會。例如她探知我給吳特夫人抄一本麗人，她因此也想要一份手抄本，我立刻承命去抄，她例當給我手抄費的，不過我想多得一點，因此寫一封信去給她，表示我的美意微忱。但她的覆信竟使我莫名其妙，現在照抄下面。

『我接了你的大札非常滿足，歡喜，並謝謝好意。不過還有點疑問。你信中說起「你是我的好顧客，收你的錢是不行的，我例應高興的替你効勞的。」這話，我真不懂。你怎麼沒說起你的健康如何，我十分的思念。爲了不能和你面談，爰奉函一詢大札的真意，無任惶悚。呂先生囑我附筆候候。』

我一接此信，即回答一札，並說我這次的使你引起了誤會，很覺歉然。不過經過幾天的鵲待，仍無好音，於是決定再寫下信。

「寄了前信之後，我再仔細反復查察那一段的意義，不管依原文的意義或社會習慣的怎樣解說，尊貴的夫人，我不知是我誤解你呀，還是你誤解我呢。」

到現在離開寄信時期已十年多了，一想起了這事，仍不能明白她怎麼會引起誤會的。我一點不明白我的搪突之處，就是她的不滿之處也覺茫然。

說到麗人的手抄本，我爲要示好於她，就把那段不是正文的阿多亞伯爵的奇遇，也一併抄上去，卻沒想到其中有一位羅馬侯爵的太太壞性子和呂夫人如出一轍。我所以抄去，本是示好於她的，她卻以爲我有意侮辱她了。我的壞命運，竟使我冒了這個罪名，並陷於維谷中。

還有一件事，雖不是我的過失，不過於我也極不利，我真是一個搖手觸禁的可憐人，因我想替她抄的麗人的抄本上繪上和付印本一樣的封面畫。那時繪圖的是廣迪那人，他既受了我的畫值，就應該替我服務的。但他非常狡猾，他探知事由後，便把畫好的圖親呈獻呂夫人去討好了，因此她疑我不肯替她畫圖。

說起這位廣迪倒是一個怪物，他到處假借我的名義到我的友人家去騙食宿，一點不顧忌。他在外間對我好，好像很熱誠，每說及我必會涕泗滂沱的。但一見我時，卻把外邊所爲的一切，尤其和我有關係的人從未說及一字。

在很近的時候，我又因她的好意弄了一件呆事了。我和施齊本不熟識的，他的爲人我也不歡喜。不過對他的辦事能力極爲欽佩。當他筭度支時，曾受各界的攻擊，很是不安，我一時受抱不平，便立刻寫了一信給他安慰。

「先生，請你接受一個素昧生平的隱者的敬禮吧。他很欽佩你的大才和設施，我很扼腕你的受人排斥。目下庶政之最要，當莫過於剷除財政的陋弊了。你能不顧恩怨打倒那些自私的財奴，我很欽慕你的勇氣，但一見你因政策不能施行而告退，卻又贊嘆先生胸懷的偉大處，還望善自處之，先生的直聲令譽世人難與比並。僉壬之中傷，益足顯賢者的高貴耳。」

一七六〇年——呂夫人探知我寫寄這信，她便要得一複稿，我便照抄一份給她。那知她就是營私的一份子，排斥施齊去位最力的一人呢。我實在懵然，竟又得罪了這個炙手可熱的賢婦人，她是我的恩人，照理不應該如此衝撞她。但我並非有意，完全是無心而致的。不過這此貴族的太太們，尤其是她當然不肯輕易就放手了。

我對她又不能好好解釋去應付誤會，當然只會加深的，但外面全不露出一絲裂痕，我們仍是很親密地過着。不過我早料到此種交情是不會久長的，這時我寫一信給她以表明我的坦白的經過。我和呂先生的好交情，卻並不因此而淡漠過，我相信他即使死了，也會認我是友人的。

這年，他們到孟木浪度夏，其時我前講給呂夫人聽的麗人已完了，就以愛彌兒繼續講下去。但她對這書不很愛聽。也許這種教育意義的東西和她不適合吧！她曉得我要印行這稿，便應承着替我辦理這事。我本想在荷蘭國去發行的，她以為書文沒什麼干犯，力主在法國出版，並請商務大臣馬叟替我擔保。我答應了她，不過我要求書須在荷蘭印刷，版行之地，或在巴黎，或在他處，這是書商的事情，不能由我作主了。得了她同意之後，我纔把原稿給她了。

在這時候，貢地親王特來訪我，我屋狹小，瞧樓卻很宏麗，就帶他到那邊，我倆並下圍棋，我勝他二盤，我便恭敬而莊重地對他說：「我太尊重閣下了，我不得不出奇致勝呢。」他倒很了解我的意思，心中似在賞識。只有我纔是他的人。他後來賞賜我二次他自己獵得的野獸，但我卻寫信去婉絕了。後來我想起了，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於不近人情。

我而且差不多要和親王成爲敵人呢。原來布色夫人是他的戀人，我是茫然不知的，後來我幾爲她所惑了，好在我還能自守。我已五十歲的人了，該放尊重些了。況且我和吳特夫人，尙藕斷絲連，除她之外，別人也不能使我引起興趣呀。當我寫這時，還有一個美婦人向我施情，她好像不以我是六十歲的人呢，但我還沒忘卻我是老了。愛情我已和你告別了，一直到死時，我和你脫離關係了。

在第九第十兩章中，我靠了一些信件及事實爲敘述時的幫忙，下面二章又要選用記憶力了。在這無限的歲月中，我不會忘記牠的源泉，所以在這二章中，只能說出事實的前後關係。以後二章，就是上面所說的結果了，其間雖不免有點依稀恍惚，但我敢說事實都很翔確的哪！

第十一章 (一七六一——一七六二年)

那本麗人雖早已付梓，不過到一七六零年末，才能問世，那時即惹起了社會上的注意。呂夫人特到朝庭上替我延譽，吳特夫人在巴黎替我噓吹，並將那抄本寄聖泮，讀給波蘭王聽，頗得他的讚許。杜格拉在文學院宣揚着。全巴黎人都在等待讀這本傳奇，各書鋪門口站滿了人，等待着出版消息。後來書印出了，洛陽紙貴，銷路好極了。杜方太太是先睹為快的一個人，她便非常高興的告訴了呂生堡夫人，不過在文人方面，意見也不一致。但在羣衆尤其是女子都異口同聲對這書及作者狂熱的歡迎。於此應說及的，這書在巴黎方面比在別處成績好些，在瑞士最不行了。友誼、愛情和道德在巴黎更較他處多些嗎？自然不是這回事體，不過法國人稍多溫馨的心緒，懂得別人的情感，又會把和平溫柔，以及欽敬的心情傳遞到那些冥頑不靈的人中去罷了。道德日偷，各地都差不多，如今歐洲已不見淳樸的風俗和好德行了，只有愛情還能存在着，這在巴黎更能有所表現。

人類真正的情感，最不可給成見所束縛；須要分析的觸覺和感動，尤其須在交際方面去訓練的。我這一本書，是一本最講感情及交際智識的傳奇小說，故宮廷中有豐富的感情的人，最傾倒這部書，在鄉下人卻所見不一定那樣感動。而且有德操者看這書，更能觸發興會。至於壞人則只從惡處去看，也不能有所見的。所以此書若在有的地方發行，就會無人顧問的，勢必至停版呢！

我已收羅了關於批評這書的信件，等有機會發表時，讀者就可以見到羣衆的眼光都不能從同。因沒有從這書簡單的人物和無窮的興趣方面去探察呀。這書所以異於他書者，就是人物簡單，只有三個，但敘述竟多至五六冊，結構也簡單，而且多半是實情。台特最賞識的是李塞的小說，因為他寫的事情複雜人物也多，不過我覺得做小說，事實可以由心所造，當然可以變化多端，比我的實在易作些。要言之，李氏有的地方雖比我

的好些，不過說起結構的簡單和情韻的不匱，我的實遠勝於他。

我所過慮的是太簡單，易引起讀者的悶厭，不過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那些批評的不實。

這書是在狂歡節日發行的，當由書販送到倘夢娘邸宅去。那夜正有歌舞台的盛會呢。晚餐後，她正打扮着要去參預，因時間還早，她便將那書一看。及到半夜，馬車已等得很久了，她仍不肯釋卷。用人去說馬車已弄好了，她也不管，仍是一直看下。用人以為她是忘記了，過了二句鐘再來說。她仍說不必慌，老是孜孜讀着，過了很久後，她的掛表停了，她問這是什麼時候。回答說四點了，她即說：「那麼，去舞場已遲了，把馬車放開吧。」她就把盛裝解了，竟澈夜看着這書不睡了。

我一聽見這件事後，很想去見倘夢夫人，去一問究竟。並要明白這人能這樣愛看麗人，她生來必有第六種的感覺，是一種德性的感覺，社會上人已少見有這感覺了，如沒這種感覺的，看這書也只能一知半解呢！

那些婦女所以對這書如此傾倒，另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聽到這是我個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有許多人就急要看這個麗人的事實了。大家都說如不是作者親身的經歷，決不能寫得如此動人的文字和如此熱烈的表情呢。這也有些見地。因我寫它時，確有一些事實做依傍的。不過如以我全以事實做根據，那也是錯誤的，我是富於幻想的，當然也能杜撰一些事實的，這書所表現的，既非與吳特夫人，也不是我年輕時和別的女子所經過的往事，完全是由我的心靈和虛無的人物互相融合的哪！

麗人出版後，我在社會上——尤其得到婦女們的歡迎，不過呂夫人的愛寵，卻由此消失了，此中原因我自己也不懂。因其中的事情詭異特甚，非我所能想及的。譬如，我的一隻愛犬，本呼它為「侯爵」，後來我又好玩似的改呼為「猴兒」，呂夫人的子姪們來問我改呼的原由，我只有給他們解說着，因此又衝犯上許多公爵了，呂夫人恰恰是公爵的太太。她聽見這事後，就對我十分不開心。她既如此對我不快，我自然要失她的歡寵了。

她和我雖像隔膜一些，但她對我有時還表示相當的善意。就是她對玲提卻更是親密。而且她叫用人到

育兒院去找我兒在院中登記的號數，想把他收回養育，可是沒有找到。時間只有十三四年，那邊辦事的人如好好排列號數必不會找不到的。這無非給我一點不安而已。及想到我既不能從小撫養他大，就是找到了，難保沒有別人子女去搶替呢？就是我兒的吧，因不是親自養大，父母的情愛，當然也不會熱烈的。我如此想頭並非以此解嘲，實是悔恨當時爲什麼不把他撫育呀！

我寫的那部民約論印刷得很快。但愛彌兒卻十分緩慢，後來竟擱置不印了。我去信催了好多次，也沒有確切的答覆呢。在一七六一年秋天，我害着病，再加上這事的焦惱，我非常地不安，我想那些仇人必在我死後，把它改竄了，加進他們的說法，然後假說是我的著作出版了。我如此胡思妄想不止，如果我這時死了，可說死不瞑目呢。

不過，愛彌兒終於出版了，也沒有什麼阻礙。這書在社會上不像他書的受人歡迎，但在個人方面，有頭腦的，卻很讚美，但他們態度也很模稜。布色夫人說這書的作者，應該鑄一銅像受人敬拜，不過在信的末尾卻說看了把原信寄還她。倘伯說這書有很高的價值，可說我握有文壇的權威。但信尾他沒簽字。杜格拉本是誠懇的友人，但這回卻極狡猾，只是當面稱頌，沒用書面表示過。我雖如此懷疑擔心，但我擁有呂夫人及各總長的吹噓，必能在仇人嫉忌中得到勝利的。

觀察各方的形勢，似都在對這書有十分的惡感，當初我卻被蒙在鼓裏，後來謠言傳進我的耳中，我仍是不以爲意。我想這書是由呂夫人及商務大臣特許印行的，倘有意外之事，當由他們去負責的，我不必受什麼關係的。我明知道他們的仇視這書，並非是書的問題，是看我有沒有勢力，如果有勢力的話，一切都沒問題了。所以外邊反對雖激烈，我看見呂夫人沒有驚疑，我心頭也就釋然了。只有布色夫人有點擔心，她從巴黎來看去焦燥的很，並說責地親王正到議院去關說，請他們勿要結教徒所播弄。她並勸我暫到英國去依她友人謙木避避風頭，她看我不願去，又勸我暫到監獄去住幾星期，蓋議院不能去干涉國家的獄犯的。以後她就沒再說起這事了，她無非藉此虛嚇我罷了。

到這時，我才覺得其中黑幕重重，他人既沒去把它拆穿，我也只有聽其自了。然況且我自問無愧，寫的都是爲人類謀幸福的話，並不罪惡的，就算以此而獲罪世人，也是很光明正大的。所以我對這事毫無畏懼，仍常到呂先生家去，每天下午仍去外邊散步。直到六月八日，是議院出拘票緝拿我的前一天，我還和二位宏辯的學者，在下午盡情的酣飲着。我們忘記帶酒鍾，我們就用麥幹插進酒瓶，比賽誰呼吸得多。我已好久沒有像這回的快樂了。

我自少年起，就患失眠，並養成在牀上看書催眠的習慣了。這晚上正看到舊約、尼密的審判那一段，這事實不免使我有點驚動。正在幻想時，忽給聲音和燭光所震覺了。只見玲提執燭引了拉劉先生進來。他看見我忽的下牀了，即對我說道：「不必驚慌，這是呂夫人的信，裏面並附有貢地親王的一封信。」親王的信上說：「外面風聲甚緊，殊難制止。議院和宮人催促實行很急，明天七點鐘就要派人拘你了。我只有極力關說，你如逃跑了，可以不事追究，你倘不走，鐵窗風味就要一嘗了。」這位拉先生並叫我快去呂夫人那邊，說我如不去，她也不會安睡的，其時已二點鐘了，我只好穿起衣服跑到她家去一次了。

她非常擔憂這事，這是我第一回見她如此關懷，使我非常感動，我就對她說，爲她的安寧起見，我願意犧牲光榮向外逃避。她沒說什麼，其時呂先生進來了，不久布色夫人也由巴黎趕來了，大家集議怎樣對付的辦法。我既說過遠走覺得不好改口，所以所議的只是在何時逃到什麼地方。呂先生想把我暫躲他邸內，將來再弄一安全的辦法，不過我卻願意即時離開此地。

這邊既有許多與我爲難的人，我雖十分愛法國，也只得脫離，以免生命的危險。我當初想到日內瓦去，但那邊也有許多仇人，我雖愛祖國，但也不能束手聽他們約制了。所以我提議跑到瑞士去。但布色夫人不以我往瑞士爲然，她叫我到英國去投依她友謙木，但我和英國及英國人沒有好感，所以她的意見，不但不能使我服從，而且我遠走的計劃更堅決了。

我於是決定立即動身。呂先生願意整理我的舊稿，我只帶幾本已經選好的拉劉和玲提進來了。她在我

夜深出門後，已驚惶得很了，又想我已離開這邊，如今一見我面，立刻抱着我，悲傷哭泣叫人真難過呢！唉！愛情甜蜜的相愛，我倆相處已成不能分離了。同居了十七年來，從沒分離一次過。今一旦分手，以往的溫柔，幸福和愉快的生活，不免重現在眼前了。我倆的悲傷，自不用說了，大將軍看了這情形，也不免灑一掬熱淚。他就讓我倆私談，玲提緊握着不放手。我當對她說，借行有不便的地方，而且她在這邊比較也有利些，我答應她不久就會來相聚的，可請大將軍做見證。不過我沒對她說到何地，好使法警來探問時，她不用說假話了。在別離時，我倆吻着，我的心情異常的感動，我說了幾句臨別的囑言，唉，我方有先見之明呵。「我親愛的人，你勇敢些吧，你既和我同快樂，你如願意，就應同受困苦呀。此後我的受屈和不幸的前途，方興味艾，這不過是開始而已。」

他們說法警是在十點鐘就要到的，現在已下午四點鐘了，我動身走時，法警還沒光臨，我和呂生堡夫人、布色夫人等吻着告別了。呂將軍面色蒼白，不發一言了，他要親送我一陣路。我們走過了花園，相對無言，我進去後，就把花園的鑰匙交還給他，他接着時表示一種非常的傷心，使我以後常想起這情景。這次別離的悲哀，我一生中從未嘗到過呀。我倆緊抱着很久，好像覺得這次別後永不再見了。

乘車極不舒服，我又不能在這旅途終日走路，馬車等又沒精神似的走得慢極了。不過路上，我也別有自遣的辦法。這回仇人的和我作對，我很願立刻忘記它，剛記起昨夜尼密的故事，就起意想編撰一個劇本，於是在路上三天之中，撰成了前三篇的曲詞。這件故事，事實本很淒厲，但我寫的卻十分溫柔新鮮，那些畫圖和服裝，我都描寫得和古時代一樣簡樸。這不能算是我的得意之作，但在我的最貴重的紀念中，是極得紀述的。當我再度翻讀時，覺得在如此悲憤之下，我竟會寫出如此溫厚的作品，不免有驚誇之色了。如使許多大哲家，換了我的境遇，不知又將據些什麼呢！

走到伯尼時，我囑車夫暫停。我下了馬車後，就跪在地上，深吻着它，並且高興的喊着：「啊，老天，道德的保護者，我對你讚頌，我已走到了自由的樂土了。」馬車夫看了，以為我是瘋了。於是重行上車不多時候，我已到了忠實的友人魯承家。我已和他握手擁抱了，這是何等的歡喜呀！讓我們多受這個好友的一些光陰吧。我將

於此回復了勇敢和沈毅了。

我如此不憚煩地把這事的經過詳敘着，無非可因此明白此事的真相。他們所要的是叫我遠走。他們假使不在夜間驚起我，及沒有呂夫人的憂愁堅決我的旅途，那末我於會晤後，也許仍去回家去睡覺了的，若然他們捕我的命令不會發出呢？這是一個大啞謎。以我預計的時間和實行的時間之不同一事說，此中隱謀的線索已不難洞然了。他們對我的事情有時比這樣還奇怪呢，讀者稍一推覈，此中用意也就可感過半了。

第十二章 (一七六二——一七六五年)

自從這時候開始，八年來的黑幕慢慢的展布着了，我雖想極力地去找尋，可是仍不能弄明白這事的真相。當我到了以汀地方魯承朋友家不久時候，就聽到日內瓦對我表示的真態度了。他們把我的書都焚燬了，六月十八日並行文通緝我，換言之，即是巴黎發動後的第九天了。這種處置的態度實非我所想到的，初聽了我還不很相信。後來證實確有其事，我不覺爲祖國法紀的腐敗而悲哭了。

這兩地不約而同的命令，就引起了歐洲各國激烈反對我的動機了。一切報章、雜誌、小冊子，全對我嗚鼓而攻了。法國人本稱和平，講禮義的民族，這回卻一變原有的面目了。他們歸罪我是反叛、背教、虛偽、瘋狂、野獸、狡狠。那「傑里報紙」說我許多不實不盡的話，其實都是說他們自己呢！巴黎城中，凡有書報發行，不附帶罵我的，警察就出而干涉。我想盡腦袋，除了假設他們給瘋狂病所傳染，我總找不出他們何以能如此一齊集合的因由了。怎麼永久和平的編者，是妨害社會秩序的人嗎？塞哇的野道的著作者，是爲背叛教條的人了。麗人的主角，就是狡狠了。愛彌兒的著者，是瘋狂的人。老天呀！如我去寫法意，或別的同類書籍，不知要給人加以什麼罪名了。不過，在反對法意的風浪里，還有很多的羣衆，對蒙德斯鳩加以庇護，並和那些害他的人相訾嗾呢。如把我書和他書相比，又和歐洲歡迎我們二人著的書多少相比較，再比較我們二人所受毀譽的不同，就可以見我的受攻擊別有用心，聰明的人不難洞窺個中癥結的呀！

當我在以汀時，正想部署家事及寫信叫玲提來時，忽聽見伯尼也加入攻擊我了，聽說這是那些教徒慫恿着的，他的確實理由，我也莫名其妙。這邊的議院，也有人在那里毀謗我，不願我好過着生活。我住這地方的法官康炯先生和我非常要好，一聽是這傳說，當即寫信給當道替我疎解。這封信既沒一點效力，反激起反對我的人的積極進攻，他的地位和聲望竟不能壓制仇人的進攻，就暗中通知我暫避免受眼前虧。我就想收

到信的第二天動身，但到什麼地方去呢？日內瓦和法國我已不能去，自投羅網了，別國也許同樣來拒絕我的入境呢！

那時拉多先生叫我暫到他兒子的一所閒屋中居住。那屋在莫娜村，是納脫伯爵的封地，屬於普魯士管轄的。這雖可以免受舊教徒的攻擊，但也有困難地方。我一生是好正直並傾向法國的，所以對這不顧正義和人道的普魯士王有點不滿，我曾在他的肖像下寫着下語：「他心雖想做哲學家，但言行卻似皇帝呢。」這種題詞，人家也許我是在褒贊他，其實我是在微詞貶斥的。又在愛彌兒一書中，我也有暗中指摘他之處。這肖像掛在我的房中，看見的人很多，當然有人會去報告的。所以如此專制的君主必不輕易放過我的。

然而，我卻要去一搖虎鬚，自忖也許他會不計較那個的。因為僉壬之人是慣於睚眦必報的，大鼻雄卻是思其大者遠者。他那樣宏謀遠略，想必不會和我作對的。我能撞犯他，正可顯出他的寬大胸懷，受社會上人的讚頌呢。我當即決定到莫娜村去了。

自我亡命出走後，自盼萍蹤彌定，何處是歸程，也難自知。對於玲提的能否再合更渺茫了。我覺得如此的厄運臨頭，我們的姻緣就此要變更了。以前同過快樂的生活，如今忽要共患難了。她如不出於自願，忍勞任怨，那末她不幸的日子將無盡期，我不覺替她悲傷，更加上自己的痛苦了。如我的不幸的遭際使她灰心，大家解手了，倒也罷了。

這兒我應述及的：姆媽對我的過失，我既坦白相示了，那末玲提和我的利害，自應無諱的昭示世人。況且，情隨境遇而移動，也不能厚非呢。最近的過去，玲提對我似覺冷淡，不像從前的熱烈了我呢。仍始終如一的對她。這使我非常傷心，誠恐目前的玲提又如以前的「姆媽」呢！社會上原少始終如一的好人的，何況婦女的情感易遷動哩。而我把五個兒子全送於育兒院去，無論怎樣，我心總覺歉然，加以仇人的媒孽子短，當然要使玲提對我不免埋怨。再我因和婦人相處太久，我的身體日漸虧弱，不能努攻事業，有此數因，我便決心想和她脫離，叫她仍居巴黎，這樣比和我一同流落自然好些。不過那次離別時，她的真情流露，以後她又對質地親王

和呂先生道及願與我仍同甘苦的生活着，使我覺得她對我的真情還未消滅，和她離開的事情，當然不能啓口。我們既不能離開，我就只有設法合居了。我行止既定，我即去信邀她。別離雖只兩月之久，但這是我倆第一回的別離，兩地相思，備形痛苦，如今日再會，自有無限的快樂。在親吻擁抱時，溫柔和歡喜的熱淚交流着。不過又覺得我淚已乾，不能盡情的灑流呢。

我到莫娜時，我當即寫一信給這邊的總督凱脫爵士，望他與以一席之地，聊以安身，並請他庇護。他覆信很豁達，並約我去晤談。我當和顯者這邊的縣長馬得律先生同去。這德高望重的爵士，只一見面，便相見如故了，如沒壞人的讒阻，我心對他始終不變，他對我也必推心置腹的。

凱脫爵士原是愛爾蘭襲封的將軍。後因感勿脫烈的隆恩，就到普魯士効忠了。普王因他忠誠可靠，曾遣他到巴黎和西邦牙去，負有重大任務。後來見他年老不勝艱鉅，就調他到這邊來，政簡刑清，倒也閒靜自在呢。這邊的人民，不識不知，賢佞不辨，看見這個樸質不好鋪張的總督，不免當他的簡樸爲不情，宅心仁厚爲鄉愚，大家竟盲目的去和他的德政爲難。凱脫爵士也不因此就去拉攏士豪劣紳。當我到那邊時，還有許多新教徒暗中在搗亂呢。我所崇拜他的是因這位老人年齡雖已高大，精神卻並不少衰，而且他爲人之誠實可敬，因此我對他的感情也很相投，和我們相見時，我表示對他的贊慕，他也不什麼虛謙，便和我談到別事去了，我倆之懇摯，簡直和舊友般的。他竟忘記請我們坐下。那同來的縣長也只好站着，我見他非常親密，就不遜地逕自坐在身旁的安樂椅了。他見我如此不重虛套，很是贊成，他心內似在說：「這人倒不像納脫長大的呢！」

這位老人和我之相知，投合，真是奇怪，他雖高齡，熱烈之情卻不減後生。他來莫娜雖說是獵鳥，其實是爲看我呀。在這二天內，他實際不會出去發一彈丸呢！他的公館和我寓有六法里距離，每半月，我必要到他那邊一次談了一整天，回來時，我心內只有他。這個情形，雖和以前往阿保見吳特夫人有異，不過此中熱情並不稍減。感激的熱淚，不住使我在路上揮灑呢。當我想起這位忠厚長者的德操和哲學家的行徑，我的熱淚灑得更

痛切呢。後來，我就叫他做「親爺」，他也叫我做「甘兒了」。由這兩個親密的稱呼，就可知我們相愛相知的程度了！而且他堅邀我到他那邊去住。我說我愛不羈，還是我個人獨居自由些，他很稱贊我的忠實，以後也就隨我了。呀！好爵士呵！我的親爺呵！我一想到你是如何地感動哪！呀！那些鬼祟的仇人雖在你面前說我壞話，但是他們絕不能搖動長者的心，你完全是爲我，我完全是爲你呀！他們只能欺哄你，但不能離開你對我的情感呀！

這位爵士大將軍，也有他的短處。他雖是賢人長者，也不能沒有缺失。他有縝密的才具，深切的觀察，對於人情世故也極洞澈，但不免因此常受人玩弄，有時甚且被騙後絕不知反省的。他也有很頑固的習氣與心情。他事情來時不能把握着，事後卻更易記着。他的加惠於人，尤爲奇特，有時非常厚惠，有時卻微薄得難看之至。有一個日內瓦的青年，請他代薦普王那邊當當小差使。他給青年的不是介紹信而是一小包的荳，叫他帶交給普王。王上一收了這個，當即給青年一個適合的缺位，他們是睿智的人，故可以不言而默喻了。這件怪特的行徑，我覺得倒很可喜。他對我也如此的奇怪行爲。從我家到他公館去，因路途稍遠我便分做二日走到。中飯後動身，晚上投宿半途的客棧中。店主請我對爵士代求普王賞一點面情，我就挈他回到爵士家，叫他在客廳上待着。我和爵士說起這事，他不答什麼，我再說時，他仍不動聲色，店主不免空跑一趟回去了。但我後來再過宿店時卻大受優渥的款待了，因他已得到普王的恩情了。

普王答覆爵士允許我住居這邊後，問題總算解決了。普王竟還命賞我十二元魯以，爵士卻以爲此淺淺未免有辱我的身價，於是就把錢買了炭，哄稱是普王的寶賜。他並且說普王願意替我造一菟裘，叫我指定什麼處所。這個隆恩我極爲感激。從此以後，我就很關心普王的政績了。自他簽訂「和平條約」之後，我高興得把自己房子掛燈結綵以賀祝他，所需的費用，是比他所給我的十二元還多些呢。我想這次和議成後，棄甲修文，他當會致力於新邦和農商業的振刷，去創造一個新國家，教育那些新公民，爲歐洲和平的揭櫫者，不再像以前的好用兵了。然而他仍是稱丘自雄，我不免嘆惜他美猶有憾，就爲修書對他直陳。但他始終沒確切的答

覆，只於爵士進見時，對他說我的諫言咄咄逼人。我聽了，才明白他誤會我的意思，看忠蕪爲肆野了。

我在這邊得到安居後，我決不再幹文墨的勾當了，只求優游渡此暮年。不過太賦閒也沒意思，因此又想了一個遣興的工作，就是學索繩子。像婦人一樣，或是當窗而立，或是站在鄰家，執此索綯，免得談空說有。而且鄰居也有些好人，其中有名意妮姑娘的，是這邊財政區長的女兒，很是活潑可愛，她受了我的薰陶，行爲天天增佳，如今已是做賢母良妻了，這她應感謝我替她找得如意郎君及救她生命和幸福之恩。她倒也是知恩的人，非常感激我。她每晚必來和玲提及我晤談。我們也很高興她的品性及快樂的舉止。她呼我爲「父親」，我就叫她爲「女兒」，到如今日還如此稱呼的。

一七六四年——我在這邊住得還很不錯，似又久居之意，不過生計時虞缺乏。前所蓄積的已差不多用完了，我又不得不再從事賣文了，我專心致志想把那本「音樂詞彙」草成功。然而再把我出的書彙合爲一部全集問世，也可得點稿費。其時，日內瓦有人寫了一書叫做「鄉村通訊」，這專是助這邊政府鳴鼓攻我的一本書籍。我於是就寫了一本「山間通訊」和他們桴鼓相應，結果我是奏凱的。

不幸我在這年內竟相繼失了三個知己的友人。第一是呂生堡大將軍。當他逝世時，聽說還留給我些紀念物呢。第二人的長背竟使我悲傷逾恆不歡累月，原來就是婦人中最最好的人活良太太呀。她近年老而孤苦環境日非。如今已和這個漠然寡情的社會脫離，返回西京去了。而老天對她在世所做的一切善行似應有以報答的。呵！溫柔而善良的靈魂，你到天堂去享樂吧。呵！並望替我預留一個和你一樣的位置吧。你既一瞋不視人世間的困苦悽慘事情，你已不再縈懷於心了，這比我殘留世間受苦好得多了。我的近狀誠恐使她聽見傷心，所以自到瑞士來後，並未和她通音問，祇私下請貢納先生探問，這回她的死耗就是他告我的呀！她既撒手人寰，我亦無意於人世了。死後誠恐不能和你再見一面了。

第三個並沒有逝去就是爵士遷移他處去了，我在世上唯一的相依之情，從此也無遺留了，他不願治理這蠢蠢的人民，自動引退。他本想回到故鄉去終老，並約我也同去。後來因普王的厚愛，就移居於柏林，我不能

同往實是一回憾事。在當他動身時，他猜想我的事情還要死灰復燃，所以臨行特給我這邊的歸籍證，這樣就可免受此間人士所驅逐了。

一七六五年——當山間通訊出版後，外面攻擊風聲很大，和從前的法樂通訊一樣地激起了一班人的不滿之色。不過前書雖遭排斥，但也還有表同情的人，至於這書，日內瓦和法國當局竟看我是毒蛇猛獸了。他們說這書够不上燒禁之列，行文各地更是辱沒了高尚的公文。我本想把他們的官場文件照抄出來藉供世人一噓，只以不在手頭而罷了。我只希望讀者把山間通訊仔細看一過，當可瞭然這書是否正經的書，而受他們的誣讒是否該當的了。

這書初問世時，我所住的地方還沒有什麼大影響，但後來就有一些不佳的消息了，我在路上走時也甚至受人唾辱了。這時適好友威特令太太和她女兒來見我，她見我如此四面楚歌，遂勸我到英國投奔謙木先生好些。說起謙木先生他在法國聲名藉甚，尤其是百科詞書一班作者的心目中最高為崇敬。他對於政治商業都有深切的智識，他所寫的斯達脫皇朝全史一書，尤為著名。我曾看到過這書的譯文一二段，他評論查爾第一的文字非常謹嚴，他的德行和天才於此益使我敬佩。我到瑞士時，他曾託布色夫人轉寄我一信，邀我到英國去，他和朋友當替我找一最舒服的社交生活。凱脫爵士並給我說謙木先生的一樁趣事。當活拉斯寫了一書排斥謙木，正在付梓的時候，作者因有事到別處了，謙木先生就代他校勘這書。這事倒和我的行為不謀而合。因我也曾替一本崙攻斥我的樂譜代作者校對過。因這種關係，所以當威特令太太來說起他時，我就極願和他相交。但我真不喜歡英國的，萬一十分被迫時才願去的。她雖力勸我，我卻沒有和他寫信，祇託她帶便替我代為致意罷了。

她走了之後，這邊的教會暗中陰謀排斥我更甚，人民也在搖旗吶喊，不過我卻視若無睹，我仍天天散步並一心去研究植物呢。他們看我的鎮靜態度，不免更憤憤了。這時外邊又有一本沒作者署名的小書，專是謾謗我的人格，說我把自已小孩遺棄田野，說我和妓女亂來，說我一身染了梅毒等等不值一笑的冤誣。我以為

這一定是此書的作者自己的寫照吧！原來我見了婦女時，已很怕羞，豈有去和素所厭惡的妓女接近呢。至於梅毒嗎，醫生曾說我萬不會被傳染的。這書既不能阻止它的流傳，我只有略加按語於書後，請友人在我居住多年的地方代為印刷，並代散布那些相熟的友人藉明真相。

我在莫娜已經過二年半的住居和八個月的受人排斥了，到這時實無意再住下，我就決定離此他適。而且近來攻擊我的人更是肆無忌憚，路上竟有向我拋石子的事了。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了，我屋後邊忽聽到一陣沈重的聲響，石子泥土已向門窗打擊了來。那隻看守狗也為之驚惶逃跑了。我聽見聲音就起來到廚房來，其時一塊石子，破窗穿過廚房打進我的臥房落在牀前，如我再走近點必不幸打中了。玲提這時也嚇得全身顫動呢！我們就緊靠牆壁避着。那時有一老婦人還好住在屋底下，我就託鄰居到縣長那邊去告驚。縣長遂和跟班同來察看，看見那些石塊，不禁呆了。並看到大門也已動搖了。這一定是那班兇人想從前面破門而入的第二天，地方上的紳士，都來慰視我，並勸我到別處去暫避，藉免不測。

這時我雖有好些地方可去，不過我非常愛瑞士，所以想遷居以前看過我很滿意的聖彼脫島去，它是位於伯耳地方在濱湖的中心的，自得當地的當局允許後，我想總可安居無恙了。

說起聖彼脫島，縱橫約有五里廣，島內一切生事都豐足，無待外求。田巒野阜，農牧有資，花苑林圃以及葡萄園及一切必沒之物無不全有。而且地勢高聳，山巒的起伏和湖濱的低窪，頗有奇趣！我們走近看島的外形極廣闊，比實有的面積像大得多。西首聳峙一高臺可遠望格里和突美的雪巔，臺上有兩排古樹，蒼翠如滴。林木深處有一曠地作為露天的遊戲處所。島民等待葡萄收穫後，常滿載來這邊跳舞歡饗着酒神。全個島上只有一所極寬大合用的居屋，稅務員就住在這兒，我也分得一廬。這屋是造在低處以避狂風用的。

在聖彼脫小島南面約有五六百尺遠，另外有一小島土地非常荒瘠，像是受了狂風巨浪洗劫過的。野柳溪灣倒也別饒簡樸清趣呢！

這避難般的地方就是我所要幽居的，它的僻靜倒也很合我的性質。我將在這里度着夢想的生活，遺世

而獨立，免受世人的指目牽引，一意遨遊於大自然的美麗的清景中，我要如此和社會永別了，社會也已與我相棄了。從此我將偷閒度着餘生，正如古人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呢！不過我的懶散，並非像懶人的一件事不幹，實是像小孩般往來活動，卻沒做一事呀；又像談天雕龍者流，竟日聲辯實際無所用其手足。我將一忙着許多事，實際完全是無事忙，往來躑躅任意東西，而沒一定的主見。一切細微隱曲之事，多好奇心，不過做時非常熱心，像有高遠的方針般的，但事過境遷，一下又忘卻了。一天到晚茫無頭緒，今日完了，明天不知還有什麼事情。

這時我對於植物極好探討，漸成我這時唯一的嗜好了。我一天到晚徘徊於樹林和田野間，這個採探，那個揀揀，一花一葉，無不觀察入微，草根樹皮，有時竟至忘倦。不知個中情形的以為花都是如此，葉不過爾爾，其實此中差異之處很大呢！而且差異中，又有互相關連的地方。這島雖狹小，植物的種類卻很繁多，埋頭其中已儘够討探了。我想把研究所得著了一本書，就名為島中的植物。

我對於水尤有好感，一看見了常幻想着一切，有時雖沒夢想一定的標的。當天氣晴朗時，早上起身，就水濱岸上去飽吸新鮮的水氣。同時並睜開眼簾，遠望青山綠水，雲影波光，使我覺得大自然的美景全在這沈默之中袒露其色相。住於城中的人，只見污穢道路以及一切罪惡，自然的逸麗和清趣，簡直無福消受。可是鄉間人，尤其是隱逸之士，對此就神往不禁。一見如故了。他們每天提高他的心靈和這個偉大的創造者相接觸。不知若干次呢！以我說吧，每晨一見湖光水色，心頭即起了高潔的遐念，並嘔歌着宇宙的偉大了。

我在每天午後，必盪一小舟到小島去，解纜釋槳，隨波容與，心神不覺為之一暢。尤其快樂的是在晚上，水風相激，怒浪澎湃，我在沙磧上靜聽着這種音樂，簡直不知人世間事了。我是太愛水了，私願永久幽居在這島上，每想到要離開這兒，彷彿失了我頂可愛的綠水家鄉呢！但我到這邊不久，又受着這地當局強迫趕出了這島了。我竟不能在這兒領略冬天的山影湖光，私心不能無遺憾呢！

當我離開這邊時，有請我到戈斯島去的。因我在民約論中，曾稱引這地是最有希望的地方。這時那地方

上的代表來請我去代爲起草憲法及建國方略，我因那邊很遠，又須帶着各種物件，因此我不能應命而往。本想到柏林去，後來也沒成爲事實，假使我以後還能寫懺悔錄的話，諸君即可明白我是如何受着布色及威特令二位夫人的牽引到她們的友人謙木先生家中去了呢！

這裏我還須贅說的就是我曾把懺悔錄給亦孟侯爵太太等人聽，我並要再聲明着：

『我已把真實公開了，假使還有人以爲我所寫的事情不實在，那就可證明那個人是說誑造謠者。如果有人以爲我所說的尚須調查或討論，但又不肯在我活着時前來研詢的，那末這個人必不愛正義和真理。至於我個人可以坦白無忌的說，不論誰即使沒有看過我的著作，但從他眼中觀察我的性情，我的習氣，我的行爲，我的傾向，我的意志，我的習慣之後，竟以爲我是卑下的人，那末他就該受縊殺的處分呢！』

我這樣宣說之後，大家都默無一言，只有亦孟太太一人露出感動的樣子，只見她全身震顫着，不過很快的就和其他聽衆一樣地靜默着了。這就是我宣讀這書和聲明的結果。